

勃朗特特選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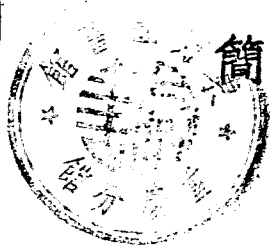
簡
·
愛

MG
1561.40
30
201

譯文叢書

勃朗特選集之一

李彞野譯



簡

愛
上
冊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3 1760 6382 8

序言

簡·愛第一版用不着序言，我就沒有寫；這次第二版需要幾句致謝和雜亂說明的話。我的感謝是對於三方面的。

對於讀者，因為這些無什麼足道的樸素故事，他們竟寬容的來傾聽。

對於報界，因為他們對一個無名的蒼翠者，鬧出頗多的地位加以雜許。

對於我的出版家，因為他們用了他們的手腕力量，實際的識見，和坦率的慷慨，幫助一
無名的，無人推舉的作者。

看和報界對我只是不分明的人物，我必須用不分明的話感謝他們；但是我的出版家却
有些大度的批評家鼓勵我（只有度量寬宏和心地高尚的人，才知道那樣地鼓勵一
八），他們也是明確的；對於他們，即是我的出版家和那些特出的批評家，我

裏感謝你們。

這樣幫助我和贊成我的人們致了謝，我要轉到另一羣人身上來；就我所知，是爲數頗少的，但是不能因這就忽略過。我是說那些懷疑論、愛這類書的趨向，膽怯而愛挑錯的少數人：在他們眼睛裏看來，出常的就是錯誤的；他們的耳朵在對於執迷（犯罪之母）的抗議中，聽出對於虔信（上帝在地上的攝政者）的不敬來。我要對這樣的懷疑者提示一些顯明的區別；我要向他們提醒一些簡單的真理。

慣例不是道德。自作正經不是宗教。攻擊前者並不是突襲後者。從法利賽人臉上扯下面，不是對荆棘冠舉起不敬的手來。

這些東西和行爲是極端相反的；牠們的有別正和善與惡是一樣。人們太常把牠們混爲一談了；牠們是不應相混的：表面不應誤作真理；只足使少數人崇高偉大的褊狹的人類的主張，不應用來代替基督的救世的信條。這其間——我重覆說——有一種區別；把這中間的分別線寬廣而且光明的劃開，不是壞的，却是好的行爲。

世間也許不歡喜見到這些思想分離；因爲慣於把牠們混合了；覺得就拿外表的東西認爲至上的價值，讓刷白的牆就證明是乾淨的神龕，倒是方便的。敢詳細查看和暴露——敢刮去鍍金，顯出下面的劣鐵——敢穿透墳墓，露出遺骸的人，世間許要憎惡他；但是憎惡儘讓他的憎惡，世間却對他負着債。

亞哈^㉑不歡喜米該雅，^㉒因為他聞於他的謠言，沒有言語；只是凶語；或者他更歡喜基拿尼雅^㉓的好奉承的兒子罷；但是若不聽奉承話，而聽忠實的勸告，亞哈也許可以逃脫了流血的死亡呢。

在我們這時代有一個人，他的話不是說來使柔嫩耳朵樂聽的；我以為，他來到社會上大人物前面，很像是音拉的兒子^㉔來到猶大和以色列登極的列王前面一樣；他帶着同樣先知似的，同樣有生命的力量；同樣無畏，同樣勇敢的態度，——說出同樣深刻的真理來。若浮華世界（Vanity Fair）的諷刺家，在上流社會受崇拜嗎？我說不清；但是我想，若是他爭諷刺的火向他個裏面拋擲，拿斥責的閃電在他們上面閃耀的那些人中，能有幾個及時聽從他的警告——他們或他們的子孫還可以逃脫致命的基列的拉末^㉕。

㉑ 亞哈（Ahab）是以色列第七世王，死於戰場，見舊約列王紀上二十一章三十五節。

㉒ 米該雅（Micah）是管預言亞哈不吉的，見舊約列王紀上第二十二章第八節。

㉓ 基拿尼雅（Chenaniah）是以色列掌管外事的人。見舊約歷代志上二十六章二十九節。

㉔ 音拉（Inah）的兒子，即米該雅。

㉕ 基列的拉末（Ramoth-Gilead）是一個城市，亞哈要去攻取時，米該雅預言他必失敗，亞哈不聽，卒在那裏戰死。見列王紀上二十一章。

我爲什麼提到這個人？讀者，我提到他，因爲我以爲我在他身上看出一種智力，比他同時代人所承認的更要深刻，而且更奇特；因爲我以爲他是這時代第一的社會改革家——是與歪邪的世態重入正道的一羣工作者的領袖；因爲我以爲批評他著作的人，還沒有一個找到適合他的比較，和真正足以表示他天才特點的話來。他們說他像費爾丁（Fielding）：他們談論他的機智，幽默，和喜劇的力量。他像費爾丁就如同鴉鷹像兀鷹一樣：費爾丁能捉抓獸類的死尸，沙克萊（Thackeray）卻絕不。他的機智是靈活的，他的幽默是吸引人的，但是這二者對於他嚴正天才的關係，就如同夏季雲邊下嬉戲的閃閃的電光，對於雲眼裏藏着的可以發死的雷火一樣。最後，我提到沙克萊先生，因爲我向他——若是他願意接受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的獻品——呈獻這第二版的簡·愛。

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卡銳爾·白爾。

● 威廉·沙克萊（一八一—一八六三）英國小說家，即「浮華世界」的著者。亨利·費爾丁是沙克萊以前的英國小說家（一七〇七—一七五四）。

● 卡銳爾·白爾（Charles Bell）是著者發表本書時的筆名，一時讀者紛紛推測，鬧不清楚究竟是誰，所以有三版小書中那樣的聲明。

譯者。

三版小言

我要利用箇·愛第三版給我的機會，再向讀者說一句話，解釋我有被稱爲小說家的權利，全靠這一部作品。因此，若有別的小說作品認爲是我所著，是將榮譽判歸不應得的地方了；結果，正當應得榮譽的地方却沒有得到。

這解釋可以用來改正或已鬧出的錯誤，並且防止將來的錯誤。

一八四八年四月十三日。卡銳爾·白爾。

第一章

那一天是沒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錯，早晨我們已經在瑪葉的叢林中漫遊過一點鐘了；但是午飯後——在沒有客人的時候，里德太太是早早吃飯的——寒冷的冬風刮來陰沉的雲和惱人的雨，再徵戶外運動是不可能的了。

這是我高興的：我從來不歡喜遠長的散步，尤其在寒冷的下午：手指和足趾都凍壞，曠着被保姆柏西罵得憂傷的心，覺得身體不及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里德而受着委屈，在濕冷的黃昏回家，在我看來是可怕的。

說到的以利沙，約翰，和喬治安那，這時正在會客室裏圍繞着他們的媽媽：她癱臥在爐旁的沙發上，她的愛兒愛女在鋪周圍（暫時既沒有爭吵，也沒有哭鬧），看來是十分快樂。她沒有讓我加入這個團體；她說她抱歉不得不使我離開；又說要不等到柏西告訴她，並且憑她自己的觀察發現出來，我認真努力求得一種更合羣和跟小孩一樣的脾氣，三種更可愛和恰

潑的態度（大概是一種更輕快，更坦率，更自然的東西罷），那末，僅僅爲了想使滿意快樂的小孩享受的好處，她就不得不把我除外了。

「柏西說我作了什麼事呢？」我問。

「簡，我不歡喜辯論或好問的人；而且一個孩子這樣來打斷她長輩的話，實在是有些討厭。坐在什麼地方去罷；不到說話能中聽的時候，不要做聲。」

緊接着會客室的是一間小的早餐房，我就溜進那里去了。房裏有一個書架，我不一會就拿到了一本書，當然裏面充滿了圖畫的。我爬到窗台上面，縮起腳來，盤腿坐下，像一個土耳其人一樣；把紅絨布的屏帳拉得幾乎合攏起來，我是更加隱密的坐在神龕裏了。

深紅帷帳的褶襉遮住我右邊的景物；左手的明亮的玻璃窗使陰沉的十一月天氣侵犯不到我，却又不能使我與外界隔離。在翻着書頁的時候，我不時觀看冬日午後的景色。在遠處，這景色中顯出一片黯淡的雲霧混成的天空；在近前，是一片濕的草地和被風暴襲擊的叢林，不住的雨在長時而悽慘的暴風前狂放的掠過。

我回到我的書上——必維克（Bewick）的英國禽鳥史：大體說起來，我不很留心裏面的文字；然而裏面有些引言頁，我雖然是一個孩子，也不能完全當作空白把牠們放過。這些

● 托馬斯·必維克（一七五三—一八二八）英國木刻家，「禽鳥史」的插圖也是他繪的。

頁論到海鳥所常到的地方；論到只有牠們才在那裏居住的「荒涼的岩石和海岬；」論到挪威海岸，牠從極南端林登納司（Lindness）或南角（Naze）起，到北角（North Cape）止，佈滿了海鳥——

「在那裏，北冰洋在大的急流中

繞着極北的荒涼光島湧沸，

而且大西洋的巨浪

在暴風雨的希不里地司羣島間注入。」

我也不能不注意提到下面這些地方荒涼海岸的處所：拉波蘭（Lapland），西北利亞，斯皮茲伯根羣島（Spitzbergen），挪瓦然不拉羣島（Nova Zembla）冰島和格林蘭，和那「北極帶的廣闊的幅圓，以及那些陰暗的荒涼的地帶，——冰與雪的保藏所，在這種地方，許多世紀的冬季所堆積下來的堅固的冰野，阿爾卑斯山般層層高起發着光澤，繞着地極，並且把極端的酷寒集中起來。」對於這些死白色的地域，我自己形成了一種觀念：雖然像一切從兒童頭腦中朦朧浮出的半明不白的意念一般淺薄，却是異常的動人。引言頁的文字和後面

的小畫是聯貫的；在狂濤巨浪的海洋中孤立的岩石，擱淺在荒涼海岸上的破船，和從雲端裏窺視着沉船的幽靈般的寒月，這些文字都給牠們一種意義。

留連於十分荒涼的墓場中的是什麼感情，我說不了。這墓場有着刻文的墓碑，有門，有兩棵樹，有低矮的地平線，被一堆破船環繞；有初昇的新月，證明着已經是晚潮的時候了。停在不動的海岸上的兩隻船，我相信是海上的幻景。

身後歇着竊賊包裹的惡魔，我迅速翻過：這是可怕的東西。

有個有角的黑東西，高高的坐在岩石上面，察看着遠處圍着絞架的一羣人，我把這也迅速的翻過去。

每張圖畫都敘述一個故事；這對於我的未發展的理解和不完全的感情，總常顯得是神秘的，然而却非常有趣：正如在冬天晚上柏百脾氣偶然好了的時候，有時向我們述說的故事一樣；在這樣時候，她把熨衣桌搬到育嬰房的爐旁，允許我們圍着桌子坐下，一邊拿起里德太太的花邊綉，替她的睡帽作邊飾，一邊拿那從舊童話和其他歌謠中採來的戀愛與冒險的斷片——或者如我以後所發現的一樣，從帕米拉^(Pamela)和毛爾爵爺亨利(Henry, Earl of Morland)採來——來滿足我們熱心的注意。

必維克放在我的膝上，那時候我是快樂的：至少在我的範圍內是快樂的。除了打擾之外

我即無所怕，打擾却來得太快了。早餐房的門開了。

「噢！簡·愛！」約翰·里德的聲音叫；於是他又停住了：他看出屋裏顯然是空着。

「她在什麼鬼地方！」他接着說。「利沙，喬治！（向他的姊妹們叫。）簡兒不在這裏，會轉瞬地跑到雨地裏去了——壞畜生！」

「我拉下帳幔倒不壞，」我想；我很願他找不到我隱藏的地方：約翰·里德自己也不會找獲我的，因為他目光和感覺都不敏捷；但是以利沙從門那裏一伸出頭來立刻就說：

「她坐在窗台上哩，傑克。」

我即刻就出來了，因為想到被這位傑克拖出來使我發抖。

「你當作什麼？」我帶着笨拙的疑慮說。

「說『你當作什麼，里德少爺？』」是他的回話。「我要你到這裏來；」於是他自己坐在一張扶手椅裏，用手勢表示要我走近他，站在他面前。

約翰·里德是一個十四歲的學童；比我大四歲，因為我那時候才十歲；就他的年歲說，他是最壯又大的；臉色不健康的皮膚；大臉架像；粗大的四肢。他在桌上總是吃得很快，這使他容易發氣，而且使他眼睛朦朧眇眇，面頰鬆懈。他現在應當到學校去了；但是他媽媽要

他在家裏住一兩個月，「爲了他健康不佳的緣故。」教師米爾先生說，要是從家裏少給他這些點心和甜食，他一定會很好的；但是母親的心是不願這樣嚴厲意見的，倒甯願懷着更斯文的思想，以爲約翰的憔悴是爲了用心過度，或者爲了想家。

約翰對他母親和妹妹沒有什麼愛，對我却有一種仇恨。他恫嚇我，處罰我；並不是一星期兩三回，也不是一天一兩次，却是不斷地這樣；我的每一神經都害怕他，而且骨上的每塊肉在他走近時都就畏縮起來了。有時候我給他所引起來的恐怖鬧胡塗了，因爲我對於他的威嚇或辱罰都無法申訴；僕人們不會幫助我對付他，來冒犯他們的少主人，里德太太對於這種事情也是又聾又啞；雖然有時就當她的面，她也絕看不到他打我，聽不到他罵我，——不過背着她面却是更常有的事就是了。

慣於服從約翰，我就走到他椅子跟前去了；他費了三分鐘向我伸出他的舌頭，伸到不傷舌根爲度；我知道他就要動手打了，在害怕着這打的時候，我對於這就要動打的人的醜惡厭厭的面貌，默默沉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我臉上看出這種意思來了；因爲突然間他不由分說用力打起來了。我搖動了，爲要得到平衡，從他的椅子退後一兩步。

「這是爲了你剛纔回答媽媽的無禮，」他說，「爲了你偷偷跑到棧後，並且爲了兩分鐘前的眼睛裏的那神氣，你這個耗子！」

對約翰·里德的罵已經弄慣了，我從來沒有要回答的意思；我所擔心的是：怎樣忍受侮辱之後所牽要來的打。

「你在帳幔後面做什麼事？」他問。

「我在唸書。」

「把書給我看。」

我回到窗前，把書從那裏拿來。

「你沒有拿我們書的權利；媽媽說你是一個靠人養活的人；你沒有錢；你爸爸也沒給你留下錢來；你應當討飯，不應當和我們一般紳士的孩子住在這裏，吃我們所吃的同樣的飯，而且化媽媽的錢穿衣服。翻我的書架，我是要教訓教訓你的；因為這些書架是我的；全屋都屬於我，或者不幾年工夫就屬於我了。到門跟前去站着，離開鏡子和窗戶。」

我照樣作了，一上來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但是我看見他拿起書來，托一托腮，站起來要扔的時候，我本能的驚叫一聲就向旁邊跳；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書本扔來，打到我，於是我跌倒了，頭碰到門，碰破了。破處流血，疼得利害；我的恐怖過了最高點，其他的感情接看來了。

「殘酷的棄孩子！」我說。「你像一個殺人的凶手——你像一個驅使奴隸的人——你像

羅馬的皇帝！」

我讀過高斯密斯（Goldsmith）底羅馬史，對於尼羅（Nero），加力古拉（Caligula）等已經有了自己的意見了。我已經默默的做了比較了，不過我絕沒想過這樣高聲宣布出來。

「什麼！什麼！」他叫。「你向我說這話嗎？你們聽到她了嗎，以利沙和喬治安那？我不告訴媽媽？不過先——」

他急驟的向我跑來；我覺到他抓住我的頭髮和肩膀；他和一個不顧生死的人格鬥。實在，我在他身上看出一個巖岩，一個殺人的凶手。我覺到有一兩滴血從我的頭滴下我的頸子，並且感到頗劇烈的苦痛；這些感覺一時勝過了恐懼，我就瘋狂的和他交手。我不大很知道怎樣運用了我的手，但是他叫我「耗子！耗子！」而且大聲怒叫。助手是靠近他的；以利沙和喬治安那跑去找里德太太去了，她在樓上；現時她到了鬧事的地方了，柏西和使女阿波威跟隨着。我們被分開了；我聽到了這樣話：

「哎呀！哎呀！竟敢摸上約翰少爺的身，這是多麼潑皮！」

「有人看過這樣暴躁性子嗎？」

於是里德太太補充說：

「把她弄到紅房裏，鎖在那兒。」四隻手即刻放在我身上，就把我弄到樓上去。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着；這在我是一件未曾有過的事，而且這種情形使梅西和阿波忒女士對我所素懷的惡感更加強得多了。事實是，我已經有點不能制止我自己了；或者倒不如像法國人所說，有豁出乎我自己的常態了；我明白，一會工夫的反抗，已經就使我難免要受奇怪的懲罰了，於是像其他反叛的奴隸一樣，在絕望中覺得決心要堅持到底。

「你住她的胳膊，阿波忒女士，她像一隻瘋貓一樣。」

「羞阿！羞阿！」太太的使女叫道。「打一個年青的紳士，打你恩人的兒子，你的少主，簡·愛小姐，這是多可驚的舉動！」

「主人！他怎麼是主人？我是一個用人嗎？」

「不是；你還不如一個用人呢，因為養活你，你却什麼事也不做。坐下罷，想想你自己的境處。」

這時候他們已經把我弄進那間太太住的屋子，而且把我捺到一個凳子上；我滿心要

「你不要不安安穩穩的坐著，除非把你送起來不可，」柏西說。「阿波威，把你的吊機帶

阿波威轉身從一隻肥肥的腿上解那帶用的帶子。這種細細的準備，和這裏面包含的公然

「不要解帶子了，」我喊道：「我情願不勸。」

「留神不要動，」柏西說：她拿我屈服了的時候，她就放開我了；於是她和阿波威女

「她以前沒有這樣過，」最後柏西轉身向太太的使女說。

「但是她心裏總常是這樣的，」是她的回答。「我時常把我對這孩子的意見告訴女主人，

柏西沒有回答；但是不久她向我說道：

「你應當明白，小姐，你是受里德太太愚弄的；她委活你；總要把你趕出去，你就不得不趕緊人收容所了。」

對於這些話我無話可說；這些話頭發聽起來已經不新鮮了；我最初的生活回憶裏就包含着同樣的暗示。這種對我靠人生活的責難，在我耳中已變成渺茫的老調了；很苦痛難堪，但却只有一半可解。阿波威女士加入了：

「你不應當因為女主人善心把你和里德小姐同少主人一塊兒教養起來，就以爲你和他們是平等的了。他們將來可以有許多錢，你却是沒有的；你的地位是要卑微，要使自己合他們意。」

「我們告訴你的話都是爲你好，」梅爾甫並不厭厭的聲音加上說：「你要想法中用，得人歡喜，或者你還可以守這裏作一個家；你要是發脾氣又沒有禮貌，我這信女主人要把你趕走。」

「而且，」阿波威女士說：「上帝也要應罰她的。他許使她正在發脾氣的時候死了，那她死後到那裏去呢？來罷，梅爾甫，我們離開她罷；我並不覺得到她的歡心。你自己在這裏的時候，你要祈禱，簡·愛小姐：因爲你要不祈禱，也許他會談什麼東西從煙突裏下來，扎你抓走。」

他們走了，關住門，隨後把門鎖起來。

那倒不是可原諒的，不過她只是要記我們弄到這鬼來就是了；我卻首他的開皮的鬼主意。」

「這都是怎麼一回事？」另外一個聲音嚴厲的問；於是望德太太顧着腦子走來，帽子大大的飄動，衣服沙沙的響得利害。「阿波威和柏西，我相信我下過命令，把爾·愛放在這個紅房子裏，一直等到我自己到這裏來。」

「爾·愛小姐嗎？這樣利害，太太，」柏西辯明道。

「隨她去，」是唯一的回答。「鬆了柏西的手，孩子：放心罷，你不用這種方法出去的。我恨惡作假，尤其是小孩子；給你看一看用鬼主意沒有用處，是我的責任；你要在這裏再呆一會兒，而且只有你完全屈服，安靜，那時候我才放你自由。」

「舅媽！可憐我能，原諒我罷！這我受不了——用別種方法來處罰我能！若是——我就不得活了。」

「真做聲！這種罪犯是最可厭的了。」無疑的，她覺得如此。在她眼中看來，我是一個早熟的女伶；她真心痛我是一個惡毒的暴性；卑下的精神，和危險的欺詐混合起來的人。

柏西和阿波威退去了，望德太太耐不住我的猖狂的苦痛和不羈的駭泣，不再商酌就齒莽的把我推回，並且把我鎖到屋裏。我聽到她急急忙忙走去了；她走後不久，我料想我發了一種急病；最後一場是不省人事。

柏西和殘忍的阿波忒克士睡在靠近那裏的座位，是一張靠近大理石爐架的矮椅；床在我前面；右手有一個高的黑衣櫃，有淡弱的反光改變玻璃格上的光澤；左手是蒙蔽着的窗子；這其間有一面大鏡子，反映床和屋子的渺然的莊嚴來。我拿不十分準她們是不是把門鎖了；我敢動的時候，就站起來去看一看。暖呀！鎖了；沒有監獄比這再穩固了。回來時，我必須打鏡子前面過；失神的一瞬不由己的向鏡子所顯示的深處探求。在這個幻象的圓面之中，比在我這裏，一切看來都更為冷酷黑暗了；從鏡子裏面看着我的奇怪的小人形，帶着無血的臉和受傷的胳膊，帶着害怕的閃光的眼睛，在一切靜止的地方轉動着，有真鬼的意味；我想這形體像一個半個半怪的小鬼。柏西晚間說的故學中，說牠從濕地中長滿鳳尾草的幽谷裏出來，在遲暮的行路人眼裏現形。我回到我的凳子上。

那時候我是有迷信的；但這時還不是迷信完全得勝的時候；我的血還熱着。造反的奴隸的心情，還正用牠的刻毒的力量毀滅我；在我退縮到受傷的現在之前，我不得不制止一種回順的急流。

所有約翰·里德所恨的事實，所有他姊妹們的驕傲的淺漠，所有他母親的憎惡，所有用人們的偏見，都一一我全心的裏面翻過一遍翻上來了。爲什麼我常常受苦，常常被人顏色對待，常常挨罵，常常被辱？爲什麼我從不能得入款心呢！爲什麼靈力詩人歡喜

總是無用呢？以利沙既頑橫又自私，她却受人敬重。喬治安那有一種被寵壞了的脾氣，一種非常惡辣的毒意，一種吹毛求疵的傲慢態度，却受全體的寬容。她的美，她微紅的面頰和金色的髮髮，似乎使所有看她的人都歡喜，而且一切缺陷人家都不計較了。約翰是沒有人阻攔的，更沒有人懲罰了，雖然他逞強驕，殺死小孔雀，鬥着河咬羊，摘去暖房裏葡萄樹上所結的果實，並斬斷花房裏最好樹木的嫩芽；他還叫他母親「老女孩」哩；有時嘲罵她的和自己相同的黑皮膚；唐突的不顧她的志願；撕毀和弄髒她的洋衣，並非是不常有的事；然而他還是「她自己的愛子」呵。我不敢犯什麼錯；我努力盡一切的職務；然而從早到午，從午到晚，人總說我頑皮，厭煩人，陰險，鬼祟。

因為所挨的打和跌，我的頭仍餘流血發痛；沒有人查滿約翰擅自打我；然而爲了我向他還手，來避免更進的不合理的暴行，我就大受一般人的責罵。

「不公平道！——不公平道！」我的理智說，雖被惱人的刺激迫得雖然留時的，却是早熟的有力起來；決心也同樣被激動了，煽惑着奇怪的方略來逃脫這種難堪的壓迫——例如逃跑啦，若是這不能實行，就決不再吃嗎，讓自己死去。

在那淒慘的下午，我的靈魂是何等驚惶失措呵！我的整個頭腦是何等紛擾不安，我的全部是怎樣叛變呵！然而心理的鬥爭是在何等的黑暗，何等頑鏡的無知中戰鬥呵！我不能夠回

答這個不斷的內心的問題——爲什麼我這樣吃苦；現在，隔了——我不願說好多年，我清清楚楚的看出來了。

我是和華特謝德府上不和諧的；我和那裏誰也不相像；我和里德太太，她的孩子，她的僕從，全沒有合體的地方。假如他們不愛我，實際上我也同樣不愛他們。我是一個異樣的人，在脾氣上，能力上，心向上，都和他們相反；我是一個無用的人，不能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不能增加他們的快樂；我是一個有害的人，心裏憤恨他們的對待，看不起他們的評判；對於這樣一個不能和他們任何人表同情的人，他們並沒有要滾着愛來看待的義務。我知道，假如我是一個誠懇的，聰明的，熱心的，祈求的，美麗的，頑皮的孩子——雖然還同樣依賴人而且沒有朋友——里德太太見到我要快些；她的孩子們對我也要懷更多的同伴的真情；僕人們也要少愛拿我做育嬰室裏的代罪人了。

陽光拋棄了紅房；天已經四點過了，昏黃的下午漸漸變成悽暗的黃昏了。我聽到雨仍然不斷打着樓梯的窗子，風在宅裏面的樹林裏狂號；我漸漸變得冷得像石頭一樣，於是我的勇氣下去了。我一向的懷疑自己，孤苦而抑鬱，和卑屈的心態，沉壓在我的憤怒餘燼上了。所有人都說我壞，或許我真是那樣。那又我恨的是什麼？頭，裏把自己餓死呢？這確乎是一種罪過；我該死嗎？華特謝德府墮下的地穴是一個引人的目的地嗎？我聽說里德太太是埋在那

這樣地穴裏面的。這種思想引我想起他來，我越想越恐懼。我記不得他了；但是我知透他是
我舅舅，知道他曾我是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時，把我帶到他家裏來；而且知道在他要死的時
候，得到里德太太的允諾，她要像自己的孫子一樣把我養育起來。里德太太或者認為她遵守
她的允諾了；就她天性所許可的範圍內，她取說，她也算遵守了；但是在她丈夫死後，無論
憑了什麼和種都沒有關係，一個不屬於她的家裏的嗣入者她怎麼能夠真正喜歡呢？覺得自己
被一種強求的允諾束縛着，替一個自己不能愛的陌生的孩子作母親，看見一個氣味不投的人
永遠關連她自己的家庭團體，她一定是最願願的。

我心裏突然起了一種奇怪的念頭。我不懷疑——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假使里德先生活
着，他會仁慈的待我；在我坐看那白床和單帳的船裡——偶然也向那微微閃光的鏡子失神
的看上一眼——的時候，我開始煩悶於死人所聽的謠言了；他們最後的志願不被人運行的時
候，他們將在墳場裏哀哀不安，甚至存心到墳場上懲罰那些傷害的人，替被壓迫的人復仇；於
是我想，里德先生說這話，假使那話的後果所受的痛苦比他，許會離開他的住處——無論是
在教堂的地穴裏，或是到別處去——他是不會知道的。——這真足使我面黃站起來罷，我拭了我
的眼淚，俯下身子，把頭埋在膝上，我聽見一個聲音在安慰我，或從從
幽暗中讀出有幾行經文，這聲音與我的聲音一樣，這聲音與我的聲音一樣，在理論上是無感入的，我儘

得假若實現，倒是可怕的了：我用盡全力來前擁她！我努力鎮靜，把頭髮從眼睛上捋攏開，我抬起頭，努力穴隙的黑屋的頂面看個。這時便有光在牆上閃耀。我問我自己。這是從窗簾上的洞裏透進來的。一絲月光嗎？不是。月光靜靜的，這個光却動；當我凝視的時候，牠溜到天花板上，而且在我頭上顫動。現在我能夠辨別這洞出來，這條光痕多半是草地上行人的燈放射出來的；但在那時，心裏覺得着魔，神經被激動搖惑，我想這迅速突進的光，是從另一世界來的異象的先驅。我的心跳得急速，我的頭發顫；有一種聲音充滿了我的耳朵，我認爲是翅膀突進的聲音。有種東西似乎靠近我；我受壓迫。悶氣了；我不能忍耐了；我向門衝去，拚命搖撼門上的鎖。外門灣裏有脚步跑來；鑰匙一轉，柏西和阿波忒進來了。

「簡·愛小姐，你瘋了麼？」柏西說。

「多可怕的聲音！完全違背了我的心了！」阿波忒叫道。

「帶我出去，讓我到育嬰房去！」是我的叫聲。

「爲什麼？你受傷了嗎？你還有什麼東西了麼？」柏西又追問。

「呵！我看見了一個亮光，我想會有鬼來。」這時我抓住柏西的手了，她也沒有把她的

手撤回。

「她故意壓我的。」阿波忒有些厭厭的說。「是什麼樣的叫聲呵！若是她吃着大苦痛，

那倒不是可原諒的，不過她只是要記我們弄到這鬼來就是了；我卻首他的開皮的鬼主意。」

「這都是怎麼一回事？」另外一個聲音嚴厲的問；於是望德太太顧着帽子走來，帽子大大的飄動，衣服沙沙的響得利害。「阿波威和柏西，我相信我下過命令，把爾·愛放在這個紅房子裏，一直等到我自己到這裏來。」

「爾·愛小姐嗎？這樣利害，太太，」柏西辯明道。

「隨她去，」是唯一的回答。「鬆了柏西的手，孩子：放心罷，你不用這種方法出去的。我恨惡作假，尤其是小孩子；給你看一看用鬼主意沒有用處，是我的責任；你要在這裏再呆一會兒，而且只有你完全屈服，安靜，那時候我才放你自由。」

「舅媽！可憐我能，原諒我罷！這我受不了——用別種方法來處罰我能！若是——我就不得活了。」

「真做聲！這種罪犯是最可厭的了。」無疑的，她覺得如此。在她眼中看來，我是一個早熟的女伶；她真心痛我是一個惡毒的暴性；卑下的精神，和危險的欺詐混合起來的人。

柏西和阿波威退去了，望德太太耐不住我的猖狂的苦痛和不羈的駭泣，不再商酌就齒莽的把我推回，並且把我鎖到屋裏。我聽到她急急忙忙走去了；她走後不久，我料想我發了一種急病；最後一場是不省人事。

第三章

其次我所記得的事，是懷着彷彿做了一場可怕的惡夢般的感情醒來，看見眼前有一片可怕的紅光，夾雜着濃黑的斑條。我也聽到人聲了，以一種深沉的聲音說着話，彷彿發突進的風或水閃住了聲音一樣；興奮，不安，和一種超出一切的恐怖感把我的天靈迷胡了。不一會，我明白有人在勸我；扶持我起來，幫助我坐看，而且明白扶我助我都比以前溫存。我頭安放在一個枕頭或胳膊上，覺得舒服。

再過五分鐘迷胡的陰雲散去了：我完全知道我睡在自己的床上，紅光是青嬰室裏的火。已經是夜晚了：棹上點着一隻蠟燭；柏西手拿着一個水盆在床腳跟前站着，我枕頭跟前一張椅子上坐着一位紳士，俯身向着我。

我覺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慰藉，安心相信有了保護和安全了，當我知道屋裏有一個生人，有一個不屈於輩耆諸德，卻里德太太沒有關懷的人的時候。轉瞬之間柏西（

不如阿漢試訪探。」我聽着這話，心裏想：這話聽起來，他是李漢德先生，劉素蘭；候人們害病，里德太太有病把他請來；及過自己看孩子，就請醫生了。

「喂，我是誰？」他問。

我說出他的名字，同時把手遞給他。他拿在手，微笑着說，「咱們漸漸就很好了。」於是他把我放下，向柏西說話，囑咐她要十分小心，在夜裏不要驚動我。又給了些指導，並表示他明天還要來，他就走了。這使我悲傷；他坐在我枕頭跟前椅上的時候，我覺得這樣有保護和照顧；他隨手關起門來的時候，所有的屋裏全黑暗，我的心又沉下去了：說不出的悲傷把他壓下去了。

「你覺得彷彿要睡覺嗎，小姐？」柏西聲音溫和的問。

「我不大敢問答她；因為我怕她下一句話許就要粗暴了。」我願意試試看。」

「你要喝點什麼，或者能夠吃點什麼嗎？」

「不，謝謝你，柏西。」

「那末我想我要睡覺了，因為已經過了十二點了；不過夜裏若要什麼東西，你可以叫我

這是驚人的禮貌！這才使我發問一個問題。

「柏西，我是怎麼一回事？我病了嗎？」

「我想，你在紅房子裏哭瘋了；無疑的，不久就要好起來了。」

柏西到鄰近的使女房裏去了。我聽到她說——

「沙拉，來和我一塊兒睡吧，育嬰室裏；今晚我實在不敢單獨和那個可憐的孩子在一塊兒；她許會死去的；她竟會害那樣急症真是一件怪事；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見什麼東西了。太太未免太無情了。」

沙拉和她一同回來；她們都睡下了；在深睡之前，她們低語了半點鐘。我聽到了她們談話的斷片，從這我能夠很清楚的推測出她們所討論的主要的事。

「中有什麼東西打她身旁過，全身穿白，以後又不見了。」——「他身後跟着一條大黑狗。」——「房門上三次高聲的敲門聲。」——「墓場裏正在他墳上有一道光，」等等。

最後她兩個都睡着了；燭和火熄了。我呢，那個長夜的時間在驚醒的無眠中過去了；眼睛，耳朵，和心，都因為恐懼而緊張起來；這種恐懼是只有兒童才能覺到的。

這紅房的事件之後，沒有什麼嚴重的，長期的身體上的疾病；這僅使我的神經受了驚，其反響我直到現在還覺得。是呵，里德太太呵，因為你，我受了可怕的心靈苦楚的劇痛，但是我應當寬恕你，因為你不知道你所做的事；你破碎着心的時候，你以為你只是在被除我

的羶穢性罷了。

第二天傍午我穿衣服起來了，而且裹着圍巾坐在育嬰室的爐旁。我覺得身體弱而不支；但是我的最烈的病症却是一種說不出的心裏的悽楚：這種悽楚使我不斷的點點流淚；我還剛沒有扎一滿鹹的淚珠從面頰上拭去，另外一滴又接着來了。然而我想我應當是快樂的，因為聖德家人沒有一個在那裏，他們全和他們的媽媽坐馬車出去了。阿波忒也正在另外一間房裏縫東西，柏西在從這裏走到那裏，把玩具收拾起來，並且安排抽屜的時候，時時向我說一句平常未會有過的仁慈話。在我這樣過慣不斷受責罵和作苦工而無人感謝的生活的人，這種情形應當是和平的美圖了；但是，實際上，我總受了酷刑的神靈現在陷入了這種狀態：甯靜不能夠安慰，快樂也不能合意的與齊他們了。

柏西下樓到廚房裏去了，而且門聲得很鮮明的磁磁帶了點心來，這盤子上的舊樂鳥，在牽牛和玫瑰蓓蕾的花圈中棲息着，時常在我心裏引起一種狂熱的讚嘆；我常常請求讓我扎這個盤子拿在手裏，更切近的看一看牠，然而在這以前總常說我不能得到這種特權。這個賣黃的器具現在放在我的膝上了，而且有人熱心請我吃那上面合口的小點心。無用的感恩！像其他多數長期遲延而常常渴望着的感恩一樣，來得太遲了！我不能吃點心；而且烏的羽毛，花的色澤，似乎奇怪的翻敗了；我把盤子和點心都推開了。柏西問我要不要一本書；書這個字

像一個迅速的刺激一樣生了效，於是我就請她從圖書室拿來格羅佛遊記。這本當我再三歡喜的讀過了。我認爲她是心算的。而且發現其中有比童話中所說的更深的起原。童話中的那些妖精，在莖頂花葉和鈴狀花中，在草和蓮葉草裏的舊牆角了，都沒有找得到，我最後就決心承認這種發覺的真理，說他們已經離開了英格蘭，到森林更稠密的荒野，人口更稀少的野蠻國度去了；而在我的信念中，里里浦和布羅勃丁那格却是地面上實在的地方，我相信有一天我可以趁着長期的航行，親眼去看一個地方的小的田野，房屋，樹木，微小的人民，和微小的牛羊禽鳥；看另一地方的森林般高的獸田，有力的猛犬，怪物般的貓，和塔一般的男女。然而當這心愛的書放在我手裏，當我翻開書頁，在絕奇妙的圖畫中尋求我一向總得不到時，——一切都疏異，無味了；巨人只是些細瘦的羸弱，小人只是些惡意的，可怕的小怪，格羅佛只是最可怕，最危險地帶的一個最絕望的浪遊人罷了。我翻起我不敢再看的書，把他放在桌上，靠着我没有管的點心旁邊。

格西現在已經把屋裏掃過灰，收拾乾淨了，於是洗了手，開開放滿鮮豔綢緞細片的抽屜，下手給喬治安那的玩偶做新帽子。這時她唱這歌：她的歌是——

① J. Swilt (1661—1745) 所著小說。里里浦是他那小說中的小人國，布羅勃丁那格是巨人國。

「好久以前，
當我們在林中野宴的時候。」

以前我時常聽到這個歌，而且總是懷着活潑的歡快；因為柏西有一種可愛的聲音，——至少在我以為如此。但是現在她的聲音雖還可愛，我却在這歌中發現一種不可言說的憂傷。有時在忙於工作的時候，她將這句唱得非常緩慢，非常纏綿；「好久以前」像最憂傷的葬歌音調一樣吐出來。她喚起另一個歌曲，這一次似乎是悲哀的了。

「我的腳兒酸疼，我的四肢疲頓；

道兒漫長，山嵐荒冷；

無月而且陰暗的暮光

不久就要籠罩着可憐孤兒的路程。

爲什麼他們把我送得這樣遙遠而且孤孤，

送到這荒地平舖，冰岩高聳的穴處？

人們都是鐵石的心腸，

只有仁慈的天使照料可憐孤兒所走的路。

然而夜裏的微風遼遠而且輕柔的飄吹，

沒有陰雲，清朗的星光柔媚，

上帝發着慈悲

向可憐的孤兒表示保護，希望和安慰。

即使我會墮落斷橋，

或被僞光或誘，在濕地中迷了路道，

我的天父仍然會用允諾和祝福，

把可憐的孤兒擁入他的懷抱。

有一種思想給我一大助力，

雖然保護人和親屬都已毀滅無遺：

上帝是可憐孤兒的朋友，

「天堂是一個家室，我一定可以得到安息。」

「得了，簡·愛小姐，不要哭，」柏西唱過歌的時候說。她也可以同樣向火說：「不要燒！」不過她怎能料到我所受的不健全的苦痛呢？在早半天李澤德先生又來了。

「怎麼，已經醒起來啦！」他進了育嬰房的時候說。「她怎麼樣？」

柏西回答說我很好。

「那末她應當顯得快樂些才是。這兒來，簡小姐；你叫簡，不是嗎？」

「是的，先生，叫簡·愛。」

「你哭了，簡·愛小姐；你能告訴我哭什麼嗎？你有什麼苦痛嗎？」

「沒有，先生。」

「哦！我敢說，她因為不能和女主人坐馬車出去，所以哭了，」柏西插嘴說。

「絕不是！她這樣年歲不至於再這樣計較區區了。」

我也這樣想；我的自尊心被這種假的罪名傷害了，我就即刻回答道，「我一生中就沒有爲這樣事情哭過；我恨惡坐馬車出去。我哭因爲我不幸。」

「噫，小姐！」柏西說。

這個善良的降魔師顯得有一點迷惑。我站在他面前；他的眼睛非常穩定的釘着我；他的眼睛灰而且小；不十分明亮，但是我敢說，現在我會認為是精明的；他有一副容貌粗陋但是善意的面孔。安閑的考察了我之後，他說——

「什麼事使得你昨天病了？」

「她跌了一下，」柏西又插進嘴來說。

「跌了！咳，這又像是一個嬰兒了！她這樣年歲了還不能夠走路嗎？她一定有八九歲了。」

「我是被人打倒的，」另一種屈辱的驕傲所引起的劇痛逼我說出這纒直的解释；「不過這並沒有使得我病，」李渥德先生在吸一撮鼻煙的時候我加上說。

在他把鼻煙盒向背心口袋裏裝的時候，召集僕人們吃午飯的高的鈴聲響了；他知道這是什麼回事。「這是你叫的，看罷，」他說；「你可以下去罷；我要來教導教導簡·愛小姐，直等到你回來的時候。」

柏西倒是癩頭呆下的，但是她不得不走，因為在韋特謝德府吃飯是嚴守時刻的。

「跌沒有使得你病；那末什麼使得你病了？」李渥德先生在柏西走了的時候追問。

「我被關在一間天一黑就有鬼的屋子裏了。」

我看見李濯德先生微笑，同時又皺眉點頭。「鬼！你畢竟還是一個嬰兒！你怕鬼嗎？」

「我怕皇德先生的鬼；他死在那屋，在那屋裏停的屍。能夠避免的時候，柏西和別人在夜間是都不到那屋裏去的；不點一支蠟燭把我一個人關在那裏，是殘酷的——是這樣殘酷，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胡說！是這使你這樣不幸的嗎？現在白晝裏你曾害怕嗎？」

「不；但是夜晚不久又要來了；而且，——我不快樂，——很不快樂，因為其他的事。」

「什麼其他的事？你能夠告訴我條件嗎？」

我何等願意充分地回答這問題呵！作伴是何等困難呵！孩子們能夠覺到，但却不能夠分析他們的感情；即使分析在思想上一部份成功了，他們也不知道怎樣用話把這結果表現出來。不過這是第一次的唯一機會，使我可以吐露這傷求得慰藉，我恐怕將牠失去了，就在紛擾的停滯之後，盡力造出一個貧弱的——不盡所說盡屬實情——答語來。

「第一件，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

「不過你有善心的舅母和表兄弟姊妹嗎？」

我交臂住了；於是我又啞然無語。

「約書亞德把我打倒，是我的舅母把我關在紅房子裏面的。」

李潘德先生二次拿出他的鼻煙盒。

「你不以為華特謝德府是一所美麗的房子嗎？」他問。「你能夠到這樣好地方過生活，你不很感謝嗎？」

「這不是我的房子，先生；而且阿波忒說，我還不及一個僕人有權柄在這裏住哩。」

「醉！你不能這樣胡塗，會願意離開這樣好的地方罷？」

「我要有別的地方可去，我是樂於離開這裏的；但是我不到成年，絕離不開華特謝德府

」。

「或許你可以——誰知道呢？除里德太太之外你還有親戚嗎？」

「我想沒有了，先生。」

「沒有和你父親有關係的人了嗎？」

「我不知道：有一次我問里德舅母，她說或許我還有姓愛的下流窮親屬，但是關於他們的事，她一點也不知道。」

「若是有的話，你願意到他們那裏去嗎？」

我沉思。貧窮在成人看來是可怕的；在孩子們尤其可怕：對於勤苦，勞力，可敬的貧窮，他們並沒有什麼觀念，他們想貧窮這字眼是只和破衣，餓食，無火的爐柵，粗鄙的態度，

下賤的惡習相關聯的，貧窮在我看來和墮落是同樣意義。

「不；我不歡喜歸屬窮人，」是我的答語。

「就是他們對你仁慈也不歡喜嗎？」

我搖搖頭；我不明白窮人怎樣仁慈法；況且又要學着像他們一樣說話，採取他們的態度成爲未受教育的样子，要像我所見的，在華特謝德荷草舍門前跟孩子或洗衣服的窮女人一樣生長起來；不；我還不夠這英雄，能拿階級的代價來買自由呢。

「不過你的親戚是這樣窮得很嗎？他們是做工的人嗎？」

「我說不清；里德舅母說，要有親屬，也是一羣化子；我不願去討飯。」

「你願意進學校嗎？」

我沉思；我不大了然學校是什麼；柏西有時說，學校是這樣地方，年青的貴婦女腳戴鏢在那裏坐着，戴着背靠，想要她們非常文雅而且準確；約翰·里德恨他的學校，罵他的教師；但是約翰·里德的趣味並不是我的條件，而且柏西所說的學校紀律（嫌來革特謝德之前住另一家裏過，這些是嫌從那家的年青婦女聽說的）即使有些可怕，她所說的這些婦女在那裏所唱的讚歌，我想也是最吸引人的。她吹噓她們所繪的美麗的風景畫和花卉；吹噓她們所能唱的歌；所能奏的樂曲，所能編織的錢袋，所能翻譯的法蘭書；一直到我聽時精神

都被激動到爭強好勝的地步了。而且學校是一種完全的改變；這包括遠途的旅行，完全脫離韋特謝德，進入一種新生活。

「我實在願意進學校。」是可以聽到的我的默思的結論。

「喔，喔！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李渥德先生在站起來的時候說。「這孩子應當變變地和空氣，」他自言自語加上說；「神經的情形不好。」

柏西現在回來了；同時也聽到里德太太的馬車在沙石的道上走來。

「那是你的女主人嗎，看護？」李渥德先生問。「我在走前要和她說一談。」

柏西讓他走進早餐室，並且領道出去。在他和里德太太會談中，我從以後發生的事情推測出來，醫藥師大膽提議要把我送到學校去；而且這種提議無疑的即刻就被接受了；因為如同阿波忒有一晚和柏西坐在育嬰室裏縫衣，我已經睡覺了，她們當我睡熟了，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所說：女主人滿心願意除掉（她敢說）這個討厭人的，壞脾氣，彷彿總窺察着一切人，而且打着詭秘主意的孩子。我想，阿波忒認為我是一個幼年的甲一·福克司罷。

在這同一時候，我第一次從阿波忒向柏西所說的話中得知；我父親是一個窮牧師；我母

親違反她的朋友們（她們認爲這婚姻降低她的身價）的意思嫁了他；我的外祖父對她的不服從生氣，一併令不給就和她斷絕了關係；我母親和父親結了婚一年之後，父親到他傳教區所在的大工業城市去訪問窮人的時候，染了那裏流行的傷寒病；我母親受他傳染，在一個月內兩個人都死去了。

柏西聽了這番敘述以後嘆息說：「阿波忒，可憐的簡·愛小姐也叫人憐惜呵。」

「是的，」阿波忒回答：「她真是一個美麗的好孩子，我們儘可以憐惜她的孤苦；不過對於她這樣討厭的小孩，人實在不能關心。」

「實在不能很關心。」柏西同意說：「不過，像喬治安那小姐似的美人，在同樣情形中會更爲動人的。」

「是呀，我溺愛喬治安那小姐！」狂熱的阿波忒叫。「小小的可愛的人兒！——有着那樣長髮和藍眼睛，那樣漂亮的顏色；就彷彿她是畫出來的一般！——柏西，我可以想像出有威爾斯的野兔做晚餐哩。」

「我也這樣想——而且還帶着妙愈哩。來，我們下去罷。」她們走了。

第四章

從我和李潘德先生的談話，以及上面所說的柏西和阿波忒的書談中，我得到十足的希望，作爲想要好起來的動機了；改變似乎近了，——我期望着而且默默等待着牠。不過改變却延遲下去了；過了幾天，過了幾週；我已恢復平常的健康狀態了，但是並沒有重新提到我所深思的題目。里德太太有時用嚴厲的眼光看我一下，但是不大向我說話；在我病後，她在我和她的孩子間劃出比以前更清楚的界限來了；指定一間小屋子讓我自己睡覺，規定我獨自吃飯，使我在育嬰室裏消磨所有的時光，我的表兄妹們却老是在會客室裏。關於送我到學校去的事她連一點也不提；然而我仍然本能地感到拿得準，她不會再容我和她住在同一屋裏的；因爲她的眼色，在轉向我的時候，比以前更爲表出無法克服而且極深蒂固的憎惡了。

以利沙和喬治安那，顯然照着命令行事，極力少和我說話；約翰見我時就花言巧語的譏刺，有一次還想懲戒我；但是因爲以前挑動我的壞根性的那深怒和拚命反抗的威脅，使我激

動，我即刻就轉身對付他，他想不到護手鐲好，於是死罵着逃開我，硬說我打開他的鼻子了。我確實想向那突出的一節，盡我骨節的力量狠狠地打下一拳；在我看出這舉動和發紅眼色都沒有挫了他的勇氣時，我頂想趁着優勢實行我的志願；但是他已經到他媽媽那裏了。他聽到他以太哭的聲調，述說「無恥的簡·愛」怎樣像瘋貓一般撲到他身上；他却被人頗為嚴嚴的打住了：

「不要和我說到她，約翰；我告訴過你不要到她跟前去；她是不值得注意的；我不願意你和你妹妹個和她在一塊兒。」

說到這裏，我爬在扶梯欄杆上面，一點也沒有細想我的話，就突然叫道：

「他們不配跟我在一塊兒。」

里德太太是一個頗為肥胖的女人；但是聽到這奇怪大胆的宣言，她却敏捷的跑上樓梯，像旋風一樣把我牽到育嬰室裏，把我按到小床邊上，用加重的聲音說，看我可胆敢在這一天的時間中，從這地方起來，或說出一言半語。

「要是里德舅父活着的時候，他要對你怎樣說呢？」是我的並不怎樣有心的詰問。我說並不怎樣有心，因為彷彿我的舌頭所說出的話，並不是我的意志所答應發表的；我無法管束的話，從我心裏說出來了。

「什麼？」里德太太低聲說：她的平常冷淡安靜的灰眼睛，被類似害怕的神色擾亂了；她放開我的胳膊，凝視着我，彷彿她真個不知道我是一個孩子還是一個惡魔。我現在不能自己了。

「我的里德舅父在天上，你所做所做的事情他都能夠看到；十媽孺和爸爸也能夠看到；他們知道你怎樣把我整天關起來，你怎樣願意我死。」

里德太太一會兒就精神恢復了；她頂厲害的搖動我，打我兩面耳光，於是不發一言離開了我。柏西拿一點鐘的說教來補充空缺，在這說教中她毫無疑問的證明了；我是家庭中所教養的最壞最惡的孩子。我有幾分相信她；因為我實在只覺到壞的感情在我的胸中洶湧。

十一月，十二月，半個一月過去了。復活節和新年，都像一向迎節一樣，歡欣的慶祝過了；彼此互送過禮物，也開過宴會和晚會了。自然，一切享樂我都不得享受；我分內的歡喜只是看以利沙和喬治安那迷人的服裝，看她們下來到會客室，穿着薄棉紗的衣裙和大紅的披肩，頭髮細心的梳成小環圈；以後聽下面唱奏的鋼琴和豎琴的聲音，聽管事和從僕走來走去，聽遞茶點時玻璃和磁器的響聲，和會客室門開關時斷續的談話喧嘩聲。對這事厭倦了的時侯，我就從樓梯退回到孤寂沉默的書房裏，在那裏雖然受傷，我倒並不算不幸。說老實話，書房不願同人衆中去，因為在人衆中我被注意的時候是很少的；柏西只要仁慈可親

。芝芝和蕭和她在一塊，而不在里德太太的難親的矚光之下，在充滿紳士貴婦的屋裏度過晚間。我認爲倒是一種享受。但是柏西一爲她的年青小姐們打扮之後，總就到廚房或當家人住室這些活活地方法去，饜餓地大抵是隨身帶走的。我於是把玩偶放在膝上坐下來，直等到火勢小了，不時周圍看著，要牽準了沒有比我自己再壞的東西在這陰幽的屋裏作祟；當餘燼只發暗紅的時候，我就趕緊脫衣，盡力拉扯結子和繩帶，在小床上躲避寒冷與黑暗。我時常把玩偶帶到這個小床上；人必須愛着什麼東西，在缺乏更有價值的愛的對象時，我就來愛這這褪色的，破爛得像個小化子一樣的雕像，盡力在其中尋出一種快樂來。我那時帶着何等胡塗的真誠來溺愛這小玩物，還有幾分幻想着牠有生命而且能夠感覺，現在想起來使我莫名其妙。除非把牠塞在我的寢衣裏面，我睡不着；牠平安溫暖的在那裏睡着的時候，我比較快樂，相信着牠也快樂了。

在我等着客人們離去，和想聽到柏西在樓梯上的步聲時，時間似乎是很長的；有時候在這時間中，她上樓來繞頂針或剪子，或者給我拿點東西——一個小甜饅首或一塊牛乳餅——來作晚餐，在我吃時她就坐在床上，我吃完時，她就按緊我周圍的衣服，親我兩次，並且說：「夜安，簡小姐。」在這樣溫存的時候，柏西在我看來是世界上最好，最美，最仁慈的人了；我極願她常常是這樣快意而且可愛，永遠莫要推我，罵我，或不合理的用工作磨難我，

如她太常常憤憤的一樣。我想，柏西，里一定是一個天賦很好的女子，因為在她所做的一切事上她都機警，她激有一種可驚的敏學的才氣；至少，從她在育嬰堂所說的故事留給我的印象判斷，是這樣的。她也是美麗的，假如我對她的臉面和人語的記憶是正確的話。我記得她是一個苗條的青年婦人，黑頭髮，黑眼睛，五官很好，純淨的容顏；但是她有一種反覆無常的急躁脾氣，道理和正義的觀念也不高明；不過就照她這樣子，我也就喜歡勝過華特謝德府其他的人。

是在二月十五，大約早晨九點鐘；柏西下去吃早飯去了；表兄妹們還沒有被叫到她們媽媽那裏去；以利沙在戴帽子，穿下圍用的外衣，要去餵她的家禽，這是她所歡喜做的事；她也同樣歡喜把蛋賣給管家人，把這樣得來的錢集起來。她有儉賈的性癖，和顯著的儲蓄的傾向；這不僅在賣蛋和小雞上顯出來，在花根，種子，和植物枝條上將圓丁斤斤計較也足以顯明；管園裏職務的人從里德太太得到命令，小姐花壇上的產物她顯貴的也要買；以利沙連她頭上的頭髮都會賣去的，假如她能得很好利錢的話。至於她的錢呢，起初她秘密藏在偏僻的角落裏，用破布或者舊報紙包起來；但是有些錢堆積使女發現了，以利沙怕有一天失去她的寶庫，就答應了交給她母親管理，要重利盤剝的利息——即五或者加六；這利息她每季索討，在一本小簿子裏精心準確的記着賬。

喬治安那坐在一個高凳子上面，對着鏡子理頭髮，在髮辮中間插上人造花和褪色的羽毛，這東西她在頂櫃上一個抽屜裏找到了許多。我正在鋪我的床，因為柏西嚴格的命令我把床在她回來前收拾好（柏西現時常常像對官裏宮下女一般使我收拾屋子，擲椅子上的灰塵等等）。鋪了被，疊了我的寢衣，我就走到窗台前，把散放在那裏的玩偶房車、棋具和圖書收拾整齊；喬治安那唐突的命令我不要動她的玩物（因為小椅和鏡子，小巧的盤和杯都是她的財產），我住了手；於是沒有別的事可做，我就在窗上浮現的冰霜凝結的花朵上吹氣，把玻璃上弄清楚一塊地方，從這我可以向外看着大地。地上受嚴寒的冰霜影響，一切都沉靜而且呆死。

從這個窗子可以見到看門人的住屋和馬車道，我吹化了窗玻璃的銀白叢集足以向外看望的時候，我看見大門突然開了，一輛馬車從門裏進來。我漠不關心的看牠上了馬車路，馬車常到草場對練，但是從沒有載來過使我感興趣的客人；車在房前停了，門鈴高聲的響起來，新來的人讓進了。這一切在我都沒有什麼，我的茫然的注意不久被一個飢餓的知更雀更潑潑的吸引去了，牠來在靠地下層的牆跟生長長的無葉的櫻桃樹小枝上，唧唧的叫着。我早餐剩下的麵包和牛奶放在桌子一面，搥碎了一口麵包，我就拉窗格要把碎屑放在外面窗台上，這時候柏西跑上樓到窗臺上來了。

「簡小姐，去捧你的連胞；你在那裏做什麼事？你今天早晨洗過手臉了嗎？」我又拉了一下簡格才回答，因為我想要為雀華得到麵包；簡格給我拉開了；我撤出麵包屑，有些撒在石階台上，有些撒在櫻桃樹枝上，於是一面關窗子，一面回答道：

「沒有，柏西；我剛揮完灰。」

「搗亂的，粗心的孩子！現在你在做什麼事？你臉上十分發紅，彷彿你在搗什麼鬼一樣。你現在開窗子做什麼？」

我省去了回答的麻煩，因為柏西太匆忙了，不管聽我的解釋；她把我拉到洗臉架跟前，無憐恤的，幸而時間很短，用肥皂，水，和一塊粗巾擦我的臉和手；用一把硬毛刷子收拾我的頭，去下我的連胞，於是催促我到樓梯頂，吩咐我立刻下去，因為要我到早餐室。

我原要問一間誰找我，原要追問里德太太是不是在那裏；但是柏西已經走了，而且把育嬰室的門對我關起來了。我慢慢的下樓。在差不多三個月的時期中，我就沒有被叫到里德太太的面前過；被限制在育嬰室裏這樣久，早餐室，午餐室，和會客室在我都變成可怕的地帶了，關進去使我膽寒。

現在我站在空的門內間裏了；面門是緊閉著的，我膽怯而且戰慄的停了步。在這些時日中，不公平的懲罰所產生的恐怖，將我變成何等可憐的小怯者了呵！我怕回到育嬰室，我

怕這地獄會客室裏去；我在不安的遲疑中站了十分鐘：早餐室利落的鈴聲使我決定了；我必須進去。

「——是誰找我呢？」我內心自問，當我雙手轉那我一兩秒鐘沒有轉開的堅固門柄的時候。「屋子裏除了里德舅母之外我會見到誰呢？——是一個男人還是一個女人呢？」門柄轉動，門開了，我進了門，低低的行禮，我向上看——一根黑柱！——至少在我第一眼看來是如此，一個筆直的，瘦削的，素服的形像，直立在地氈上面，頂子上的可怕臉面像是一個彫刻的假面，放在柱身上作爲一個柱頭似的。

里德太太坐在她平日所坐的虛弱的座位上；她機警地讓我就跟前去；我照做了，她用下面的話向這個凶惡的陌生人介紹我：「這就是我爲她向你申請的小女孩。」

他——因爲這形體是一個男子——緩緩的向我所站立的地方轉過頭，並且用他那一副羞眉下面閃光的好追問的灰眼睛睽看了我之後，用低沉的聲音莊嚴的說道：

「她的身材短小；她多大年紀？」

「十歲。」

「這樣大了？」是他的發疑的答語；於是他又細細看了我幾分鐘。——會他向我說道：

「小女孩，你叫什麼名字？」

「叫簡·愛，先生。」

在說這話的時候，我向上看；他在我看來是一位高大的紳士；但是那時候我是很小的；他的五官都大，和他的身體輪廓也同樣粗齒古板。

「喔，簡·愛，你是一個好孩子嗎？」

對這問題答應「是不可能的：我周圍的小世界持着相反的意見：我不儉聲。里德太太滿有意義的搖搖頭來替我回答，一會又加上說：『對這上面或者越少說越好，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

「實在抱歉聽到這話！我必得和她談一談；」於是彎下身來，他就坐在里德太太對面的椅子上面了。「到這兒來，」他說。

我從地氈上走過去；他讓我平正的站在他前面。現在他的臉面和我的平行了，這是何等的臉面呵！何等大的鼻子！何等的嘴！何等顯露的大牙齒呵！

「沒有什麼事比看見一個頑皮孩子再難受了，」他開始說，「尤其是一個頑皮的小女孩。你知道壞人死後到什麼地方去嗎？」

「他們下地獄，」是我的齊備而且正派的答話。

「地獄是什麼呢？你能告訴我嗎？」

「是充滿了火燒地坑。」

「你願意葬到那個地坑裏，永遠在那裏受燒嗎？」

「不願，先生。」

「那你應當做什麼事來避免呢？」

我思索了一回；我的回答答出來的時候是可以非難的：「我必須好好保持健康，不要死

「你怎樣能夠好好保持健康呢？五天有比你年紀小的孩子死。只在一兩天以前，我埋了一個五歲大的孩子——一個好孩子，他的靈魂現在到天堂去了。恐怕在你被叫到那裏去的時候，我們不能為你說出同樣的話罷。」

我的處境使我不能去掉他的懷疑，我只低垂了眼睛看那放在地氈上的兩隻大腳，並且嘆口氣，願我自己離得很遠才好。

「我希望這嘆聲是從你心裏發出來的，你後悔你老是使你那絕好的女恩人不舒服了。」

「女恩人！女恩人！」我心裏說；「他們都說里德太太是我的女恩人；要是這樣，女恩人就是一種不合人意的東西。」

「你早晚斷斷嗎？」問我的人繼續說。

「祈禱，先生。」

「你讀聖經嗎？」

「有時讀。」

「樂於讀嗎？歡喜牠嗎？」

「我歡喜啓示錄，但以理書，創世紀，撒母耳記，出埃及記的一小部份，約拿書和約伯記，和歷代志和列王記的幾部份。」

「詩篇呢？我希望你歡喜牠們罷？」

「不歡喜，先生。」

「不歡喜？可憐呵！我有一個孩子，比你年紀小，他記熟了六篇讚美詩；你問他願意要一個薑乾菓吃那是願意學一節讚美詩的時候，他說，「哦，願意學一節讚美詩！天使都唱讚美詩呵；我願成爲一個地下的小天使；」他就得到兩個乾菓來報償他幼年的虔誠。」

「詩篇沒有趣味，」我說。

「這證明你心壞，你必須祈求上帝改變你的心：給你一顆乾淨的新心：將你的石心拿走，給你一顆肉心。」

關於換心手術的方式，我就要發出一個問題，這時里德太太插進來，告訴我坐下；於是

她自己來繼續這談話。

「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我相信我在三星期前給你寫的信中暗示到了，這個小女孩沒有十分具有我所希望的品格和天性；你若讓她進羅沃德學校，你要是請監學和教師嚴厲管她，尤其防備她最壞的缺點，就是欺騙的傾向，那我是樂意的。簡，我讓你聽着我提出這事，使你不要打算欺騙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

我滿可以害怕，滿可以不歡喜里德太太；因為她的生性是要殘酷的傷害我；在她面前我絕不會快樂；無論我怎樣小心服從，無論我怎樣盡力討她歡喜，我的努力總仍是被她厭惡，她總要用上面似的話報答我。現在，在一個坐人面前說出來，這罪狀傷了我的心；我隱隱的覺得，她已經從她定規要我去過的新生活中，把希望消滅了；雖然我不能表現這感情，然而我覺得她已經順着我將來的道路撒下不仁和憎惡的種子了；我看見我自己從布魯克爾哈斯忒眼下被變成一個狡猾的，有害的孩子了，我能做什麼事來補救這損害呢？

「實在沒有什麼事能補救，」我想，當我努力壓抑眼淚，並且匆匆拭去幾滴眼淚——無能的悲楚的明證——的時候。

「欺騙在一個孩子身上實在是可悲的缺點；」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說：「這是近乎虛偽的，而且所有的操觚人，都要在火和硫磺燒燃着的湖裏受一份罪。不過，她要受人看管的，

里德太太。我要給這位女士和教員們說一說。」

「我願意用一種和她的前途相稱的方式把她培養起來，」我的女恩人繼續說：「使得有用，使得她謙卑；至於假期，有你允許，她總是在羅沃德過爲好。」

「太太，你的決定是十分明斷的，」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回答說。「謙卑是一種基督教的美德，尤其適宜於羅沃德學校的學生；因此我囑咐要特別留心在他們間培植這種美德。我曾經研究過，怎樣最能遏抑她們世俗的驕傲感情；就在前一天，我有一個快意的成功的明證。我的二女兒與古斯達和她媽媽一陣去看學校，回家時她叫道：『哦，親愛的爸爸，羅沃德的女孩看來是多麼安靜樸素呵，頭髮梳在耳後，穿着長護胸，外衣上釘着荷蘭布的小口袋！她們幾乎和窮人的孩子一樣！她們看着綢緞和我的衣服，彷彿她們以前就沒有見過一件綢衣似的。』」

「這種情形我十分贊成，」里德太太回答說：「即使這套英格蘭，我也不容易找到更恰恰適合簡·愛這樣孩子的制度了。切實，親愛的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在一切事情上我都贊成切實。」

「太太，切實是基督教責任的第一條；和羅沃德這個機關相聯的每種佈置，都是遵守這一條的：粗的食物，簡單的衣服，不考究的設備，勤苦活動的習慣；這是這地方和住的人！

般的風氣。」

「非常對，先生。那末我可以放心，這孩子被收容到羅沃德做學生，可以在那裏適合她的地位和前途去受教嗎？」

「太太，你可以放心：我要把她放在精選植物的培植園裏去的，而且我相信，對於這種把她挑出來的無價特權，她要表示出感謝的意思。」

「那末，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我願儘快的把她送去；因為，我老實給你說罷，對於這變得太厭倦人的責任，我覺得急於要擺脫掉。」

「當然的，當然的，太太；現在我願你早安。在一兩個星期之中我要回布魯克爾哈斯忒宅；我的好朋友副主教，他不讓我早離開。我要通知渥伯爾女士，有一個新學生要去，那末在收留她上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再見。」

「再見，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代我問候布魯克爾哈斯忒太太和小姐，問候奧古斯達和西阿多爾和布羅夫唐·布魯克爾哈斯忒少爺。」

「我願意，太太。小女孩，這裏是一本叫兒童嚮導的書；和祈禱文書一同讀，尤其是包括「記瑪沙的可怕的暴死」這一部份，瑪沙是一個專好虛偽和欺騙的頑皮孩子。」

說着這些話時，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拿一本釘着皮子的簿册放到我手裏，按鈴要了馬車

，他就走了。

只有里德太太和我留在這裏了：幾分鐘沉默的過去了；她在縫衣，我在看着她。里德太太那時候許有三十六七歲；她是一個身架結實，方肩膀的婦女，不高，壯而不肥；大大的臉面，下嘴巴很發達而且很結實；眉宇低下，下顎大而突出，嘴和鼻子是夠端正的；在輕淡的眉毛下面閃着沒有慈悲的眼；皮膚黑暗，頭髮近乎淡黃色；她的體質像鐘一般結實——疾病是從沒有到她跟前來過的；她是精明強幹的管理人；她的家庭和佃戶完全在她統轄之下；只有她的孩子們在有些時候反抗，並嘲笑她的權威；她穿得好，而且她的風采和儀態，總打算顯出漂亮衣服的美點來。

離開她的扶手椅不幾碼，坐在一個矮凳子上面，我察看她的形體，研究她的容貌。我手裏拿着包含一個撒謊人暴死的小冊，他們指示我注意這敘述，如同指示我注意適當的警告一樣。剛剛經過的事，里德太太向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所說的關於我的話；他們談話的全都意味，在我心裏是新鮮的，未曾經歷的，刺傷的；我銳敏的感覺到每個字，如同我清楚的聽到每個字一樣，一種憤怒的感情這時在我心裏激動起來了。

里德太太從她的工作向上看；她的眼睛釘在我的眼睛上，她的手指同時停止靈敏的活動

了。

「走出這屋子；回到育嬰堂去。」是她的命令。我的眼色或者其他的什麼東西一定使她覺得冒犯了罷，因為她講話時雖然揭抑着自己，却還是極端的激動。我站起來，走到門跟前；我又回來了；我向窗子走去，穿過這屋子，於是逼近的走到她跟前。

我必得說話：我受了嚴酷的踐踏，我必得報復；但是怎樣呢？我有什麼力量向我的仇人報復呢？我集起精力，用這樣唐突的句子發洩出來：

「我是不欺騙的；我若是，我就要說我愛你了；但是我宣言我不愛你：除了約翰·里德之外，在世間我最不歡喜你了；這本關於撒謊人的書，你可以給你的女孩喬治安那去，因為撒謊的是她，不是我。」

里德太太的手仍然放在活上不動；她的冰冷的眼繼續冷淡的注視我的眼睛。

「你還有什麼話說？」她問，較之平常對待孩子，倒是更用了對待成年的僕人的聲調。

「你不是我的親戚，我很歡喜；在我活看的時候，我決不願意再叫你舅母了。我長成人的時候，決不願意來看你；而且無論什麼人要問我，我是不是歡喜你，你怎樣對待我，我要說，一想到你就使我憎惡，我要說你用悲慘的殘酷對待我。」

「你怎敢肯定這種事，簡·愛？」

「我怎敢嗎，里德太太？我怎敢嗎？因為這是實情。你想我沒有感情，不要一點愛或慈

就可以行了；但是我不能這樣生活；你沒有憐憫。直到我死時，我都記得你怎樣推我——粗魯而且凶猛的推我——回到紅房，把我鎖在那裏；雖然我受苦惱，雖然我悲痛窒息地叫着：「開恩罷！開恩罷，里德舅母！」你使我受這種懲罰，只是因為你的壞孩子打我——無緣無故的把我打倒了。誰問我問題，我就要把這確確實實的故事告訴誰。人們以為你是一個好女人，其實你是頑而無情的。你是欺騙的！」

在我說完這答語之前，我的靈魂，懷着我叫覺過的最奇異的自由感，勝利感，開始擴張起來，歡騰起來了。似乎一種不可見的約束散斷了，而且我掙扎到未曾希望到的自由中了。這種感情並不是沒有原因：里德太太顯得害怕了；她的活計從她膝上滑下來；她舉起手，前後搖動，甚至抽動着臉彷彿要哭一樣。

「簡，你錯了；你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你抖索得這樣凶？你要喝點水嗎？」

「不，里德太太。」

「別的有什麼你願要的東西嗎，簡，我向你担保，我想做你的朋友。」

「你不。你告訴布魯克爾哈斯忒我的品格壞，天性好欺騙；我要讓羅沃德每個人都知道你是什麼樣人，你做了什麼樣事。」

「簡，你不懂得這些事：孩子們有過失是必須受改正的。」

「欺騙不是我的過失！」我用野蠻的高聲叫。

「不過你是火性的，這你必得承認：現在回到育嬰房去罷——親愛的——並且輸一下。」

「我不是你的親愛的；我不能輸下；里德太太，快把我送到學校去罷，因為我厭恨住在這裏。」

「我實在願意把她趕快送到學校去，」里德太太低聲喃喃說；於是收起活計，她突然離開了屋子。

只有我一人留在那裏了——戰場上的得勝者。這是我所經過的最艱苦的戰爭，是我所得的第一次勝利。我在布魯克爾哈斯武曾經站過的地氈上站了一會，享樂我的征服者的孤寂。一上來我向我自己微笑，而且覺得洋洋得意；但是這種劇烈的歡樂，如同我的脈搏的加速的急跳一樣，迅速沉靜下去了。一個孩子若像我似的和他的長輩爭吵；若像我對我的感情一樣，讓自己的感情凶猛而無約束的發作，以後一定要覺到悔恨的劇痛，和反動的膽寒。我在咒罵威嚇里德太太時，一片活躍，閃光，肆虐的，着了火的野草叢生的地方，可以說是我的心適宜象徵：這同一的一片地，在火燄滅熄之後，黑暗而且凋零，同樣適宜的代表我以後的情況，當半點鐘的沉默與深思使我明瞭我行為的瘋狂，和我厭人而又討人厭的處境的悽慘的

時候。

我第一次嘗了些復仇的味道；這彷彿像芳香的酒一樣，嚙時溫暖味濃；牠的合金質而且損毀人的後味，却給我一種類乎受了毒的感覺。現時我願意去請求里德太太的原諒；然而當時我半憑經驗，半憑本能的知道，這只足以使她加倍看不起的情惡我，因之把我天性中的不安分的衝動一一重行刺激起來。

我願意不說凶話，運用更好的才能；不像憤怒一般惡毒的感情，我願意替他找點滋養品。我拿下一本書——幾篇亞刺伯的故事；我坐下努力閱讀。我不懂所讀的東西；我自己思想，在我與平常我覺得迷人的書頁之間漂浮。我開開早餐室的玻璃門；叢林是十分沉靜；不被太陽或微風所擾，濃霜統轄着大地。我用外置的衣襟遮蓋住頭和胳膊，走出去在那十分幽靜的一塊田園上散步；但是在沉靜的樹，落下的杉果，凍結的秋天的遺物，被路過的風刮成堆，現在已經結成一團的黃楊樹葉——在這些東西上我都找不出快樂。我靠着扇門，向着沒有羊在那裏吃草，短草被霜摧殘刷白的空田裏看望。這是一個很灰色的日子：「勢將大雪」的極暗的天空籠罩着一切；雲片間續的從天空飄下，落在堅硬的道路和灰白的草場上並不融化。我站在那裏，一個十足不幸的孩子，我一再低聲向我自己說，「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突然我聽到清楚的聲音叫道：「簡小姐！你在那裏？來吃午飯！」

這是柏西，我十分知道；但是我沒有動；她的輕盈腳步順着路輕輕走來。

「你這個頑皮的小東西！」她說。「叫你的時候爲什麼不來？」

和我正思索着的思想比較，柏西的容貌倒是令人歡快的了；雖然和平常一樣，她有點帶氣的樣子。事實是，和里德太太衝突過而且勝過她之後，對於阿媽暫時的生氣我就不大在乎了；何況我願意在她年青的心胸坦率中得溫暖呢。我把兩隻胳膊抱着她，說道：「得了，柏西！莫要罵。」

這動作比我平常所敢做的要更坦白，更不害怕；這有些使她歡喜。

「你是一個奇怪孩子，簡小姐，」她向下看着我時候說：「是一個無定向的，孤獨的小東西；我料想你就要上學校了罷？」我點點頭。

「離開可憐的柏西你不難過嗎？」

「柏西關心我什麼呢？她常常罵我。」

「因爲你是一個奇怪的，害怕的，膽小的小人。你應當大膽一些。」

「什麼！以便挨更多的打嗎？」

「胡說！不過你是有些受虐待，這是確定的。我母親上星期來看我的時候說，她不願意

自己的孩子處在你這樣地位。——進來罷，我有好消息給你。」

「我想你沒有，柏西。」

「孩子！你是什麼回事？你釘在我身上的是多麼憂傷的眼睛呵！可好今天下午太太和小姐和約翰少爺出去吃茶點，你跟我一塊兒吃茶罷。我要叫廚子給你焙一塊小糕餅，以後你要幫同我檢看你的抽屜；因為我就要細你的衣箱了。太太想要你一兩天內離開華特謝德，你可以選選你帶什麼玩具。」

「柏西，你必得答應我，直到我走時不再罵我了。」

「我願意；不過當心你要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而且不要怕我。我偶然說話利害一點，不要驚嚇；那是引人生氣的。」

「我想我永遠不會再怕你了，柏西，因為我對你慣了，不久我就要怕另外一羣人了。」

「假如你怕他們，他們就不歡喜你。」

「像你一樣嗎，柏西？」

「我並沒有不歡喜你，小姐；我相信比對別人，我倒更歡喜你些。」

「你沒有表示出來呵。」

「你這個伶俐的小東西！你說話的樣子完全不同了。什麼使得你這樣勇敢大膽呢？」

「噯，我就要離開你了，而且——」我就要說些里德太太和我中間所發生的事，但是再一想，認爲在這件事上不如保守沉默爲好。

「那末你是歡喜離開我了？」

「一點也不，柏西；實在，就在現時，我倒有點難過了。」

「就在現時！有點！我的小姐把這話說得多冷淡！我敢說，假如我要求你親吻，你不會答應我：你要說你有點不願意了。」

「我要吻你而且歡迎：低下頭來。」柏西彎下身子；我們互相擁抱，於是我十分安穩的隨她走進屋裏去了。那一下午平安和諧的過去了；晚間柏西給我說了她的幾個最迷人的故事，給我唱了幾個最甜愛的歌。就是在我，生活也有陽光閃耀的時候。

第五章

一月十九日早晨五點鐘剛過，柏西就拿一支蠟燭進了我的小屋，見我已經起來，差不多穿好衣服了。在她進來前半點鐘我就起來了，洗了臉，藉着正要落的半月從小床跟前窺窗裏射進來的光輝，穿上了衣服。我那一天就要坐早六點鐘從住老大門經過的馬車離開草特謝德。只有柏西一個人起來了；她在育嬰室裏生了火，這時正下手替我做早飯。被要出門的思想興奮着的時候，能夠吃下飯去的孩子是少有的；我也吃不下。柏西勸我吃幾匙她給我預備的滾牛奶和麵包也是白費，她就用紙包起幾塊餅干來放在我的袋裏；於是她幫我穿上外衣，戴上帽子，用披巾把自己裹起來，我們就離開了育嬰室。我們從里德太太臥室經過的時候，她說，「你進去向太太告別嗎？」

「我不，柏西；昨天晚上你下去吃晚飯的時候，她到我床跟前來，說我早晨不必去吵她，也不必去吵表兄妹；她告訴我記住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要對人這樣說，並且感謝她。」

「你說了什麼話呢，小姐？」

「沒說什麼，我用披蓋遮住臉，從他身邊身去向着驛頭。」

「這壞了，簡小姐。」

「這是十分對的，柏西。你的女主人沒有做我的朋友，她做了我的仇人。」

「簡小姐，不要這樣說！」

「別了，華特謝德！」我吶，當我們穿過門內閣，從前門走出的時候。

月亮落了，天很黑；柏西拿着一個燈籠，燈光在濕的台階，和因最近冰融而發潮的沙石路上閃耀。冬天的早晨是又濕又冷；我在馬車道上急走的時候只磕牙齒。看門人的房裏有一線光亮；我們到了的時候，看見看門人的妻正在生火，我的衣箱頭天晚上就拿下來了，用繩細好了放在門前。差幾分鐘就到六點，六點打後不久，遠遠的車輪聲就報告馬車來了；我走到門跟前，看着車燈從幽暗中迅速的走近。

「她自己去嗎？」看門人的妻子問。

「是的。」

「好多遠？」

「五十英里。」

「多遠的道！我奇怪里德太太敢放心讓她自己走這樣遠。」
馬車到了；駕着四匹馬，頂上裝滿了旅客停在大門跟前；守衛和車夫高聲催促從快；我的衣箱捆上了；我緊緊的把在柏西的頸上親吻，被人拉開了。

「準得好好照料她呀，」她向守衛人叫，當他把我抱進車裏的時候。

「是了，是了，」是他的回答，車門砰的一聲關住，一個人的聲音叫道「得了，」我們就趕車前進，我這樣別了柏西和革特謝德，車輪滾滾的走向未知的地帶，我那時候認為這地帶是遠遠神祕的。

路上的事我不記得什麼了；我只知道那一天在我看來是異常的長，而且我們似乎走了好幾百哩路。我們經過好幾個市鎮，在一個大鎮裏馬車停了；馬卸下，旅客們下車吃飯。我被帶進一個旅館，守衛要我在那裏吃點午飯。但是因為我不想吃東西，他就把我放在一間大廳裏了，屋兩頭都有爐子。天花板上掛着一個燭架，靠牆高起的小紅走廊放滿了樂器。我在這里來回走了好久，覺得很奇怪，非常害怕有人進來拐騙我；因為我相信拐子，他們所做的舉，在柏西的遺囑故事⁽¹⁾中是時常引喻到的。最後守衛回來了；又把我⁽²⁾在馬車裏裝走了，我的保護人坐⁽³⁾到舊的座位上，吹響他的洞簫的號角，我們就從工地的「石街」上軌軌的走去了。

午後陰濕而且有些濛濛霧色；時近黃昏的時候，我才覺得我們實在離開革特謝德很遠了。

；我們不經過什麼市鎮了；鄉間變了面目了；四面的地平線上堆起灰色的土阜；暮色加深；我們下到一個被樹木遮暗的山谷，在黑夜籠罩了這景物好久之後，我聽到狂風在樹木間奔騰。

被這種聲音催跳，最後我睡着了；我微睡不久，動作的突停使我醒來；車門開開，一個類似僕婦的人站車門跟前，我藉着燈光看見了她的服裝和臉面。

「這裏有一個名叫簡·愛的小女孩嗎？」她問，我答道「有」，於是就被抱出去；我的衣箱卸下，馬車即刻就趕走了。

、長時坐著幾張僵硬，馬車的活動和鬧聲使我眩惑；我集中精神，向周圍看望。風雨和黑暗充滿了空中，然而我還渺茫的看出前面有一堵牆，牆上開着一個門；我和我的新嚮導經過了這個門，鼓鑼手把門鎖鑰匙來了。現在可以見到一所或多所的房屋——因為這建築鋪張得寬廣——有許多窗子，有些裏面點着亮；我們走上了一條溼濕的卵石道，從一個門被讓進去了；於是僕婦領我經過一個邊邊到了一間生着火屋子，把我自己留在那里。

我站着，坐在火爐上溫暖我麻木的手指，於是向周圍看望；沒有蠟燭，但是從火爐發出的閃閃的光，朦朧的照出紙糊的牆壁，地氈，帳幕，發光的桃花心木的傢具；這是一間會客室，不如華特謝德的會客室寬大堂皇，但是已經夠舒服了。我正對牆上一張畫摸不着頭腦；

這時門開了，一個人拿着亮走進來，另外一個人緊隨在後面。

第一個是黑頭髮，黑眼睛，前額窄白寬大的，高身材的婦人；她的身體平用圍巾裹起來，面龐莊嚴，舉止端莊。

「這個孩子讓她單獨出門年歲是太小了，」她說一面把蠟燭放到桌子上，注意察看了我一兩分鐘，她又進一步加上說：

「不如趕緊讓她上床睡覺，看來她疲倦了，你疲倦了嗎？」她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面。

「有一點，夫人。」

「當然也餓了。讓她睡前吃點晚飯，米勒爾女士，小女孩，這是你第一次離開父母到學校裏來嗎？」

我向她解釋我沒有父母，她問我他們死去好久了，又問我好大，叫什麼名字，能不能讀，寫，縫一點東西，於是她用食指輕輕的摸我的面頰，說道，她希望我成爲一個好孩子，就讓我和米勒爾女士一同離開這裏了。

我離開的這個婦人大約有二十九歲；和我一同走的婦人顯得年輕幾歲。前一個人的聲音，眼色，和舉動感動我。米勒爾女士平庸些：面皮微紅，雖然是操勞的容貌；步度和動作都匆匆忙忙，像是一個手頭總有許多工做的人一樣；她看來像一個，以務我知道她也雜乎是！

下級教師。我被她領導着，經過這所大而不一的建築的各部和過道。我們所走過的這一層房舍，完全是沉默的，沉默得有些可怕，但從這里一走出，我們竟聽到嗡嗡的人聲了，而且即刻進了一間又寬又長的屋子，屋裏每頭有兩張大松木桌子，每桌上點兩對蠟燭，繞着桌子的長凳上坐着一羣年歲不同，從九或十歲到二十歲的女子。藉着滾燭的朦朧光亮看來，我着她們的數目無數，雖然實際上不過八十人；她們都一律穿着樣式古舊的褐色布料的外罩，和長的荷蘭布的遮胸，這正是做功課的時候；她們正忙着背記明天的課程，我聽到的嗡嗡聲就是她們低聲背誦的總結果。

米勒爾女士指示我在門跟前一個長凳上坐下，於是走到長屋的那一頭，叫道：

「班長，收起課本，放到一旁去。」

四個高女孩從各人桌上站起來，走了一週，把書收起來拿開了。米勒爾女士於是又發命令：

「班長，把晚飯盤拿來！」

四個女孩走出去，即刻又回來了，一人帶着一個盤子，上面放置些份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每個盤子中間放着一瓶水和帶耳杯。那些份東西傳到周圍去，願喝的就喝一口水，帶耳杯是大家公用的。輪到我時，我喝了水，因為我渴了，但是沒有動一點東西，興奮和疲乏使

得我不能吃了；不過這時我看出來了，食物是薄的雀麥餅分成碎塊的。

晚飯一過，米勒爾女士就讀祈禱文，各班就兩人一排列成縱行走出上樓去了。這時疲憊不支，我就沒有注意臥室是什麼樣一種地方，除了像教室一樣，我看牠是一間很長的屋。今夜我要和米勒爾女士同床；她幫助我脫衣服：躺下時我看一看那長排的床，每一個床上都迅速的睡上了兩個人，十分鐘後，唯一的亮火熄了；在沉默與完全的黑暗中我睡着了。

黑夜迅速的過去了；我太疲乏了，連夢也沒有做；我只醒了一次，聽到風狂刮起來，兩傾盆的下，而且覺得米勒爾女士在我身旁，我再睜開眼時，響亮的鐘聲響起了；女孩們起來穿衣服，天還沒有破曉，一兩盞燈的亮光照到屋裏來。我也不情願的起來了；天氣酷寒，我抖擻着勉強穿衣服，洗臉盆空着時就洗了臉，這不是即刻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六個女孩共一個臉盆，擺在架上，放在屋子的中間，鐘聲又響了，所有人兩個一排列成縱行，順着這個秩序下了樓梯，進了燈亮朦朧的寒冷的教室，在這里米勒爾女士讀了祈禱文；以後她叫道：

『分班！』

隨後大鐘開了幾分鐘，在這時米勒爾女士不斷叫：『不要做聲！守秩序！』擾鬧過了之後，我見她們在四個桌子那里所放的四張椅子前面，排列成四個半圓形；她們手裏都拿着書，一本像是聖經的本書每張桌上放一份，放在空座位前面。隨後停了幾秒鐘，這其間有好多

人發出不清楚的低的隱隱聲；米勒爾女士從這班走到那班，使這種無定的聲音靜下去。

遠處有鐘聲叮噠的響起來；隨即有三個婦人進了屋子，每人走到一張桌子跟前在她的位子上坐下來；米勒爾女士坐了最靠近門的第四張空椅，年歲最小的孩子是坐在這個地方的；我被叫到這個低班去，而且坐在最下的一個位子上。

正事現在開始了：白天的短禱文背過了，於是說些聖經中的斷片文字，再就在聖經中讀好幾章，這費一個鐘頭，這事做完了的時候，天已經完全亮了。不厭倦的鐘現在第四次響起來；各班排隊到另外一間屋裏去吃早飯；看見有東西可吃，我是何等歡喜啊！昨天吃得這末少，這時我幾乎餓得病了。

飯廳是一間低天花板，幽暗的大屋；在兩張長桌子上幾盆熱東西冒着氣，不過並不使我高興，因為所發出來的氣味太不引人了。我看見全體有一種不滿意的表示，當這早點的氣味送到不得不吃的人們鼻孔中的時候；從這行列的先頭隊裏，第一班的高女孩子，發出低聲的語來：

「討厭！稀飯又燒糊了！」

「不要驚慌！」一個聲音說；不是米勒爾女士，却是一個高級教師的聲音，她是一個小身材而黑的人，衣服華美，不過面色有些不和氣；她在一張桌子的首席上坐下，另一個更壯

健的婦人在另一張桌上坐下了。我找昨夜第一次見到的人沒有找到；見不到她；米勒衛女士坐在我所坐的那張桌子的下位，一個陌生的外國人模樣的老婦人——以爲我知道她是法文教師——坐在另一張桌子的同一地方。說了一長篇感謝文，唱了一首讚美歌；於是一個僕婦替教員們拿些茶來，飯就開始了。

滿心想吃，而且現在又很無力，我就不想味道將我所得的東西吃了一兩匙；但是最初的飢餓一挫，我纔覺得我手裏得到的是一份叫人發惡心的食物；燻胡的稀飯幾乎和爛土豆一樣糟糕；就是饑餓一會也就要憎惡牠的。湯匙緩緩的動；我看見每個女子都嘗嘗她的食物，努力想要嚥下去；但是多數人都把這種努力放棄了。早飯過去了，却是沒有人吃了早飯。爲着我們沒有得到的東西已經答謝過了，我們又唱了第二首讚美歌，於是離開飯廳到教室去。最後出去的人中，我是一個，從桌旁經過的時候，我看見一個教員拿一盆稀飯嘗一嘗；她看看別的教員；她們的臉面都表示不高興，而且其中有一個胖子低聲說道：

『討厭的食物；多可羞呵！』

再過一刻鐘纔重行上課，在這時間中教室裏嘈嘈的吵嚷着；在這段時光中似乎允許她們高聲更自由的談話，於是她們就利用她們的特權。全體的談話都是關於早餐的，對這大家都是大罵。可憐的人們呵！這就是她們唯一的安慰了。這時在屋裏的教師只有米勒衛女士：一

羣大女孩站在她周圍，做着莊重憤怒的手勢講着話。我聽到有些人說出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的名字；米勒爾女士對這不以為然的搖搖頭；但是她也不大努力抑制大家的憤怒；無疑的擴也同情。

教室裏的鐘打了九點；米勒爾女士離開她那羣人，站在教室中間叫道：

『不要做聲！歸位！』

紀律勝利了；五分鐘內紛亂的一羣人分得有條有理，而且比較的靜默壓壓了七嘴八舌的吵鬧。高級教師現在按時到了她們的坐位；但是所有的人都似乎仍然等待着。順着屋門旁的長凳，八十個女孩筆直不動的坐着；她們顯得是古怪的一羣人，都梳着從臉上垂下來的樸素無飾頭髮，一個髮髻也見不到；穿着褐色的服裝，頭上圍着瘦小的褶領顯得高起來，荷蘭布的小口袋（有點像蘇格蘭山地人的錢袋形式）釘在外單前面，作為裝放活計的口袋用；所有的人都穿着毛襪，和用銅鈕扣起來的鄉間做的鞋。有二十個以上穿着這樣服裝的是成年的女孩，或不如說是年青的婦人；這服裝不合她們身，所以就使得最漂亮的人也有一種古怪神氣。

我仍然看着她們，時而看看教師——沒有一個舉使得我歡喜的；因為那個胖教師有些粗鄙，黑教師頗兇凶的。外國教師嚴厲而古怪，米勒爾女士呢，可憐的人呵！看來是發紫，被風雨摧殘，而且操勞過度！這時候，當我的眼睛正從這個臉看到那個臉的當兒，全學校

人都同時站起來了，彷彿被一個共同的彈簧所動着一樣。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並沒有聽到下命令；我迷惑了。我還沒有明白過來，各班又都坐下了；但是因爲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一點，我的眼睛也就隨着大家的方向轉，遇到了昨夜接待我的人物。她站在長屋那一頭的爐子上；因爲一頭有一個火；她莊嚴而且沉默的看那兩排女孩子。米勒爾女士走到跟前去，似乎問了她一個問題，得到了她的答話，就回到自己的地位來，高聲說道：

「第一班班長，把地球儀拿來！」

執行這命令的時候，被請示的婦人緩緩向屋中間走來。我料想我對人總容易有一種崇敬感罷，因爲我還保持着敬畏的感覺，用眼睛追隨着她的脚步。現在在大白天看來，她是高而漂亮；身體適稱；棕色眼睛，虹膜裏有一種慈祥的光輝，細長的長眉總過寬大前額的白色來；在兩邊的太陽筋上，她的深濃暗棕色的頭髮，分繞成圓髮髻，這是依照那時的時尚，那時候編成平扁辮或梳成長垂的髮髻是都還不時髦的；她的衣服也照當日的時樣，是紫布的，釘着一種西班牙式的黑絲絨的衣邊；一隻金鐘（鐘在那時不像在現在普通）在她的腰帶上閃耀着。要完成這幅畫圖，讀者可以加上：文雅的容貌；蒼白但却純淨的面色；一種莊嚴的神氣和態度；那他至少對於潭泊爾女士的外表，在文字所能清楚形容的範圍之內，有一種正確的觀

念了。她的全名是瑪利亞·潭泊爾，以後在交給我帶到教堂去的祈禱書中，我看見寫着這個名字。

羅沃德的監督（因為她任這個職務）在一張桌上所放的兩個地球儀前坐下之後，召第一班學生到她周圍，開始上地理課；別的教員叫下幾班的人：回講歷史，文法等等，繼續了一點鐘；接着是寫字和算術，潭泊爾女士給幾個年歲大些的女孩教音樂。每課的長度都憑鐘計算，鐘最後打十二點了。監督站起來：

「我有一句話向學生們說，」她說。

課完後的吵鬧已經開始，但是她一發言又消沉下去了。她繼續說：

「今天的早飯你們不能吃；你們一定餓了：——我已經吩咐給全體開一份麵包和乾酪的小吃。」

教師們懷着驚異看着她。

「我負責任做這件事，」她用解釋的聲調向她們加上說，隨後就離開這屋子。

麵包和乾酪一會就拿進來分散了，使全校都很歡喜痛快。「到園裏去！」的命令下來了。每人戴上一頂粗草帽，上面釘着有色棉布的繩子，並且穿上一件粗織布的外衣。我也同樣穿戴，順着這一陣人擠到露天中去了。

園子是一個寬大園場，周圍的牆高得把什麼風氣都遮蔽了；一邊有一個帶頂的陽台，當中的地方分作許多小花床，沿邊是寬廣的道路；這些花床都是定作園子給學生們耕種的，每個都有主。栽滿花時，這些花床無疑是很好看的；但現在是一月下旬的時候，一切都冬殘而且黃敗了。我站着周圍望時只發抖索；做戶外運動這是一個太嚴酷的日子；並不確乎是雨天，然而濛濛下落的黃霧却使天色暗淡了；昨天的雨水使腳下的東西都濕浸溼。比較強的女孩跑來跑去，忙着活動的遊戲，幾個蒼白消瘦的女孩擠在陽台裏躲身求暖；在這幾個人中，當濃霧透她們發抖的身架的時候，我常常聽到洞音的咳嗽聲。

到現時止我還沒有向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人似乎留意我；我十分孤獨的站着；但是對這種孤立的感情我已經慣了；這並不很壓抑我。我靠着一根陽台的柱子站着，把灰外衣緊緊裹在身上，努力忘記那在外面刺着我的寒冷，和在內面咬着我的未滿足的飢餓，盡情去看壁而且思索。我的思想太不明確，太斷片了；不值得記載；我還不大知道我究竟在什麼地方哩；革特謝德和我過去的生活似乎飄浮到不可量的遠方去了；現在是渺茫而且生疏，對於未來我還不能有什麼推度。我向這女修道院似的園子四周看望，又向上看着房子——是一座大的建築，一半似乎灰而且舊，一半却十分新。新的這部，包括教室和宿舍，有整樁的格子窗透光，使牠有禱教堂似的外表；門上的一塊石板上有這樣文字：

「羅沃德公益學校。——此部由本那布魯克哈斯忒府的諾米·布魯克哈斯忒於紀元後某其年重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天上的父。」——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節。

我再三讀這些文字：我覺得牠們要有一種解釋，我不能够完全明白牠們的意思。我正在思索着「公益學校」這名詞的含義，而且努力使開始的文字和聖經的文章發生一種關係，這時緊在身後的咳嗽聲使我轉過頭。我看見一個女孩坐在附近的石臺上；她正俯身看着一本書，她似乎專心在閱讀；從我站着的地方，我可以見到書名——萊司拉斯（Lassalle），這名字使我覺得希奇，因此是吸引人的。在翻過一頁的時候，她適運向上看，我即刻向她說：

「你的書有趣嗎？」我已經有心求她有一天把這書借給我看了。

「我歡喜聽，」停了一兩秒鐘時她回答，在停時她看着我。

「書裏說些什麼事？」我繼續說。我不大知道我從什麼地方得着這種勇氣，和一個生人這樣開始談話；這樣步驟和我的天性同習慣是相反的；不過我想，她的用功觸動我心裏什麼地方的同情弦了；因為我也歡喜讀書，雖然所讀都是瑣細和孩子氣一類的；正經的和切實的書我是不應消化，不能理解的。

「你可以看一看，」這女孩回答，把書遞給我。

我看了；而且匆匆一看，就使我相信內容不如書名引人：萊司拉斯就我區區的趣味看來是沉悶的；我沒有看見關於仙女，關於妖魔的事；在那印得很密的書頁上似乎並沒有充滿各色快樂的夢境。我把書遞給她；她安安靜靜的接過去，沒說什麼，就要回復以前勤讀的情關：我又大膽打擾她：

「你能夠告訴我們頭上的石板上所寫的文字是什麼意思嗎？羅沃德公益學校是什麼？」
「就是你要在這裏住的這所房子。」

「他們為什麼叫他公益學校呢？他和別的學校有什麼不同嗎？」

「這一半是慈善學校；你和我，還有其餘的人，都是慈善機關養育的孩子。我料想你是個孤女罷？你的父親或母親沒有死嗎？」

「在我能夠記憶以前都死去了。」

「這裏的所有女孩，不是死了父親，就是死了母親，或者父母全死了，這里叫作公益學校，是爲着教育孤女的。」

「我們不付錢嗎？他們不收錢養活我們嗎？」

「我們自己一年付十五鎊，或者由朋友代付。」

「那爲什麼他們叫我們做慈善機關養育的孩子呢？」

「因為十五鎊不夠住宿和學費，不足的數目是由捐款補充的。」

「誰捐款呢？」

「這鄰近和倫敦的善心的人們。」

「諾米·布魯克爾哈斯忒是誰？」

「照那石板的記載說，是建築這房舍新的一部分的婦人，她的兒子監督指揮這裏的一切事。」

「爲什麼呢？」

「因為他是這機關的會計和管理人。」

「那末這房子不是那個帶着錢，說要給我們些乳酪麵包高個兒女人的了？」

「是渾泊爾女士的嗎？哦，不！我倒願意是她的：她作的事都要對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負責。我們的食物和衣服都由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買。」

「他住在這裏嗎？」

「不，離這二哩，住在一所大宅子裏。」

「他是一個好人嗎？」

「他是一個牧師，據說做了許多好事。」

「你說那個高個兒女人叫漂泊爾女士嗎？」

「是。」

「別的用員叫什麼名字呢？」

「紅面頰的叫阿塞斯女士；她照料工作，而且司剪裁——因為我們的衣服，罩衣，外套，和一切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做；矮小的黑頭髮教師是斯加契德女士；她教歷史和文法，並且聽第二班回講；披著圍巾，拿一條黃絲帶把一塊手帕繫在腰旁的，是馬丹比哀洛；她從法國的力斯列來，教法文。」

「你歡喜這些教師嗎？」

「很歡喜。」

「你歡喜那個矮小的黑教師，和馬丹——我不能照你樣讀出她的名字。」

「斯加契德女士是脾氣急躁的——你得留心不要冒犯她；馬丹比哀洛並不是壞人。」

「不曉得漂泊爾女士最好，不是嗎？」

「漂泊爾女士很好很聰明；她比其餘的人都強，因為她知道的比她們多得多。」

「你到這里好久了嗎？」

「兩年了。」

「你是一個孤女嗎？」

「我的母親死了。」

「你在這裏快樂嗎？」

「你發的問題有點太多了。現時我的回答已經夠了；我要唸書了。」

但夏在這時候，召集吃午飯的鐘聲響了；所有的人都又進了屋子。現在充滿了飯廳的氣味，並不大比早餐時我們鼻孔所享受的氣味更動食慾；午飯用兩個大的錫皮的器具盛進來，發出強烈的臭肥肉味兒的熱氣。我看見食物中含有不很好的土豆和臭肉絲，攪雜在一塊一同烹調的。從這種食物中，每個學生得到頗為豐滿的一盤。我盡力吃了我所能夠吃下的，自己心裏奇怪着是不是每天的飯都像這樣。

午飯之後，我們即刻退到教室裏暫息；功課又開始了，一直繼續到五點鐘。

下午唯一可注意的事項，是我見到和我在陽台裏談話的那個女孩，在新加契德女士的歷史班上受辱被打發走，讓她站在大教室的中央。這種懲罰在我看來是非常羞辱的，尤其對於這樣大的女孩——她看來有十三歲或十三歲以上了。我料想她要有很難過和害羞的表示；但是使我吃驚，她沒有哭，也沒有紅臉；她雖然嚴肅却還泰然的站着，成爲一切眼睛所注意的中心目標。「她怎能這樣安靜，這樣堅決的忍着這種事呢？」我自問。「我要在她的地位，

似乎我就願意地球開裂把我吞進去了。她看來彷彿在想着超出她的範圍，超出她的環境——在想着既不在她周圍，也不在她前面的東西一樣。我會經聽人說過白天做夢——她現在是在白天做夢嗎？她的眼睛釘在牆板上，但是我確信她沒有見到他——她的眼光似乎轉向內心，向她的心看下去了：我相信，她在看着她所能記憶的，而不是現在實際存在的東西。我不知道她是那類女子——善良呢，還是頑皮呢。

下午五點鐘之後不久，我們又吃一次飯。有一小帶耳杯咖啡，半片褐色麵包。我高興的吃了麵包，喝了咖啡；不過再來這末多我也會歡喜的——我仍然餓。隨後是半點鐘休息，以後又讀書；再就喝一玻璃杯水，吃一片蕎麥餅，祈禱，睡覺。這樣是我在羅沃德的第一天。

第六章

第二天和頭一天一樣開始，藉着盞燭的光亮起來穿衣服；但是今早晨我們不得不免去洗臉這一節；水缸裏的水凍了。昨晚天氣發生了變化，嚴厲的東北風從我們寢室窗子的空隙裏終夜呼嘯的吹進來，使我們在床上打抖，使得缸裏的水變成冰了。

在漫長的一點半鐘的祈禱和讀聖經未完之前，我覺得就要凍死了。早餐的時候終於到了，今早的稀飯並沒有胡，在質上可以吃，在量上却少了。我的一份似乎是多麼少呵！我願意多上一倍。

在這一天裏面，我的名字被列在第四班裏，而且給我指派了規定的工作和功課；以前我只是羅沃德諸事的旁觀者；現在我變成裏面的一個活動者了。一上來因為不慣於背誦，功課在我看來是又難又長；時常從這件事變到那件事也使我迷糊；差不多在午後三點鐘，司密斯女士拿兩碼長的棉紗衣邊，針，頂針等放在我的手裏，叫我坐在安靜的教室的一角，鑲這衣

邊的時候，我高興了。在這一點鐘裏，其餘的人也多半鬆弛；但是有一班仍然站在斯加契德女士椅子周圍讀書，因為一切都是安靜的，她們課程的內容可以聽得到，同時可以聽到每個女董怎樣辦清自己的功課，和斯加契德女士對於她們的譴責或稱讚。這是英國史的課程；在讀書的女孩中我見到我陽台裏的相識；在功課開始的時候，她站在一班之首，但是因為讀音錯誤，或不留心停頓，突然發覺到臺下他去了。就是在那樣不引人注意的地位，斯加契德女士也繼續使她成爲別人不斷注意的對象；她不斷向她說下面這樣話：

「朋斯，——這似乎是她的姓；這里用姓呼喚女孩子，就如別處用姓呼喚男孩子一樣，——朋斯，你在歪腳站着哩，趕緊把腳頭轉向外。」「朋斯，你把下頰頂不樂人意的概出來了，收縮下去。」「朋斯，我非要把頭抬起來不可；我不要你在我面前拿出那樣的態度，」等等。

一章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於是書都合起來，女孩子們受試驗。這一課包括查理第一（Charles I）朝的一部，有好些關於每噸每磅入口酒稅，軍艦設備稅的問題，多數人看來是都不難回答的；然而每個小困難一到朋斯就即刻解決了：她的記憶似乎把全課重要處都記住了，而且在每一點上都有現成的答話。我老等着斯加契德稱讚她的注意哩；但是並不如此，她突然叫道：

「你這個就靜的，不合人意的女子！你今天早晨就沒有洗乾淨你的指甲！」

朋斯沒有答話；她的沉默使我吃驚。

「爲什麼她不解釋，」我想，「她既不能洗乾淨指甲，也不能洗臉，因爲太凍，呢？」

司密斯女士想要我拿着一縷子線，這把我的注意打斷了；在縫衣綫的時候，我時時向我說話，問我以前可上過學校，問我肯不會畫符，縫紉，繡織等；一直到她不用我了爲止，我不能夠繼續觀察斯加契德女士的動作。我回到座位上的時候，她正發着一個命令，內容我沒有聽明白；但是朋斯即刻離了班，到圖書室的小內室裏去，半分鐘工夫就回來了，手裏拿着一頂一頭纏繞起來的髮條。她恭敬的行一個禮，把這不潔的東西獻了給斯加契德女士；於是她不等分說，靜靜的離開了胸，教員即刻磨厲的用這髮條在她頭上打了十二下。朋斯眼裏一團團淚也沒有；雖然我對於這種情形，懷着一種無用無能的情緒，手指打着賊，並因而停止了縫紉；她的愛思的臉面却一點也沒有改變過平常的表情。

「硬心的女子！」斯加契德女士叫；「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改正你懶惰的習慣；把條子拿走。」

朋斯服從了；當她從書室裏出來時，我細心的看着她；她正在把一條手帕放回胸口袋裏去，一粒淚滴在她消瘦的臉頰上閃耀。

晚間遊戲的時刻我想是羅沃德一天最快樂的時候；五點鐘時所喝的一口咖啡，一小塊麵包，可以恢復生機了，假如不能管飯；一天的長時間的東寬管了；教室比早晨覺得暖些——火爐許燒得更旺一點，粥類替代還沒有拿進來的餵料；微紅的薄暮，允准的吵鬧，許多聲音的紛擾，給人一種受歡迎的自由感覺。

在我看見斯加契德女士打她的學生朋斯那天晚上，我和平常一樣，沒有一個伴侶，獨自在長凳，桌子，和歡笑的人羣中徘徊，然而並不覺得孤獨，我走窗子跟前過時，時時揭閉窗幔向外看望；天紛紛的下着雪，下面的玻璃窗上已經築起一堆雪來了。把耳朵緊貼着窗子，我在屋裏的歡樂吵鬧之中，還能聽出屋外悲慘的風聲。

假如我要將近離開我的家庭，和仕黎特會親，這時候或者是我最能做的傷別的時刻罷；那風或許會傷我的心；這醒眼的混亂或許會使我我的安甯罷！但實際是，我從這兩種東西得到奇怪的興奮，而且能造吹又激昂，我願意感到得真狂，願意朦朧變成黑暗，紛擾變成大鬧。

跳過長凳，從桌子下面爬，我到了火爐跟前了；在這座高而高的鐵絲架隨着，我看見朋斯不傷聲，離開她周圍的一切，被一本書得吸引住了，這會她正藉着餘燼的朦朧光線閱讀。

「仍然是來可泣斯嗎？」我問她的身。問。

「是的，」她說，「我剛讀完。」

有過五分鐘她把書合起來。這事使我歡喜。

我想，「現在我或者可以使她談話了罷。」我靠着她旁邊在地板上坐下來。

「除了朋斯之外你還有什麼名字？」

「海爾。」

「你從離此地很遠的地方來嗎？」

「我從更偏北的地方來，完全到了蘇格蘭邊境了。」

「你還回去嗎？」

「我希望回去；但是將來的事誰也沒有把握。」

「你一定願意離開羅沃德罷？」

「不！為什麼願意離開呢？我是被送到羅沃德來受教育的；不等我達到這個目的，走開是沒有用的。」

「不過那個教員，斯加契德女士，對你是那樣殘酷呵！」

「殘酷嗎？一點也不！她嚴厲；她不歡喜我的缺點。」

「我若在你的地位，我要討厭她；我要反抗她。假如她用那根條子打我，我要從她手裏

把牠奪過來；並且當她面折斷牠。」

「大概你不會做出這種事；不過要是你做出來了的話，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要把你從這學校開除的；這對於你的親眷是很傷心的事。犯一種急躁的行爲，使壞結果影響你一切有關係的人，還不如耐心忍受只有自己覺得的疼痛；而且聖經教我們以善報惡阿。」

「但是挨打，使得站在滿是人的屋子中間，是羞辱的呵；何況你是這樣大的女孩了；我比你年紀小得多，對這個我都不能忍受。」

「不過若是你不能避免的時候，忍受就是你的義務了；命中不得不忍受的事說是不能忍受，那是微弱，胡塗。」

我驚奇的聽着她：這種忍耐學說我不明白；她對於責罰她的人所表示的寬容，我更不能了解或同情了。然而我仍然覺得，海蘭·朋斯是藉着我眼睛所不能見到的光來看世事的。我想她許對了，我許錯了；不過我不願深思這件事；我把這延遲到更方便的時期去了。

「你說你有缺點；是什麼缺點呢？在我看來你很好。」

「那末聽我說罷，不要憑外貌判斷。真像新加契德女士所說，我是懶惰的；我把東西收拾整齊的時候很少，保持整齊的時候是絕沒有的；我粗心；我記不得規則；我在應當學功課的時候念列的書；我沒有方法；而且有時像你一樣，我說我不能忍受屈服於系統的安置。這

是非常叫斯加契德女士生氣的，她天生的乾淨，守時刻，愛挑剔。」

「並且刻薄，殘酷，」我加上說；但是海爾·朋斯不承認我這個增加；她不覺聲。

「潭泊爾女士對你像斯加契德女士一樣嚴厲嗎？」

說出潭泊爾女士名字的時候，一陣溫存的微笑在她莊嚴的臉上閃過。

「潭泊爾女士滿心慈悲；對人嚴厲使她痛苦，就是對學校最壞的人也能；她看出我的過錯，溫和的把這些告訴我；我要做什麼事值得稱讚的時候，她大量的給我褒獎。我的壞天性一個強有力的明證是：就是她的那末溫和，那末合理的規勸，也沒有力量把我的缺點改正；她的稱讚，雖然我非常重視，也不能刺激我繼續細心而且周顧。」

「這可奇怪，」我說，「細心是這樣容易的事呵。」

「在你，我不懷疑是容易的。今天早晨我在你班上觀察過你了，看見你非常羞慚：米勒爾女士解釋功課給你們的時候，你的思想似乎就沒有散漫過。我的思想呢，却常常跑開；在我應當聽着斯加契德女士，並且注意的把她的所說的一切總記起來的時候，我却常常連她的聲音都聽不到；我做着一種夢。有時我想我是在諾山白蘭，我所聽到的聲音是靠近我們家，從坎泊頓流過的小河的潺潺聲；——於是輪到我回答的時候，就得把我叫醒；因為只顧聽着幻想的溪流，沒有聽到讀的東西，我就沒有現成的答語了。」

「不過你今天下午回答得不壞呵。」

「這只是偶然罷了；我們讀的東西使我感到驚呆了。今天下午，沒有夢想欲泊頓，我在奇怪一個願作正當事的人，怎麼能把事作得那麼不公平，那麼不聰明，像查理第一有時所作的一樣；而且我想，有着他那樣的廉潔、公正，他的眼光遠超不出國王的特權，是多麼可惜。假如他能夠向遠處看，看出他們所謂時代精神是怎樣趨勢！然而我歡喜查理——我敬重他——我憐惜他，可憐的被殺的國王！他的仇人最壞不過了：他們流了他們無權去流的血。他們怎麼敢殺他！」

海爾現在是向她自己談話：她忘記了我不大能夠明白她——忘記了她所討論的的題目我不知道，或者差不多不知道。我又把她提醒到我所了解的程度。

「渾泊爾女士教你的時候，你的思想發覺嗎？」

「不，實在的，不常發覺；因為渾泊爾女士總常有比我自己的思想更新的东西說，她的話特別合我意，她所給的知識總正是我所要的。」

「那末和渾泊爾女士一塊兒你就好了？」

「是的，用一種被動的方式；我並不用勁；我聽着良心裏的指示。這樣好點也沒有什麼價值。」

「很有價值：對你好的人你對她也好。我一向只希望這樣。假如人們對於殘酷不公的人若是仁厚服從，那末壞人就要爲所欲爲了；他們就總不會覺得害怕，所以他們就絕不會改，而且越來越壞了。我們要無緣無故被打的時候，我們應當很利害的回打；我準備我們應當要打得夠利害，可以教訓打我們的人永遠不再打了。」

「我希望你年歲大些的時候，轉變心腸：現在你還只是一個沒有受教的小女孩罷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海關；無論我怎樣去討他們歡喜，而他們仍然厭惡我的人，我一定也厭惡他們；不公平的懲罰我的人，我一定反抗。這和我愛那對我表示愛的人，順從的接受我覺得應受的懲罰，是同樣的自然。」

「異教徒和野蠻種族主張這種道理，基督徒和文明民族却不承認。」

「怎樣呢？我不明白。」

「最能克服憎惡的不是暴力——最能醫治損害的也不是復仇。」

「那末是什麼呢？」

「讀新約，看基督說什麼，看他怎樣做；拿他的話做你的規律，拿他的行爲做你的榜樣。」

「他說什麼？」

「愛你的仇人；詛咒你們的，替他們祝福；憎惡你們，毒待你們的，對他們做好事。」
「那末我應當愛里德太太了，這個我做不到；我應當祝福她的兒子約翰了，這個不可能

海蘭·賈斯轉過來請我解釋，我就用自己的方式，將我吃苦懷恨的故事吐露出來了。與舊時刻毒凶悍，我就毫不留情，毫不緩和口氣，照我所感覺的說出了。

海蘭耐心聽我講到底；我料想她要發一句批評的，但是她沒有說什麼話。

「請問，」我不耐煩的說，「里德太太不是一個硬心腸的壞女人嗎？」

「無疑的，她對你不好；你知道，這是因為她不歡喜你這樣性情，如同斯加契德不歡喜我的一樣；不過她所做所說的事你都記得多麼詳盡呵！她的不公平似乎在你心上留下多麼深的印象呵！沒有什麼虐待在我感情上這樣留下痕跡來。你要是盡力忘去她的嚴厲，忘去她所引起的熱烈情緒，你不會快樂些嗎？生活在我看來是太短了，要是只消費在懷恨記仇上面的話。在現世中，我們都是，而且一定是背滿過錯的；但是時機不久就聚來了，這時：我相傳，在棄却我們可厭壞的身體時，也就把這些過錯棄却了；這時墮落和罪過就和這累贅的身體一塊兒離開我們了，只有靈光存在，——即是無形體的光與思想的元質，統和離開造物者，來賦萬物以生命的時候一般純潔；這靈光從什麼地方來，還回到什麼地方去；或者再賦給比

人更高的有生物，——或者經過層層漸進的榮耀，從黯然無光的人類靈魂，發揚到上等天使！誰不會發靈光從人墮落到魔鬼嗎？不會；我不相信會有這事；我有另外一種信條：這沒有人敢我，我也不大提到；但是我歡喜這信條，我最守這信條；因為牠使一切有希望；使永劫成爲一種安息——一種出凡的家室，不是一種深淵和恐怖。而且懷有這種信條，我能將罪人和他的罪行區別得清清楚楚；我能真誠的對「罪行」憎恨，而對「罪人」加以寬恕；懷有這種信條，復仇絕不擾亂我的心，痛苦絕不使我深惡痛絕；不爲平也絕不壓抑我過火；我泰然的生活，期待着末日。」

海蘭的常常低垂的頭，在她說完這句話時更爲低垂下去了。我從她的神氣看出，她不願再和我講話，却更願和她自己的思想交談了。不過，沒有許多時間來供深思：不久就有一個班長——粗魯的大女孩——走到廳前來，用剛強的大聲（Candorland）的語音叫道：

「海蘭·朋斯，你要不就去把你的草履脫掉麼？把活計記起來，我就要去告訴斯加契德女士來看一看！」

海蘭在她幻想逃避的時候嘆口氣，於是她……，聽從班長——沒有答語，也沒有延遲。

第七章

在羅沃德的第一季，彷彿就同一個時代一樣。而且不是黃金時代；這包括着厭倦的與艱苦奮鬥，以及使自己慣於新規律和未慣的工作。害怕在這些地方失敗，比命運中物質的辛苦更擾索我，雖然物質的辛苦真並不是小事。

在一月，二月，和三月的一部份時間中，先是深的積雪，以後是雪的融化，和幾乎不能通行的路，使我們除了的禮拜堂之外，不能在花園牆外走動；但是在牆的界限以內，我們每天必得在霧天中過一晷刻。我們的衣服不足以禦嚴寒；我們沒有長統靴，雪綉弄到我們鞋裏融化了；我們沒有帶手套的手都麻木了，而且滿是凍瘡，腳上也是這樣；我很記得爲了這種原因我每晚所受的苦惱，當脚發熱的時候，認得這是將腫疼僵硬的腳趾放進鞋裏的痛苦。食物供給的不足也是傷心的；有着正生長的兒輩的食慾，我們的食物連養活一個衰弱的病人也不大夠。從這種滿養物的不足養成了一種惡習，這很利害的壓迫着年紀小的學生；年紀大的儼

女孩一有機會，她們就誘哄或威嚇小女孩子分出她們的口糧。我和兩個要素者分食在吃茶時分散的一口寶貴的棧色麵包，已經有好多次了；而且將我杯子裏的咖啡向第三人對分了之後，一邊暗自流淚——被餓的迫切所逼出的淚——將所餘的嚥下了。

在冬季，星期天是個無聊的日子。我們不得不走二哩路到布魯克爾橋教堂去，我們的保護人是在那裏說教的。我們起身時就冷，到教堂時更冷了；做早禮拜的時候，我們幾乎癱了。回去吃午飯是太遲了，一份冷肉和麵包在早晨和下午的禮拜之中分散給大家，分量是和平常在寒裏吃飯時一樣慳吝的。

下午的禮拜完了的時候，我們從一條無遮擋的山路回去，嚴酷的冬風，從一排雪峯上向北刮來，幾乎剝去我們臉上的皮。

我總記得渾泊爾女士顧着我們垂頭喪氣的行跡輕輕而且迅速的行走，她的袂寒風吹動の方格布外衣緊緊裹在身上，以身作則的鼓勵着我們振起精神，向前進行，如她所說，「像勇猛的兵士一樣。」其他的教師，可憐的人們呵，自己都已太搨輿了，不能從事使別人歡快的工作了。

我們回到家裏的時候，何等渴望着熊熊爐火的光與熱呵！但是至少在小女孩這是得不到的；教室裏的每個爐子即刻都被兩排大女孩子圍住了，小女孩在她們後面成羣的擁擠着，將

凍壞的胳膊塞在胸巾裏面。

吃茶時有點小小的安慰，就是麵包加倍了——是一整片而不是半片了——並且加給薄薄的一小塊合口的黃油：這是我們一星期一星期期特着的七天一次的享受。我總想法把這恩施的點心留一半自己用；但是其餘的我總一定非分給別人不可。

星期天的晚間總用來書誦教堂的教義問答，馬太福音第五，六，七章；和聽米勒爾女士所讀的長篇說教，她的制止不住的呵欠證明了她的疲勞。在這些事情之間，時常總有半打小女孩扮演猶推古（Euthyros）^①，她們給磕睡制服了，不從第三層樓也從第四排凳上摔下來，扶起來時半死了。要圖救濟，只有把她們送到琴室當中去，勉強她們站在那裏，一直到說教完了的時候。有時候她們的腿支持不住，就捧作一團；於是只得用班長的高凳把她們支持起來。

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來學校的寧我還沒有提到過；其實這位先生在我到後的第二個月中多半都沒有在家；或者他還滯留在他的朋友副主教那裏罷；他不在家對於我是一種慰藉。用不看說我有我自己的理由害怕他來；但是他終於來了。

有一天下午（我到羅沃德已經三個星期了），我手裏拿着

三頁一頁繁分數圖

① 猶推古是在保羅說教，打瞌睡跌死的人，見新約使徒行傳第二十章十九？

的時候，眼睛出神的拾向窗子，見到一個人形正從那裏經過：我幾乎本能的想

斷來了；而且在兩分鐘後，全學校，教師都在內，全體站成隊，這時

可以

確定他們這樣作是歡迎誰進來。長長的步履從教室中走過

自當走來，站在草

特訪德禮上那條帶着惡兆，怒目着我的黑柱，現

日長勇了。我對這一塊地確側目

着望。是爾，我對了：這正是布魯克爾哈爾威先生，他外邊緊緊扣着，看來比以前更長，更瘦，更古怪了。

對於這個怪物害怕，我自有的理由：里德太太說我的天性等等所給的不實的暗示，在魯克爾哈爾威答應把我的那天在報告潭泊爾女士和其他教師，我都太記得了。我老是害怕他實行這應許，——我天天看着這個「就要到來的」人，他關於我過去生活談話的消息，就要永遠注定我是一個好孩子：現在他來到這裏了。

他站在潭泊爾女士身旁：他在對着她耳朵低聲說話；我相信他是在談論我的壞處。我苦痛的焦心看着她的眼睛，時時料想她的黑眼珠裏面我當惡而且鄙夷的看視。我也在聽着；這是我坐在屋內浩，他說的話我多半都聽到了：話的內容把我目前的害怕解除了。

「潭泊爾女士，我想我在勞頓實的邊可以用罷；我突然想到這種邊正合作棉布女襯衫用，我也挑了合用的針。你可以告訴司密斯女士，我忘記了把鐵補針閣下一個條子，不過下具

期就可以送給她的；她無論如何一次只能給每個學生一根針；多給她們就容易不留心丟去了。哦，女士！我願意把毛線織好好照料一下！——我上次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到菜園子裏去，看看繩上晒曬的衣服；有好多黑長纒都沒有補好；從破洞的大小看來，我相信沒有時時好好補綴。」

他停住了。

「先生，我們要依照你的指導作，」潭泊爾女士說。

「女士，」她接着說，「洗衣婦告訴我有些女孩一星期裏用兩個乾澀刷飾，這太多了，規則只限定她們用一個。」

「先生，我懇請這件事情我可以解釋。上星期四安尼爾和加特爾，她們癩癩，被刺和幾個朋友在勞頓茶會，我允許她們在這時候穿乾淨刷飾。」

布魯克爾格萊斯先生微點點頭。

「一次制可以隨時去了；不過請不要使這誤事情常常發生。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吃驚；和管理人算賬的時候，燕宜甜在過去兩星期裏，給學生吃了兩次麵包乾酪的點心。這是怎麼回事？我翻看規條，並沒有找出提到點心。誰創的這個新例？而且有什麼根據呢？」

「先生，我負責，」潭泊爾女士回答：「早飯前他帶着光頭，學生前道說不

夠吃；我不敢讓她們一直餓到吃午飯的時候。」

「女士，給我一會工夫。你可明白我養育這些女孩子的計劃不是要她們弄成奢侈放縱的習慣，却是要使她們吃苦，忍耐，克己。要有什麼偶然的口腹的小失望發生，例如一餐飯作壞了呀，一盤菜沒炒好或炒過了呀，不應當補充上比失去的更好的東西來抵消這樣事，使身體得飽足，把這機關的目的忽略過去了；應當利用這種事，鼓勵學生在暫時的缺乏下面顯出勇氣，來薰陶她們的精神。遇到這樣機會短篇講演並不是不合時宜的，聰明的師就會利用這樣機會提到原始基督徒的苦楚；提到殉教者的痛苦；提到我們受祝福的主的訓戒，他叫門徒拿起十字架跟隨他呢；提到他的警告，說人不僅靠麵包，却靠上帝口中所說出的每句話生活；提到他的神聖的安慰：「假如你們爲我忍渴受餓，那你們是幸福了。」哦，女士，你把麵包，乾酪，而不把胡粥放進這些孩子嘴裏的時候，你確實餵飽了她們下賤的身體，但是你沒大想到你怎樣餓了她們不朽的靈魂呵！」

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又停住了——或者給感情壓服了罷。在他開始向她說話的時候，潭泊爾女士是向下看着的；這時她却筆直的向前凝視着，她的臉面天然就像大理石一般蒼白，這一來似乎也拿出那種石頭的冷然與堅定了；尤其是她的嘴，緊閉着彷彿要用雕刻家的鑿子來開一樣，她的眉頭漸漸顯出堅定的嚴厲。

這時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手背放在後面在爐子上站着，莊嚴的察看着全校的人。突然他的眼睛瞬了一下，彷彿有什麼東西不是眩迷就是驚擾了他的瞳人一樣；轉過身去，他用比一向所用的更快的語音說過：

「潭泊爾女士。潭泊爾女士，那個鬚髮的女孩叫什——叫什麼呀？紅頭髮，女士，鬚髮，滿頭鬚髮的？」他伸開手杖，指着那可怕的對象，這樣作時他的手抖抖着。

「那是居里亞。西凡恩，」潭泊爾女士非常安靜的回答。

「居里亞·西凡恩呀，女士！她，或者別的人，爲什麼要留鬚髮？她爲什麼反抗這里一切的教訓和成規，在一個福音的慈善機關裏，公然的隨從世俗，在頭髮上留着一團鬚髮呢？」

「居里亞是天生的鬚髮，」潭泊爾女士更爲安靜的回答。

「天生的！是呀，但是我們不能依照天然；我願意這些女孩是受神恩的孩子。再說爲什麼頭髮要留那末多呢？我一再提到過，我希望頭髮要規矩規矩，樸樸素素的梳起來。潭泊爾女士，那個女孩的頭髮要完全剪掉；明天我要叫一個理髮匠到這裏來；而且我見到其他女孩頭髮也大緊要——那個高女孩，告訴她轉過身來。告訴第一排凳上的人都站起來，臉向着牆。」

潭泊爾女士拿手帕從嘴唇上拭過，彷彿要掩去唇上不由自主的歡笑一樣；不過她還是把這命令發出了，一班學生聽懂要她們做什麼的時候，她們服從了。在凳上做做向後側一個身子，我可以見到她們用來批評這調劑的顏色和鬼臉；可惜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不能也見到；否則他或者會覺得，對於杯棹的外面無論他可以怎麼辦，內面却遠不是如他想像般可以干預的。

他對這些活潑脾的裏面測看了五分鐘，於是發出判詞來。這話像鈴鐺的聲音一樣發出：

「頂髻都得剪下來。」

潭泊爾女士似乎爭辯。

「女士，」他繼續說，「我有一個主人要侍候，他的王國不是屬於這個世界的；我的任務是要在這些女孩身上遏抑肉體的慾望；教導她們要寡淡泊知羞，不是要留鬚髮和穿貴重的衣服；我們眼前這些年青人，每人都拿一把頭髮編成髮辮，這只有浮華使得這樣；這些，我再說一次，必須剪掉；想想費去的時間，想想——」

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說到這裏被打斷了；另外三個女客人進到屋裏來。她們應當早來一些時，聽聽那對於衣服の説詞，因為她們關心的穿着天鵝絨，綢緞，和皮衣。三人中兩個年

青的人（十六和十七歲的漂亮女子）帶着灰色海獺帽，那時候正時新，帶着鴉鳥毛，而且從這精雅的帽邊下面，垂下許多輕鬆的編髮，髮得頂講究；年長的婦人披着一條貴重的天鵝絨圍巾，邊上鑲着鼯鼠皮，她還戴着法國的前面假髮。

這些婦人是布魯克爾哈斯忒夫人和她的兩位小姐，潭泊爾女士恭敬的接待她們，並且把她們引到屋上邊的上座。她們似乎是和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一同坐馬車來的，在他和管事人辦理事務，詢問洗衣婦，教訓監督的時候，她們詳詳盡盡的查看樓上的屋子。她們現在向司密斯女士——她負照管禮衣和檢查宿舍的責任——發出些批評和指責；但是我沒有時間去聽她們所說的話；別的事情引走而且吸引住我的注意了。

到這時為止，我一方面記取着潭泊爾女士和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的談話，同時也留心保持自己的安全；這我想只要能不給人看見就可以行了。爲了這種目的，我在凳上方向後坐，而且在似乎忙着算數的時候，我這樣拿着石板，使得籠把我的臉遮住；我或許可以逃開人家注意了，若不是奸詐的石板偶而從我手裏滑脫，嘩啦一聲掉下去，即刻使每人眼睛都注視着我。我知道現在一切都完了，在我彎身拾兩塊破石板的時候，我集起所有力量等待最壞的事。

壞事來了。

『粗心的女孩！』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說，緊接着又說道：『我看是那個新學生罷。』

我還沒有吸氣，他又說道，「我得記住，關於她我有話要說。」於是高聲說起來：在我覺得聲音是何等高啊！「打破石板的孩子向前來！」

我自己是動不了的。我已經癱了；但是坐在我兩旁的大女孩，扶持我站起來，並且推我到可怕的最判官跟前，於是那泊爾女士輕輕扶着我一直走到他跟前，我聽到她低聲的勸告：

「不要害怕，債，我看這是偶然發生的事；你不會挨罰的。」

這仁慈的低語像劍刺進我的心。

「再過一會她就要認爲我是偽善的人，看不起我了，」我想；爲了這種信念，對於里德，布魯克爾哈斯等人的憤怒行動，就在我的脈膊中跳躍。我可不是海爾·別斯。

「把那個凳子拿來，」布魯克爾哈斯先生說，指着一位班長剛從上面起來的高凳子：「把這孩子放在上面。」

我被放在那裏了，誰放的我不知道；我所處的情況使我來不及注意瑣事；我只明白她們把我舉到和布魯克爾哈斯先生的鼻子一樣高，他離我一碼以內遠，前面是一片織錦的橘色和紫色的皮裘，和二盞銀色的羽毛在我下面鋪張擺動。

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吃吃的說話了。

「小姐太太，」他轉向他的家人說：「麗泊爾女士，諸位教師，孩子們，你們都看見這小孩子嗎？」

自然她們都看見了；因為我覺得她們的眼睛像取火鏡一樣轉向我燒焦的皮膚。

「你們看她還年幼；你們看她有普通兒童時期的人形；上帝將他給與我們一切人的形像也慈悲的賦給她了；沒有什麼異常的畸形指出她是一個特別的人。誰會想到魔鬼已經在她身上找到一個代理人和奴僕了呢？然而我說來痛心，情形正是這樣呵。」

「停息——在停息中我使我癱瘓的神經穩定，而且覺得大勢已決定；覺得這審判不能再躲避，却要堅決的承當了。」

「親愛的孩子們，」黑大理石的牧師動情的繼續說，「這是一件傷心難受的事；因為我有責任要警告你們，這個女孩原可以成爲上帝自己的羔羊的，却是一個被逐出的人；不是真正羔羊中的一分子，却是一個闖入者，陌生人。你們一定要防備着她；你們一定要避開她這種榜樣；若是必要的話，避免和她在一塊，不讓她加入你們的遊戲，不要和她談話。諸位教師，你們必得監視她；注視她的行動，秤量她的說話，細細察看她的動作，懲罰她的身體，來救她的靈魂；但願這種得救是可能的，因爲（說這話的時候我的舌頭打滯）這個女孩，這

個孩子，這個基督教國家的士著，比許多向梵天（*Brahma*）祈禱，萬靈得梵天（*Indra*）*manu*）前下跪的小異教徒還壞——這個女孩是——一個說謊人！」

到這裡停了十分鐘，這時候我已經完全恢復了自己的心智，看見三位布魯克爾哈斯忒家的女性都拿出手帕，放到眼睛上，年長的婦人前後搖動，年青的輕聲說道：「多可惡！」

「這是我從她的女恩人聽來的；從在孤苦的情況中救護她，作為自己的女兒來養育的那位虔誠慈善的婦人聽來的，這個不幸的女孩拿這種壞論，這樣可怕的忘恩負義來報答她的仁慈和慷慨，最後她的絕好的女恩人不得不把她和自己的孩子分開，恐怕她的壞樣沾染了他們的純潔；把她送到這里來醫治，如同古時猶太人把他們的病人送到提爾的畢士大池^①一樣；諸位教師，監督，我請求你們不讓她周圍的水停滯。」

說着這樣高尚優美的結論，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一面收拾着外衣最上面的鈕子，向他家人低聲說了些什麼，她們站起來，又向波泊爾女士鞠了躬，於是這些大人物就從屋裏莊嚴的起身走了。在門跟前轉過身來，我的審判官說道：

「讓她在那個凳子上再站半點鐘，在今天其餘的時候不要讓一個人和她說話。」

①畢士大（*Bethesda*）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池子，時有天使攪動池水，病人在攪動後首先去者可得痊愈，見約翰福音五章二至四節。下言其藥水停滯，即據此喻要醫治簡。愛毛病的意思。——譯者。

於是我就高高的在那裏站着；我曾經說過，用腳在教堂中站着這差辱我都受不住，現在却擺在可恥的脚台上面，給大家觀看了。我的感覺怎樣，沒有文字可以形容；但是正在這些感覺湧起，窒閉我的呼吸，收縮我的咽喉的時候，一個女孩走到我跟前又從我身旁過去；走過的時候，她抬起眼睛來。眼睛裏有着何等奇異的光輝呵！這光輝給我一種何等出常的感覺呵！新的感情怎樣振作我的精神呵！彷彿是一個殉教者，一個英雄，從一個奴隸或受難者身旁走過，在走過時賜予了力量。我克制住正起來的歇斯特里，抬起頭，穩穩的在凳子上站住。海蘭·朋斯向司密斯女士問功課上幾個不重要的問題，爲問題的不重要挨了罵，回自己本位又從我旁邊經過的時候，對我微笑。怎樣的微笑呵！現在我忘記這微笑，知道這是絕智和真勇的流露；這像天使臉面上的反光一樣，使她的特殊的容貌，她的消瘦的臉面，她的沉陷下去的灰眼，都發出光輝。然而在這時刻，海蘭·朋斯的胳膊上正戴着一不整潔的標記；不到一點鐘之前，我聽到斯加契德女士罰她明天午飯只吃麵包和白水，因為在抄錄時塗抹了一個練習。不完全的人性是這樣的！在最乾淨的行星面上也有這樣的斑點；像斯加契德女士的眼睛，只能夠看見這些細小的缺陷，對於這行星的整體的輝煌却是盲目的。

第八章

這半個鐘頭還沒有完，鐘就打五點了；散學了，所有的人都到飯廳吃茶去了。這時我大膽下來了；天已經深黑；我退到一角，在地板上坐下來。支持我到現在的魔力開始消散了；反動發生了，不久，捉住我的悲痛是這樣壓迫人，我臉貼着地爬下去。這時我哭了；海蘭·朋斯不在這裏；沒有什麼扶助我；剩下我自己，我就拋開約束了，於是我的眼淚就濕了地板。我心裏原要在羅沃德成爲善良，做許多的事；交許多的朋友，得到恭敬，得到愛。我已經有了可以見到的進步了；米勒爾女士熱烈的稱讚我；潭泊爾女士微笑讚許；她答應教我繪畫，讓我學法文，若是我再同樣進步兩個月；那末我就可以被同學們善待，被和我同年齡的同學認爲同等的人，不再被任何人所擾惱了；可是現在我又被壓倒，被踐踏了；我可以再起來嗎？

「絕不會，」我想；我滿心想死。正在用斷斷續續的語音哭出這個志願的時候，有人走



這我：我吃驚的朝上看——靠近我的又是海蘭·朋斯；漸漸的火正顯出她在這長而空的屋裏走來；她拿來我的咖啡和麵包。

「來，吃點東西，」她說；但是我都給推開了，覺得彷彿一滴咖啡，或一小片麵包，在我現在的情況中都可以把我哽死的。海蘭注視着我，或者不免驚異罷；現在我不能減低我的激動，雖然我盡力這樣作；我繼續高聲哭。她牽我跟前在地上坐下來，用胳膊抱住膝頭，頭放在上面；拿出這樣態度，她像一個印度人一樣沈默着；我首先說話：

「海蘭，爲什麼你和一個人人相信專門撒謊的女孩在一塊兒呢？」

「人人嗎，簡？唔，只有八十個人聽到人這樣叫你，世界上却有千百萬的人哩。」

「不過千百萬人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知道，這八十個人是看不起我的。」

「簡，你錯了；這學校裏或者沒有一個人看不起你或者不歡喜你；我準信有許多人很可憐你。」

「在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說過了話之後，她們怎能可憐我呢？」

「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並不是一個神；他是一個偉大的被人敬佩的人也不是；他在這裏不大得人歡喜；他採取的步驟都不是使人歡喜他的。若是他把你看作一個他特別歡喜的人，那你周圍倒要都是明裏暗裏的仇人了；現在這樣，她們要是敢的時候，大多數人是要對你同

整的。教師和學生們許要冷眼看你一兩天，但是她們必裏面隱藏着友情。若是你堅決的好好做，這些感情因爲暫時的壓抑不久就要更明白的顯出來。而且，簡——」她停止了。

「喔，海蘭？」我說，把手放在她的手裏：她輕輕磨擦我的手指使他們溫暖，並且繼續說：

「假如全世界都厭惡你，相信你是壞人，可是你自己的良心贊成你，使你免除罪過，那你就不會沒有朋友。」

「不；我知道我會想我自己好；但這並不夠；假如別人不愛我，我寧願死不願活——孤獨而且被人厭惡我受不了，海蘭。注意：要從你，或從譚泊爾女士，或從我真正愛的人得到誠心的愛，就是將臂骨折了，讓牛把我扔下牽；或者站在陽人的馬後面，讓箭用蹄子踢我的胸日，我也願意忍受——」

「不要做聲，簡！你太重視別人的愛了；你太任性，太熱烈了；創造了你的身軀，並且放進生命去的那至尊的手，除了你微弱的自我，或者像你一樣微弱的生物之外，也給你預備了其他的東西。除開這個世界，除開人類，還有一個不可見的世界，一個靈的王國；這個世界是迴繞着我們的，因爲他是無處不在的；這些靈注視着我們，因爲他們有保護我們的任務；假如我們在痛苦和羞辱中死去，輕侮從各方面侵蝕我們，憎惡壓倒我們，天使們都看見我

們的苦楚，並承認我們的無辜（假如我們是無辜的話；因為我知道，對於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從里德太太間接聽詞，又無方面誇張的說出來的罪狀，你是無辜的；因為我在我誠懇的眼睛裏，和乾淨的前額上，看出一種真誠的天性來）。而且上帝等待着我們與肉分離的時候，給我們一種完全的報酬。在生命這樣短促的就過去，而死亡準是到幸福，到榮耀的入口的時候，我們為什麼要給不幸壓倒，消沉下去呢？」

我沉默着；海蘭使我安靜下來了；但是在她所給的恬靜中，纔難有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她說話時我感到一種悲哀，但是我說不了牠來自何處；說完話時，她呼吸有些短促，短短的咳嗽一聲，我即刻忘去了自己的悲哀，暗暗的關心她起來了。

頭放在海蘭肩上，我用胳膊抱住她的腰；她把我拉向她，我們默默的安息着。我們這樣坐了不久，另外一個人走進來。幾片濃雲，被新起的風刮跑，使月亮露出來；月光從跟前的窗子透進，整個照着我們和走近來的人形，使我們即刻認出來是潭泊爾女士。

「我特意來找你，簡·愛，」她說；「我要你到我屋裏去；海蘭·朋斯既然和你在一塊兒，她也可以來。」

我們去了；隨着監督的引導，我們穿過幾個難找的過道，上了一個樓梯，才到了她的屋子；裏面生着很好的火，看森倒舒服。潭泊爾女士叫海蘭·朋斯在爐火一邊的一個矮扶手椅

上坐下，她自己坐在另外一張椅上，叫我到她身旁。

「一切都過去了嗎？」她問，向下看着我的臉。「你把悲哀哭去了嗎？」

「我怕永遠也做不到。」

「爲什麼？」

「因爲我錯被人罵了；女士，你和其他一切人，都要以爲我壞了。」

「你自己證明你怎樣，我們就怎樣看你，孩子。繼續照一個好孩子樣子做事，你就使我滿意了。」

「我會使你滿意嗎，潭泊爾女士？」

「你會的，」她說，用胳膊繞着我。「現在你告訴我罷，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說是你的女恩人的那位婦人是誰？」

「里德太太，我舅舅的妻子。我舅舅死了，他讓她照料我。」

「那末她不是自動收留你了？」

「不是，女士；做這件事不是她樂意的；但是我時常聽用人們說，我舅父在死前使她答應下來要養活我。」

「那末，簡，你是知道的，至少我要告訴你，一個罪人在被告的時候，總要允許他

說話替自己辯護。你被人加上虛假的罪名；向我盡力替自己辯護罷。你記憶認爲真確的事你都給說出來；不過不要加添，也不要誇張。」

我在心的深處決定了，我要極力不過度，極力準確；——於是思想幾分鐘，把我要說的話有聯絡的步排起來，我就將我愛傷的童年故事全告訴她了。情緒使我疲倦無力，在發揮這愛傷的題旨的時候，我的語言比通常要柔和；而且留心着海蘭關於任情憎惡的警戒，我在敘述中比普通也少放進些憎恨和苦楚。簡單又不過火，這故事顯得更爲可憐；我敘述着的時候，我覺得潭泊爾女士完全相信我。

在敘述故事之中，我提到李渥德先生在病後來看我；因爲在我看來是可怕的那紅房內的一段事，我絕忘不掉；在細述這件事時，我的激昂實在有些要突破界限了；因爲里德太太藐視我的熱烈的求饒，第二次把我鎖在黑而鬧鬼的屋裏時，抓住我心的那苦惱的癢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它在我的記憶中柔和。

我說完了；潭泊爾女士默默看了我幾分鐘；於是她說道：

「我有些認識李渥德先生；我要寫信給他的；假如他的回答和你的敘述相合，那就當衆免除你一切的罪狀；在我，簡，你現在就沒有罪了。」

她親吻我，讓我仍然在她旁邊，（我是滿心願意站在那裏的，因爲默默看着她的臉面，

她的衣服，她的一兩件裝飾，她的白的繡額，她的一叢蓬閃光的髮髮，和那亮的黑眼瞳，我得到一種兒童的歡樂！她繼續向海蘭·朋斯說話：

「今晚你怎樣，海蘭？你今天咳嗽得利害嗎？」

「我想不算十分利害，女士。」

「胸口上疼痛呢？」

「稍微好一點。」

澤泊爾女士站起來，拿起她的手，試她的脈；於是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她坐下時，我聽到她輕輕嘆氣。她沉思了幾分鐘，於是站起來，歡快的說道：

「你們兩個今晚是我的客人；我得像待客似的款待你們。」她接鈴。

「巴巴拉，」她向應鈴的僕人說，「我還沒有用茶哩；把茶盤拿來，也給這兩位小姐預備杯子。」

茶盤不久就拿來了。磁杯和明亮的茶壺，放在火爐前的小圓桌上，在我的眼睛裏看來是多末美麗呵！飲料的氣和餅麵包的味是多末香呵！不過我看見餅麵包非常少（因為我正覺得餓了）便有點不高興，澤泊爾女士也看出了。

「巴巴拉，」她說，「你不能再拿一點麵包黃油來嗎？這不夠三個人吃的。」

巴巴拉出去，一會兒就回來了：

「女士，哈登太太說，她已經照平常的勞務送過來了。」

說明一下，哈登太太是管家人：是一個頗從容魯克爾哈斯威先生心意，同樣嚴厲無常的女人。

「好罷！」渾泊爾女士回答：「我想我不夠也足夠了罷，巴巴拉。」當這女孩退去了的時候，微笑着加上說：「幸而這次我還有方把不夠的補足。」

她請薄爾和我走近桌子，在我們一人面前放下一杯茶，和一片好吃但卻薄薄的烤麵包之後，她又站起來，打開一個抽屜的鎖，從裏面拿出一個紙包，立刻在我們眼前露出一塊大的香子餅。

「我原意要把這給你們每人一些帶走的，」她說，「但是只有這一點烤麵包，你們不得不現在就吃了，」於是她就用慷慨的手把這餅切成片子。

我們那晚上曾用他做過要感嘆了一樣。而且這娛樂中也有着可以怪說的愉快，就是我們女士人用來帶我們的那過意的優美，當我們在她大量供給我們的精美食物來滿足自己受餓的食慾的時候。

茶吃過了，幾十年去，……我們……

海蘭談起話來了，聽她們這樣談話，實在是一種特別有益的事。

潭泊爾女士在神氣上總有些泰然自如，在態度上總有些莊嚴，在語言上總有些文雅的禮貌，這使她不至於激昂，興奮，暴躁；這使看她和聽她的人的歡喜，被一種約束的敬畏感所淨化；我這時的感情就是這樣的；對於海蘭·朋斯呢，我却是驚奇。

振作精神的食物，明亮的火，她所愛的女教師的豐彩和仁慈，或者勝過這些，她自己奇特的心裏的一種東西，引起她內心的力量來。這些力量覺醒了，燃着了：一上來他們在面頰——直到這時我總看見是無血而且蒼白——的輝煌顏色中發紅；於是在她眼睛的流動的光澤中閃耀，她的眼睛突然得到一種美，比潭泊爾女士的更為特別——這不是麗色，不是長睫毛，也不是畫眉的美，却是有意義，有活動，發光輝的美。於是她的精神來到嘴唇，話流露出來了，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却不知道。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能夠有這樣寬廣，這樣有力的心，容納這純潔的，充實的，誠懇的，滔滔的言詞嗎？在我認為是可紀念的晚上，海蘭的談話正有這種特色；她的精神似乎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急忙着要過許多人在長期生存中所過的同樣豐富的生活。

她們談論我沒有聽到過的事；談論過去的時代和民族；談論遼遠的國度；談論被發現的或猜想的自然中的神祕；她們談論書，她們讀了好多書呵！她們有何等豐富的知識呵！她們

對於法國的名字和法國的作者似乎很熟悉；然而使我的驚異達到極點的，却是在渾泊爾女士問她是否抽點工夫溫習她父親教給她的拉丁文，於是從架上拿下一本書，叫她讀解一頁魏吉爾的時候；海蘭聽從了，每讀一行，我的崇敬心就隨着增長。她還沒有讀完，就寢的鐘聲就響了！這是不准延遲的；渾泊爾女士擁抱我們兩人，在把我們向她心前拉攏的時候說道：

「上帝祝福你們，我的孩子！」

她抱海蘭比抱我的時間長；她更不願讓她走開；她的眼睛隨着海蘭到門跟前；爲了她，她第二次嘆了一口傷心的氣；爲了她，她從面頰上拭去一滴眼淚。

到寢室的時候，我們聽到斯加契德女士的聲音；她正在檢查抽屜；她剛好把海蘭·朋斯的抽屜拉開了，我們進去時海蘭就遭了一頓痛責，並且聽說明天要拿半打不潔的東西釘在她的屑上。

「我的東西實在亂得可羞，」海蘭低聲向我訴說：「我原想整理的，但是忘記了。」

第二天早晨，斯加契德女士在一片厚紙上清清楚楚地寫上「訛騙」字樣把牠像符一般縛在海蘭的寬大，溫和，聰明，而且慈祥的前額上。她把這一直戴到曉間，忍耐着並不懷恨，認爲是一種應得的懲罰。斯加契德女士上過下午的班一走，我就跑到海蘭跟前，把厚紙扯下

，被烈火燒；她所不能發的憤怒的聲天在我的靈魂裏燃燒，而且大而熱的淚珠，不斷燙着我的面頰；看見她傷心的忍從，使我心裏有一種受不住的痛苦。

在上面說的事情差不多一星期之後，給李澤德先生寫信的溫泊爾女士接到他的回信了；他說的話和我的敘述相合。溫泊爾女士把全校人集會起來。當衆宣布關於簡的愛的罪狀調查過了，她在高興齊聲朗誦。愛沒有一點過錯。教師們和我握手，親吻我，我的一排一排同同伴中傳遞着快樂的祇語。

這樣免除了一種悲傷的負擔，我從那時起重新工作起來，決心從一切困難中向前邁步；我極力工作，我的成功也和我的努力成比例；我記憶原來不好，因為實習改進了；練習使我變得敏捷了；在不到幾禮拜中我就升了一班；不到兩月，就准我學英文和繪畫了。在暑假的一天真學了動詞的用法。的頭兩個時間，畫了一個小茅屋（順便記一下，牆頭比歪斜的屋頂）（一）塔的牆畫得還要歪斜。（二）那一晚上床睡覺的時候，平常我愛拿來滿足我內心渴望的，那種畫餅充飢的烤土豆或白麵包和鮮牛奶的晚餐，我忘記在想像中預備了；我却拿我暗中見到的空幻的畫景來作盛宴。這些都是我親手畫的作品。隨意用鉛筆畫的房舍和樹木，有畫心的岩石和巖壘，燭普式（二）似的晚餐，和蝴蝶在未吐苞的玫瑰上飛舞，鳥雀啄食成熟的漿果，蔥白裝着珍珠似的卵，四周有藤葛嫩枝纏繞的像葡萄這頸東西的可愛畫圖。馬丹比寫信

那天給我看的「大法國的小故事書，我怎麼讀也讀不來的給翻譯過來，這事我也在思想中考量過了。這問題並沒有解決過我意，我就舒服地睡着了。

所羅門(三)說得好：『有富愛的以草作鞋，比尋常做的麥穗的肥牛還要強。』現在我不願拿特勤德和那裏的日常奢侈品，來替換沃德和他一切的缺乏了。

(一) 見斜答在旁大司託司加尼。

(二) Ouzd (And. 9, 166-91) 荷蘭麥茶，善於動物和風景。

(三) Solomon (聖元節 570-51) 以色列王。以智慧著名。

第九章

但是羅沃德的窘乏，或甯說是艱辛，減少了。春天漸漸來到；實在軸已經來了；冬天的嚴寒已經停止；雪融化，割人皮膚的風也好些了。我的可憐的腳，給一月的嚴寒空氣凍得脫皮腫跛，在四月的比較溫和的氣息之下，開始痊愈消腫了；早晚不再用加拿大的溫度把我們血管裏的血都凍住；遊戲時間在園子裏現在我們可以受得住了；有時在晴朗的天氣，溫度甚至使人歡欣愉快，那些褐色的花床上的新生的綠色，一天天深濃起來，暗示出這種思想：希望夜間在這些花床上經過，每早留下她的更光明的腳印。花從葉間露出；雪花，番紅花，紫色的櫻草花，和金眼的如意花。星期四下午（半假日）我們都要散步去，看見路旁籬下開着更可愛的小花。

我也發現出來，在我們花園的保護堅固的高牆之外，有一種僅以地平線為界的大享樂，大喜悅；喜悅的是：能見到莊嚴的高峯繞着一個大山窪，富於綠色和陰影；和一個清明的小

溪，充滿了暗黑的石和閃光的漩流。我看這景色平鋪在嚴酷的冬日天空下面，在冰霜中固結，滿蓋着雪的時候，那是何等不同呵！——在那時候死一般冷的煙霧一任東風吹動，順着這些紫色的山峯流蕩，而且滾下低的草原和平地，直到和小溪的凍結的霧相混合！這小溪那時是一條急流，混濁而且沒有擋欄；牠將樹沖歪，使空氣中發狂響，時常有暴雨或飛旋的濕雪使得聲響不清楚了；至於那些急流邊的森林呢，那時却只顯得是一排一排的骷髏罷了。

四月進展到五月了，是清朗的，恬靜的五月；白天是碧藍的天空，溫和的日光，其間刮着輕微的西風或南風。現在植物有力的漸漸成熟；羅沃德散開了牠的髮辮；牠變成全綠的，全是花的了；牠的大榆樹，槐樹，和橡樹的骷髏，都恢復了莊嚴的生活；山林的植物在隱蔽的地方繁茂的生起來；無數種的苔蘚充滿了低窪處，野稗草的豐富形成一片地下的陽光；我看見牠們在隱蔽地方的淡金色的花朵，像是最可愛的光澤的零星斷片一樣。這一切都常常充分享受，自由自在，沒有人看着我，幾乎完全獨自一人；這樣不慣有的自由和歡樂是有一種原因的，來敘述這原因就是我現時的工作。

我沒有描寫出一個快樂的住處嗎，當我說這地方周圍有山有林，而且從一條河流的沿岸發出的時候？實在是十分快樂；不過健康與否却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羅沃德所在的那有蕨莽的峽谷，是一個產霧和霧疫的處所；這霧疫和速進的春一同加速，

慶這這死女院，在能醫治的藥水和藥草，吹進病室，直到五月就將這病室成一個醫院了。半受自誤，若涼又不注意，便多數學生發生受傳染；八十人中一次就過了四十五個。那散了，想往也放鬆了。那沒有病的少數人要求有到國目的自由；因為那顯而易見的人受傳染使她們常常運動，保持她們的純潔；而且即使不過癮，也沒有人在王夫夫看她們就敢欺騙她們。那這百女士的不注意竟都給病人吸可去；他住在這病室前，除了那顯而易見工夫夜裏休息之外，絕不離開。教師們完全忙着打行李和作其他的事，讓那所有親戚朋友願意並幫助使她們離開這傳染病地方的更幸運的學生走路。許多已經染病的人，回家去只有死；有些死在學校，迅速安靜的就埋葬了，因為這種病的疫氣不容延擱。

當疾病這樣變成了羅沃德的居民，死亡處為常客的客人；當那墳垣以內充滿憂鬱和悲觀；當他的房間和過道裏蒸發出藥味，而藥物和藥徒術器想他死去的瘴氣的時候，那晴朗的五月，在戶外，在清亮的小山和美麗的村間，無雲的照耀着。羅沃德的花園也開着鮮明的花朵；蜀葵長得像樹一樣高，百合花開了，鬱金香和玫瑰也放了苞；小花床的邊上點綴着鮮明的開着微紅的磯松科植物和深紅的雛菊；紫菀只曉放過他前香粉和蘋果的香味。這些芳香的寶庫對於羅沃德的多數居住者幾乎完全沒有用，除了臨時供給一草草和花枝放到箱枋裏之外。

但是我和其他沒有病的人却充分的享樂這時期和景物的美；她們說我像百下西人一樣從早到晚在林子裏漫遊；我們愛作什麼就作什麼，愛到那去就到那去；我們的生活也過得好些了。有魯克爾哈斯武先生和他的家人現在絕不到羅沃德跟前來了；家庭的事件不細細考察了；刻薄的管家怕受傳染走開了；接她手的人原是勞頓樂館的傭婦，對於新地方的習慣不熟悉，供給東西比較寬放。而且吃飯的人也少些了；病人不能吃好多；我們早餐盤裏的東西裝得也比較好；若沒有時間預備正式午飯的時候，她常常給我們一大塊冷點心，或者一厚片黃油麵包，這我們拿到樹林裏去，各人選各人最歡喜的地方，豪奢的吃起來。

我所愛坐的地方是一塊又平又寬的石頭，正在河中間又寬又白的突出處，只有涉水才能到那裏；我赤着腳作這件事。這塊石頭能夠管舒服服的坐得下我和另外一個女子，我那時還的同伴——一個瑪利。安·衛爾遜；她是一個精明細心的人，我歡喜和她在一塊，一半因為她聰明而有才，一半因為她有一種態度使我不要拘束。她比我大幾歲，比我更知世事，可以告訴我許多我所歡喜聽的事情；和她在一塊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對於我的厭惡她也大度的寬容；我所說的一切她絕不約束或限制。她善敘述，我善分析；她歡喜講演，我歡喜聽；所以我們一塊更順利的過下去，彼此交往更即或沒有得到許多進益，也得到了許多娛樂。

這時候海爾·朋新在那裏呢？為什麼我沒有和她在一塊過這甜蜜的自由的子呢？我忘

記她了嗎？或者我是這樣沒有價值；對於她的純潔的交往厭倦了嗎？我所提到的瑪利·安·衛爾遜實在不如我的第一個相識；她只能告訴我一些有趣的故事，酬答我所願意縱談的新奇鋒利的閑天；然而我關於海蘭要說一句忠實話，她能夠使有特權和她談話的人，嘗味到更高尚的事物。

讀者呵，實在是這樣；我知道而且感覺到這件事；雖然我是一個有缺陷的人，有許多短處，沒有什麼免罪的優點，然而我對於海蘭，朋斯不但絕沒有感到過厭倦，並且永遠懷着一種眷戀的感情，這和激動我心的任何感情相較，都是同樣強烈，溫存，恭敬。在所有時候，在一切環境之下，既然海蘭總都對我證明出一種穩靜忠實的友誼，絕不會給壞脾氣鬧壞，絕不會被激怒擾動，那我怎能不覺得如此呢？但是海蘭現在病了；幾個星期我都沒有見到她，不知道被人搬到樓上那間屋裏去了。我聽說她並不在醫院那部份和害傷疾病的人在一塊，她所害的不是傷寒，却是結核病；由於無知，我以為結核病是一種輕症，過些時留留心就準可以減輕了的。

因為有一兩次在很溫暖的晴朗的下午她走下樓來，潭泊爾女士還把她帶到園子裏去，我這種觀念就固定了；但是在這樣時候，是不准我去和她說話的；我只從教室窗子裏見到她，而且又並不清楚；她裏的東西很多，在陽台下面離得遠遠的坐着。

六月初有一晚上，我和瑪利·安出去到林子裏呆了許久；我們和平常一樣，離開別人，漫遊得很遠，遠得我們迷了道，不得不在一間荒涼的小茅屋那裏去問路，有一男一女住在那裏，照料一羣吃森林中果實的半野豬。我們回來的時候，月亮已經出來過了；有一匹小馬，站在花園門口我們知道是大夫的。瑪利·安說她料想一定有人病得很重，因為在晚上這樣時候還請白茲先生。她走進屋裏去了；我後進去幾分鐘，把從林裏掘來的一把根子栽到我的園子裏面，怕留到早晨會乾枯了。這件事做完以後，我又遲延了一會：降露時花味很甜蜜；是很愉快，很甯靜，很溫暖的夜晚；仍然發紅的西方清楚的表示明天又是好天氣；月亮很莊嚴的在素靜的東方升起來。我盡一個孩子的所能來享樂而且注意這些東西，我空前的有了這樣的觀念：

「現在睡在病床上，有要死去的危險，是多憂傷呵！這個世界是愉快的——被從這裏叫走，而且不得不到誰也說不清的去處去，是悽慘的。」

這時我的心第一次認真的努力，要來理解那以前貫輸進心裏去的關於天堂和地獄的事情；我的心也第一次退縮，受挫；他第一次在各方面前瞻後顧，看見周圍都是不測的溝壑；他感覺到他所立足的那一點——現在；其餘的一切都是無形的雲和茫茫的深籠了；想到在這種渾噩中浮動沉沒，他戰慄起來。在思索着這種新觀念的時候，我聽見前門開了；白茲先生出

空了，有一個看護和他一障。她看他上馬走了之後，就要關門，我却跑到她跟前去了。

「海爾·朋斯怎樣？」

「很壞，」是她的答語。

「自然先生是看顧病家的嗎？」

「是的。」

「他說他什麼了？」

「他說他在這裏不久了。」

昨天我看聽到這句話，那只不過表示出這種意思罷了：要從這裏把牠移到諾由白蘭，移到她自己家裏。我不會疑心到這長說牠就要死了；但是現在我却即刻明白了！這句話使我明白：海爾·朋斯在這個世界的日子是有限的了；牠就該被帶到它的領地去了。假如有這樣領地的話。我會感到一種惡毒的呼籲，於是感到悲傷的刺痛，寫成感到一種願望——我必須去看牠；我要開牠睡在那一間屋。

「我在潔泊街女士屋裏，」看護說。

「我可以上去和她說話嗎？」

「不行，孩子！做不到；現在也是你進來的時候了；下着露水時要再站在外面，你就要

得病了。」

看護關了前門；我從通到教室的邊門進去；我來得正是時候：九點鐘了，米勒爾女士正在叫學生去睡覺。

許是在前點鐘之後，在近十一點鐘的時候，我睡不着，而且因為教室完全靜默。料定同伴們都穩穩的安睡了，我於是輕輕的起來，將外單穿在睡衣上面；沒有穿鞋，從這屋裏剛走，去找潭泊爾女士的屋。這在房子的頂那一頭，但是我認識道路；沒有被雲遮住的五月，又這裏那裏從邊道的窗子透進來，使我不難將這屋子找到。一種樟腦和艾醋的氣味警戒我。當我走近傷寒病房的時候；我趕快打這門前走過，怕終身空著的看護聽到我。我害怕被人發現了，送我回房；因為我必得見海蘭，——我必得在她死前擁抱她，——我必得給她最後的一吻，和她說最後的話。

下了一道樓梯，經過了下面房子的一部，而且沒有聲音的開開了兩道門，我就到了另外一道樓梯；上了這些，對面就是潭泊爾女士的房。門下和鎖孔裏透出光亮；四近非常的靜寂。走近跟前，我見到門微微開着；或者是讓點新鮮空氣進這關閉着的病室罷。我不願遲疑，又充滿了不耐的衝動——靈魂和感覺因為兇猛的激痛顫抖——我把門推回去，向裏面看。我的眼瞞尋找海蘭，害怕就要發現死亡。

緊靠着潭泊爾女士的床，半被她床上的白帳遮蔽着，有一張小小的臥榻。我看見衣服下的身體輪廓，但是臉面却給掛着的東西隱藏住了；我在園子裏和她說話的那看籬，坐在一張安樂椅上睡着了；一雙沒有剪去燭花的蠟燭，黯然無光的在桌子上點燃着。沒有看見潭泊爾女士；我以後聽說她被請到傷寒病室一個不省人事的病人那裏去了。我向前進；於是在小床邊站住；我的手放在帳上了，但是我在拉開帳子之前願意先說話。我仍然爲着怕見一死具屍而畏縮。

「海爾，」我輕輕的低聲說，「你在醒着嗎？」

她在動，拉開帳子，我看見她的臉面，蒼白，憔悴，但是十分安泰；她看來改變得這樣少，我的恐懼即刻消滅了。

「能夠是你嗎，簡？」她用她特有的溫存聲音問。

「哦！」我想，「她並不就要死了；她們錯了；若是就要死了，她不能這樣泰然的說話看人。」

我到了她的小床上，親吻她：她的前額冷涼，她的面頰冷而且瘦，手和手腕也是這樣；但是她與舊時一樣微笑。

「爲什麼你到這裏來，簡？已經十一點過了；我聽到十一點已經打過幾分鐘了。」

「我來看你，海蘭：我聽說你病很重，不到和你說了話，我睡不着覺。」

「那末你是來和我話別的了：或者你來的正是時候。」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海蘭？你要回家嗎？」

「是的；回我長久的家——回我最後的家。」

「不，不，海蘭！」我停住了，悲痛起來。我在盡力吞嚥我的眼淚時，海蘭大咳起來；不過並沒有咳醒看護；咳過之後，她精疲力竭的躺了幾分鐘；於是她低聲說：

「簡，你的小腳兒是光着的；躺下，用我的被蓋住自己。」

我這樣做了：她把胳膊放在我身上，我緊靠着她。長時的靜默之後，她仍然低聲的又開始說：

「我非常快樂，簡；你聽說我死的時候，你準不要傷心：沒有什麼可以傷心的。我們有一天都是要死的，使我送命的病並不苦痛；總是溫和漸進的：我的心裏安泰。我所留下來的，沒有很傷痛我的：我只有一个父親了；他新近結了婚，不會十分懷念我的。年青時候死去，我可以逃避許多大苦。我沒有什麼特性或才氣使我在世間有大成就：我總要常常不斷犯過錯。」

「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呢，海蘭？你能明白嗎？你能知道嗎？」

「我相信；我有信仰；我要到上帝那裏去。」

「上帝在那裏嗎？上帝是什麼呢？」

「是靈的也是你的創造者，他所創造的能決不毀去。我深信不疑的信賴他的力，整個的相信他的善；我許會着信託，直到那要緊的鐘點到了，把我歸還給他，把他顯示給我。」

「那末海爾，你確信有天堂和地獄了，而且我們的靈魂在死時可以到那裏去了？」

「我相信有一種永恆的國家；我相信上帝是善的；我可以毫無疑懼的把我永生的靈歸還給他。上帝是我的父親；上帝是我的朋友；我愛他；我相信他愛我。」

「我死的時候會再見到你嗎，海爾？」

「你要到這同一個幸福境界；我這同一有力的普世的父親所收容，這是沒有疑懼的，是愛的歸宿。」

我又問了，但這次只在思想裏問。「這境界在什麼地方？誰存在嗎？」於是我用膝跪地緊緊的抱海爾；她在我看來似乎比以前更親愛了；我覺得彷彿不能讓她走開；我臉頰在她的頸子裏顫着。不久她用最溫柔的聲音說道：

「我是多末愉快啊！過去的一陣喉嚨使我有點倦了；我覺得彷彿可以睡覺；不過不要離開我，簡；我歡喜你靠近我。」

「我要和你在一塊兒，親愛的海蘭；沒有人能使得我走開。」

「你暖嗎，可愛的？」

「暖。」

「晚安，簡。」

「晚安，海蘭。」

她親吻我，我親吻她，我們不久就朦朧入睡了。

我醒來時天已經亮了：一種出奇的動作驚醒了我；我向上看；我在別人的懷中；看護揀着我；她在從過道裏抱我回寢室。我離開床並沒有受責備；人們有別的事要想；我那時所發的許多問題也沒有給我解釋；但是一帶天之後我聽說，潭泊爾女士天亮回自己屋子的時候，見到我睡在小床上；我的臉靠着海蘭·朋斯的肩，胳膊抱着她的頸子。我熟睡，海蘭——死了。

她的墳在布魯克爾橋墓場裏面：她死後十五年中上面只蓋着一層生草的土堆；但是現在有一塊灰色的大理石板標記着這個地方，板上寫着她的名，和「Resurrection」（我將復活）這個字。

第十章

在這以前我將我不重要生活中的事件都詳細記載下來了；對於我最初十年的生活，我也用了差不多相同的筆數。但是這書並不是要成爲一部正式的自傳；我只在記憶的回想有充分興趣的地方，才勢必借助於記憶；因此我現在幾乎默默的忽略過八年的時間；保持著連接的環，只要數行就行了。

傷寒病在羅沃傑儂完了毀滅任務之後，漸漸就從那裏匿跡了；但是在牠的凶烈和犧牲的人數引起公衆對於學校注意了以後才匿跡。於是就調查這天懲的原因，漸漸有些事實暴露出來，非常引起公衆的憤怒。這地點的不合衛生的性質；兒童食物的質與量；預備食物的發臭的鹹味的水；學生們的窮酸的衣服和設備——所有這些事情都發現出來了，這發現所產生的結果雖然對於布魯翁爾哈斯忒先生是屈辱的，對於這機關却是有利。

那裏好些慈善的有錢人捐了大宗款子，在一個更好的地方修建一處更便當的建築；立了

規律；衣食也改良了；學校基金交付給一個委員會去管理。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又有錢又有關家門，是不能忽視的，他仍然保持着會計的位置；但是在執行職務上，却有些心地更廣，更富同情心的紳士來幫助他；他的監督的職務，也有別人來共同負責，他們知道拿她性和嚴格，拿妥適和經濟，拿慈悲和正直相混合。學校這樣一改良，漸漸變成一個真正有用而且高貴的機關了。在這改革之後，我又在裏面住了八年：六年做學生，兩年做教師；在這兩種地位上，我都可以證明她的重要和價值。

在這八年中我的生活是一律的；但却並不是不快樂的，因為並不是不活動的。我有良好的教育前工具近在手邊；對於有各種研究的喜好，要在一切上出人頭地的慾望，喜歡討教員的歡心，特別是我所愛的教師，都鼓勵我前進；一切的便利我都充分利用。在相當時間之內，我變成了第一班的第一個女孩；以後我又作了教師，我熱心的作了兩年；但是兩年一完，我改變了。

潭拍爾女士經過了一切變遷，直到這時都繼續做這學校的監督；我的大部份成績都是從她的教導得來；她的友誼和交往是我不斷的慰安，她替我做母親，做保護人，以後做伴侶；這個時鐘越出爐了，和她的丈夫（是一個牧師，一個極好的人，差不多是配發這樣一個妻子的）搬到一個遠遠的州郡去了，因此我就失去爐了。

從她走後我就不再和以前一樣了：一切安定的感情，一切使羅沃德有些像我的家的心理聯合，都隨她一同去了。我從她的天性中吸收些什麼，並且沾染了她的許多習慣，與更和諧的思想：似乎是更好的有規矩的感情，也寄居在我心裏了。我完全忠於職務和秩序；我是安靜的；我相信我心滿意足；在別人的眼中看來，時常甚至在我看來，我是一個受過教訓的和柔的人。

但是命運現形爲納司米斯牧師來到我和潭泊爾女士中間了：我看見在婚禮不久之後，她穿着旅行裝走進一輛四輪車；我看看車上了小山，在山崖那邊不見了；於是我退回到自己的屋裏，把爲着慶祝這事所放的半天假，大部份在孤寂中度過。

這時我多半是在屋裏走來走去。我想我自己不過在惋惜我的損失，而且想着怎樣將這彌補；但是當我的沉思一結束，我向上看望，見到下午已去，夜晚早已到來的時候，另外一種發現突然來到我的心頭，就是，在這時間中我又經過一番改變；我的心把從潭泊爾女士借來的東西完全推開，或是不如說，她將我在她跟前所呼吸的甯靜空氣帶走了，現在我回復了原來的天性，開始覺得舊日的情緒激動了。這並不像彷彿抽去了一根支柱，倒彷彿是一種動機沒有了；我所缺失的不是可以甯靜的力量，然而爲什麼要甯靜的理由却不復存在了。我的世界幾年來都限於羅沃德裏面；我的經驗只限於她的規律和制度；現在我記起來真正的世界

是寬廣的，有勇氣走進這大世界，在危險中尋求真正人生知識的人們，是有着希望與恐懼，驚駭與興奮所混成的變幻的場所等待着他們的。

我走到窗子跟前，開窗外看。那兒有着建築的左右廂房；有花園；有羅沃德的附近地帶；有多山的地平線。我的眼光放過其他一切東西，釘在最遠處的碧綠的山峯上面；我渴望着登上這些山峯的絕頂；在牠們的岩石和野草的範圍內的一切，都似乎是牢固，流放。我的眼光還隨着一條繞着山基蜿蜒，在兩山之間的峽谷裏不見了的白路；我何等渴想順着這路再向前去呵！我回想我坐着馬車在這條路上行走的時候；我記起在黃昏時下那個小山；我第一天來到羅沃德，以後就沒有離開過，恍然是已經過了一個時代了。我的假期都是在學校裏過的；里德太太從來沒有叫我到華特謝德去過；她或她家裏的人都沒有來看過我。我和外界不通信息；學校規律，學校職藝，學校習慣和思想，聲音、臉面、習語、衣服、偏好、和憎惡——我在生活上所知道的只是這些罷了。現在我覺得這是不夠的；在一下午間我對於八年的成績厭倦了。我渴望自由；我爲自由喘息；我爲自由而發出祈禱；這祈禱似乎隨着微風吹着的風飄散了。我放棄了祈禱，我計畫一個更卑微的請求；請求改變和刺激；這請求似乎也搬到到渺茫的空間去了：『那末，』我半絕望的叫，『至少也賜給我一種新的勞役！』

這時吃晚飯的鐘聲叫我下了樓。

不到睡覺的時候我不能自由重續我打斷的思路：然而就是到了這個時候，一個和我同屋的教師者是刺刺不休的和我談些瑣事，也使我不能回到我渴望着重到心頭的事。我多願意睡眠使她沉下去呵！彷彿我若能回到站在窗前時最後來到我心裏的思想，就會有什麼異想天開的暗示來安慰我似的。

格雷斯女士終於打厭了。她是一個遲鈍的威爾斯女子，直到這時她的慣常的鼻息我總只認為是一種滋潤；今晚我聽到她第一次深沉的鼻香就滿意的稱快；沒有打擾我的了。我的半被廢滅的思想即刻復活了。

「一種新的夢役！這裏有點意義，」我自白（要明白：只在心理上如此；我並沒有高聲說罷）。「你知道是有的，因為這話說來不太甜蜜；這不像「自由」呀，「興奮」呀，「享樂」呀這類字一樣；這些說起來倒是快意的，但是對於我不過是聲音罷了，而且是這樣空洞和匆促，聽來只是白費時光。但是夢役！這却是當然的事。人人都可以服役的，我已經在這裏服役八年了；現在我所需要的只是到別處服役罷了。我這這一點意思也不能實現嗎？這事情是不能不行的嗎？能——能——這目的並不怎複雜的；只要我有充分活動的腦子，能找出達到目的的方法就成了。」

我坐在床上坐起來，爲着要使腦子活動。是寒冷的夜；我用圍巾蓋着肩膀，於是繼續用我

的全力來思想。

『我需要什麼呢？一個新的位置，在一個新的人家，在新的臉面之中；在新的環境之下；我需要這個，因為需要更好的東西是無用的。人們怎樣尋到新位置的呢？我想是請求朋友罷；我可沒有朋友啊。也有許多沒有朋友的人，他們必須照料自己，幫助自己；他們有什麼方法呢？』

我說不了；沒有什麼回答我；於是我命令我的腦子找一個回答，而且要趕快找到。腦子的工作越來越快了；我覺得頭上和太陽筋上脈膊跳動；但是牠亂七八糟的工作了差不多一點鐘，從這種努力並沒有發生什麼結果。爲了枉費的努力激昂起來，我起來在屋裏轉了一個圈子，拉起帷幔，見到一兩顆星星，冷得發抖，又爬回床上去。

一定有個仁慈的仙女，在我不在的時候將我所需要的暗示放在我的枕頭上面了；因爲在我躺下的時候，牠安靜而且自然地來到我的心裏：『需要位置的人登廣告；你必得在米府通報上登廣告。』

『怎樣登法？關於廣告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

現在答話却順利迅速的來了。

『你必須把廣告和廣告費裝在信封裏寫明寄交通報的編輯；你必須一有機會就把這信送

進勞頓的郵局去；覆信寄到那郵局交下。B；信寄後一星期你可以去問一問，若有什麼回答，就隨機應變行事好了。」

這計劃我反覆想了兩三次，於是就在我心裏融會了；我使牠成爲清楚的可以實行的形式；我覺得滿足，就睡着了。

天一亮我就起來；學校起床鐘還沒有打之前，我就把我的廣告寫齊，裝好，寫上投寄的地址了。廣告是這樣：

「茲有一有教學經驗的青年女子，」（我沒有當過兩年教員嗎？）「意欲得一教授十歲以下兒童之私館位置（我想我自己還不足十八歲，要教導更近自己年歲的人是不成的。）教授良好英國教育中各種普通課程，以及法文，繪畫，音樂，均可勝任。（在那時候，讀者，這樣窄狹的成就，人們會認爲是滿寬廣的了。）信寄米府，勞頓郵局了。B·收。」

這封信在我的抽屜裏鎖了一天：吃茶之後，我向新監督請假到勞頓去，替自己辦點小事，並代同事的教員辦一兩件事情，即刻就得到應允，我就去了。這要步行二哩路，夜晚陰冷，但是天還長；我到了一兩個舖子，把信寄送到郵局，冒着大雨，衣服滴着水回來，但是心裏却輕舒了。

以後一星期似乎很長，但是像一切世間的事情一樣，終於過完了，而且在一個愉快的秋

天的日暮，我又首途到勞頓去了。順便說一下，這是一條有畫意的路；順着一條小溪，從山谷間最美的弧線經過；但在那一天，較之對於草地和水的羨，我倒更爲想着信，這些信也許在，也許不在，我所要到的地方等着我。

這次我表面上的任務是去定做一雙鞋，所以我去做這件事，做完之後，我就從鞋舖走過清潔安靜的小街到郵政局；這由一個老太太管理，她鼻上戴着角裂的眼鏡，手上戴着沒有指頭的黑手套。

「有J·E·的信嗎？」我問。

她從眼鏡上面窺視着我，於是打開一個抽屜，在所盛的東西裏面抽找了好久，久得使我的希望開始動搖了。最後，將一封信在眼鏡前放了差不多五分鐘，她把牠從櫃台上送過來，這時又好奇而且不相信的看了一眼——信是寄給J·E·的。

「只有一封嗎？」我追問。

「只有一封，」她說；我把信放在袋裏就轉臉向家裏走；當時我不能拆信；規矩限我一定要在八點鐘回家，這時已經七點半了。

我到時有好一種事情等着我；學生們讀功課時我得和她們坐在一塊；給我讀祈禱文；看她們睡覺；以後和別的教師們吃晚飯。就是到最後我們夜間休息的時候，避不了的格里斯

女士仍然是我的伴侶，我們的燭台裏只有一短截蠟燭頭了，我怕她要談到蠟燭全點完了的時候；幸而她所吃的不易消化的晚餐發生了一種催眠的效果；我還沒有脫完衣服，她就已經打鼾了。還有一吋蠟燭；這時我拿出信來；封蠟上印着頭一個字母F；我打開信；內容簡短。

『假如在上星期四的米府通報上登廣告的J·E，具有提反的學識，假如她在品格和資格方面能有滿意的證明，她可有一個位置，只有一個學生，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女孩；薪水每年三十鎊。J·E，請將證件，姓名，住址，和一切特殊事項寄交：

『米府，米爾口特附近，桑恩費爾得，費爾肥太太。』

這信件我看了好久：筆蹟是舊式而且不穩定，像一個老婦人所寫。這種情形是滿意的；因為我私心裏常常有一種恐懼，怕這樣惹了自己的領導來做事，我冒了一種落入陷阱的危險；尤其是我願意我努力的結果是可敬的，正當的，合乎規矩的。這時我覺得，一個年長的婦人在我所要做的事情上並不是一種壞成分。費爾肥太太！我見到她穿着一身黑衣，戴着海婦帽；或者不和諧罷，但並不是無禮貌；是一個英國的年長而講體面的模樣。桑恩費爾得！這無疑的是她住家的名子；我準信是一個整潔的地方，雖然我盡力設想這房屋的準確樣式沒有成功。米府的米爾口特；我溫溫我對於英格蘭地圖的記憶；是的，我見到牠了；見到這個府和這個鎮市。米府比我現時所住的僻遠的那要離倫敦近七十哩；這是使我樂受的事。我渴望

着要到有生命和活動的地方；米爾口特是A河岸上一個大工業城市；無疑的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地方；這要好多了，至少是一種完全的改變。想到長烟突和烟雲，並不是怎樣吸引我的幻想，——「不過，」我辯論道，「桑恩費爾得許是離城市很遠罷。」

到這裏懶懶寫向下滴油，於是燈心滅了。

第二天要採取新的步驟了；我的計畫不能再放在自己心裏了；要得到成功，我必須把計畫宣佈。午間休息的時候，想法得和監督一談，我就告訴她我有希望可以得到一個新位置，薪水比現在所得的多一倍（因為在羅沃德我一年只得十五鎊）；並且請她向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或委員會中的人說通這件事，查詢他們是否允許我提出他們做證人。她客氣的答應做這件事情的居間人。第二天她把這件事情向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提出了，他說必須給里德太太寫信，因為她是我的合法的保護人。因此就給她寫了一個通知，她回答道，「我可以照我的意思行事，她好久就全不預我的事情了。」這回信由全委員會傳觀，於是經過了在我認為是頂厭煩人的延擱之後，終於給了我正式的許可，讓我在可能時改良自己的情況；另外給了一種擔保，說我既然在羅沃德當學生和做教員的時候行為都很好，一張證明品格和能力的證書，由這機關的督查人簽字，是要給我的。

因此在差不多一個月的時期中我接到了這個證書，寄一份給費爾肥太太，得到她的回信

，說她滿意了，並且定了兩星期後爲我到她家裏做保姆的時期。

我忙着替自己做準備：兩星期迅速的過去了。我沒有很多的衣服，雖然這已經夠我用了；最後一天就足夠我收拾衣箱的了——還是我八年前從革特謝德帶來的那一個。

箱子用繩綑好了，厚紙片釘上了。半點鐘後我叫腳夫把她送到拳頓，我自己明天一早也要到那裏去等馬車。我已經刷了我的黑呢布旅行衣，預備了帽子、手套、暖手筒；把所有的抽屜都找過了，看不要丟下了東西；現時無事可做，我就坐下茶想休息。我不能夠；雖然我終日站着，這時我却一會也不能休息；我太興奮了。我生活中的一方面今夜要完結，明天有新的方面開始了：在這二者間睡眠是不可能的；在這變遷正完成的時候，我必須熱誠的瞻望着。

我在接待室裏像一個心神擾亂的人一般徘徊着，一個僕人在那裏遇見我說道，「女士，下邊有一個人要見你。」

「無疑的是腳夫了，」我想，沒有問就跑下去了。我正從後客廳，即是教員接待室那裏經過（那屋的門半開着），到廚房裏去，這時有一個人跑出來。

「我準備這是她！——在什麼地方我也認得她！」攔住我前進的人說，並且握住我的手。

我看：看見了像是穿得很好的僕人樣的一個婦人：僕婦的神氣，但是年青，很好看，黑的頭髮和眼睛，有朝氣的容顏。

「喔，是誰呀？」她用我半熟識的聲音和微笑問道：「我想你還沒有完全忘記我能，簡小姐？」

過一秒鐘，我狂歡的擁抱親吻她：「柏西！柏西！柏西！」這是我所說的一切話；對這個她半哭半笑，我們兩個就走進客廳去了。一個三歲大的小人兒靠火站着，穿着花格布的外套和褲子。

「這是我的小孩，」柏西立即說道。

「那末你結了婚，柏西？」

「是的；差不多在五年前嫁了車夫洛貝特·里汶；除了這裏的波必，我還有一個小女孩，我把她的教名叫做簡。」

「你不住在草特謝德了？」

「我住在門房；老看門的走了。」

「他們都過得怎樣？把關於他們的一切事情都告訴我，柏西；不過先坐下來；波必，來坐在我的膝上，你願意嗎？」波必却走到他媽媽跟前去了。

「你沒有長得很高，簡小姐，也沒有長得很胖，」里汶太太接着說。「我敢說她們在學校裏對待你不老好；里德小姐要比你高一肩一頭，喬治安那總有你兩個寬壯。」

「我想喬治安那漂亮罷，柏西。」

「很漂亮。去年冬天她和她媽媽一陣到倫敦去，那裏每個人都崇拜她，而且有一個年青的貴族愛上她了；但是她的親戚們反對這婚姻，——你說怎麼樣？——他和喬治安那小姐私奔了；不過又給人找到逮住了。是里德小姐把他們我出來的；我相信她吃醋；現在她們一塊兒過着貓狗的生活；她們常常吵鬧。」

「約翰·里德怎麼樣？」

「他並不如他媽媽所希望的好。他上了專門學校，他被「降級」了，他們這樣說。他的叔叔們想要他成律師，學法律。不過他是一個放蕩的青年，我想他們絕不會使得他有什麼大出息。」

「他像什麼樣子？」

「他很高；有些人說他是美觀青年；但是他嘴唇是那樣厚。」

「他太太呢？」

「女主人從臉上看來還滿胖滿好；但是我想她心裏是不舒快的；約翰先生的行爲不討她

歡喜——他花許多錢。」

「是她叫你到這裏來的嗎，柏西？」

「不是，實在的；但是我老早就想見你，我聽說你寄去一封信，聽說你就要到別的地方去的時候，我想我就起身前來，在完全不能見到你之前看一看你。」

「我怕你對我失望了罷，柏西。」我說這話時笑着；我覺出柏西的眼色雖然表示關心，却並不表示崇拜。

「不，簡小姐，並不失望；你已經滿有大家風度了；你看來像一個閨秀，我希望你的也只是這樣；你小時候並不是美人。」

我對於柏西的坦率答話微笑了；我覺得這話是正確的，不過我承認我對於話的含意不能十分淡然；在十八歲時多數人願意討人歡喜，以為她們沒有一種外表可以贊助這種願望，這樣信心是不能給人滿足的。

「不過我敢說你是聰明的，」柏西接着說，作為對我一種慰藉。「你能幹什麼？會彈鋼琴嗎？」

「會一點。」

「屋裏有一架鋼琴；柏西去打開，請我坐下給她彈一支歌；我彈了一支假雙舞曲，她迷住

了。

「德里家小姐們也彈不了這樣好！」她大喜的說，「我常常說你要在學問上勝過她們的。你畫畫嗎？」

「火爐架上面的就是我畫的一張畫。」這是一張水彩的風景，我用來作為禮物送給藍登，謝謝她為我好意的房間成事，她給裝上玻璃架子了。

「這畫美呀，簡小姐！里德小姐的圖畫教師也只能畫到這樣好，不要提那些年青小姐自己了，她們趕不上。你學法文了嗎？」

「學了，柏西，我能說也能讀了。」

「棉布和帆布的活也管做罷？」

「我管做。」

「那你完全是閨秀了，簡小姐！我知道你會這樣的；無論你的親戚們注意不注意你，你都會過下去的。有點事我要問你。你從你父親的親屬愛家的人聽到過什麼消息嗎？」

「一生也沒有聽過。」

「你知道，太太常說他們沒有錢而且給人看不起；他們許是沒有錢的；但是我相信他們和里德家一樣是紳士；因為有一天，差不多七年前了，有一位愛先生來到草特謝德要見你；

太太說你在五十哩外上學校了；他似乎很失望；因為他不能住下；他要航海到外國去，船在一兩天內就從倫敦開了。他看來簡直像一位紳士，我相信他是你父親的兄弟。」

「他到什麼外國去，柏西？」

「一個幾千哩外的海島，那裏這酒——管事的告訴我——」

「瑪得拉嗎？」我提示道。

「是呀，正是——就是這個字。」

「那末他去了？」

「是的；他在屋裏沒有呆幾分鐘：太太對他非常驕傲；過後她叫他「卑鄙的商販」。我的姑母特相信他是一個酒商。」

「很慘，」我回答：「或者是酒商的書記或經理。」

柏西和我又談了差不多一小時的往事，於是她不得不離開我了：第二天早晨我拿勞頓等馬車的時候，又和她會見了幾分鐘，我們最後在布魯克爾哈斯威灣門前分別了；各人走各人的路；她到羅沃摩山崖去等車回到萊特街去，我上了車，這車就載我到米爾口特不熱熱的環境中，使我重新職務和新生活去了。

第十一章

一部小說中新的一章，就如同一篇戲劇中新的一場一樣；在我這次拉起幕來的時候，讀者呵，你必須想像你看見米爾口特喬治旅舍的一間房屋，像旅館房間的牆上一樣，這牆上也有大張的畫着人形的紙；有着那樣的地板，那樣的傢具，爐架上面有着那樣的裝飾，那樣的印畫，其中有一張喬治第三的畫像，另一張是威爾斯王子，和一張沃爾夫之死的畫圖。藉着天花板上懸下的油燈和一盞好火的光，你可以看見這一切，我就穿着外衣，戴着帽子，坐在這個火邊；我的暖手筒和雨傘放在桌子上面，那在十月天的嚴寒中暴露了十六點鐘所受的冷與麻木，我要用火烤去：我早晨四點鐘離開勞頓，現在米爾口特市上的鐘正打八點。

讀者呵，雖然我看來是舒舒服服的得到供應，我心裏却是並不很安靜的。我原來以為馬車停時要有人來接我；當我走下那旅舍僕人爲我方便而設的木台階的時候，我焦心的周圍看，指導聽人叫我的名字，並看見馬車等着把我載到桑恩費爾得去。看不見這樣東西；我問

一個茶役沒有有人來問簡愛女士的時候，回答說沒有：所以除了請他引我進一間屋，我是別無辦法了：我在這裏等待着，各種的懷疑和恐懼擾亂着我的思想。

覺得自己在世界上完全孤獨，砍斷了一切關係，拿不定自己要去的地方是否可以達到，新離開的地方又有許多阻礙使得不能回去：這在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冒險的魔力使得這個感覺甜蜜，驕傲的熾熱使得牠溫暖；但是恐懼的怔忡又擾亂這種感覺，而且在半點鐘過去，我還是獨自一人的時候，恐懼在我心裏就佔了上風了。我想到接鈴。

「這附近有叫桑恩費爾得的地方嗎？」我向那答應呼喚的茶役問道。

「桑恩費爾得？我不知道，女士；我到櫃台那兒問一問。」他不見了，但是隨即回來。

「你姓愛嗎，小姐？」

「是的。」

「有人在這兒等你。」

我跳起來，拿了我的暖手筒和雨傘，趕緊到旅館過道去。一個人靠着打開的門站着，而且在燈光照耀的街上，我朦朧的見到一輛一匹馬的車子。

「我想這是你的行李罷？」這個男子見到我時有些肅然的向我說，指着過道裏我的衣箱

「是的。」他把繩繫到那車上，我就走進馬車去了；在他把我關在車裏之前，我問他離桑恩費爾得有多遠。

「六哩路的光景。」

「我們到那兒要得多少時候？」

「總要一點半鐘。」

他把車門關住，爬到車外自己的座位上面，於是我們起了身。我們走得不慌不忙，使得我有很多的時間來思想；我滿意我終於這樣走近我旅途的終點了；而且當我在那雖不精雅，但却舒服的車裏向後虛身的時候，我安心的默想了許多事。

「從僕人和馬車的樸素看來，」我想，「我料想費爾得太太不是一個很時髦的人物；這要得多了；我只在閩人中生活過一次，和他們在一塊兒是很不幸的。我不知道除去這箇小女孩之外她是否一個人生活；若是這樣，若是她有一點兒可愛，我一定可以和她相處下去；我願盡我的力量做；可惜盡力做不見得常常行呵。在羅沃德，實在的，我有了這樣決心，保持了這樣決心，而且得到人歡喜了；但是和里德太太在一塊兒，我最好時也總是遭受輕侮。我祈求上帝；費爾得太太不要成爲第二個里德太太；但是假如她竟然是這樣，我却並不是非和她在一塊兒不可呵！糟就糟罷，我可以再登廣告。我不知道我們在路上走了多遠了？」

我把窗子放下向外看；米爾口特在我們後面了；從燈光的數目看來，牠似乎是一個頗爲繁華的地方，比勢頓大多了。就我所能見到的說，我們現在是到了一個公共的田場了；但是在這場所上散佈滿了房屋；我覺得我們所在的地方和羅沃德不同了，人口更多，畫意減少了；更爲擁擠，却不如那裏帶優美性了。

道路幽邃，夜晚昏蒙；我的領路人一路只讓馬慢慢走，我實在相信，一點半鐘延長到兩點鐘了；最後他在座位上轉身說道：

「現在你離桑恩費爾街並不多遠了。」

我又向外看；我們打一個教堂經過；我看見牠的低寬的鐘樓對着天空，鐘打了一刻；我也見湖由旁一道窄狹的亮光的星河，標示出一個村寨或小莊。差不多十分鐘後，車夫下來了，打開前扇大門，從門進去，門在我們後面砰然一響。我們這時緩緩上了一條馬車道，來到長的房屋前窗；只有一個弧形的有簾的窗子裏閃着燭光，其餘的全黑着。車在前門口停住，一個使女開了門；我下了車，走進去。

「走這路好嗎，女士？」這女孩說；我隨着她，從一個四面有高門的方廳裏走過；她引我走進一間屋子，裏面火與燭的兩種光亮一上來就眩惑我，因爲和我眼暗在過去兩點鐘所習慣的黑暗正成反照；不過在我能看的時候，一張安樂合意的圖畫呈現在我的眼簾了。

一間整潔的小屋；歡快的火旁放着一張圓桌；一張高背舊式扶手椅，裏面坐着一位你想像不到比她更乾淨的，上了年歲的小婦人，戴着綠絲絨帽，穿着黑色的綢衣服，雪白的棉布裙子；正像我所想像的費爾肥太太的樣子，只是派頭稍差。神氣更爲溫和罷了。她正忙着編織，一隻大貓端莊的在她腳跟前坐着；簡單說，足以完成家庭舒服的美滿的東西，是都不缺乏的。對於一個新的保姆，不能夠料想到再爲壯膽的介紹了；沒有什麼壓服人的堂皇，也沒有什麼拘束人的莊嚴；在我走進去的時候，那老婦人站起來，立刻執仁慈的走向前來迎我。

「你好嗎，親愛的？我恐怕你坐車坐得厭倦了罷；約翰趕車是那樣慢；你一定冷罷，到火跟前來。」

「我料想你是費爾肥太太罷？」我說。

「是的，你對了；請坐下罷。」

她引我到她自己的椅子，於是下手去解我的圍巾，解我的帽帶；我請求她不要這樣自己勞累了。

「這並不是什麼勞累；我敢說你自己的手差不多凍麻木了。里亞，弄一點熱的雞尾酒，切一兩塊夾肉的麵包；這裏是儲物室的鑰匙。」

她從口袋裏拿出一大串管家婆的鑰匙，把牠們交給僕人了。

「現在再到火跟前來一些罷，」她繼續說。「你帶了行李來了罷，沒有嗎，親愛的？」

「帶來了，太太。」

「我去看看把行李搬到你屋裏，」她說，於是匆匆出去了。

「她像客人一般待我，」我想。「我沒有料到會有這樣接待；我只預料到冷淡和古板；這並不像我所聽說過的對於保姆的待遇；不過我不要太急於高興了。」

她回來了；她親手從桌子上清除了編織的東西和一兩本書，好放里亞拿進來的盤子，她又親自已把食物遞給我。成爲比以前更爲被人注意的對象——而且是我的僱主和上司所表示的注意——這使我有點張惶失措；但是既然她自己似乎並不認爲她所做的事情有什麼不安，我想也就不如安安靜靜的接受她的客氣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有見到費爾肥小姐的快樂嗎？」我問，在我把她給我的東西吃了一些的時候。

「你說什麼呀，親愛的？我有一點兒聾，」這個好婦人回答道，一面把耳朵靠近了我的嘴。

我更清楚的把問題重說了。

「費爾肥小姐？哦，你是說瓦朗小姐呀！瓦朗是你將來的學生的名字。」

「真曉！那末她不是你的女兒了？」

「不是，——我沒有家人。」

這是亞蘭第一回說，而她和瓦朗小姐是什麼關係的；但是我想起來太久了，總也記不起的；而且，我深信我確實聽的。

「我喜歡，」她繼續說，當她在我對面坐下，把貓抱在膝上時說：「你來了我就歡喜；現在第一回你住在這裏是十分愉快的。實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愉快的；因為這裏的商務是一回比一回發達，或者這些年沒有大收發，可這依然是一個可敬的地方啊；不過你知道，在冬令，這裏的氣候在最窮地方，人也覺得無聊。我說孤單，其實但亞是一個好女孩，她給我的印象是比更添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他們只是僕人，我們不能和他們以平等的身分說話；你先丟了自己的威權，我們必須使他們有相當的距離。我確記得，去年冬天（你記得嗎，那是在冬天時，不下雪的時候，就刮風下雨。）從十一月到二月，除去屠夫和郵差之外，沒有一個人到這裏來；夜夜孤單的坐着，我在十分憂鬱；有時我要亞蘭進來聽書給我聽；但是我並不以為這女孩很歡喜這個工作；她覺得這限制自由。在去年好些；長的白天和陽光便很不錯；在今年秋初的時候，小阿戴列·瓦朗和她的奶媽來了；一個孩子使一家突然有了生氣起來；現在你又來這裏了，我會十分快樂的。」

聽着她談話的時候，我的心對這位有價值的婦人實在親熱起來了；我把椅子向她跟前拉了一些，並表示我誠心希望；我做伴侶會如她預想的合意。

「不過今晚我不使你久坐了，」她說；「現在鐘打十二點了，你又走了一天的路；你一定覺得倦了。要是你的腳已經暖和好，我就引你去看看你的臥室。我把我隔壁的房間給為你預備好了；這只是一間小屋，不過我想，比起前面的大屋，你會更愛聽的；不錯，大房裏有更好的傢具，但是那裏是這樣無聊而且孤寂，我自己就沒有在裏面睡過。」

我對她的體貼的選擇，而且因為真正覺得長途使我累了，就表示了願意歇息的意思。她牽起她的鵝絨，我隨着她走進屋子。她先去看門內間的門是不是鎖了；從鎖眼裏拿出鑰匙，她鎖上樓。梯子和扶梯欄杆都是橡木的；梯旁窗子是高的，有方格子；梯子和長走廊——臥室門是向這邊開着的——都是像教堂比像住家的樣子多。一種很淒涼和墓穴似的空氣貫透了樓梯和走廊，暗示着不愉快的空廓和孤寂的思想；最後被引進我自己的屋子，看牠是小小的，照普通的近代樣式陳設，我是喜歡的。

費爾太太仁慈的向我說了晚安，我把門緊閉了，懶散的向周圍看望，那寬廣的大廳，黑而大的樓梯，冷而長的走廊所給予我的怪異印象，多少被我這小屋裏比較活潑的景象抹煞去了一些，這時候我記起來了，在一天身體疲勞，心裏焦慮之後，現在我終於到了平安的避

難所了。感謝的衝動使我的心臟漲起來，於是我在床邊跪下，獻上我應獻的感謝；在我起來之前，我也沒有忘記祈求對於將來的路上給予我幫助，祈求我有力量配得到我還不應得時就坦然賜給我的仁慈。那一晚上在我的床上是沒有荊棘的；我的孤寂的屋裏也沒有恐懼。既疲倦又滿意，我一會就睡着了；我醒來時，天已亮了。

太陽從鮮豔的藍印花布的窗幔間照射進來的時候，顯出紙糊的牆和鋪氈的地板，和羅沃德的光板同襪色的牆粉很是不同，使得這房子在我看來是一個很愉快的小地方：一看牠我精神就振作起來了。外表對於年青的人有一種大影響：我想一個新生活時代爲我開始了——一個有荊棘和勞苦，也有花和歡樂的時代。我的天靈被這種情景變遷，這種令人希望的新地方所刺激，似乎全活動起來了。我的天靈究竟希望什麼東西，我不能準確的說明，不過是一種愉快的東西：並不就在那一天或那一月，却在一個不明確的未來的時期。

我起來了；我細心替自己穿着：雖然不得不樸素——因爲我沒有一件衣服不是做得非常簡單的——我却天生的滿心想耍乾淨。不修邊幅或不留心給人的印象如何，並不是我的習慣；反之，我總願盡力顯好，而且願在不美的限度之內討人歡喜。我有時惋惜我沒有更漂亮一些；我有時願意有玫瑰的面頰，端正的鼻子和一張櫻桃小口；我渴望高而莊嚴，身材發展得很好；我覺得這樣小，這樣蒼白，有這樣不端正的臉面，是一種不幸。爲什麼我有這些願

望和惋惜呢？要說明是困難的：那時候我也不能向自己說明白；然而我也有一個理由，而且是一個合邏輯的，自然的理由。不論怎樣，當我把頭髮梳得很平，穿上了我的黑衣裙——這雖則樸素，至少有一種非常合身的好處——並且收拾好了乾淨的白頸飾的時候，我想我總可以滿可敬的到費爾肥太太前露兩，我的新學生至少也不會厭惡的避開我了罷。打開了房裏的窗子，看梳洗臺上一切都放得整齊乾淨了，我就大膽走出去了。

我穿過了鋪席的長走廊，下了那光滑的橡木樓梯；於是我到了大廳，在那裏站了一會；我看看牆上的畫（我記得有一張畫着穿護身甲的嚴肅男子，一張畫着戴寶石項鍊，傅髮粉的貴婦），看看從天花板懸下的黃銅燈，看着一座大鐘，鐘架是彫得古怪的橡木，和因為時間與磨擦而發了黑的烏木做成的。一切東西在我看來都莊嚴堂皇；不過那時候我對堂皇華麗的東西不很常見就是了。一半裝玻璃的大廳門是開着的；我走出門檻。是好天氣的秋晨；朝陽在變褐色的樹叢和仍然發青的園地上恬靜的照耀着；我向前走到草坪上面，向上看，並測看這宅子的前邊。這宅子有三層高，配稱的比例不算龐大，不過也可觀了：是一所紳士住宅，並不是一個貴族府第；繞在頂上的雉架使得牠有一種畫意。宅子的炭色前沿從白嘴鴨鼻的背景中顯出來，巢中住的刮刮叫着的鳥鴉正在飛；牠們飛過草坪和園地要在一個大草場上落下，草場那裏有一段塌了的籬笆和這邊隔開，並且有一排結實有節的老荊棘，樹組得像橡樹一

樣，這即刻就說明這宅子命名的來源了。●再向前去就是小山：沒有繞着羅沃德的山那樣高，也沒有那樣險峻，也並不是那樣的隔離人世的屏障；然而這山已經是夠安靜孤寂的了，而且用來包圍着桑恩費爾得的那一種隱遁氣象，我也沒有料想到會在這樣靠近米爾口特的熱鬧地方找到。房頂和樹叢雜着的小村落，散佈在山的一邊；這地方的教堂更靠近桑恩費爾得：教堂的舊塔頂，俯瞰着屋頂與大門之間的土阜。

我正享樂着這沉靜的景物和愉快的新鮮空氣，正歡喜的聽着鳥鶯叫，正迴看着這大廳的寬廣的灰前沿，並且想着給費爾得太太似的某位孤獨的小婦人來居住，這是一個多末大的地方呵，——這時候這位婦人就入門跟前露面了。

「怎麼，已經出來了嗎？」她說。「我看你是一個起早的人罷。」我走到她跟前，她和藹的勸我，和我握手。

「你覺得桑恩費爾得怎樣？」她問。我告訴她我非常歡喜。

「是的，」她說，「這是一個美麗的地方；不過除非羅契司特爾先生來這裏久住，這地方要等個個七八續；不然，他至少也要常來才好。大宅子和好園地是要業主在那裏的。」

「羅契司特爾先生！他是誰呀？」我大說聲。

●桑恩費爾得 (Thornfield) 是這宅第名字，意爲「荆棘叢。」

「桑恩費爾得的主人，」她靜靜的問答。「你不知道他叫羅契司特爾嗎？」

當然我不知道——以前我就沒有聽說起他過；但是這老婦人似乎認爲他的存在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事實，每個人都一定本能的熟悉。

「我原以爲，」我接着說，「桑恩費爾得是屬於你的哩。」

「屬於我？唔，孩子；什麼念頭！屬於我！我只是管家——管理人。不錯，在他母親方面我和羅契司特爾家是遠親，至少我丈夫是這樣；他是一個牧師，是海——那邊山上的小村——的牧師。靠近門的教堂就是他的。現在這個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母親是姪費爾得的，是我丈夫同曾祖的姊妹；但是我從來不認這種親戚——實在的，這在我不算什麼；我完全拿普運的管家眼光在看自己；我的僱主總是客客氣氣的，我也就不再揮霍別的了。」

「那小女孩——我的學生呢？」

「她是羅契司特爾先生保護的人；他委託我替她找一個保姆。我相信，他的意思是要把她放在米府扶養起來。她來了，和她的「使女」一塊兒，她叫她的奶媽做使女。」於是謎解了；這個和藹仁慈的小身材的寡婦並不是一個大家貴婦，却和我一樣是一個依賴着。我並沒有因爲這個就不如以前更歡喜她；反而，我却覺得比以前更歡喜了。她和我中間的平等是真正的；不只是她那方面屈尊的結果；這要好多了——我的地位更爲自由了。

在我想着這發現的時候，一個小女孩，跟從人隨在後面，從草坪上跑來。我看着我同學生，她一上來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她完全是一個小孩，或者有七八歲，身體弱，五官小的蒼白臉面，長的頭髮成爲髮辮垂到她的腰間。

「早安，阿戴列小姐，」費爾太太說。「這是要教你，使你有一天成爲聰明女人的小姐，來和她說話。」她走近來。

「那就是我的保姆嗎！」她指着我，對着她的奶媽說；她回答道：

「是的，當然的。」

「她們是外國人嗎？」我聽到法語覺得奇怪，便問道。

「奶媽是外國人，阿戴列也是在大陸上出世的；而且我相信，她離開那裏不過六月。她一到這裏來的時候，不會說英語；現在她可以對付說一點了；我不明白她，她那樣把英語和法語夾雜在一塊兒；不過我敢說，你會很明白她的意思。」

幸而以前我從一個法國婦人學過法文；又因爲我認爲我必須和比哀洛夫人盡量談話，另外在過去七年中我每天背誦一點法文——自己總努力在重音上下苦功，盡量切近的模仿教師的發音，所以在這種語言上還有相當的把握和準確，對於阿戴列小姐還不至於怎樣不知所措。她聽說我是她保姆的時候，她走向前來和我握手；我引她去吃早餐的時候，用她自己的話

言向她說了幾句話：「上來她只簡短的回答，但是在我們靠桌子跟前坐下，她用她栗色的大眼睛看了我約有十分鐘之後，她突然流利的閑談起來了。」

「呀！」她用法語叫道，「你說我的語言，和羅契司特爾先生說得一樣好；我能夠像對他那樣和你說話了，蘇菲也能這樣了。她要高興的：這裏沒有人明白她；費爾太太完全說英國語。蘇菲是我的奶媽；她和我同坐一隻大船從海外來，船上有一個冒烟的烟筒，——牠是怎樣冒烟呵！——我病了，蘇菲病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也病了。叫着客廳的一間漂亮房子裏有一張沙發，羅契司特爾先生睡在那上面，蘇菲和我在別的地方有小床。我幾乎從我的床裏跌出來了；床像一個架子一樣。小姐——你叫什麼名字呢？」

「愛——簡·愛？」

「二，呸！我說不好。……在早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們的船在一個大城市跟前停了——一個很大的城市，是非常烏黑的房子，而且全是煤烟；一點也不像我從那裏來的既乾淨又漂亮的城市；於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就抱我從跳板上登了岸，蘇菲隨後來到，我們就全上了馬車，拖着我們到一所美麗的大屋，比這房子還大還好，叫做旅館。我們在那裏住了差不多一星期；我和蘇菲每天溜到叫做公園的滿是樹木的大綠場上去散步；那裏除了我，還有許多孩子，還有一個池子，裏面有許多好看的鳥，我拿麵包去餵牠們。」

「她說得這樣快的時候，你明白她嗎？」費爾肥太問。

我十分明白她，因為比哀洛夫人的流利的說話我已經聽慣了。

「我願意你關於她父母問一兩個問題，」這個好婦人繼續說，「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這記得他們？」

「阿戴列，」我問，「你說到既乾淨又漂亮的城市，你在那裏和誰住在一塊兒呢？」

「老早以前我和媽媽一塊兒住；但是她到聖處女那裏去了。媽媽常常教我跳舞，唱歌，和念詩。有許多男男女女來看媽媽，我常在他們面前跳舞，或者坐在他們膝上給他們唱歌；這我歡喜。我現在讓你們聽我唱歌罷。」

她已經吃完了早餐，所以我允許她表演一種成績。她從椅子上下來，走到我跟前，坐在我膝上；於是莊重的把小手合在胸前，把髮髮向後一搖，抬眼看着天花板，她就開始唱歌劇裏的一首歌。這是一個棄婦所唱的歌，她哀嘆了她愛人的無信之後，用驕傲來支持自己。要她的侍從用最華麗的珍寶和最貴重的衣服把她裝扮起來，決心夜間在跳舞會上去和那個虛偽的人相遇，而且用她態度舉止的歡樂向他證明：他的拋棄對她影響是何等的小。

對一個幼年的歌者，這個歌題似乎選得奇怪；不過我想這表演的精彩地方，是在聽那愛情與妬嫉的聲調，而兒童口齒不清的歌詠出來；這真是做戲趣味的；至少我以為是這樣。

阿裁列把這短曲唱得滿合調，而且帶着她那幾年歲的單純。這事做完之後，她送我膝上跳下來，說道：「現在我要來給你背詩，小櫃。」

她擺出一種架子，開始背誦老鼠同盟（拉風意^①的寓言）。於是她開始背誦這篇小東西，將意句讀與重讀，聲音婉轉，姿勢合宜，在她這樣年歲實在是很少有的，這證明她受過細心的訓練。

「這是你媽媽教給你的嗎？」我問。

「是的，她時常這樣說：『你怎麼啦？一個老鼠告訴他；說呀！』」她使我舉起手來——這樣——提醒我對這問題提高聲音。現在我來給你們跳舞罷？」

「不用，這已經夠了；可是在你媽媽到聖處女那裏去了（如你所說）之後，你和誰住在一塊兒呢？」

「和佛列特里克太太向鄰的丈夫；她照顧我，但是她和我沒有關係。我想她窮，因為她沒有媽媽那樣寬的房子。我在那裏不久。羅契司特爾先生問我歡不歡喜和他一塊兒住，英國，我說歡喜；因為我在認識佛列特里克太太之前就認識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他對我總是仁慈的，並且給我漂亮衣服和玩具；不過你看他並沒有守約，因為他把我看帶到英國，他自己又回

去了，我就沒有看見她了。」

早餐之後，阿戴列和我退到圖書室，這屋子似乎羅契可特爾先生已經吩咐了，應當做書房。大半的書籍都在玻璃門後面鎖起來了，但是有一個書架開着，裏面裝着初學所要用的一切東西，和幾卷普通文學，詩歌，傳記，遊記，及幾部傳奇等。我料想他認為保姆只必要這些東西供私人閱讀；實在他們也使我當時很滿意了；和我在羅沃德時所能夠拾取的少數書籍相較，這些似乎使我得到一種豐富的娛樂和知識的收穫。在這屋裏也有一架精巧的鋼琴，完全是新的，音調頂好；還有一個畫架和一對地球儀。

我看我的學生頗為馴服，雖然不大用功；按規律用功的事她一種也沒有弄慣過。我覺得一上來把她關得太狠了是不聰明的；所以在我和她談了許多話，教她學了一點東西之後，天氣也近午了，我就讓她回到她奶媽那裏去。我自己定規一直等到吃午飯，盡些小畫稿留給她用。

我上樓去拿書夾和鉛筆的時候，費爾肥太太向我叫道：「我想你早晨上課的鐘點已經完了罷。」她在一間扇門開着的屋子裏：她向我說話時我就進去了。這是一間大而闊綽的屋子，有紫色的椅子和暖帳，一方土耳其的地氈，紫板鑲的牆，一個滿裝着彩繪玻璃的大窗，高高的天花板，繪着高貴的花樣。旁邊桌上有幾隻細紫色寒水石的瓶子，費爾肥太太正在理

灰。

「多麼美麗的房子！」我向四周看望的時候大聲說；因為我一向沒有見過一半這樣堂皇的房子。

是呀；這是飯廳。我剛打開窗子，放進點空氣和陽光；因為不大有人住的房子中一切都會陰濕起來；那邊的會客室覺得像是墓窟一樣。」

她指着一個和窗子相平的寬拱廊，而且像窗子一樣，掛着紫顏色的幔子，現在扣掛起來了。從兩個寬梯階上到那里，並且從那裏看出去，我以為我見到了仙鄉，那邊的景物對於我初出世的眼睛是那樣輝煌。然而這不過是一個很漂亮的小會客室罷了，裏面有一間私房，兩處都鋪着白氈子，氈上似乎放着鮮亮的花圃；兩間屋裏都是塑着白葡萄和葡萄葉的雪白的天花板，下面成爲華麗的反射，閃耀着深紅的床榻；淡白色巴黎式的爐架上的裝飾，閃光的波希米亞（Bohemia）的玻璃做成的，紅寶石顏色；在窗子之間，大鏡子反映出一般的火與雪的混合來。

「你把這些屋子收拾得多整齊，費爾太太！」我說。「沒有灰塵，也沒有帆布蒙蓋。除了空氣覺得寒冷之外，人會以爲這是天天有人住的哩。」

「晴愛女士，雖然羅契斯特爾先生到這裏來的時候很少，他來時總常是突然的，出人不可

意的；而且我看出來了，他要是看見什麼東西都包裹起來，在他到時去送來收帶，他是裏生氣的，所以我想最好把屋子都預備齊。」

「羅契司特爾先生是一個嚴刻的，吹毛求疵的人嗎？」

「並不特別這樣；不過他有種紳士的趣味和習慣，他帶帶一切書照這些來料理。」

「你歡喜他嗎？他是一個人歡喜嗎？」

「哦，歡喜；這家處從這裏總是受人敬重的。這鄰近幾乎所有的田地，在你一眼能看到的

地方，從說不得什麼時辰起，就屬於羅契司特爾家了。」

「不過，拋開他的田地不提，你歡喜他嗎？人家歡喜他本人呢？」

「我是只有歡喜他的理由；而且我相信，他的佃戶都認為他是一個最平寬大的地主；不過他和他們住在一塊兒的時候向來就少有。」

「不過他沒有特別的地方嗎？簡單說，他的聲名是什麼樣的？」

「哦！他的性格是無可指摘的，我想。或者他有點兒特別：他旅行很多，見了不少世道。我敢說他是聰明的，不過我從來沒有和他談過許多話。」

「他怎樣特別法？」

「我不知道——不容易描摹——並沒有什麼可驚，不過他向你說話的時候，你覺得到就

是了；你不能够總拿得準，他是玩笑還是認真，他是高興或者還是生氣了；簡單說，你不完全明白他就是了——至少我不明白；不過這沒有什麼關係，他是一個很好的主人。」

關於她的、也是我的僱主，我從費爾太太得到的記述都在這裏了。有種人他們根本不會描寫一個性格，或者觀察、描摹顯著的特點，無論對人或是對物；這位好婦人顯然是屬於這一類；我的詢問使她迷惑，但卻沒有引她表白出她的思想。在她眼中，羅契司特爾先生就是羅契司特爾先生罷了；是一個紳士，是一個地主——止此而已；她就不向前詢問進來了，而且她對於我要對他有重明確的觀念這個願望，顯然驚奇。

我們離開壁室的時候，她提議要給我看其餘的屋子；於是我隨着她上樓下樓，一處處一邊讚嘆；因為一切都佈置得奇而漂亮。前面的大屋子我以為尤其堂皇；三層樓上有幾個屋子，雖然又低又暗，因為那種古香古色的空氣，倒是有趣味的。下面屋裏所用的傢具，時常搬到這裏來，因為時尚改變了；從窄榻裏透進來的不大的光，顯出陳舊的床架；藤樹和胡桃樹的櫥櫃，上面有棕櫚枝和天使頭這種奇怪彫刻，看來像是勞伯泰的方舟模型一樣；幾排可敬的椅子，高背而且狹窄；還有更古老的骨牌凳，蒙墊的頂上還有半截抹去的彫刻的顯然痕跡，這形制是由已經變或墓灰雨代之久的手指做成的。所有這一切遺物，使一思費爾得宅第三層有種老舊家的景象：是一個記憶的神龕。在白天，我歡喜這些隱避地方的靜寂，陰

睡，和古香古色；但是我一點也不渴望在這些又寬又笨重的床上休歇一夜：這些床有的用橡木門關閉起來；有的用鐵工的舊式英國張帳棚蓋，帳上有稠密的錦繡，繪着奇花，更奇的鳥，和最奇的人類的形像——這一切在黯淡的月光下看來，實在會顯得奇怪。

「僕人們在這些屋裏睡嗎？」我問。

「不；他們住着後面一排小一些的屋子；沒有人在這裏睡過；我們幾乎要說，桑恩費爾得府若有鬼，這裏會是他常來的地方哩。」

「我也這樣想；那末你們沒有鬼了？」

「我從來沒聽說有過，」費爾肥太太微笑着回答。

「也沒有鬼的傳說？也沒有鬼的家常和故事？」

「我相信沒有。然而據說羅契斯特爾家在他們那時代是凶猛的，不是和平安靜的一族；不過這或者就是他們現在安睡在墳墓裏的緣故罷。」

「是呀——」在生活多變的狂熱之後，他們好好的安眠，」我喃喃的說。「現在你要到那裏去，費爾肥太太？」因為她要走開。

「到鉛片房頂上去，你願意來，從那裏看看風景嗎？」我跟隨着，上了一道很窄的樓梯，到了頂樓，從那裏又上一道梯子，經過一個活板門，到了房頂。現在我和烏鴉的殖民地平

行，可以走進他們的窠裏了。我身子側出雉堞，遠遠向下去看望，我測看像地圖一樣陳列着的地：鮮亮的，絲絨似的草坪，緊緊圍繞着宅第的最下層；田場寬廣得像一個公園，點綴着古老的樹木；深褐色淨淨的樹木，被一條路分開，路上顯然生着很多東西，長着苔蘚比有着叢葉的樹還要綠；大門跟前的教堂，安靜的小山，大路，都在秋時的陽光中休息着；碧藍的，顯着白珍珠色雲石紋的，吉祥的天空，劃出地平綫的界限來。這景物中沒有什麼異常的特別地方，但却都使人快樂。我從這裏回來，再經過活板門的時候，我不大能看到下梯子的道了；和那我曾經仰望的藍氣的拱環相較，和那有樹叢，草場，青山，大宅在它中心，我曾經歡快凝視過的陽光照耀的景物相較，頂樓似乎陰黑得像一個墓窟。

● 費爾肥太太在後面停留一回，去關閉那活板門；我藉了摸索的力量，找到了頂樓的出口。接着下了狹窄的頂樓樓梯。我在這樓梯所通到的長過道中留連，這長過道把三層樓的前面房子和後面房子分開，既窄，又低，又暗；只在遠遠的一頭有一個小窗，而且兩排小黑門全閉着，看來像是藍鬚子城堡中的走廊一樣。

在我輕輕向前走的時候，我最沒有料想到在這樣靜的地方聽到的聲音，一聲笑，刺激了我的耳朵。這是一聲奇怪的笑；清楚，死板，而且沒有歡樂。我停住了：這聲音止了，但只是一會工夫；牠又開始了，比以前更高；因為一上來這聲音雖然清楚，却是很低。這轉變成喧

鬧的聲響，在每個孤寂的屋子裏都似乎引起回音來；不過這原只從一個屋裏發出，而且我能夠指出這聲音是從哪一個門戶出來的。

「費爾肥太太！」我叫出來，因為我聽見她現在正在下那大樓梯。「你聽到那高聲的笑了嗎？是誰呀？」

「多半是僕人罷，」她回答：「或許是葛來司·波兒。」

「你聽到了嗎？」我又問。

「聽到了，清清楚楚；我時常聽到她；她在一間屋裏縫東西。有時候里亞和她在一塊兒；她們常常在一塊兒吵鬧。」

笑聲用了低微的，單音的聲調重複着，結戶變成奇怪的喃喃。

「葛來司！」費爾肥太太叫。

我實在沒有指望會有什麼葛來司來回答；因為在我聽到過的哭聲中，這是最悲慘的，超自然的了；若不是天正在中午，若不是沒有什麼見鬼的情形伴隨着這大笑，若不是背景和時節都不宜於恐懼，我會迷信的害怕起來了。不過事實向我顯明了：我就是懷着一種驚奇感，也不免是一個傻子。

最靠近我的門開了，一個僕人走出來——一個三四十歲之間的婦人；結實健壯的身材，

紅頭髮，冷酷平凡的臉面；不能設想到比這更不帶傳奇性，更不陰森的幽靈了。

「太吵鬧了，裏奈司，」費爾太太說。「記住吩咐！」萬奈司默默的行禮，於是走了進去。

「她是我們僱來縫紉東西，並且幫助里亞做傢裏工作的人，」這婦人繼續說；「在有些地方並不是無可指摘，不過她做得滿好。我順便問一句，今天早晨你和你的新學生鬧得怎樣？」

這樣轉到阿戴列身上的談話，一直繼續到我們到了下面光亮而又歡快的地方。阿戴列跑着在六廳裏來迎接我們，叫道：

「小姐、太太，飯擺齊了！」於是又加上說，「我很餓了，我！」

我們看見午餐已經齊備，在費爾太太的房裏等着我們了。

第十二章

我第一次安安靜靜的來到桑恩費爾得府，似乎保證我有作一番平穩事業的希望，和這地方與居住者認識得更久，這希望也尚未破滅。魯爾太太如同她表面所顯出的一樣，是一個性情溫和，天性仁慈的婦人，受過合格的教育，有普通的智力。我的學生是一個活活潑潑的孩子，受了姑息放肆，因此有時候任性；但是她既完全委託給我照料了，又沒有什麼聰明的干涉來阻礙我改善她的計畫，她不久也就忘去了她的惡作劇，變成馴服而且可教的了。她沒有大才氣，沒有顯著的性格特點，沒有什麼感情上或趣味上的特殊發展使她比兒童期普通的水準線高出一時；但是她也沒有欠缺或惡習使她落到這水準線以下。她有了平平常常的進步，對我懷着活潑愉快的愛，雖然這愛不十分深；而且她的單純、快樂的聲語，和她要請人歡喜的努力，也引起我一些依依之惜，足夠使我們滿意彼此相處了。

附帶說一句，有些人關於兒童們天使般的天權，關於有教育兒童之責的人應對兒童懷着

崇拜的神，心裏有一種正經的學說，我這話在他們看來許是冷酷的語言罷；但我並不是寫文章來媚父母的自私心，也不是來反應口頭禪，或扶助假道學；我只是說實話罷了。我對於阿戴列的福利與進步，覺得一種出於天良的關切，對於她的小我，覺得一種溫靜的歡喜；正如我對費爾肥太太覺得感謝的仁慈，並且爲了她關心我，爲了她必帶性格都還中和，而相當的歡喜和她在一塊兒是一樣。

我要再進一步添加說：時時嘗我自己一個人在田地裏散步；當我走下到大門跟前，從那裏順着大路看望；或者在阿戴列和奶媽玩耍，費爾肥太太在儲物室做舊時，我上了三層樓梯，揭起頂樓的活板門，到了鉛片屋頂，從幽靜的田野和小山上面，順着朦朧天空的輪廓，遠遠的看過去：這時候，我渴望着一種視力，可以超越遠界限，可以達到我曾經聽過，但却從沒有見過的充滿生命的地方，城市，和繁華的世界；這時候我希望着有比現在更多的實際經驗，希望和我的同類有更多的交往，希望比在這裏認識更多種的性格：——誰要歡喜責備我，那就責備我罷。費爾肥太太的好處，和阿戴列的好處，我都重視；但是我相信還有更有生命的善良存在，而我所相信的東西，我總希望見到。

有誰責備我呢？無疑的，有很多人；而且人將說我是不知足的。這我沒有辦法；不安是我天性中生來的；有時難堪我至於痛苦。這時我的唯一的慰安就是：順着三層樓的走廊來回

走，安然在這地方的靜默與孤寂中，讓我的心眼凝視着地前面所起的光明的幻象——幻象雖乎是發光而且衆多；讓歡躍的運動使我的心澎湃起來，這運動在用苦痛使心澎湃的時候，就用生命使他擴大了；而最好的，是張開內心的耳朵，聽那一個永遠說不完的故事——我心想像所創造，所不斷說的故事；我所渴望而在實際生活中並沒有意外，生命，火和感情，使得這故事有生氣了。

說人們應當以甯靜爲滿足是枉然的；他們必須有動作；假若找不到動作時，他們要創造出來。千百萬的人受着比我還要靜的定數，千百萬的人默默反抗着他們的生命。沒有人知道除了政治的反叛之外，在人們所掩密的多數人生活中，有好多反抗激動者。一般人總以爲女人是很沉靜的；但是女人正如男子一樣感覺；她們需要運用她們的才能，需要一個努力的場所，正如她們的兄弟一樣；太古板的約束，太絕對的死滯，也一毫不差的如同對於男子似的，使得她們吃苦；她們的種類要說她們只應當限於作布丁，織襪子，彈鋼琴，繡口袋，那是必胸褊狹。假如她們要想比習俗所善物做得更多，學得更多，而去罵她們。笑她們，那是沒有思想。

這樣孤獨着，聽到葛來司·波兒的笑聲並不是不常有的事：這是同樣的大聲，同樣又緩又低的一哈！哈！這在第一次聽到時使我戰慄。我也聽到了她的古怪的喃喃；比她的笑還

奇怪。有些日子她十分沉默；但是也有些日子，她鬧出來的聲音我無法解釋。有時候我見到她；她或拿盆，或拿盤，或拿燈，從她的屋裏出來，下去到廚房裏，一會又回來了，通常總是（浪漫的讀者啊，原諒我告訴你明白的老實話！）拿着一壺茶酒。她口音的古怪所引起的好奇心，她的面貌總常給壓住；五官亂隨而且古板，她沒有可以吸引興趣的地方。我幾次嘗試着要使她談話，但她似乎是一個不大說話的人；一句聲音的回答常常覺把幾種努力打斷了。

這家裏的其他的人，如約翰和他的妻，使女里亞，法國奶媽蘇菲，都是滿好的人；不過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和蘇菲我聽說法國話，有時我問些關於她本國的問題；但是她不是一個善於講解或敘述的人，而且通常總是給人無精打彩和紛亂的答語，彷彿是要制止人，而不是要鼓勵人發問的。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都過去了。一月的有一天下午，費爾太太替阿戴列請假，因為她着了涼；阿戴列熱心的贊成這要求，使我想起在自己的兒童時代，偶然的假日對於我是何等寶貴，我就答應了，以為在這一點上顯出可以適量是償還了。雖然很冷，却是安靜的好天氣；在圖書室裏坐了一早上午，我也倦了；費爾太太又寫了一封信等着寄，我就戴上帽子，穿上外套，自告奮勇把這信送到海一府去；二哩的距離，是輪船於冬日午鐘前啟步。

看高阿戴列靠着魯肥太太的客廳的爐旁在自己的小椅上舒舒服服的坐下，把她的最好的蠟玩偶（這我常常用銀色紙包起來放在抽屜裏面）給她玩，並且給她一本故事書變換遊換她的娛樂，又接吻回答她所說的「快回家，我的朋友，我的貴重的俏小姐。」我就起身走了。

地是堅硬的，空氣是靜寂的，路是荒涼的；我快步走到身暖為止，於是緩緩走起來，享受並分析此地所給予我的那種歡樂。是三點鐘的時候；我從鐘樓下走過時的教堂的鐘聲了；這時候的美處在漸漸到來的朦朧中，在低低滑動，而光彩黯淡的太陽上。我離桑恩費爾得一哩，來到一個小徑中了，這小徑夏季因為野玫瑰，秋季因為乾草和烏莓著名，就在這時候也還有一些野菓和山叢果的珊瑚色寶庫呵；但是最好的冬季的快樂是牠的完全的孤寂和無葉的靜止。假如有一息的空氣動，牠在這裏引不起聲音來；因為這裏沒有一棵樹，一絲冬青可以沙沙作響，而且那脫了皮的荊棘和榛叢，和鋪在小徑中間的碎白石一般安靜。兩旁又寬又廣的都只是田地，現在也沒有牲口在那裏吃草了；在籬笆裏偶然動一動的褐色的小鳥，看來像是忘記落去的單片的褐色樹葉一樣。

這小徑一直到薄一村止，都是向着山上去的；到了中途，我就在一個界階上坐下了，從這裏可以到田地上去。把外套在周身裹起來，手藏在暖手筒裏，我並沒有覺到冷，雖然天氣是擔骨的寒，——這可以拿鋪道上蓋着的一層冰來證明，一條現在凍結的小溝，在幾天前迅

邊開凍的時候滿流到這鋪道上面了；從我的坐處可以俯瞰桑恩費爾得；這所灰色的、有煙燻的太宅，是我下面谷裏的主要東西；牠那裏的樹林和黑色的烏鴉棲息所，對着西方聳立着。我留連着，一直等到太陽在樹林間下落，而且深紅明亮的在樹後落下去了。於是我轉向東方。

我上面的山頂上懸着初昇的月亮；她雖然還黯淡和一朶雲彩一樣，却時時增加光輝，照耀着那半隱蔽在樹裏，從少數烟突裏冒出一縷香煙的薄一村；離薄一村還有一哩路，但是在絕對的靜寂中，我已經能夠清楚的聽出微弱的生活的細聲了，我的耳朵也覺到山水的流動；至於在什麼谷裏深處，我就不知道了；不過薄一村以外還有許多山，無疑的也有許多溪流從牠們的隘口中經過。晚間的沉靜把最近的河流的潺潺和是遠河流的聲音都給暴露出來了。一陣猛烈的聲音，那樣遼遠而又那樣清楚，打破了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這是確實的行路聲，是一種金屬的辟拍的聲音，牠將輕微的浪聲捺煞了，就如同在一張靜畫之中，那大堆的峻岩，那大橡樹的粗幹，粗而黑的畫在前面，把那有着碧藍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線，色彩互相混合的有雲的遠方，給抹煞了一樣。

這喧聲是在石道上面的；有一匹馬向這裏走來；這小徑的蜿蜒處仍然遮隱着牠，但是牠走近來了。我剛要離開界階；但是道路窄狹，我就坐下了不動，讓牠過去。在這時候我還年青，心裏充滿了光明和黑暗的幻想；除了其他的廢物之外，還記得些青嬰室的故事；當這些

故事重新出現在心頭的時候，漸漸成熟的青春，又使他們增加了一種童年所不能有的潘羅和力量。當這匹馬走近來，當我看見牠從暮色中出現的時候，我記起柏西所說的有些故事，說是有個英格蘭北部的妖魔鬼怪叫著 Gylfaga，牠現形爲一匹馬一匹騾，或一隻火狗，時常到荒涼的道路上，有時候載運難尋的旅客，就像這匹馬現在要來襲擊我一樣。

馬已經很近了，但還見不到；這時除馬蹄的踏踏聲之外，我聽到雜色下面有一種突進的聲響，於是緊靠著淺褐色樹枝條下面溜出一條大狗來，牠的黑毛白顏色使牠對着樹成爲一個明顯的東西。這正好是柏西所說的 Gylfaga 的一種外形——是一匹長毛大頭獅子樣的動物；不過牠却很安靜的從我身旁過去了；並沒有我有幾分料想牠要做的一種，停住腳用奇怪的超出狗類的眼睛向上看我的臉。馬隨後到了，——是一匹高的騾馬，上面坐着一個人。這人即刻把魔氣打散了。沒有什麼東西騎過 Gylfaga，牠常是孤單一個；而且我的觀念，妖怪們雖然可以寄居於惡類的無言的屍骸，是不能夠以普通人體作爲避身地方的。這豈不是 Gylfaga 真是一個走捷徑到來爾白特去的旅客罷了。他過去了；我向前去；走不幾步，我又回來了。清脆的聲響，一聲「鬼魂們！鬼魂們！」的響聲，和那拉拉的跌倒，抓住我的注意了。人和馬都倒下了；他們在鑲在鐵道上的冰片上面滑了脚。狗緊跟着跑回來，看見主人陷入這種窘狀，聽到馬呻吟着，嘩嘩吠叫起來，馳由反應着牠的吠聲，因爲牠的身材龐大，吠

聲也就深沉。牠在伏在地上的人間馬周身聞嗅，於是跑到我跟前；牠所能做到的不過這樣——附近惡氣可求救了。我順從了牠，走下到旅客跟前，這時他已經掙脫了他的駿馬了。他的掙扎是這樣有力，我以為他不會受什麼重傷的；然而我還問了他這個問題：

「你受傷了嗎，先生？」

我想他在咒罵着牠，但是拿不準；不過他是在說什麼照例話，使得他不能即刻回答我。

「我能効什麼勞嗎？」我又問。

「你就站在一旁就是了，」他先跪起來，後站起來時回答。我照做了；於是馬重喘着，動着嘴，喧鬧着，狗也隨着狂叫起來，這有效的使我離開了幾碼；但是我不看完這件事，他不能把我完全趕開。最後還幸運；馬又起來了，而且一聲「下去，皮勞特！」使狗沉默了。旅客彎着腰，摸他的腳和腿，彷彿在試試牠們是否健全；顯然是有些苦痛，因為他到了我剛從那裏起來的界階停止腳，並且坐下了。

這時我心裏願意對人有點用處，至少我想是多管閑事罷，因為我又走到他跟前去。

「若是你受了傷，需要什麼幫助，我可以從桑恩費爾得府或海一村叫人來，先生。」

「謝謝你；我還可以走；我沒有折斷骨頭，——只是扭了筋；」於是他又站起來，試試他的腳，但是結果引起一聲不由自主的「唉呀！」

陽光沒殘留著一些，月亮漸漸變明亮了；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他的身體裹在皮質和包銅細扣的騎馬外衣裏面；細處不很清楚，但是我看出他是中等身材，胸都很寬的。他是黑黑的臉，嚴厲的面孔，憂愁的容顏；他的眼睛和皺縮來的眉毛，這時看來是氣忿而且不得意；他已經過了青春時期了，但是還沒有到中年；也許他有三十五歲了。我並不覺得怕他，只是有些羞怯。假如他是一個漂亮的，英雄外表的年青紳士，我就不敢站在這裏違反了他的志願來這樣問他，並且不等請求就自願效勞了。我就不大看見過漂亮的青年；我一生並沒有向這樣人的說過話。我對於美麗，文雅，殷勤，吸力，懷一種空想的崇敬和膜拜；但是我若遇到這種性質在一個男性的形體中具體表現了的時候，我會本能的知道：這些對於我所具有的一切不是沒有，就是不能有什麼同情，而且我要退避這些，就如同對於火，電，或其他光亮但却不相投的東西一樣。

假如這個陌生者在我和他說話時向我微笑，而且脾氣很好；假如他歡快而且感謝的推却我要幫助他的意思，我就會走我的路，不覺得有再問他的必要了；但是這旅客的鹵莽，怒容，使我發了心；他擺手讓我走開的時候我站住不動，而且說道：

「先生，不到我看看你能夠上馬，在這樣晚的時候，我不放心把你拋在這樣荒涼的小路上。」

我說這話的時候，他看着我；以前他就沒有把眼睛向我這方面轉過。

「若是在這附近有家，我想你自己倒應當回家了，」他說，「你從什麼地方來？」

「就從下面；有月光，在外面天曉了我一點也不害怕；你若願意，我很歡喜看你跑到海一村去；實在的，我要到那裏去寄一封信。」

「你就在下面住——你是說你住在有雉梁的房裏嗎？」他指着桑恩費爾得，這時銀灰色的月光照在上面，使樹從樹林裏黯然而却分明的顯出來，和西方的天空相對照，樹林裏在似乎是一團陰影了。

「是的，先生。」

「那是誰的房子？」

「羅契司特爾先生的。」

「你認識羅契司特爾先生嗎？」

「不，我沒有見過他。」

「那末他不住在這裏了？」

「不。」

「你能告訴我他在哪裏嗎？」

『不能。』

『當然你不是那裏的女僕了。你是——』他停住了，用眼睛盯我的衣服，這和平常一樣，還是十分簡單：一件黑綿羊毛的外衣，一頂黑獵絨帽；假若給貴婦人的使女穿戴，兩種都是連一半也不夠漂亮的。他似乎迷惑着不能決定我是什麼人，我幫助了他：

『我是保姆。』

『呀，保姆！』他重複說；『假若不是我忘記了，魔鬼帶我去！保姆！』我的衣服又經他詳細察看。過兩分鐘他從界階上站起來；他要動的時候，臉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不能派你去求助，』他說；『假若你是這樣好心，你可以自己幫助我一點。』

『是呵，先生。』

『你沒有雨傘？給我用來當手杖嗎？』

『沒有。』

『想法抓住馬韁繩，把轡牽到我這裏；你不害怕罷？』

若是一個人的時候，我是會害怕去摸馬的，但是他吩咐我做，我也願意服從。我把暖手筒放在界階上，走到高的驕馬跟前；我想要抓住韁繩，但是這馬是一個精神十足的東西，不諛我走到牠頭跟前；我一再努力，不過都沒有用處；同時我也非常怕牠那會踢人的前蹄。

旅客等着看了些時候，他終於笑了。

「我看你是不能把山帶到譚罕默德跟前了，」他說，「你只能幫助譚罕默德到山跟前去的；我不得不求你到這裏來。」

我去了。「原諒我，」他繼續說：「情不得已使得我勞動你。」他把一隻沉重的手放在我肩上，有些重重的倚着我，跛行着他的馬跟前。他一抓住轡轡，即刻就制服住馬，跳上馬鞍去；這樣做時他猜惡的皺着臉，因為這扭傷他的扭筋了。

「把我的馬鞭遞給我罷，」他放開緊緊咬着的上唇說；「鞭子是在籬笆下面的。」

我找，找到了。

「謝謝你；現在趕緊拿信到海一去，儘快回來。」

帶着踢馬刺的鞋跟一觸，馬一上來吃驚後跳，於是跑開了；狗順着跑去；三個都不見了，

「像荒原中的草一樣

給狂風捲跑了。」

我拿起暖手筒向前走。這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而且在我已經是過去了；這是一件無關重要，沒有傳奇，沒有興趣的意外事；然而這使我單調的生活在一點鐘裏有了變化了。有人需要了，要求了我的幫助；我也給了幫助了；我高興與我做了一點事；這事雖然是時的一時的，微小的，總還是一件主動的事呵，何況我厭倦了完全被動的生活了。這新的臉面，也像是拿進記憶展覽所的新畫一樣；這和那裏所掛的畫是完全不同的；第一，因為這是男性的；第二，因為這是黑黑的，強壯的，嚴厲的。我進了海一村，把信投到郵局的時候，這畫仍然在我的眼前；在我快步下山向家裏走的全途中，我也還看見牠。走到界階的時候，我站了一會，向周圍看望而且聽着，心想馬蹄或者可以再在鋪道上作響，一個穿着外衣的騎者，和一條 *Gytasa* 似的紐芬蘭的狗，或者可以再出現；我只見到籬笆和二顆去杪的柳樹在我眼前直而靜的立着迎接月光；我只聽到最輕微的風的波動，在一塊外桑恩曼爾得周圍的樹叢間忽緩忽急的吹過；當我順着這低聲的方向看去的時候，我的眼睛經過大宅前面，見到一個窗子裏點了燈；這使我想起來我遲了，於是我急忙向前走。

我不歡喜再進桑恩曼爾得。過了她的門樓就回到沉死裏去；穿過靜謐的大廳，上那黑暗的樓梯，找我自己的孤獨的小屋，於是和安靜的費爾太太相見，和她，而且只和她度過那漫長的冬日夜晚，就是把我腳步引起的微弱的興奮完全給消滅了，——就是把一種平靜死

二、太一致的生活，把一種對安穩舒服種種特在我都漸漸不能重視的生活的無目的極結，又重行放在我前天靈上面了。在不穩定的掙扎生活的暴風雨中顛簸，讓粗暴慘苦的經驗教我渴望現在身在其中心而垂頭喪氣的安靜，會給我何等好處！是的，這是會給我的好處，就如同長時散步對於在「太安樂的椅子」中靜坐倦了的人一樣；在我的情況下，要夠的願望，就如同在他的情況下是一樣自然。

我在大門跟前留連；我留連在草地上面；我在鋪道上來回的走；玻璃門上的戶扉關住了；我不能看到裏面；我的眼睛和精神，都似乎不願看那陰暗的屏屋——那書是些無陽光的獄室的灰洞（在我看來是如此）——却轉向我眼前開展的天空，——那一片不沾染絲毫雲痕的藍濤；月亮莊嚴的昇向天空；月球似乎仰望，當她離開山頂（月亮是從她下面這山頂背後出來的），向那深不可測、遠不可量的極黑的天頂昇騰的時候；她並看着隨着她來的顫抖的羣星；我看看牠們的時候，我的心顫抖，我的血管發熱。小小的事情就可以把我們喚回到大地上來；大廳的鐘響了；這就儘夠；我從月亮和星辰轉回，打開一扇邊門，走進去了。

大廳並不黑，裏面也還有點亮起來，只點一盞高懸着的古銅燈；一片溫暖的熾光散佈在大廳和梳水梯的下面梯級上。這微紅的光輝是從大的餐室裏放出來的，牠的百扇門開着，顯出一爐熊熊的火，閃射在大理石的爐板和銅的火爐用具上，並且在極愉快的光輝中，顯出紫

色的帷幔和漆光的傢具。他也顯出靠着爐架的一羣人：我剛沒看到他們，剛沒意識到這愉快的混雜的聲音，在其中我似乎辨出阿戴列的聲調來，這時候門關了。

我急忙到費爾肥太太屋裏去；那裏也生着火，却沒有蠟燭，費爾肥太太也不在。我看見孤孤獨獨的直坐在地氈上面，莊重的看着火光的，却是一條黑捲毛的長毛狗，正像小徑上的 *Gytrash* 一樣。這狗和牠是這樣相像，我走向前去叫聲：「皮勞特」，牠就站起來，走到我跟前，並且嗅我。我撫慰牠，牠搖動牠的大尾巴；但是單獨在那裏，牠看來是一個凶猛的東西，我也不知道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我按鈴，因為我要一支蠟燭，我也要打聽這位客人的事。里亞進來了。

「這是什麼狗？」

「他和主人一塊兒來的。」

「和誰？」

「和主人——羅契司特爾先生——他剛到。」

「是嗎！費爾肥太太是在他那裏嗎？」

「是的，阿戴列也在那兒；他們在餐廳裏面，約翰出去請外科醫生去了；因為主人這了意外；他的馬跌倒，他的踝骨扭傷了。」

「馬是在這一徑跌倒的嗎？」

「是呀，在下山的時候；他在冰上滑了脚。」

「呀！給我拿一支蠟燭來，好嗎，里亞？」

里亞把蠟燭拿來；她進來了，後面隨着費爾肥太太，她又把這新聞說一過；並說外科醫生加特爾先生來了，現在和羅契司特爾先生在一塊；於是她急忙出去吩咐預備茶點，我上樓去脫東西去了。

第十三章

羅契司特爾先生似乎是依照外科醫生的命令，那天晚上早早睡了覺；第二天早晨他起得也遲。他下樓來的時候，也只是來辦事；他的代理人和幾個佃戶來了，等着和他說話。

阿戴列和我現在不得不騰出圖書室來；天主要用這房子接待來訪的人。樓上有一間屋裏生了火，我把我們的書搬到那裏去，把屋子收拾了做我們將來的課室。在一早晨的工夫中，我看用桑恩費爾得是一個改裝了的地方；不再像教堂一般沉重，却是每隔一兩點鐘，他就反應着扣門聲敲着鈴聲；也有脚步穿過大廳，下面也有新的人聲說着不同的語調了；有一條小川從外厚流過這裏了；牠有了主人：在我呢，我喜歡喜牠了。

這一天阿戴列不容易受教。她不能用功；她老是跑到門跟前，並且從扶手欄杆上看她是否能見一見羅契司特爾先生；於是她找個藉口來下樓去，我精明的料想她是要去圖書室，那裏她知道是並不需要她的；在有些生氣，使她靜坐下來的時候，她就繼續不斷地談着她的

朋友，「愛德華·費爾肥·得·羅契司特爾先生，」她是這樣稱呼他（我以前除了她是沒有聽過他的名字等等的），並且猜想他給她帶來什麼禮物；因為她頭天晚上似乎提到，他的行李從米爾口特弄來的時候，裏面有一個小盒子，對於盒子裏的東西，她是有興趣的。

「那就是說，」她說，「裏面有一件給我的禮物，並且也有給你的，小姐。先生說到你：他問我的保姆的名字，問她是不是一個小身材的，很纖細的身材，而且臉面有點蒼白。我說是的，這不是實在的嗎，小姐？」

我和我的學生和平常一樣在費爾肥太太的客廳裏吃午飯；下午有暴風而且下雪，我們是在課室裏度過的。天黑的時候，就允許阿曼迪把書本和工作放在一旁，跑下樓去；因為樓下比較靜默，門鈴也沒有響了，從這兒我料想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是閃散着了。只剩下我一個，我就走到窗子跟前；但是從那裏沒什麼也看不着；暮光和雪片使得空氣渾沌，把草地上的灌木都隱蔽住了。我放下簾幕，回到爐旁來。

在爐裏明亮的餘燼中我描畫着一種景物，這和我記得看過的來尚河上，赫得爾堡城裏的畫圖相似，這時候費爾肥太太走進來，將我集攏起來的火的嵌工打碎，將幾種就要包圍住我孤寂的不受歡迎的思想也打散了。

「羅契司特爾先生請你和你的學生今晚在餐室裏同他一塊兒用茶點，」她說：「他整天

忙碌，所以不能早些見你。」

「他什麼時候用茶點？」我問。

「六點鐘；他在鄉間用得早。你最好現在換了你的外衣；我願意和你去，把鞋穿好了。這兒有一支蠟燭。」

「必須換外衣嗎？」

「是的，換了好；羅契河特爾先生在這裏的時候，我晚間總要穿好衣服的。」

這種多知的禮節似乎有些莊嚴了；不過我回了我的屋子，費爾肥太太幫着我，我把黑布呢衣服換上黑朝的了；這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好的衣服了，除了一件淺灰色的，這依照我在羅漢德的服裝觀念，除非在第一等的大典期，我想穿起來是太漂亮了。

「你要戴一隻劍，」費爾肥太太說。我只有的一件小的珍珠飾品，是羅伯爾女士作為贈別紀念品送給我的；我往樓梯上，於是她朝下樓去了。我不慣於陌生人，這樣正式的被召到羅契河特爾太太面前，倒真是一件苦事。我讓費爾肥太太在我前面進了餐室，而且從這屋裏穿過的時候，老是能在她的影子裏面；於是我們過了樓梯已經放下的拱環，進了那一面的精緻的門廳了。

桌子上放着兩支蠟燭，檯架上也點着兩支；皮勞特在熊熊的壁火的熱與光裏聽着取暖，

阿戴列隨在他後面。半個臥在一張小床上面的是羅契司特爾先生，腳墊着枕墊；他在看着阿戴列和狗，火光滿滿的照着他的臉。這個眉毛粗黑的旅客我是認得的；他的方前額，因為鬚髮變白顯得更方了。我認識他那與其說是因為美，實不如說是因為特性和顯著的堅決的鼻子；他的豐滿的鼻孔，我想，是表示着怒意的；他的古板的嘴，下頰，和腮——是的，三樣都很古板，沒有錯。現在脫去了外衣，他的形體我覺得在端正上和他的面貌和講一致。我料想這類體育的意義說，是好的身體——寬胸細腰，雖然既不高也不秀美。

羅契司特爾先生一定覺到費爾肥太太和我進來了；但是他顯得無心注意我們，因為我們走近時，他就沒有抬頭。

「簡·愛小姐來了，先生，」費爾肥太太以她安靜的方式說。他點點頭，眼睛並沒有離開狗和孩子。

「讓簡·愛小姐坐下罷，」他說；在他的勉強的不自然的領首中，在他的不耐煩然而拘謹的聲調中，似乎有些更進的表示：「簡·愛小姐在不在這裏和我有什麼鬼相干？這時候我是不願意先開口和神說話的。」

我完全不拘束的坐下了。禮至義盡的客氣接待或許會使我迷糊了；在我這方面是不能夠混文爾雅的回報或應對他的；但是粗暴的任性就使我沒有什麼義務了；反之，在態度非常之

下的合體的沉靜，是於我有利的。而且他這種行爲的乖常，是刺激好奇心的：我覺得樂於看他怎樣做下去。

他繼續着像一座雕像一樣，這就是說，他既不說話，也不動。費爾肥太太似乎以爲必須有人討他喜悅才行，她便談起話來。和平常一樣仁慈——也和平常一樣有些陳腔濫調——她慰問他整天事務使他受的勞累；慰問他苦痛的扭筋所給他的苦惱；於是她又恭維他辦這事的耐性和毅力。

「太太，我願意喝點茶，」是她所得到的唯一答語。她趕緊去按鈴；茶盤來了的時候，她殷勤迅速的去安排茶杯，茶匙等。我和阿戴列走到桌子跟前；但是主人並沒有離開床。

「你願意遞過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杯子嗎？」費爾肥太太向我說；「阿戴列也許會把茶碟了。」

我照着她請求的做了。他從我手裏拿起杯子的時候，阿戴列以爲這正是替我請求一下的時候，就叫道：

「是不是，先生，在你的小箱子裏面有一件送給簡·愛小姐的禮物？」

「誰說到禮物了？」他粗魯的說。「你希望一件禮物嗎，愛小姐？你歡喜禮物嗎？」於是他用那在我看來是無光，生氣，而且刺人的眼睛，細看我的臉。

「我不大知道，先生；我對於禮物是沒有什麼經驗的：一般人以為禮物是愉快的東西罷。」

「一般人以為？不過你以為怎樣呢？」

「我必得費些時間，才能夠給你一個值得聽的回答，先生；一件禮物有多方面的意義，不是個？我們應當全考慮了，才能說出對於她的性質有怎樣意見。」

「愛小姐，你沒有阿戴列那樣不做假；她一見我的時候，就囑咐着要一件禮物；你却轉轉抹角才說出自己要說的話。」

「因為我不如阿戴列相信能得到一件禮物；她可以提出一個熟人的要求權，也可以提出習慣上的要求權，因為她說你時常給她玩具；我若是這末做，人會對我莫名其妙了，因為我是一個陌生人，而且沒有做出什麼事來值得受人感謝呵。」

「哦，你不要太謙虛了！我考查過了阿戴列，我看出你對她用過一翻苦心了；她並不聰明，她沒有才氣；但是在短時期裏面她有很多進步。」

「先生。你已經把我的『禮物』給我了；我謝謝你；稱讚學生進步，是教師們最渴望的報酬。」

「噢！」羅契司特爾先生說，於是默默喝他的茶。

「到火跟前來，」主人說，當茶盤拿走，費爾肥太太坐在屋角去編織的時候；這時阿蘇刺草牽着我的手領我在屋裏繞圈，給我看美麗的書籍，和支柱及飾櫃上的裝飾品。我們彷彿在鏡紗上不得不似的服從了；阿蘇刺要坐在我膝上，但是他吩咐她和皮勞特去玩去。

「你來到這裏住已經三個月了？」

「是的，先生。」

「你從哪裏來呢？」

「從米州的羅沃德學校。」

「呀！是一個慈善機關。你在那裏多久？」

「八年。」

「八年！你的生命一定很堅牢罷。我想在那樣地方住四年也就可以把什麼樣體質都毀了。無怪你有着陰間的神氣了。我奇怪你那裏來的哪樣臉面。昨晚你在海一徑遇見我的時候，我真名其妙的想到童話。心裏有幾分想問你，是不是你用魔術迷了我的馬了：現在我還不分確定呢。你的父母是誰？」

「我現在沒有父母。」

「我料想早就沒有了罷：你記得他們嗎？」

「到火跟前來，」主人說，當茶盤拿走，費爾肥太太坐在屋角去編織的時候；這時阿戴刺草牽着我的手領我在屋裏繞圈，給我看美麗的書籍，和支柱及飾櫃上的裝飾品。我們彷彿在鏡紗上不得不似的服從了；阿戴刺要坐在我膝上，但是他吩咐她和皮勞特去玩去。

「你來到這裏住已經三個月了？」

「是的，先生。」

「你從哪裏來呢？」

「從米州的羅沃德學校。」

「呀！是一個慈善機關。你在那裏多久？」

「八年。」

「八年！你的生命一定很堅牢罷。我想在那樣地方住四年也就可以把什麼樣體質都毀了。無怪你有着陰間的神氣了。我奇怪你那裏來的哪樣臉面。昨晚你在海一徑遇見我的時候，我真名其妙的想到童話。心裏有幾分想問你，是不是你用魔術迷了我的馬了：現在我還不十分確定呢。你的父母是誰？」

「我現在沒有父母。」

「我料想早就沒有了罷：你記得他們嗎？」

「我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

「誰推舉你到這裏來的？」

「我登了廣告，費爾太太回答了我的廣告。」

「是呀，」這個好婦人說，她現在知道我們說些什麼了，「上帝領導我這樣選擇，我天天感謝。愛小姐是我一個無價的伴侶，是阿戴列的一個仁慈細心的教師。」

「不要勞神保證她的品格，」羅契司特爾先生回答：「恭維話是不會使我有偏見的：我要自己來判斷。她一上來就把我的馬弄倒了。」

「先生？」費爾太太說。

「這次抽筋我豈得謝謝她。」

這個寡婦看來是莫名其妙了。

「愛小姐，你在城市裏住過嗎？」

「沒有，先生。」

「交際廣嗎？」

「除了羅沃德的教員學生和桑恩費爾得住的人以外，沒有交接過什麼人。」

「讀過很多書嗎？」

「只讀些我碰到的書；爲數並不多，也不是很淵博的。」

「你過了一種修女的生活；無疑的，你在宗教方面很有訓練；我知道布魯克爾哈斯忒管理羅拔德，他是一個教師，不是嗎？」

「是的，先生。」

「你們女孩子們或許都崇拜他，如同住滿修女的道院崇拜她們的管理人一樣罷。」

「哦，並不。」

「你很冷淡！並不！什麼！一個新信德不崇拜她的教師！這說來是蠻神呵。」

「我不歡喜布魯克爾哈斯忒先生；有這樣感情的不是我一個。他是一個嚴酷的人；又擺架子，又好管閑事；他剪去我們的頭髮；而且爲了經濟關係，替我們買壞針線，我們幾乎就不能用來縫紉。」

「這是很擔不住的經濟，」費爾肥太太說，她現在又明白我們談話的意義了。

「這是他值錢不高興的最重要的地方嗎？」羅契司特爾先生追問。

「在指點委員會之前，他獨自監督飲食部的時候，他使我們受餓；每星期一次他拿長篇講演，並使在房間讀他自己的著述鬧得我們厭倦，這些書都是關於暴死和裁判的，使我們晚間不敢去睡覺。」

「你到羅沃德去的時候多大年歲？」

「差不多十歲。」

「你在那裏呆了八年；那末你現在是十八歲了。」

我承認了。

「你看，算學是有用的；沒有牠的幫助，我不會猜出你的年歲呀。像你這樣五官容貌很有參差的人，這一點是難得確定的。你在羅沃德學了些什麼？你能彈琴嗎？」

「會一點。」

「當然：這是照例的答話。到圖書室裏去——我是說，若是你高興的話。——（原諒我的命令語氣；我慣說，「做這個，」於是人就給做了；我不能爲了一個新人改變我弄慣了的習慣。）——那末，就到圖書室裏去罷；帶一支蠟燭；把門開着；在鋼琴跟前坐下，彈一個調子。」

我服從着他的命令，走開了。

「夠了，」幾分鐘後他叫。「我看你會彈一點；和其他中學的女孩們一樣；或者比有些人好，不過並不高明。」

我關住鋼琴，回來了。羅契司特爾先生繼續說：

「阿戴列今天早晨給我看了幾張畫稿，她說是你的。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完全你畫的；或許有先生幫助你罷？」

「沒有，實在的！」我插入說。

「呀！這傷了自尊了。把你的畫夾盒拿來，若是你能證明裏面的畫都是獨出心裁的；不過你若拿不準，你可不用這樣說：我可以認識拙劣的作品。」

「那我就不願說什麼話，讓你自己去判斷罷，先生。」

我從圖書室拿來畫夾。

「到桌子跟前來，」他說；我把桌子推到他跟前。阿戴列和費爾肥太太走近來看畫。『不要擠在一起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說；『我看完的畫就從我手裏拿走；不過不要把你們的臉擠到我臉跟前。』

他把每張速寫和畫都細細看過了。有三張他放在一旁；其餘的看完後就推到一邊去了。『把這些拿到另外一張桌子上去，費爾肥太太，』他說，『你和阿戴列去看罷；——你呢，』（他看了我一下）『坐下來，回答我的問題。我看這些畫都是出於一個人的手；這手是你的嗎？』

『是的。』

「你什麼時候找出工夫畫這些呢？這要費許多時間，也要費些思想的。」

「這是在羅沃德最後兩個假期中所畫的，那時候我沒有別的事。」

「從哪裏弄到的摹本？」

「從我自己的頭裏。」

「就是我現在看着長在你肩上的頭腦？」

「是呀，先生。」

「裏面還有別種同類的東西嗎？」

「我以為也許是有的罷：我願希望——更好。」

他把畫擺在前面，又輪流的看牠們。

在他這樣忙着的時候，讀者，我願告訴你這是些什麼畫：而且首先說出來：這些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畫。畫材確實曾經活潑的到我的心頭來過。在我用精神的眼來看牠們，而並沒有把牠們具體表現的時候，牠們是可驚的；但是我的手不贊助我的幻想：每回所畫出來的，不過是我想到的東西的黯無光澤的寫照罷了。

這些畫都是水彩的。第一張畫着低垂的，鉛色的雲，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上滾動：這方完全被黑暗籠罩了；前面的地也是這樣，或者不如說，最近的主浪也是這樣，因為就沒有陸地。

。一星光明顯出一根半沉的船桅來，上面有一隻又黑又大的海鷗，羽翼上濺着水沫；牠嘴裏含着——一隻鑲着寶石的金錐，這我用調色板所能有的最鮮明的顏色來畫，盡我畫筆的能力使牠閃光清楚。在這鳥和船桅下面沉沒着的，是一具從綠水向外看的淹死的屍身；一隻美麗的胳膊是唯一可以清楚看見的肢體，錐就是從那肢體被水沖掉，或被鳥啄來的。

第二張畫的前邊只有一座朦朧的山峯，上面有彷彿被微風吹歪的葉和草。上面和後邊是一片遼闊的天空，像拂曉時一般暗藍；昇向天空的是一個婦女的半身像，用我所能混合的最淺最柔和的色彩畫出來。不清楚的前額上面畫着一顆星；下面的容顏彷彿從迴響廳中看見的一樣；眼睛幽暗而且不羈的閃着光；頭髮不着實的飄浮着，彷彿是被暴風或電力刮走的無光的雲。頸上有一片淺淡的月光似的反光；這同一的微光也染上了那陣陣的薄雲；這是庚星的幻影就從那雲彩裏起伏。

第三張畫出一個冰山的尖頂，聳入北極的冬日的天空；一道北極光順着地平線緊密的覺起朦朧的長予來。把這些拋開到後面，在前邊起來一個頭——一個龐大的頭，向着冰山傾倒，而且靠在冰山上面。在前額下接合，並支持着前額的兩隻瘦手，從臉的下部前額間一掛黑帳幔；所能看見的只是一個完全無血，白得像骨頭般的前額，和沉陷固定的除了絕望就無所表示的眼睛。在太陽筋上面，在裏起來的黑布頭巾的褶襞裏，縹緲無定如雲，閃爍着一個白

飾的環，裝飾着色彩更黯然的火屋。這個黯然的新月就是「王冠的小影」；加戴這個冠冕的環是「畫家王冠」。

「你畫這些畫的時候你快樂嗎？」羅契司特爾先生隨即問道。

「我是聚精會神的，先生：是的，我是快樂的。簡單說，畫這些畫是享受我所知道的一種極動心的快樂。」

「這沒有說過火。依你自己說，你的快樂並不多；不過我敢說，在你調和安排這些奇怪顏色的時候，你確是在一種藝術家的夢鄉裏生活。你每天坐下畫牠們的時間長嗎？」

「我別的沒有事做；因為是假期，所以就從早到午，從午到晚坐下來畫：中夏天氣的長，對於我要用功的心是有利的。」

「你對於這熱心勞作的結果自己覺得滿意罷？」

「離滿意還得很。我所想的和我所畫的不同，使我苦痛；每次我都想得到一些東西，可是我完全沒有力量把牠實現。」

「也不完全這樣：你保持了你想的陰影了；不過或者也只檢到這地步罷。你還沒有充分的藝術家的本領和知識，使能有全部的生命；然而這些畫在一個中學校學生總算是特出的了。至於思想呢，簡直是怪氣的。那長庚星裏的眼睛，你一定是在夢中見到的罷。你怎能使

那眼睛看來那樣清亮，可是一點也無光輝呢？因為上面的行星把牠們的光採煞了罷。牠們的莊嚴的深沉中含着什麼意思呢？誰教給你查風的呢？在那張畫的天空裏，在這張畫的山頂上，都刮着大風呵。你在什麼地方看見拉特毛司？因為那是拉特毛司，唔！查拿開！」

我剛還沒有把發夾的繩子扣好，這時他看着錶突然說道：

「九點鐘了：你在做什麼事，愛小姐，讓阿戴列坐這樣久？帶她去睡覺。」

阿戴列在離開屋子之前走去親吻他，他忍受了這親熱，但是似乎並不比皮勞特歡喜，感者還不如。

「我願你們晚安。」他說，手向門動一動，表示對我們厭倦，願意打發我們走了。費爾肥太太捲起她的繃繃活計；我拿起我的發夾：我們向他行禮，得到冷淡的一點頭的回報，於是我們退去了。

「你說羅契百特爾先生不很特別呀，費爾肥太太，」當我把阿戴列放上床之後，來到她屋裏時我說。

「喔，他特別嗎？」

「我想是特別：他是非常好變而且唐突。」

「不錯的：在一個生人看來也許是這樣的，但是他的態度已經使我慣了，我就不去想

牠了；而且即使他的脾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也應當有些原諒。」

「爲什麼呢？」

「一部份因爲這是他的天性——我們無論誰對於天性也是沒有辦法的；一部份因爲他無疑的有苦痛的思想來磨難他，使他精神不定。」

「關於什麼事呢？」

「第一件，家庭的苦惱。」

「可是他沒有家人哪。」

「現在沒有，可是他以前有過——至少有親屬呀。他哥哥不幾年之前死去了。」

「他哥哥？」

「是呀。現在這位羅契司特爾先生有這財產並不久；差不多只有九年。」

「九年也頗可觀了。他這末歡喜他哥哥，他死去，他到現在還沒有寬下心嗎？」

「唔，不——或者不罷。我相信他們之間有什麼誤會。羅爾得·羅契司特爾先生對於愛德華·羅契司特爾先生是不十分公平的；或者還使他父親對他懷着成見。老先生歡喜錢，滿心想使家庭財產不分散。他不歡喜圖爲分家把財產減少了，可是他又急急愛愛德華也有錢維持家聲；他一成年的時候，就取了些不十分公平的步骤，引起許多麻煩來。老羅契司特爾先生

和羅蘭得先生聯合起來，使愛德華先生到一種他自己認為是苦痛的地位，因為要使他放棄，這種地位究竟是怎麼一種性質，我知道得不清楚，不過他在裏面所受的苦痛，不是只精神上所能忍耐的就是了。他不是很能原諒人的：他和他的家庭決裂了，多年中都過着一種不穩當的生活。我想他哥哥沒有遺囑死去，他做了這田莊的主人之後，他就沒有一刻在冥想如何得伴過兩個星期；實在無怪乎他總不來這個老地方了。」

「他爲什麼不來的呢？」

「或者覺得他陰慘罷。」

這是推託的回答。我歡喜知道些更清楚的事；但是關於羅奕司特爾先生的經歷，費爾福太太不是不能，就是不願給我更說得明白的消息了。她力言這些對於她自己也是一種不解的事，而且她所知道的多半是從猜想得來。顯然她願意我放下這個題目，我就照辦了。

第十四章

以後幾天中我不大見到羅契司特爾先生。早晨他似乎事務很忙，下午有從米爾口特或鄰近來的客人拜訪，有時直坐到他吃了飯纔走。他的拔筋好到能夠騎馬的時候，他常常騎馬到外邊去；或許是回拜罷，因為他總到夜深了才回來。

在這時間中，就是叫阿威列到他跟前去的次數也很少，我和他見面只限於在大廳裏，樓梯上，或者在走廊裏偶然相遇罷了，他有時高傲冷淡的從我身邊走過，只疏遠的瞟一點頭或冷淡的看一眼表示見到我在跟前了，有時他帶着紳士樣的和藹鞠躬而且微笑。他的心情轉變並不使我生氣，因為我看出這些和我沒有關係；這種退潮和長潮，是依賴着和我完全無關的原因的。

有一天有些人來吃飯，他要去我的畫夾，無疑的是要給人看其中的畫：來客們很早就走了，去出席在米爾口特開的公眾會議，費爾肥太太這樣告訴我的；但是夜晚又濕又有風暴，

羅契司特爾先生沒有和他們同去。他們走後不久，他就接鈴：送來信息要我和阿戴列下樓。我梳了阿戴列的頭髮，把她收拾乾淨，自己有把握我還穿着平常的儉樸裝束，沒有什麼要重新收拾——一切（包括頭髮在內）都太簡潔樸素了，不至凌亂——我們就下去了。阿戴列奇怪着是不是小匣子終於到了；因為，爲了一種錯誤，小匣子直到這時還沒有到。她滿意了；我們進餐室的時候，一個紙製的小匣放在桌子上。她似乎本能的就認識牠。

『我的小匣子，我的匣子！』她叫，一面向着小匣子跑。

『是的，你的「匣子」終於來了；你真正的巴黎女兒呵，把牠拿到屋角去，挖掘裏面的肺腑去自己消遣罷，』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深沉而有些譏刺的聲音說，這聲音從爐旁一張大安樂椅的深處發出來。『留心，』他繼續說，『不要拿解剖的細節，也不要拿五臟的情形來打擾我；默默的施你的手術；使你自己安安靜靜的，孩子；明白嗎？』

阿戴列似乎是不大需要警告的；她已經帶着她的寶庫退到一張沙發那裏了，在忙着解那細緊便蓋的繩索。去了這層障礙，揚起些銀色的紗紙封，她只叫道：

『天呀，多麼好看哪！』於是就聚精會神從事狂歡的默想去了。

『愛小姐來這裏了嗎？』主人這時問道，從座位上半欠起身來向門看，我是站在門跟前的。

「呀！走向前來；在這裏坐下。」他拉他座位跟前的一張椅子。「我不歡喜小孩子們的胡亂說話，」他繼續說；「因為像我這樣的老單身漢，對於他們口齒不清的說話沒有什麼愉快的聯想。和一個小孩對談度過一整晚是我所受不了的。不要把那張椅子拉遠了，愛小姐；就坐在我放下的地方——這是說，你要樂意的話。該死的禮貌！我常常忘記這些。我也不特別愛裝歡喜頭腦簡單的老太太。順便說一下，我這位老太太我心裏一定不能忘記的；忽略了她可不成；她也是一位姓費爾肥的，或是嫁給姓費爾肥的了；有人說血統關係比別的要重呢。」

他按鈴，派人去請費爾肥太太，她一會就到了，手裏拿着編織籃。

「晚安，太太；我請你來做點善事。我禁止阿戴列和我談論她的禮物，她心裏充滿了要說的話；去聽她說話並和她交談罷；這會成爲你一種最慈悲的動作。」

實在的，阿戴列一見到費爾肥太太，就叫她到她沙發跟前去，急忙拿她「匣子」裏所裝的蠟製品，象牙，磁器，盛滿了她的裙兜；同時用她所能運用的不完全的英語吐露出解釋和狂喜來。

「我已經盡了好主人的職務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說，「使我的客人們彼此去尋樂，我應當自由的自己享樂了。愛小姐，把你的椅子再向前拉一點；你離得太遠了；我不動在這張

箭形椅子裏面的地位就看不見你，要動又是我所不樂意的。」

我照着他吩咐的做了，雖然我更願意坐在陰影裏不動；羅契司特爾先生有一種直接發命令的方法，似乎即刻服從他是當然的事。

我已經說過，我們是在餐室：吃飯時點起的燭台，使屋裏充滿了節期時一樣的光輝；木的爐火發透明的紅；紫色的幕幔在崇高的窗子和更崇高的拱廊前闊綽而寬大的懸掛着；除了阿戴列小的閑談（她不敢高聲說話）外，一切都靜止了，補充她說話停頓的，是冬雨打着玻璃窗的聲響。

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坐在他的錦緞面的椅子上面，和我以前看見的樣子不同了；不完全像那樣嚴厲——憂鬱要減少得多了。他的唇上有微笑，他的眼睛閃着光，至於是不是爲了酒，我不十分準知道；不過我想是很可能的。簡單說，他是在一種午餐後的心情中；較之早晨嚴峻剛強的脾氣，要開闊懇切些，而且也要放縱些；然而他看來還是很古板，把大的頭靠著椅子的隆起的背，在他大理石彫琢的面目上，在他大而黑的眼睛裏收受着火光；他有又大又黑，而且很亮的眼睛——在眼睛深處有時也並不是沒有一種變化，這若不是溫存，至少使我想起那種感情來。

他對着火看了兩分鐘，我同時又看他兩分鐘，這時突然一轉身，他看見我注意釘視着他

的面龐了。

『你察看我，愛小姐，』他說；『你想我漂亮嗎？』

假如我用心思索了，我會拿照例含糊而有禮的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了；但是我還沒有意識到，答語就從我舌頭上溜出來了：『不，先生。』

『呀！實在你有些奇怪，』他說：『你有一個小修女的神氣；特別，安靜，莊嚴，單純，在你手放在前面，眼總看着地氈的時候（順便說一下，除了你在深淺的看我的臉，例如現在似的）；有人問你問題，或說了你不得不答的話時，你就衝口說出直覺無隱的答語來，這不是無禮，至少也是冒昧的。你這是什麼意思？』

『先生，我太直率了；我請你原諒。我應當答道：關於臉面問題不容易有一個當場的答語；各人的審美力很不同呀；美沒有什麼關係呀，或其他類似的話。』

『你應當不回答這類的話。美沒有什麼關係！這樣，假冒着緩和以前的態度，安慰我使我滿意，你却拿一把狡詐的小刀刺在我的耳下了。再說：請問你找出我有什麼缺點？我料想我的五官和肢體都和別人一樣罷？』

『羅契可特爾先生，允許我取消第一次的答語罷；我並不是想有什麼諷刺的敏捷答語，這只是一種粗心的錯誤罷了。』

「正是這樣；我也這樣想：你要負責任的。批評我罷；我的前額使你不歡喜嗎？」
他把鬚在肩頭的頭髮弄起，顯出有充分智力的器官來，但是在表示和諱慈善的地方却突
然顯得欠缺。

「小姐，我是一個傻子嗎？」

「這不是，先生。也許你要以為我無禮罷，假如我反問你是不是是一個慈善家？」

「又來啦！她假裝着輕撫我頭的時候，又用小刀刺一下；而且這只是因為我說了不歡喜
和小孩阿老太太在一塊兒的緣故（他低聲說）。小姐，我不是一個普通的慈善家；可是我有
良心；」於是他指着平常說是表現良心的地方，算他幸運，這倒是非常清楚；他的頭的上部
實在是非常寬的：「而且，有一個時候我也有一種淺薄的溫和心腸呵。在我像你一樣大的時
候，我也是十分重感情的人；偏愛羽毛未豐的，無人撫養的，不幸的人；但是以後命運苛待
我：她甚至用關節鞭我，現在我可以自鳴得意；我像硬橡皮球一般堅硬了；不過，從這上面
還有的一兩個孔，而且用這團東西中心有感覺的一點，還可以通氣。是這樣的：這使我還有
希望嗎？」

「希望什麼，先生？」

「望我從硬橡皮再轉變成肉體？」

「一定是多喝了酒了，」我想；我不知道對他這奇怪問題要怎樣回答；我怎麼說得了他能不能再轉彎？

「你看來很迷惑了，愛小姐；雖然你的美並不勝過我的漂亮，可是迷惑的神氣却是適合你的；這也是便利的，因為可以使你探求的眼睛離開我的相貌，去忙着看地毯上的絨花去了；那末就遠遞下去罷。小姐，我今天晚上覺得有點愛熱鬧而且歡喜談話。」

說着這話，他就從椅子上站起身來，把胳膊倚在大理石的爐架上；在這樣姿態中，他的形體卻臉面同樣可以看得清楚；他胸部的異常寬廣，幾乎和他肢體的長度不適應了。我準信多數人都要以為他是一個醜陋的人；然而在他的舉止上有這樣無意的驕傲；在他的態度上有這樣的從容；他對於自己的外表有這樣全然不關心的神氣；他又是這樣傲慢的相信我內在的和外表的特性，足以彌補僅僅外表可愛的缺陷；在人看着他的時候，不免對他的淡漠有同感。而且甚至在一種盲目的，不完全的意義上，信服他這種信心了。

「我今天晚上有點愛熱鬧而且歡喜談話，」他重複說，「這是我請你來的緣故；火與燭台伴着我是不夠的；皮勞特也不行，因為牠們都不能談話。阿戴列稍好一點，但是還很不及格；費爾肥太太同樣；我準信，若是你願意，你是可以合我意的；你在我第一天晚上請你下來的時候就使我迷惑。以後我幾乎忘去你了；別的思想把我對於你的思想從頭腦裏趕走了；

但是今天晚上我決心要安閑；排除去煩擾的，回想起快意的事。要使你說出話來，更多知道你一些，會使我高興的——所以你說話罷。」

我沒有說話，却微笑了；這並不是歡欣的或服從的微笑。

「說話呀，」他催促。

「說什麼呢，先生？」

「你歡喜什麼就說什麼。談話材料的選擇，以及怎樣說法，都完全由你。」

因此我坐下不說什麼話：「若是他指望我只是爲了談話和自誇而談話，他會發覺自己的話錯對人說了，」我想。

「你睡了嗎，愛小姐。」

我仍然靜默着。他的頭微微向我低垂一點，匆匆的似乎向我眼睛裏看了一眼。

「固執嗎？」他說，「而且惱了呵。呀！這是一致的。我用胡塗的，幾乎凌辱的形式提出請求。愛小姐，我請你原諒。事實是，我不願意像一個下人那樣待你；這就是說」（他改正自己的話，）「我認爲高出於你的，只是二十歲年紀，多一世紀的經驗）像阿戴列所說的，「我堅持」這是合法的；而且是憑了這種高出你的地方，僅只憑了這個，我希望你有善心現在向我談話，轉變轉變我的思想，因爲集中在一點上面，這些思想都磨傷了，並且像鏽釘

「一樣窩他了。」

「這屈辱給了一種解釋，幾乎是抱歉了，我對於他的屈辱並沒有覺得漠然，也不願顯得如此。」

「若是我能夠的時候，先生，我情願使你開心——十分情願；但是我不能提起一個題目，因為我怎樣知道什麼使你覺得有趣呢？同我開起，誠願意盡力回答。」

「那末第一，你可和我同意；我有權顯得有點去火氣，唐突，有時或者苛刻，爲了我已經說過的原因，就是；我已經年老足以做你的父親了，我已經在複雜的經驗中和許多民族的許多人戰鬥過了，我漫遊過半個地球，你却安安靜靜的和一羣人住在一所房子裏面？」

「隨你的意思辯罷，先生。」

「這並不是答語；或者不如說這是引人生氣的答語，因爲這是躲閃的。清海楚楚的答語吧。」

「先生，我並不以爲僅只因爲你比我大，或者因爲你比我多有些世道，你就有權利命令我；你高出我的權利，只在你對於你的時間和經驗怎樣應用。」

「哼！說得敏捷。不過我不承認這個，因爲和我的情形不合，因爲我對於這兩種優勢，不說是用權了，也是用得不高明。把高出的事放開不談，你一定還答應偶爾接受我的命令，

「不至因為命令口氣見怪傷心罷。你答應嗎？」

我微笑了：我自己心想羅契司特爾很特別——他似乎忘記了，爲了要我接受他的命令，他一年付我三十鎊呵。

「微笑很好，」他即刻見到了我這迅速的表情，便說：「不過也說說呀。」

「先生，我在想：操心下問他們用錢僱來的依附人，是不是因為命令見怪傷心，這樣的主人是有有的。」

「用錢僱來的依附人！怎麼！你是我用錢僱來的依附人，是嗎？哦是了，我把薪水忘記了！那末在金錢的立場上，你答應讓我粗暴一點嗎？」

「不，先生，不是就這種立場；却是因爲你把這事忘記了，因爲你關心一個依附者在依附地位是否舒服，我才心願答應的。」

「你答應免去許多慣例的形式和話頭，不以爲這是出於不敬了？」

「先生，我深信不會把不拘形式的認爲不敬；前一種我倒有些歡喜，後一種自當生長的人都不會屈服的，即使有薪水也能。」

「欺人話！多數自由生長的人爲了薪水什麼都可以屈服；所以我只說你自身罷，對你絲毫不知道的一般情形，你不要大膽來一概論起。不過你的答語雖然不正確，爲了這我也在心

理上和你揮握手；而且爲了說謊的態度，正如爲了說謊的內容一樣；你的態度是坦白真誠；這樣態度是不常見的；反之，虛假，冷淡，或者愚拙粗心誤解人的意思，倒常常是坦白的報酬。在三千無經驗的學生保鏢中間，沒有三個人會像你這樣的回答我。不過我並不是要奉承你；假如你和多數人塑造得不同，這並不是你的長處；這是天然。我的結論太扯得遠了；就我所知道的說，你也許並不比別人好；你也許有令人受不了的缺點來平衡你少數的好處。」

「你也許如此罷，」我想。這思想經過我心裏的時候，我的眼睛和他的相遇了；他似乎理會了我的眼色，彷彿其中的含意我不僅想像到，也說出來了似的，他回答道：

「是的，是的，你對了，」他說：「我自己有許多短處；我知道，我也不願掩飾。上帝知道我不用着對別人嚴刻；我有一種過去的經驗，有一些事情，有一種生活的色彩，在我心胸裏供我深思，這很可以把我對於隣人的嘲笑和責難拉到我自己身上來。在我二十一歲的時候，我開始走上，或者不如說（因爲我像其他犯過人一樣，喜歡把錯處一半放在壞運命和逆境上面），被推上錯誤的道路了，以後就沒有發現正路；不過我原許是很可以不同的；我原許可以和你一樣好——比你更聰明——幾乎同樣沒有瑕疵。我妒嫉你的心地安甯，你的乾淨的良心，你的潔白的記憶。小女孩，沒有垢污的記憶一定是一種絕妙的寶庫——是純淨的滋補品的無窮來源：不是嗎？」

「你十八歲的時候，你的記憶怎樣，先生？」

「那時候全很好；澄清爽快；沒有湧進艙水把他轉變成惡臭的污池。我在十八歲時是和你相等的——完全和你相等。就全體說，大自然是要我成爲一個好人，愛小姐；更好的一種人，你看我現在並不這樣呵。你要說你不以爲然罷；至少我覺得從你眼睛裏看出這些意思了（順便說一下，留心你用眼睛表示什麼；我是善於解釋這種目語的）。那末相信我的話罷，我並不是一個惡人，你不要這樣假設，不要拿這樣壞處歸到我身上來；不過，我實在相信，與其說是因爲天性，倒不如說更因爲環境，我是一個常見的普通的犯罪人，無價值的人和富人們用來舒緩生活的那些卑污的奢侈淫佚，我都弄慣了。你奇怪我向你公然說出這話嗎？要知道，在你將來的生活，你會常常並非心願的被你的相識選作傾吐心事的人；人們會如我一樣本能地看出來，你的疑慮不是在敍說自己，却在聽別人敍說；他們也會覺得，你聽時對他們的不懷不是懷着一種惡意的輕視，却是懷着一種天生的同情；這雖然在表示上並不措措，却是同樣的安慰人，鼓勵人。」

「你怎麼知道呢？——你怎能猜到這一切呢，先生？」

「我很知道；因此我彷彿是在日記裏寫下自己思想一樣自由的說下去。你會說，我應當勝過環境呵；我應當這樣——我應當這樣；但是你看，我並沒有做到。命運惡待我的時候，

我沒有保持冷靜的聰明；我變成絕望了；於是我墮落了。現在，雖然罪惡的胡塗人都因為他的下流的言語使我憎惡，我也不能奉承我自己比他好；我不得不承認他和我是站在同一水平綫上的。我願我以前立穩了腳——上帝知道我現在立穩了！愛小姐，你受誘惑要犯過錯的時候，害怕悔恨；悔恨是生活的毒藥。」

「悔恨據說是治療呵，先生。」

「悔恨不是生活的治療。改革也許是；我能夠改革，我還有這種力量，假如——不像我這樣受拖累，受重壓，受詛咒，想還有什麼用處？而且，幸福既然絕不能為我所有，有權利從生活中尋到快樂；無論花費怎樣犧牲我也要得到牠。」

「那末你還要墮落了，先生？」

「可能的；不過倘若能得新甜蜜的、新鮮的快樂，我為什麼要這樣呢？而且我可以又甜蜜又新鮮的得到牠，如蟋蟀在草地裏所採的生蜜一樣。」

「牠真刺人——那要有苦的味道呵，先生。」

「你怎麼知道？——你從來沒有試過呵。你看來是多末鄭重，多末莊嚴呵；你對於事情的無知，就如同這個石彫的頭一樣。」（他說時從爐架上拿下一個象。）「你這個初入世的人，你還沒有走過生活的入口，還完全沒有認識生活的神祕，你沒有權利向我說教。」

「我只是提醒你自己的話罷了，先生；你說錯誤帶來悔恨，你說悔恨是生活的毒藥呵」

「現在有誰說到錯誤了？我並不怎樣以爲我腦子裏經過的思想是一種錯誤。我相信這與冀說是一種誘惑，倒更是一種靈感：這是很懇切，很安慰人的——這個我知道。牠又來了！我向你保證，牠並不是惡魔；卽或是惡魔，牠也穿上光明天使的衣袍了。我想，倘若要求進到我心裏來，我一定要讓進這美麗的客人。」

「不要相信牠，先生；牠不是一個真正的天使。」

「再問一次：你怎麼知道？憑了什麼本性，你自稱來區分一個深淵裏的墮落天使，和那從永久寶座來的使者呢？來區分引導者和誘惑者呢？」

「我是從你臉面判斷的，先生；你說這暗示回到你身上來的時候，你的臉面顯得不安啊。我準覺得，你若是聽從牠，就會釀成更多的不幸。」

「一點也不會——牠背負着世間最慈悲的使命；再說你又不是掌管我良心的人，你不要使你自己不安罷。美麗的漫遊者啊，進到這裏來罷！」

他彷彿像對着一個除他以外沒有人能看見的幻象一樣，說出這話來；於是將手伸着胸臆，膊抱在胸上，他似乎在那個不可見的東西。

「現在，」他又向着我繼續說，「我接受了這個香客了——是一個化裝的神，我真正相信。他已經對我有了好處了；以前我的心是一種尸骨塚，現在他要變成一個神龕了。」

「說老實話，先生，我一點也不明白你：我不能維持這談話，因為這談話超出我的程度了。只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你說你沒有照你心願的一般好，而且悔恨你自己的不完全；——只有一件事情我明白：你暗示說，有着玷污的記憶是一種永遠的毒藥。在我看來，你若是勤苦努力，到了一個時期，你會看出你自己變成你所贊成的樣子；你若是從今天起開始決心改正你的思想和行爲，那末幾年之內，你就可以積起一些新的潔白的回憶來，你可以歡快的去回想了。」

「想得不錯；說得對，愛小姐；而且在這一會，我正用力修地獄的道路呢。」

「先生？」

「我正立下好心意，這些我相信會像火石一般地持久。實在，我的交往和行爲將來要和以前不同了。」

「好些了？」

「好些了——好到這種地方：如純的租金好過骯髒的污土。你似乎懷疑我；我不懷疑我自己；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麼，我的動機是什麼；而且就在這一會我通過了一條法律，和米

狄士人和波斯人的法律一樣不可更改，規定我的目的和動機都是對的。」

「先生，若是必須有一種新法律來規定牠們，那這些就不能是對的了。」

「她們是對的，愛小姐，雖然牠們絕對需要一種新法律：沒有聽說過的機緣的湊合，就需要一種沒有聽說過的法規。」

「這說來像是一句危險的格言，先生；因為我們即刻就可以看到這是容易濫用的。」

「善說話的聖人！是這樣的：不過我憑着我的家神起誓，我不濫用牠。」

「你是人，是可以犯過錯的。」

「我是的；你也是這樣呀——那又怎樣呢？」

「人性的和可以犯過錯的人，對於只有神性和完全者纔能夠有的權力，是不應妄求的。」

「什麼權力？」

「就是對於任何奇異的、未被認可的行爲說：『這是對的』這種權力。」

「『這是對的』——就是這些話：你說出來了。」

「但願這是對的罷，」我站起來時說，以爲繼續這種我完全莫明其妙的談話是無用的；而且覺得和我談話的人的性格是我看不透的，至少現在看不透；並且覺得隨着自信無知，有一種拿不穩的感憤，一種茫然不安的感覺。

「你到哪裏去？」

「去送阿戴列睡覺，已經過了她睡覺的時候了。」

「你害怕我，因為我說話像是一個哥芬克司^①一樣。」

「你的話是有敵意的，先生；但是我雖然迷糊，卻實在並不怕你啊。」

「你實在是害怕的——你的自愛心怕犯大錯。」

「在這種意義上我是覺得害怕的——我不願胡說。」

「假若你胡說，也要用那樣莊嚴安靜的方式說出來，我會拿牠當作明達話的。你向來不笑嗎，愛小姐？不必勞神回答——我看見你是不常笑的；但是你可以笑得很快；相信我，你天性並不嚴刻。和我天性並不壞是一樣。羅沃德的約束仍還有一些攀附在你身上；管束着你的腰面，悶着你的聲音，限制着你的肢體；而且你害怕在一個男子，一個兄弟——或者父親，去人，或隨便你說是什麼——面前，笑得太爽快，說話太隨便，動作太迅速了；但是，過些時候我想你就可以學會很自然地跟我相處了，因為我看出對你拘泥俗套是不成的；到那時候，你的神色和動作上就可以比現在所敢顯出的，有着更多的生氣和變化了。每隔一段時

① SHAKESPEARE，猶身女面的怪物，常在路旁岩石上攔住行人，逼他們猜一個難解的謎語。猜不中的人，便會被殺害。（見希臘神話。）

候，我就從緊密的籠條間看見一種奇怪的鳥的眼色；籠裏面是一個活潑的、不安的、堅決的俘虜；只要牠一自由，牠會高飛入雲的。你仍然要走嗎？」

「打了九點鐘了，先生。」

「不要管牠——等一會：阿戴列還沒有打算去睡覺呢。愛小姐，我背對着火，臉對着屋裏，位置是適於觀察的。我和你談着話的時候，偶然也看看阿戴列（我想她是一個奇怪的研究對象，自有我的理由，這我有一天也許向你，不，是要向你訴說）。十分鐘前，她從她的匣子裏拿出十件微紅的綢外衣；她展開時歡喜得臉上發光；妖媚進了她的血，捲入了她的腦子，纏繞了她的骨髓；她嚷着：『我應當試試牠！即刻就試！』於是她就跑到外面去了。她現在和薇菲在一塊兒，在換衣服哩；幾分鐘後她要再進來；我知道我要見到一個什麼樣的人，——魯立奈·瓦朗的縮影；就跟她現身在舞台上的一樣——不過，不要管這些。可是我的最溫存的感情就要受一次震動呵：我的預感是這樣的；現在停下，看他是不是會實現。」

不一會工夫，聽見阿戴列的小腳從大廳裏走過。她走進來，改變得正如她的保護人所料。一件很短的玫瑰色的緞衣，替換了她以前穿的褐色短外衣；玫瑰蓓蕾的花環繞着她的前額；她的腳上穿着絲襪和白緞子小拖鞋。

「我的袍子合身嗎？」她叫，向前跳着；「我的鞋呢？我的襪子呢？你看，好像我就要

去跳舞！」

她扯開衣服，拿出跳舞的滑步在屋裏走，一直到了羅契司特爾先生跟前，她脚尖立着在他面前輕輕打了一轉，於是在他腳旁跪下一膝叫道：

「先生，我謝謝你的好心！」她又站起來加上說，「這好像是我母親做的那個，是不是，先生？」

「確——實——像！」是他的回答；「而且『像那個』，她使我化了許多錢。我以前也年青呵，愛小姐，——草一般地青；現在使你新鮮的春色，也正和有一個時候使我新鮮的春色一樣。不過我的春天過去了，却把那朵法國的小花留在我的手下，在有些心情中，我是願意把牠除掉的。牠所從出的根我不重視了，又看出牠是一種只有虛塵可以培植的花，我對這花朵也不大歡喜了，尤其在像剛才似的，顯出這樣不自然的時候。我留養牠只是依照羅馬舊教的原則，做一件好事來贖清許多大小罪過罷了。有一天我要來解釋這一切。晚安。」

第十五章

有一次，羅契司特爾先生解釋了這件事。一天下午，他偶然在散步場裏遇到我和阿戴列了：在她和皮勞特玩着並且在玩毬子的時候，他請我在看得到她的距離之內，在一條山毛榉的小徑上散步。

他告訴我說她是一個法國舞女色立奈·瓦朗的女兒，對這舞女他曾經懷着他所謂的「熱愛」。色立奈自白說，她甚至用更高的熱度回答這種熱情。他想他自己雖然醜陋，却是她的偶像；他說他相信，她比之愛教皇宮亞坡羅的優美，更愛他的「壯健的身體」。

「愛小姐，這位法國美女對於我這個英國侏儒的偏愛，使我這樣高興，我使她住在一個旅館裏面；並且供給她僕人，馬車，圍巾，鑽石，花邊，等等。簡單說，像其餘的胡塗人一樣，我照着大家接受的派頭開始毀我自己。我似乎沒有一種獨創的才氣，替自己闢一條走向

● Apollo Belvedere 是十六世紀發現的亞坡羅彫像，一般認為是最美的，現藏教皇宮。——譯者

羞辱與毀滅的新路，却帶着胡塗的準確，不離開舊路的中心一吋往前走。我得到其他一切胡塗人的惡結果，我應該得到。在色立奈沒有等待我去的一晚我去了，她出門了。這是溫暖的夜，我走過巴黎走得累了，所以我就在她的臥室裏坐下來，呼吸着因為她剛纔在這裏才變為神聖的空氣，我是快樂的。不，我誇張了；我絕沒有想過她有什麼使別的東西變為神聖的藥劑；倒是一種她留下的薰香；與其說是一種神聖的氣味，倒是一種麝香和琥珀香，暖房花和酒酌花露水的香氣，使我有點透不過氣來，這時我想到打開窗子，走出到陽台上去。有月光又有煤氣燈，又是很沉寂而且恬靜。陽台上放了一兩張椅子；我坐下，拿出支雪茄煙，叫「你要原諒我，現在我也要來抽一支。」

他說到這裏停了一下，這其間他拿出來一支雪茄燃着；他把煙放到唇上，在冰冷而又沒有太陽的空氣中吐出一陣哈凡那煙草的香味，他繼續說：

「愛小姐，在那時候我也愛喫甜食，我那一會正在咬嚼（你不要介意我的粗魯）咬嚼巧克力糖，一面抽着煙，同時看着順時髦的街道向隣近歌劇場趕去的車，這時有一輛兩匹漂亮的英國馬拉着的講究馬車，在明亮的城市夜中可以看清楚，我認出這是我給色立奈的車子。她回來了，自然我的心靠在鐵欄杆上不耐得發顫了。像我所期望的，馬車在旅館門口停下了；我的情火（這是對歌劇場愛人所用的唯一字眼）燃着了；雖然她用一件不必需的累贅東西

，一件外套裹着身子（因為是溫暖的六月晚間），但在地走下馬車脚梯，從她衣邊裏看見她的小脚時，我也即刻就認識她了。我靠在陽台上面，正要低聲叫「我的天使」——自然用一種只有用愛情耳朵才可以聽到的聲調——有一個人跟在她後面從馬車上跳下來了；也穿着外套；但是在道上發響的是有陽馬刺的鞋跟，從旅館馬車門拱環下經過的是一個帶着身禮帽的頭。

「你沒有感覺到嫉妒過，感覺過嗎，愛小姐？你當然沒有感覺過；我用不着問你；因為你沒有感覺到愛過。這兩種感情你都還沒有經驗；你的靈魂沉睡着；將要喚醒牠的震盪還要有待呢。你以為一切生活，在靜靜的河流中逝去，就如同你的青春在其中流去的一樣罷。閉目塞耳漂浮着，離不遠在河床中突起的礁石，你既見不到，河底下洶湧的波浪你也是聽不到的。但是我告訴你——你可以記下我的話——有一天你會在河流中來到一個險峻的狹口，在這裏，整個生命的河流擊碎成旋流，紛擾，泡沫，喧鬧；你或者在這岩石上撞碎成原子，或者被一種大浪頭浮起來，漂下去，進到一個較為平靜的河流——如同我現在一樣。

『我歡喜今天；我歡喜那銅的天空；我喜歡這樣冰霜之下的世界的嚴肅與靜止。我歡喜桑恩費爾得，牠的古老，牠的隱蔽，牠的老樹和荊棘，牠的灰色的正面，和那一排一排的齒子反映着金屬的天空；但是我有好長時期一想起牠來就憎惡，而且像一個大傳染病房一樣迴避牠呵！我怎樣還憎惡着——』

他咬緊牙齒，沉默下來；他停止腳步，用靴子踢那堅硬的地。有一種被他憎惡的思想，似乎緊扣着他，扣得這樣緊，使得他不能前進了。

這樣停住的時候，我們正在陸道上面走；宅子在我們的眼前。他舉目向着雉梁，極對那上面定睛看了一眼；以前和以後我都沒有看見他這樣看過。苦痛，羞辱，盛怒，暴驟，厭惡，毒恨，似乎在他那烏黑的眉毛下面，張大的瞳人裏，一時戰慄的衝突着。這要屠上的苦鬥，是狂野的；但是另外一種感情起來而且得勝了；這是一種深刻，藐世，自矜，堅決的東西；牠安定了他的熱情，使他的臉面死板下來了。他繼續說：

「在我沉默的時候，愛小姐，我是在和我的命運爭論着一點。她站在那裏，靠着那山毛櫸樹幹——好像是一個女妖，就跟在弗來司(Folies)野草地上向馬克白斯[◎]。現形的一個是一樣。「你歡喜柔恩費爾得嗎？」她說，抬起她的手指，於是她在空中寫了一個備忘錄，這成爲淡黃的象形字，在上層窗和下層窗之間，排列在房屋的前面，「你若能夠，就歡喜罷！你若敢，就歡喜她罷！」」

「我要喜歡牠，」我說，「我敢喜歡牠；」他又憂傷的繼續說「而且我要遵守着我的話；我要打破阻礙，到幸福，到善良——是的，善良。我願意成爲一個比我以前，比我現

在都更好的人；如同約伯的巨鯨將長矛，標槍，無袖的甲冑都給衝破了一樣，別人認爲是鋼鐵的障礙，我只認爲是草和朽木罷了。」

這時阿戴列拿着她的種子跑到他跟前。「走開！」他嚴厲的叫道；「離開一點，孩子；要不然，就進屋到蘇菲那裏去！」他於是沉默着繼續他的散步，我大膽向他提醒他突然岔開的那一點：

「在瓦朗女士進來的時候，」我問，「你離開陽台了嗎，先生？」

爲着這不大合時的問話，我差不多料想要得到責難的；但是相反的，他從怒眉緊鎖的神狀態中醒來，轉眼回看我，他眉頭的陰影倒似乎沒有了。「哦，我忘記色立奈了！我還是接着說罷。我看見迷住我的和一個騎士這樣一塊兒進來的時候，我似乎聽到嘶的一聲響，於是那姊妹的綠蛇，從月光照耀的陽台上旋動着起來，鑽進我的背心，兩分鐘工夫就咬進我的內心了。奇怪！」他大聲說，突然又離開那一點了。「奇怪：我會選了你來聽我自白這一切，年輕的小姐；更奇怪的是：你會安安靜靜的聽着我，彷彿像我這樣一個人拿他愛過的舞女的故事，向你這一個沒有經驗的古怪女子來說，是世間一件頂平常的事情一樣。但是後面一件奇怪事解釋了前面一件奇怪事，正如我以前有一次暗示過：你又莊嚴，又體貼，又謹慎，天生是要聽人家述說祕密的。而且，我知道我拿來和自心交談的是什麼一種心：我知道牠

是不容易受傳染的，她是特殊的，她是奇特的心。幸而我無意傷害他；不過，即使我有意，他也不會從我得到傷害。你和我談話越多越好；因為我不能損壞你，你却能使我更新。」他插進了這樣一段話之後，接着又說：

「我仍然在陽台裏面。我想：『無疑他們是要到私房裏去的，我來預備藏一藏罷。』」所以我把開着的窗子插進手去，就拉簾遮住窗子，只留下一個我可以觀察的開口；於是我又關起窗簾，留下的空隙只夠流露出愛人們低聲的語言；之後，我偷偷回到我的椅子，我坐下時，這一對人兒走進來了。我的眼光迅速的看到開口那裏。色立奈的使女進來了，點了燈，燈放在桌上，又出去了。這一對人清清楚楚的向我顯露出來。他們都脫去外套，於是「瓦朗」就出現了，閃耀在綢緞和寶石中間（當然都是我的贈品），再就是她的穿着軍官制服的伴侶；我知道他是一個年青好色的子爵，是一個沒有腦子的青年，有時我在社交場中遇到他，從來沒有想到厭惡他，因為我是絕對看不起他的。一認出他來，姊妹般的窗即刻就碎了；因為在同時我對於色立奈的愛在鴉滅器下面消沉下去了。爲了這樣一個敵手賣了我的女人，是不值得爭奪的；她只配讓人輕視；不過比我還強，因為我是給她玩弄了的人呵。

「他們談起話來；他們的談話完全安了我的心：輕浮，貪財，無情，無意義，只是使聽者厭倦，不足使他憤怒的。有我一張名片放在桌子上，這給他們見到了；於是就談論起我來了

他們都沒有力量或機智來給我以厲害的打擊；然而他們小小的能力之內，却盡最粗鄙的侮辱了我：尤其是色立奈，她甚至在我個人的缺點上（她說這些是畸形）大加發揮。而以前她時常總慣於用有力的語言，狂熱的推崇她所謂我的「男性美」：在這一點上她是和你完全不同的，你在見我第二面時就直接告訴我說，我並不漂亮。當時這對照驚動我，而且——」

這時阿戴列又跑到跟前來。

「先生，約翰剛才來說，你的代理人來了，要見你。」

「哦，既然如此，我得把話縮短了。我打開窗子，我衝着他們走進去；使色立奈脫離我的保護：通知她離開旅館；給她一袋錢給她目前使用；不顧她叫呀，發歇司特里呀，祈求呀，爭辯呀，抽筋呀；和子爵約會在波羅尼樹林見面。第二天早晨我高興遇見他了；在他弱得像小雞腿一樣的可憐的病瘦胳膊上打進了一顆子彈，我想我和這一夥算完了事了。但是不幸六個月之前，竟創造了我這個阿戴列，證實說她是我的女兒；也許是的罷，雖然我在她臉上看不出古板父性的痕跡來；皮勞特比她還要像我些。我和色立奈決裂之後幾年，她拋棄了她的孩子，和一個音樂家或歌人跑到意大利去了。我原不承認阿戴列有當然的要求我扶養的權利，現在我也不承認，因為我不是她父親；但是聽說她十分孤苦無依，我就將這可憐的東西從巴黎的泥土陋巷裏弄來，移植在這裏，讓她在英國鄉間園地的健全土壤裏潔淨的生長起來。」

。費爾肥太太找到你去訓練她；不過現在你知道她是一個法國舞女的私生女兒，你對於你的地位和所保護的人或者有了不同的觀念了罷；你要有一天來到我跟前通知我，你另外找到了位置，請我另找一個新保姆罷，唉——」

「不會的：阿戴列對她母親的感你的過錯，都不應負責任；我對她是很關切的；現在我知道她在一種意義上是無父無母的了——被母親所棄，你又不承認她——我要比以前更緊依着她了。我怎麼能愛一個像害物一樣憎惡他保姆的，寵壞的富家嬌兒，勝過愛一個像朋友般依戀保姆的孤獨的小孤女呢？」

但是我和阿戴列和皮勞特又呆了幾分鐘，——和她賽一次跑，又玩了一回打毬子的遊戲。我們進去的時候，我脫下她的帽子和外衣，把她抱到我的膝上；讓她在膝上坐了一點鐘，她歡喜說說什麼就讓她說什麼；甚至微微的隨便和輕浮也不加以阻撓，她要是被人十分留意時，常常容易犯這些毛病，而且這足以露出她的性格淺薄來，這或者是從她母親那里得到的，和英國的心理並不相合。然而她有她的美點；我心願盡量賞識她所有的好處。我在她的臉面五官上尋找和羅契司特爾先生相似的地方，但是找不到：沒有特點，沒有表情的特殊處，可以表明他們的關係。這是可惜的：她若能證明出來像他，他會要對她好些的。

直到我退進自己房裏度夜的時候，我才穩定的思量羅契司特爾先生所告訴我的事。如他

所說，在這故事的本身，或者一點也沒有什麼出常的地方：一個有錢的英國人對一個法國舞女的熱情，和她對他的欺詐，無疑的，在社會上是十分平常的事；但是在他表示他現在心裏滿意，表示他對於舊家和周圍又重新歡喜起來的時候，在他那種突然的感情發作上，確是有點奇怪呵。我驚異的沉思這件事，但是漸漸地拋開了，因為覺得現時是難瞭解的，我就轉想我主人對我自己的態度。他覺得可以對我推心相見，似乎是爲了我的審慎；我認爲是這樣，也這樣接受。他對我的態度，在這幾星期中比較一上來更一致了。我似乎從來沒有妨礙了他；他不會突然拿出冷然的驕傲態度；他無意間遇到我的時候，這相遇似乎是受歡迎的：正式邀請我到他的時候，我總受着一種誠心的接待，這使我覺得我實在有引他歡喜的力量；要得所以要有這機會，爲了他自己的快樂，也同樣爲了我的好處。

實在，我談話比較少；但是我高興聽他談話。他天性愛談話；他歡喜向一個沒有認識世間的心，展開世界的景物和情態（我並不是說腐敗的景物和罪惡的情態，却是說因爲範圍廣而有趣味，因爲特有的新奇而有興趣的那些景物和情態）；而且接受他所給予的新思想，想像他所畫的新圖畫，在思想上隨着他走過他所開展的新境地，絕不被一種有害的暗示所蔽所擾，我感到一種鋒銳的歡樂。

他態度的隨便，使我沒有痛苦的約束；他那又正當又誠心的，用來對待我的友誼的坦白

，使我接近他。我有時覺得他與其說我的主人，倒更像是我的親屬；然而他有時還是驕傲呵；不過我對這並不介意，我看他就是這樣子。有這種新興趣增加到生活上，我變得這樣快樂，這種滿意，我不再渴望着別人了；我的微薄的新月似的命運似乎擴大了；生活上的空白彌補起來了；身體的健康進步了；我長了肉，加了力量了。

現在羅契司特爾先生在我眼裏看來醜陋嗎？不，讀者呵！感謝，和其他許多愉快而且誠懇的聯想，使他的臉面成爲我所最愛看的東西；他在屋裏比最光明的火爐使人高興。然而我並沒有忘記他的缺點；實在，我不能夠忘記，因爲他常常把這些帶到我的面前來。他驕傲，愛議論，對於各種不高明他都嚴厲；在我的私心中我知道，他對我的大仁慈，是用他對許多別人不公平的嚴辭彌補的。他也憂傷，無緣無故的這樣；叫我去讀書給他聽的時候，我不僅一次看見他獨自坐在圖書室裏，頭伏在他風抱起來的胳膊上；在他向上看的時候，一種悲哀的幾乎是凶惡的怒容使他的臉面慘淡。但是我相信，他的悲傷，他的粗莽，和他以前道德上的過失（我說以前，因爲現在他似乎改正了），都是從他的殘酷的命運不幸中發生出來的。我相信在天性上他是一個比環境所發展，教育所注入，命運所鼓勵的，有着更好的趨向，更高的靈敏，更純的趣味的人。我以爲在他身上有着絕好的質料；不過在現時，這些是有點被糟蹋，紛亂着懸在一塊兒就是了。我不能否認我爲了他的苦痛而苦痛，不論他的苦痛是行麼

，而且願意有很多犧牲來使他的痛苦減輕。

雖然我已經熄了燭在床上睡下了，我却睡不成，因為我在想着他停在墓道裏，說他的命運怎樣在他面前起來向他挑戰，說他不敢在桑恩費爾得享樂時的神氣。

『爲什麼不敢呢？』我問自己。『什麼東西使他和家格格不入呢？他不久又要離開嗎？費爾太太說他少有一次住過兩星期以上的；現在他住了八個星期了。假如他真要走了，這纔是愛傷的。假設他春天，夏天，秋天都不在這兒，陽光和好天氣看來會是多末不快樂呵！』

在這沉思之後，我不大知道我是睡着了還是沒有，不過，一聽到一聲特別的，悲傷含糊的喃喃（我想這聲音正在我的頭上發出），我就驚醒來了。我願意我把蠟燭點着沒熄，因為夜是可怕的暗黑；我的精神抑鬱。我起來坐在床上，聽着。聲音靜止了。

我盡力再想睡；但是我的心焦慮的跳動着；我的內心的安靜打破了。遠在下面大廳裏的鐘，打了兩點。正在這時彷彿有人摸我的房門；彷彿手指在外面黑暗過道裏摸索時，從玻璃格上擦過了。我說，『是誰呀？』沒有什麼答應。我怕得發冷。

突然我想起來了這也許是皮勞特，在廚房門要偶然開着不關的時候，他摸到羅烈司特爾先生房門檻那里，並不是不常有的事；我自己有幾天早晨就看見他躺在那裏。這個思想使我安靜一些；我躺下來。沉默使神經安泰；既然不斷的靜寂又統治了全屋，我開始覺得瞌睡又

回來了。但是命定我那天晚上不該睡。一場夢剛沒有到我耳邊，給一件令人涼透骨髓的事一駭，又害怕的逃走了。

這就是一聲魔鬼似的大笑——低抑深沉——彷彿就在我房門的鑰匙眼裏發出來。我的床頭靠近門，我一上來以為這個發笑的妖魔就在我的床邊——或者不如說，伏在我枕頭跟前；但是我起來，向周圍一看，什麼也見不到；在我正在凝視的時候，這不自然的聲音又重複起來了：我知道這是玻璃格後面發出來的了。我第一個衝動是起來上上門門，其次我又叫了一聲：「是誰？」

我聽見有東西發聲而且呻吟。不久，脚步又從走廊中向第三層樓樓梯走去；最近那樓梯曾經安上門關閉起來；我聽見那門開了又關住，於是一切又安靜了。

「那是葛萊司·波兒嗎？是她中了魔嗎？」我想。現在再獨自呆着是不可能的了：我一定要到費爾肥太太那裏去。我趕緊披上外衣和圍巾；我拉開門門，用抖索着的手打開門。門外就點着一支蠟燭，而且是在過道的鋪席上。這情形使我吃驚；但是更使我驚嚇的是空氣裏十分朦朧，彷彿充滿了烟；在左右看望要找出這些香烟從哪裏出來的時候，我更進一步覺出燒東西的強烈氣味了。

有東西發響：是一扇門半開了；這是羅契司特爾先生的門，烟成團的從那裏衝出來。我

不再想費爾肥太太了；我不再想葛萊司·波兒或笑聲了；一瞬間，我就進到這屋子裏了。火舌繞着床四射，帳子着了火了。在烟簾中間，羅契司特爾先生輪着不動，熟睡着。

「醒來！醒來！」我叫。我搖他，他只低語轉身；烟迷糊着他了。一分鐘也不能失掉；被單已經燃着了。我急忙奔到他的臉盆和盥水櫃跟前；幸而盆大瓶深，而且都滿盛香水。我搬起牠們來，用水潑了床和床上睡的人，跑回我自己的屋子，把我自己的盥水缸拿來，又潑在床上，於是，藉了上帝的幫助，把正在燒着床的火簾弄滅了。

被潑了水的火的嘶嘶聲，我倒完水從手裏扔掉水瓶的破裂聲，尤其是我大量潑下去的急水的激泊聲，終於使羅契司特爾先生醒來了。現在雖然暗黑，我知道他醒了；因為我聽到他發覺自己睡在水池裏的時候，他奇奇怪怪地怒罵了一陣。

「發了大水嗎？」他叫道。

「沒有，先生，」我回答；「不過却失了火；起來罷；火已經給我澆滅了；我要給你拿一支蠟燭來。」

「拿基督教國所有小妖的名字來說，那是箇·愛嗎？」他追問。「你把我怎麼了，女巫？除你以外屋裏還有誰？你打算把我淹死嗎？」

「我要給你拿一支蠟燭來，先生；拿上天的名來說，起來罷。有人打算着做出什麼事；

是什麼事，是什麼人，你快快查問出來才好。」

「噀，我起來了；你冒着危險去拿一支蠟燭罷。等兩分鐘，等乎穿上乾衣服，若是還有話——有了，我的梳洗長袍在這裏。跑去罷！」

我確是跑了；我把那仍然在走廊裏的蠟燭拿了來。他從我手裏把蠟燭拿去，舉起來，照着床，床全黑糊了，被單浸濕，氈子完全泡在水裏了。

「這是什麼一回事？誰幹的？」他問。

我簡短的向他敘述了經過的事；我聽到的走廊裏的怪笑；到三層樓去的脚步；燭，——引我到他屋裏去的火味；我在那裏看到的事情是怎樣，以及我怎樣用我所能拿到的水澆他。他很嚴肅的聽着；我繼續往下說的時候，他的臉上表示的關心勝於驚訝；我說完時他沒有即刻就說話。

「我要去叫費爾肥太太嗎？」我問。

「費爾肥太太？不要；叫她幹鬼嗎？她能作什麼事？不要擾她睡覺罷。」

「我把里亞叫來，並且叫醒約翰和他的妻子罷。」

「一點也不用；你不要動就是了。你披着圍巾。若不夠暖，你可以拿那邊我的外套裹在身上，在扶手椅上坐下來；坐在那，——我給你把外套蓋上。腳放在氈子上面，不要讓他們

受濕。我要離開你幾分鐘。我要拿着蠟燭去。你呆在那裏一直等我回來；靜靜的像一隻老鼠一樣。我要到二層樓去一下。不要動，記住，也不要叫什麼人。」

他去了；我看見光也退去了。他很輕的從走廊裏走過，使聲音盡量小的打開樓梯門，隨手關起來，於是最後的光線不見了。我被拋在完全的黑暗中了。我想聽到聲音，但是什麼聽不到。過了很長的時候。我倦了；雖然有外套也還是冷；我看不出呆着有什麼用，因為我不是要把屋裏人叫醒，我就要不服從他命令來冒着引他不高興的危險，這時光亮又在走廊牆上朦朧的閃耀，我聽到他那沒有穿鞋的腳在鋪席上走着。「我希望是他，」我想，「不是什麼更壞的東西。」

他又進來了，蒼白而且很憂鬱。「我全查看出來了，」他說，把蠟燭放在洗臉架上；「正是和我所想的一樣。」

「怎麼，先生？」

他沒有回答，却抱着兩臂站着，看着地。過了幾分鐘之後，他用一種有些特別的聲音問：「我忘記了你可說你開房門時看見什麼東西了？」

「沒有什麼，先生，只看見地上的燭台。」

「不過你聽到奇怪的尖聲了？這笑聲，或像這笑聲的東西，我想你以前就聽到過了罷？」

「是的，先生：這裏有一個纏緝的女人，叫葛萊司·波兒，——她是那樣突法的。她是一個古怪人。」

「正是呀。葛萊司·波兒——你猜到了。正如你所說，她是古怪的——很古怪。喔，對這件事我要想一想的。同時，我高興除我之外，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今夜事情的一一細節。你不是愛說話的傻子——關於這個你不要說什麼話。我要來解釋這種事情」（他指着床。）「現在回到你自己屋裏去罷。我在圖書室裏的沙發上，滿可以把這殘夜度過。現在近四點了，兩點鐘內僕人們就要起來了。」

「那末，晚安，先生，」我說着就要走。

他似乎吃驚——這是非常矛盾的，因為他剛才叫我走呵。

「怎麼！」他叫，「你就要離開我走了，而且那樣走？」

「你說我可以走了，先生。」

「但却並不是不告別就走呵；並不是連一兩句答謝和好意的話也沒有；簡單說，不是要那樣乾脆無味的走呵。唔；你救了我的命！把我從可怕而且苦痛的死亡中救出！而你從我身旁走過，彷彿我們彼此是路人一樣！至少要握握手。」

他伸出他的手來，我把我的手給他；他一手來用一隻，於是用兩隻手握著。

「你救了我的命：向你承認負這樣大恩；我是快樂的。我不怕的風憤，若對別人，在我是受不了的；但是你，却就不同了：我覺得你負累，簡。」

他停止了；凝視着我：幾乎看得出他嘴上抖索着有話要說，——但是他的聲音製制止住了。

「再向你祝晚安了，先生。在這件事情上，並無所謂負債，恩益，負累，感謝呵。」

「我知道，」他繼續說，「說不定在什麼時候，你會在什麼方面給我益處；我在第一次看你的時候，我在你眼睫毛裏看出來了：你眼睛的表情和微笑，並非——」（他又停住了）——「並非」（他趕緊接着說）「無所謂的使我內心的極深處感到歡樂。人們談論着天然的同情；我聽說過有善良的妖魔；在最幻想的寓言中也有些許真理呵。我所愛的救命者，晚安！」

他的聲音裏有着奇怪的力量；他的眼色裏有着奇怪的火。

「我歡喜我恰巧在醒着，」我說，就要走。

「怎麼，你要走嗎？」

「我冷，先生。」

「冷嗎？是呀，——而這裏在水池子裏！那末，走，走，走！——但是他仍然抓住我的衣襟脫不掉。我想出了一個辦法。」

「我覺得聽得費力太甚，」他道，「先生，」我說。

「那末，離開我罷。」他道，「我走了。」

我又回到我的床上，但是毫無有想到睡。一直到天亮的時候，我都在不靜但却快樂的海上顛簸着，海洋上苦惱的波濤在歡樂的巨浪下滾動。我有時想，在這洶湧的浪的那一面我到了海岸，像比拉^①山一般可愛，而且時時有一陣使人新鮮的巨風，被希望喚醒，勝利的鼓着我的精神向那個目的地去；但是我不能夠到達，就在幻想中也罷：一陣從地上吹來的海風，不斷趕我回來。識見要拒絕心迷，判斷力要警告熱情。太興奮了不能休息，天一亮就起來了。

① Bunlah 是英國作家 John Bunyan 在天路歷程中所寫的和平安靜的地方。

譯者。

勃朗特特選集

I



簡
·
愛

MG

1561.46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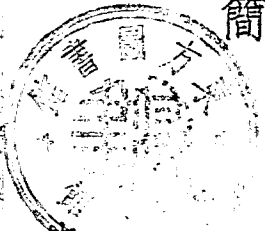
23

譯文叢書

勃朗特選集之一

李霽野譯

簡



愛下冊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3 1760 6398 4

第二十七章

現在不要不如什麼時候我抬起頭，向周圍看望時見到偏西的太陽已經在牆上畫出下落的記號了，我問，『我怎麼辦呢？』

『但那是我所說的話——』卽刻離開桑恩費爾得——『是這樣迅速，這樣可怕，使我搖住我的耳朵。我說我現在受不住這樣的話。』我不是愛德華·羅契司特爾的新娘，這算是我悲苦中最小的一部分。』我斷定說：『我從一些最快樂的夢中醒來，看出他們全是空虛枉然，是我所不能受和制服的恐怖；但是我必須決然的、立刻的、完全的離開他，那是受不住的。』

471
但我的心裏有種聲音力說這件事我作得到，而且預告我應該作。我和我自己的決心爭鬥：我變成軟弱的，以便避免我看見他在眼前，那可怕的進一步的苦痛的路；良心却變成專橫者，抓住我的喉頭，輕蔑的告訴她說：她的眼睛看見剛踏上獄地罷了，他又起誓要用

彎臂把她拖下未測的苦惱深淵去。

「那就把我強行分開罷！」我叫。「讓別人幫助我能！」

「不，你要自己強行分開，沒有人幫助你：你要自己剝去你的右眼，你要自己砍去你的右手：你的心靈成爲犧牲者，你自己是要刺穿他的牧師。」

我突然站起來：這樣無情的裁判官所常來訪的寂寞，這樣可怕的聲音所充滿的沉默，使得我恐怖。我站直身子的時候，我的頭暈眩。我覺得我因爲興奮與飢餓在發病；那一天沒有飯或水經過我的嘴唇，因爲我沒有吃早飯。懷着一陣奇怪的劇痛，這時我回想起來，雖然我關閉在這裏這樣久，就沒有派人來問我怎樣，或是請我下去：就是小阿戴列也沒有來敲敲門，就是費爾肥太太也沒有來找我。「朋友常常忘記幸運所棄的人，」我低聲說，在我拉開門門出去的時候。一個阻礙物絆了我的腳；我的頭仍然暈眩，我的眼光迷朦，我的肢體衰弱。我不能即時恢復。我跌倒了，但並不是跌倒在地上，却是被一隻胳膊支持住了。我向上一看——羅契司特爾先生扶着我，他坐在放到我房門檻那裏的椅上。

「你終於出來了，」他說。「我等了你好久，並且傾聽着：可是我沒聽到一個動作，一聲啜泣：這死樣的靜寂再過五分鐘，我就要像賊一樣強迫開鎖了。那末你退避我——你關起自己來獨自吃苦了！我甯願你出來凶猛的真罵我。你是熱情的：我預料要鬧一場哩。我準備

着要有熱的淚雨；但是我要牠們洒在我的胸上；現在却給無知覺的地板，或你的濕手帕收受了。不過我錯了：你一點也沒有哭！我看見白的面頰和失神的眼，但是却沒有淚痕。我想，你的心在泣血了？

「簡！沒有一句責難話？沒有什麼刻毒的——沒有什麼辛辣的話嗎？沒有什麼傷情感，刺熱情的話嗎？你安靜的坐在我所安放你的地方，用一種疲倦的，被動的眼色看着我。

「簡，我絕無意這樣傷你。假如有一個人只有一隻最愛的羔羊，對他像女兒一般親切，吃他的麵包，喝他杯裏的水，臥在他的懷裏，他却因為一種錯誤把她屠場裏殺了，他對於這種流血的大錯的悔恨，也不會勝過我對於自己錯誤的悔恨。你會有饒恕我的一日嗎？」

讀者，我當場立時就饒恕他了。在他的眼睛裏有這樣深刻的悔恨，在他的聲調中有這樣真實的憐憫，在他的舉止上有這樣男子氣的力量，而且在他全部的神氣和態度上有這樣不變的愛——我饒恕了他一切：不過不是用言語，不是在外表上；只在心眼裏如此。

「你知道我是一個惡漢嗎，簡？」不一會他留意的問——我料想是對於我繼續的沉默和厭煩吃驚，其實那是與其說是有意的，倒不如說是軟弱的結果。

「知道，先生。」

「那就趕緊嚴厲的這樣告訴我——不要愛惜我。」

「我不能夠：我是又乏又病。我要一點水。」他深深的發出戰慄的嘆息，把我抱起來，抱下樓去。一上來我不知道他抱我上哪一間屋：一切在我夢上一層薄膜的眼中都是朦朧的：一會我覺到恢復生氣的火的溫暖了：因為雖在夏季，我在自己房裏已經變成冰冷的了。他拿酒到我嘴唇跟前：我嘗嘗酒，精神恢復：於是我吃了點他給我的東西，不久就恢復原狀了。我是在圖書室裏——坐在他的椅子上面——他十分靠近我。「假如我能夠現在沒有太鋒銳的刺痛離開生活，那對於我倒好的，」我想：「那我就不必努力將自己的心絃從羅契司特爾先生的絃房調，使她們折斷了。我必須離開他，情形是這樣。我並不願離開他——我不能離開他。」

「你現在怎樣了，簡？」

「好多了，先生；我一會兒就好了。」

「再嘗嘗酒，簡。」

我聽從了他；他把酒杯放到桌上，站在我前面，注意的看着我。突然他轉身走開，發出一聲不清楚的，充滿熱烈情緒的喊叫；他迅速的在屋裏走，於是又回來；他向我彎下身似乎要吻我；但是我記得親暱現在是被禁止的了。我轉過臉去，並且把他的臉推開。

「怎麼！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匆匆的叫。「哦，我知道！你不願意吻白沙·馬遜的丈

夫？你認爲我的懷裏已經有人，我的擁抱已經有所屬了？」

「無論如何，在我是沒有權要求，沒有餘地的呵，先生。」

「爲什麼，簡？我願替你省去談許多話的麻煩；我願替你回答——因爲我已經有了一個妻子，你要答。——我猜對了！」

「對了。」

「若是你這樣想，你對於我一定有種奇怪的意見；你一定看我是個詭計的放蕩人——是一個卑鄙下流的惡漢，假裝看對你有無私心的愛情，使你落入敵人故意安排的陷阱，剝奪你的榮譽和你的自尊心。你對這有什麼話說？我看你是無話可說的；第一，你還衰弱無力，吸氣就夠累的了；第二，你還沒有慣於加罪我和罵我；而且淚雨已經開了，你若多說話，眼淚就要湧出；你也無心要教訓，責罵，吵鬧；你在想看怎樣行動。——說話，你認爲無用。我知道你——我在防備着。」

「先生，我不願有什麼對付你的行動，」我說；我的不穩定的聲音，警告我截短我的話子。

「就你的字義說倒不是，不過就我的字義說，你却在計畫着毀滅我，你等於說我是一個結了婚的人——作爲一個結了婚的人看，你要退避我，離開我；剛才你拒絕吻我。你要使

已對於我完全成一個路人：住在這屋裏只作阿戴列的保姆；假如我向你說一句友愛的話，假如你對我再有一種友愛的感情，你要說：「那個人幾乎使我作了他的情婦；我對他要像冰和岩石；」於是你就會變成冰和岩石了。」

我使我的聲音清楚穩定，回答道：「我的周圍一切都改變了，先生；我也要改變——這是沒有疑問的；而且爲要避免感情的搖惑，避免不斷和回憶與聯想相鬥，只有一種方法——阿戴列一定要有一個新保姆，先生。」

「哦，阿戴列要到學校去——這我已經定規了；桑恩費爾得——這個該詛咒的地方——這懼亞干（Achan）的帳棚——這個凌人的，對着開曠的天空的光明，現着活死的鬼氣的墓穴——這個窄狹的石地獄，其中有一個真正的魔鬼，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許多魔鬼還要壞——我也無意拿這樣地方的可惡的回憶與聯想來苦你。簡，你將來不住在這裏，我也不知道桑恩費爾得是怎樣鬧鬼，却把你帶到這裏來，是我錯了。在我還沒有見到你之前，我就吩咐他們不讓你知這地方的禍源，僅只爲了害怕阿戴列絕不會找到可以常住的保姆，假如她知道她是和怎樣的人同住；我的計畫不能使我把這瘋人移到別處去，雖然我有一所舊屋，芬

● 亞干因爲留了應當毀滅的東西觸怒上帝，以色列人因以避災。見舊約約書亞紀第七章。

（譯者。）

丁宅，比這更偏僻隱蔽，我是滿可以把她帶到那裏去的，若不是對那地方（在森林中心）於健康不相當有一種顧慮，使我良心上不願這樣作。大概那裏陰濕的牆頭會很快的使我心裏不必有照料她的麻煩了罷；但是每個惡人各自有他的罪過，我的罪過並不是間接殺害的意圖，即使對於我所最憎恨的也能。

「不過把那個瘋女人在鄰近的事向你隱蔽，有點像是拿外套蓋住一個小孩，把他安放在有毒的樹根前一棵：那魔鬼的附近現存是有毒的，以前也常是如此。不過我要鬧起桑恩費爾得府來：我要釘起前門，把下邊的窗子釘上木板；我要一年給披兒太太二百磅，讓她和我的妻子（你這樣稱那個可怕的悍婦）住在這裏；萬幸可只要有錢是很能作事的，她也可以使她的兒子，葛里木斯比別墅的看家人，來給她作伴，並且在她跟前以便我的妻子發瘋時幫她忙，在我的妻子發瘋那附身魔鬼指使，夜裏在床上放火燒人，刺殺人，把他們的肉從骨頭上咬去等等時候。」

「先生，」我打斷他，「你對於那個不幸的婦人是殘忍的：你說她時懷着恨——懷着復仇的厭惡心。這是發狂的——發瘋她是沒有辦法的呵。」

「簡，我的小小的可愛的人（我這樣叫你，因為你是這樣的），你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又誤評了我；並不是因為她瘋我才憎惡她。假如你瘋，你以為我會憎惡你嗎？」

「我實在以為你會，先生。」

「那你錯了，你不知道我，你不知道我所聽有的那種愛。你的與的每一原子在我都是親切的，如同是我自己的一樣：在苦痛和疾病中他仍然是親切的。你的心是我的寶庫，假如他破裂了，仍然還是我的寶庫；假如你發瘋，要約束你的是我的胳膊，而不是緊直的瘋人背心——就是在羶悍中你的捉摸對於我也有一種魔力：假如你像那個女人今早一樣凶野的撲到我身上來，我要用擁抱迎接你，親愛的程度至少要抵得上約束。我不會懷着憎惡畏避你，如同我對她一樣：在你安靜的時候，你除我之外不會有看守和看護人；我會懷着不倦的溫存照料你，雖然你不用徵笑回報我；我會不厭倦的凝視你的眼睛，雖然他們沒有一線認識我的光了。」

「不過我為什麼願着這樣思想說下去呢？我原在說把你從桑恩費爾特移走。你知道，一切都準備齊可以立刻起身了：你明天就要走。我只請你再在這屋裏忍受一夜，簡；以後就永遠和絕的不幸和恐怖分別了！我有一個地方可去：那是離開可惜恨的回憶，離開不歡迎的闖入——甚至是離開虛偽和譏諷的安全隱身處。」

「帶着阿戴列，先生，」我插入說；「她可以給你作伴。」

「你是什麼意思，簡？我告訴過你，我要把阿戴列送進學校；而且我要一個小孩作伴。什麼，又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却是一個法國舞女的私生女？你為什麼老為她煩擾我！」

說，你為什麼派阿戴列給我作伴？」

「你說到隱居，先生；隱居和孤獨是沉悶的；對於你太沉悶了。」

「孤獨！孤獨！」他帶怒地重說。「我看我必須要解釋一下了。我不知道你臉上在現着怎樣真明其妙的表情。你要和我共享孤獨。你明白嗎？」

我搖搖頭；像他那謙與奮着，就是冒險默表示不同意，也是需要一點勇氣的。他原是橫快的在屋裏走着，這時他站住了，彷彿突然在一個地方紮了根，他嚴厲的向我看了好久；我把眼睛從他轉開，凝視着火，極力拿出而且保持一種安靜鎮定的態度來。

「現在到了簡的性格中的梗結了，」最後他說，說得比我從他神氣上所料想的要安靜。「絲綉到現在為止都轉動得十分平滑；但是我知她總要有一個結和難題；現在來了。現在是煩惱，劇怒，和無窮不幸的時候了！天呵！我想要運用一部份參孫^①的力量，而且把糾紛像「樺木似的打開！」

他又走起來，但是一會又停住了，這次正在我前面。

「簡！你聽理由嗎？」（他轉身把嘴唇放在我耳邊；）「因為，你若不聽，我就要用暴力了。」他的聲音是粗暴的；他的神氣是就要打破受不了的束縛，而狂暴放肆起來的那種人

① 參孫是希伯來的大力士，他的故事見舊約士師記十三至十六章。（譯者。）

的神氣。我看出再過一分鐘，再有一點狂亂的衝動，那我對他就沒有辦法了。現在，這過着的一秒鐘，是所有的時刻，可以用來管制約束他；害怕，逃跑，和厭拒的動作，就會把我的和他的命運都定了。不過我是不害怕的：一點也不。我覺到一種內在的力，一種有影響的感覺，這支持了我。這緊急關頭是危險的；但却並非沒有他的可愛處；這或者可以和印度人乘着小艇滑過急流時的所感相比罷。我拉住他握着的手，鬆開他的糾纏着的指頭，安慰的向他說：

「坐下；我願向你談話，你要多久都可以，而且聽你所說的一切話，無論是合理的或是不合理的。」

「他坐下來；但是他沒有得到即刻說話的允許。我和眼淚已經掙扎一些時了；我費了大的苦心壓抑他們，因為我知道他不歡喜看見我哭。不過這時我認爲可以讓他們盡情長流了。假如眼淚使他苦惱，那更好。所以我就讓了步，痛快的哭起來。」

「雖然我會便聽見他懇切的請求我安靜。我說他這樣發脾氣時我是作不到的。」

「不過我並不生氣，簡；我只是太愛你了；你用那樣堅決冷淡的神氣使你小小的蒼白臉面剛硬起來；這我受不了。不要哭了，擦乾你的眼睛。」

「聽。他那變溫和的聲音表示他平靜下去了；所以我也安靜了。這時他要把頭放在我的肩上。」

但是我不允許。於是他要拉我到他跟前；也不成。

「簡！簡！」他說，用了這樣淒傷的聲音，他震動了我的每一根神經：「那末，你不愛我了？你所重視的只是我的身分，作我妻子的地位了？現在你以爲我沒有資格作你丈夫，你畏避我的觸摸，就如同我是蟾蛤或人猿一樣。」

這些話傷我心；可是我能作什麼，能說什麼呢？大概我是不應當作什麼，說什麼的罷；但是這樣傷害了他的感情所引起的悔恨感，是這樣的苦我，我要在我傷害的地方塗上止痛藥的願望，我是管束不住的了。

「我是愛你的，」我說，「比以前更愛；但是我必得不流露或寬縱這種感情；我必須表白牠，這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簡！怎麼！你以爲你能和我同住，天天見我，若是仍還愛我的話，能老是這樣冷淡疏遠嗎？」

「不能，先生；我準知道我不夠那樣；因此我看只有一種方法；但是我若提出，你要大生氣的。」

「哦，提出來！我若發暴怒，你有哭的本領呵。」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一定要離開你。」

「離開多久，值？離開幾分鐘，去梳平你的有些蓬鬆的頭髮，去洗你的像是發燒的臉嗎？」

「我一定要離開阿戴爾和柔恩費德爾。我一定要終身離開你：我一定要在生疏的臉和生疏的場面中間結一種新生活。」

「當然：我已給你說過你應當了。關於要離開我的那瘋狂念頭，我置之不理。你的意思是說你一定變成爲我的一部。至於新的生活，那是全無問題的：你還要作我的妻子：我沒有錯過婚。你要作羅曼司特爾太太！——在實質上和名義上都一樣。在你和我活着的期間，我都不離開你。你要到我所有的法國南部一個地方去：地中海岸上的一個白色別墅。在那裏你要過一種幸福的，有人保護的，最天真的生活，絕不要怕我要誘惑你犯錯——使你作我的情婦。爲什麼你搖頭？簡，你一定要聽聽；不然實在我又要發狂了。」

他的聲音和手都顫抖着；他的火鼻孔更擴大；他的眼睛發光；但是我仍然敢說話。

「先生，你的妻子還活着；這是今早晨你自己承認的事實。假如我照你所希望的和你同住，那我就你的情婦了——別說說都是諛辭的，虛假的。」

「簡，我不是一個溫和脾氣的人——這你忘記了：我不是能久耐的；我不是冷淡不顧火性的。爲了習慣我和你自己，把手指放到我的脈膊上，試試他怎樣跳動，而且——你留神呵

人。他露出手腕，獻給我。血離開了他的面頰和嘴唇，他們漸漸變成青白的了；我左右受苦。用他所憎惡的拒絕，這樣深的激動他，是殘酷的；屈服又不行。我作了人類在設想無路的時候所能他要作的事——向比人更高的神求助：「上帝助我」這幾個字不由己的從我嘴唇上迸出。

「我是一個傻子！」羅契斯特爾先生突然叫。「我老是向她說我沒有結過婚，却不向她解釋為什麼。我忘記了：她對於那個女人的性格，對於我和她那種地獄的結合情形，一點也不知道。哦，我確信簡要和我持同一意見的，在我所知道的事她全知道了的時候！把你的手放到我手裏，簡，——使我在觸摸和眼見上都可以證明你靠近我——我願用不多的話把真實情形指示你。你可以聽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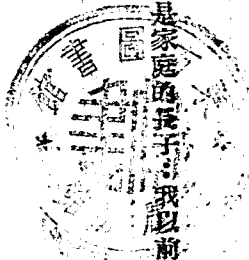
「我可以，先生；你若願意，幾點鐘也可以的。」

「我只要幾分鐘。簡，你可曾聽說過知道，我不是家庭的兒子；我以前有一個哥哥？」

「我記得費爾肥太太有一次這樣告訴過我。」

「你可聽說過我的父親是一個貪財嗜客的人？」

「我聽說過他有些顯赫情形。」



「簡，因為我父親是這樣，他決心要保持財產的完整；把他的財產分開，公平的分給我一部分，這念頭他忍受不了；他決定一切都應歸我的哥哥羅蘭得所有。他的兒子有一個要成窮人，他也同樣不能忍受，一定要給我妾個有錢的太太使我發財。他立時爲我找到一個伴侶。馬遜先生，一個西印度羣島的開墾人和商人，是他的舊相識，他準知道他的財產是真實的，富足的；他調查。他查詢出馬遜先生有一子一女：他從他聽說他女兒將來可得到三萬鎊；這就夠了。我離開大學的時候，就把我送到傑美加，去娶已經爲我訂下的新婦，我父親關於她的金錢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告訴我，馬遜小姐爲了她的美，是西班牙城的驕傲；這並不是謊話。我看見她是一個漂亮女子，是布藍契·殷格來姆那一類的；高，黑，莊嚴。她的家庭願意得到我，因爲我身世好；她也是願意的。他們在聚會中把她給我看，穿得很華麗。我單獨見她的時候少，和她私人談話也是很少的，她媚我，而且爲了我的歡樂她大顯她的魔力和成就。她那圈子裏的男子似乎都崇拜她，嫉妬我，我就迷惑了；被激動了，我的感官興奮了；我因爲無知，不老到，未經世事，我以爲我愛她。這樣令人沉迷的胡塗行爲，社交場裏白癡的競爭，青素的盲目，魯莽，和好色，總是驅使男子去犯的。她的親戚們鼓勵我；競爭人刺激我；她引誘我；幾乎我還沒有開悟我自己的感情，就成了一件婚姻。哦，我想到這種行爲時，我對自己毫無敬意！——一種內心輕視的苦惱制服着我。我絕沒有愛她，我絕沒有

敬她，我甚至沒有知道她；我不準知道她的天性中有一種美德存在；我沒有看出真淑，慈悲，真誠，或是心量方面或態度方面有什麼修養——我却娶了她；我是愚笨，卑下，眼光短小的胡塗人！少犯些罪過我也可以——不過讓我記起我是在和誰說話。

「我的新婦的母親，我沒有見過；我聽說她死了。蜜月一過，我知道我錯了，她只是發了瘋，被關在瘋人院裏。還有一個弟弟——完全一個陰白癡。哥哥，你是見過的（雖然我憎惡他所有的親屬，我却不能厭恨他，因為在他微弱的心靈裏，還有一些情愛，這在他對於妹妹的不斷關切中，在他有一陣對我的狗般的依戀中，可以看出來）；他有一天許也要陷入同樣的境地。我的父親和我的哥哥羅蘭得知這一切；但是他們只想那三萬磅，一同打主意對待我。

「這些屢屢勞可憐。我發現；但是除去隱瞞的奸詐之外，我不會拿這些作為責難我妻子的題目，雖然我看她的天性完全卑下，笨拙，不能領袖到更高處去，——」

「我不同，她的趣味在我看來是可責難的，她的心地是平凡的，甚至白天過一點鐘；雖然我們間不能平和氣，——」

「就從她得到既粗魯又陳腐，既剛愎又低能的回報——雖然——」

「矛盾而又苛刻的命令的煩」

因為沒有僕人願忍受她那樣不斷的凶暴無理性的脾氣，和她那胡塗

獲——就在這時候我還約束着自己，我避免責罵，我減短規勸；我極力秘密的吞嚥自己的悔恨和憎惡；我壓抑我所覺到的厭恨。

「簡，我不願拿可憐的瑣事來煩煩你；幾句有力的話就可以表現出我所要說的意思了。我和樓上那個女人住了四年，在那之前她已經使我不堪極了；她的品格以可怕的速度成熟發展起來；她的罪惡很快的，產過過大的出現了；這些罪惡是這樣有力，只有殘酷才可以約制，可是我不願用殘酷。她有多小的智力和多大的性癖呵！這些性癖給我怎樣可怕的苦楚呵！白沙·馬遜，一個聲名不堪的母親的地道的女兒，拖我經過了一切可憎惡的，使人墮落的苦惱；這些苦惱是一個娶了絕不真的妻子的男子，所一定避免不了的。」

「這其間我的哥哥死了，在四年之終，我的父親也死了。這時我是十分有錢了——但是却窮到可憐的貧窮地步：一個我所見過的最低賤，不潔，敗壞的天性，和我的相聯合，而且法律和社會都稱之為我的一部分。我不能用任何法律手段擺脫他；因為醫生這時發現我妻子瘋了——她的放縱早熟地發展了瘋狂胚種。簡，你不歡喜我的敘述；你看來幾乎是病了——我把其餘的事留待另外一天再詳說？」

「不，先生，現在儘完罷；我可憐你——我實在真心可憐你。」

「有些人的憐憫是一種有毒的，侮辱人的東西，這我們有理由向表示的人扔回；但是這

種憐憫是無情自私的心所本有的；她是聽到別人的災難而引起的一種不純而自私的痛苦，混合着對於災民的人所懷的無知的輕視，但這不是你的憐憫，簡；你的臉上這時所充滿的——你的眼睛裏幾乎要溢出來的——使你的心膨脹——使你的手在我手裏顫抖的，並不是這樣感情。我的可愛的人，你的憐憫是愛情的受苦的母親；他的苦楚就是那神聖熱情的隱時的產痛。我接受他，簡；讓他的女兒自由降臨罷——我的胳膊在準備接收他。」

「現在繼續說下去罷；你發覺她瘋了的時候，你怎麼辦呢？」

「簡，我接近絕望的邊緣了；這深淵和我之間隔着的，只是一點自尊心的殘餘罷了。在世人的眼裏，我無疑是滿浸着污穢的羞辱；但是我決心要在自己眼中是清潔的——而且至終屏蔽她的罪過的傳染，約束自己不和她心理的缺點相連。可是，社會仍然把我的名字和人與她相連；我仍然每天見到她；她呼吸的東西（呔！）和我所呼吸的空氣相混；而且我記得我曾經作了她的丈夫——這種回想在彼時和現在，都說不出的使我憎恨；同時我知道她活的時候，我絕不能再另娶一個更好的妻子；雖然她比我大五歲（就是在她的年齡上她的家人和她的父親也向我撒了謊），她多半可以和我活到一樣久，因為她身體健強和她心不健全是一樣情形如此，我在二十六歲上是絕望了。」

「有一夜我被她的喊聲驚醒了——（在醫生說她瘋了之後，她自然是被關起來了）——

那是熱烈的西印度羣島的夜；是這樣氣候中，颶風之前所常有的一種夜晚。因為不能睡覺，我就起來開開窗子。空氣像硫磺蒸發——我在什麼地方也找不到爽神的東西。蚊子嗡嗡叫着飛進來，在屋的週圍悽慘的低叫；海，我從那裏可以聽到，像地震一樣悶響——黑雲在波上面吐出來；月亮在波浪裏向下落，又大又紅，像一個熱的炮彈——她向着風暴熾熱使之抖索的世界，看那最後的血紅的一眼。我在身體上受空氣和景物的影響，我的耳朵裏充滿了那瘋人仍然嚷着的咒罵；她把我的名字和那樣一種惡魔似的憎恨音調，和那樣語言混合起來！——公超用的字眼也沒有比她用的更穢污；雖然隔着兩間屋，我聽到了每個字——西印度房屋的薄隔扇，對於她那狼狽的叫喊阻擋不了什麼。

「這種生活是地獄，」最後我說，「這種聲音，這種空氣，是屬於無底深淵的！若是我能夠，我有權利把我自己救出。世俗的痛苦，要和緊養我靈魂的笨重肉體一同離開。對於迷信家所謂永久的火劫，我並無畏懼；沒有未來的情形能比現在更壞了——讓我離開，飯依上帝罷！」

「我有一個箱子裏面放兩隻裝藥的手槍，我跪下開箱上的鎖時這樣說：我想自殺。我這種心思只有一會兒工夫；因為我既沒有發瘋，那槍引起自殺的願望和計劃，極端的純粹絕望的危機，一秒鐘就過去了。」

「新從歐洲來的風吹過大洋，從開着的窗子衝進來：暴風開始了，大雨傾注，雷鳴電閃，空靈變純淨了。我於是計畫並且定規了一種決議。當我在樹園裏滴水的橙樹下，在淋濕的石櫬和波蘿樹之間散步，當發光的熱帶的黎明在我周圍紅起來的時候——我這樣推想，簡——現在聽着罷；因為是眞智慧在這時安慰我，指給我應走的正路。」

「從歐洲來的甜蜜的風仍然在新造的葉間低語，大西洋在榮耀的自由中怒嘯着；我的乾焦了多時的心，對這聲音澎湃起來，而且充滿了活血——我的生命希望再生——我的靈魂渴望新鮮的空氣。我看見希望復活——覺得再生是可能的了。從園邊頭有花的拱廊那裏，我向海洋上凝望——海洋比天空還要藍：舊世界在那邊；清顯明白的前途這纔開展了：

「『去，』希望說，『再住在歐洲：那裏不知道你有怎樣發污的名字，也不知道落在你身上的是怎樣醜陋的負累。你可以把瘋人帶到英格蘭；加以相當的照料和預防把她銅鑿在榮恩費爾得；你就隨心到什麼氣候裏旅行，隨意有什麼新結合。那個女人那樣濫用了你長期的苦痛，那樣污辱了你的姓名，那樣殘害了你的榮譽，那樣毀壞了你的青春，她不是你的妻子，你也不是她的丈夫。把她按照情況所需要的加以照料，你就把上帝和人類所要求你作的事務全作了。讓她的本來面目，她和你的關係，都在忘却中埋葬掉；你勢不必把這些向活人宣布。把她放在平安舒服的地方；把她的墮落隱匿住，離開她。」」

「我」依照這個提示去作了。我的父親和哥哥沒有使他們的相識知道我的婚姻；因為在我告訴他們這結合的第一封信上——我已經開始對於這結合的結果，懷着極端的憎惡，而且從她既有的性格和體格看起來，我眼前有一種可憎恨的將來——我就迫切的囑咐他們對這事情守秘密；不久我父親爲我所選的妻子的不名譽的行爲，使他也羞於承認她是自己的兒媳了。他不但願宣布這關係，他和我自己一樣焦急要來隱匿了。

「於是我把她送回英格蘭；船上帶着這樣一個怪物，我經了一次可怕的航程。我高興我終於把她弄到桑恩費爾得，看她平安住在三層樓上那間屋子裏，她拿那屋子的秘密內案作成野獸洞——妖精窩，現在已經十年了。在替她找看護人上我遇到一些麻煩，因爲必須選一個忠實可靠的人；否則她的發瘋一定要洩露我的秘密；而且她有時明白幾天——有時明白幾星期——這期間她就咒罵我。最後我從慕里木斯比別墅僱來葛來司·波兒。她和外科醫生加特爾（馬遜被刺被咬的那夜是他替敷的傷）是我讓知道我秘密的僅有的兩個人。費爾肥太太確是可以有一點猜疑，但是關於事實她得不到準確的知識。就全體說，葛來司·波兒倒是一個好看守人；不過一部份爲了她自己的缺點，——這似乎是沒有什麼可以治好的，而且是做她這種難堪的職業的人所常常不能免的——她的誠實鬆懈失敗不僅一次了。這瘋人是既狡猾又惡毒；她的看守人一時的疏忽她沒有不利用的；有一次她藏了刀，用來刺她的哥哥，兩次她

得到她小房的鑰匙，夜間從那裏出來了。出來第一次是要在牀上燒死我；第二次，她對你有那可怕的訪問。我謝謝看護你的神，她那時把憤怒在你的結婚服裝上發洩了，那或者帶回了她自己結婚時的朦朧的回憶來；但是我不能去想在彼時可以發生怎樣的事。我想到今早晨撲上我嚇唬的東西，黑紅的臉面擺在我的鴿兒翼上時，我的血凝結了——」

「你把她安置在這裏時，你作什麼呢？先生，」我在他停下時間，「你到那裏去了呢？」

「我作什麼嗎，簡！我把自己變成一個鬼火。我到哪裏去了嗎？我像三月的鬼靈一樣從專狂妄的漫遊。我到了歐洲大陸，繞行到所有的地方。我的固定的願望是要找到一個我所能愛的，有理智的好女人；和我留在桑恩費爾特的悍婦，成爲一種反照的——」

「但是你不能夠結婚呵，先生。」

「我決定而且深信：我能夠並應當結婚。我原來的本意並不是要欺騙，如我欺騙了你的樣子。我的意思原要把我的故事明白說出，而且公開的提出我的求婚；我應當被人認爲可以受人並且被人愛，這種事情在我看來是這樣絕對合理，我絕沒有懷疑過，會有婦女願意並且能了解我的情形，而且答應嫁給我，雖然我背負着罪過。」

「喔，先生？」

「你離開的時候，簡，你常常使我發笑。你像急性的鳥一樣睜開你的眼睛，時時作出一些不穩的動作，彷彿語言的問答；對於你說得還不夠快，你要說人肉心的裏面一樣。不過在我聽下去之前，你告訴我：『喔，先生？』是什麼意思。這是你所常用的小句子；而且有許多次牠使我滔滔不絕的談下去；我不大知道為什麼緣故。」

「我的意思是，——以後怎樣了？你怎樣過下去？這事的結果如何？」

「難是如斯！現在你要知道什麼事？」

「你是否找到你所歡喜的人；你是否請她嫁你了；她說了什麼話。」

「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否找到了我所歡喜的人，和我是否請求她嫁我了；但是她說什麼，還有待命運的書記載。長長十年的時間中我到處漫遊，先在這個首都，又在那個首都住着；有時住在聖彼得堡；更常住在巴黎；間或住在羅馬，拿坡里，和福勞倫司。有着許多錢和一個舊家的護照，我可以選擇自己的接交人；什麼社交場我都可以進去。我在英國，法國，意國和德國的貴婦人中選擇我的理想婦女。我找她不到。有時候，在飛逝的一瞬時，我以爲我見到了一種眼色，聽到了一種聲調，看着了一種外表，表示我的夢想的實現；但是我即刻就醒悟了。你不要假設我希望完全，無論是心或身的方面。我只希望適合於我的——希望和瘋人相反的人：我是空空希望。在她們中間我沒有找出一個人來，是我願意請她嫁我的，即使

我是自由的也能，因為我已受過不適當結合的危險，恐怖，和憎惡警告了。絕望使得我不願利害。我試過放蕩生活——絕無好淫；那我在以前和現在都厭惡。那是我西印度妻子的品性；對於她和她的罪惡，就是在圖歡樂上，也很約束我。近乎淫佚的任何享樂都使我接近她她的罪惡，所以我避。

「可是我不能孤獨過活；所以我就試驗結識情婦。我所選擇的第一個就是色立奈，瓦爾——這是另外一個步驟，使一個男子想起來時要唾棄自己。你已經知道她是怎樣的人，和同她的奸情是怎樣完結的了。她以後有兩個人：一個是意國人吉新達，一個是德國人克來特；兩人都是被人認為特別漂亮的。過幾星期她們的美對我算什麼呢？吉新達是既無教養又悍的女人。三個月中我就對她厭倦了。克來特誠實安靜；但是沉滯，無知，不易感動；一點不合我的趣味。我樂於給她一筆足夠用的錢使她好好從事一種事業，把她體面的擺脫了。過，簡，我從你臉上看出，你這時對我並不在懷着很好的意見呵。你以為我是一個無情的不檢的不道德人物罷；不是嗎？」

「實在的，我不像以前有時候一樣歡喜你了，先生。先和一個情婦，又和另一個情婦一樣過活，難道你一點也不以為錯誤嗎？你談起來彷彿只是當然的事情罷了。」

「以前我以為這樣，可是我並不歡喜。這是一種耽樂的生活，我絕不願再回到這種生

上去。包一個信紙買一個奴隸是相近的壞事；二者在天性和地位上都常是卑下些；和卑下的人親密的過活是容易使人墮落的。現在我想起和色立奈，吉爾達，克萊拉所過的時光，就憎惡。

不，我覺得這些話的真實；而且我從這推出確定的結論：若是我忘記了自己和注入我心裏的教訓，以至過了什麼借口，編了什麼理由；或受了什麼誘惑，變了這些可憐女子的繼承人，有一天他會懷着現在記起她們的同一感情來看我。我並沒有把這信念說出來；覺到就夠了。我把這譯印到我心上，使他留在那裏作我受誘惑時的幫助。

「一篇，現在你怎麼不說『喔，先生？』我沒有說完。你面色莊嚴。我看你仍然不贊成我。不過讓我回到本題罷。去年一月，擺脫了一切情婦，心緒暴戾悽苦——無用的，漫遊的孤獨生活所生的結果——被失望所銷蝕，不高興一切人，尤其是一切婦人（因為我開始認為所謂有智力的，有愛而且忠實的婦女，只是夢想罷了），為事務關係，我回到英格蘭。

「在一個寒冷的冬天下午，我騎着馬望見柔恩費爾得府。討厭的地方！我沒有期望安寧——沒有期望快樂。在海一徑一段界階上，我看見獨自坐着一個安靜的小人。我不介意的從她旁邊過去，如同經過對面的白楊一樣；她將來對我會生怎樣影響，我並沒有預感；也沒有內心的警告警戒我：我生活的掌權人——無論是善是惡，掌管我命運的精髓——會穿着簡陋

的服氣在那裏呢。我……知道這事，即使在米騷羅發生意外，她來到跟前莊重的要幫忙我的時候。孩子氣的頑皮……彷彿是一隻紅雀跳到我脚跟前，要在小翅膀上背我一樣。我是粗獷的；……那東西不去……她帶着奇怪的緊張性站在我跟前，而且帶着一種權威看我，向我說話。必須幫助我，並且……個手：我是受了幫助了。

「我一接那無力的肩，有種新東西——一種新鮮的汁液和感覺——滲進到我的身體裏面了。我聽說這個妖魔鬼怪回了我那裏去——他屬於我下面的家——倒是好的，不然我不能讓他從我手下走開，看他在朦朧的綠色那面消失，而不覺得特別惋惜。那晚上我聽着你回家來了，簡，雖然你大概不理會我懸念着你或者暗中觀察你。第二天不給你見到我，我觀察了你半點鐘，當你和阿戴列在走廊裏玩的時候。那是下雪的天，我記得，你不能到戶外。我在我的房裏；門半開着：我可以聽，可以觀察。阿戴列引住你外面的注意有一會工夫；可是我幻想你的思想是在那裏的；不過你對他還很耐心，我的小小的簡；你向她談話，和她玩耍，時間頗久。最後她離開你的時候，你即刻就深沉的夢想起來了：你緩緩的在走廊裏走。在經過一個窗子的時候，你不時向外看一看密密的落着的雪；你聽着哭泣的風，於是又輕輕向前走，夢想着。我想這些白日的幻象不是黯淡的；偶然在你的眼睛裏有一種快樂的光輝，在你的面貌上有一種溫和的激動，這表示的不是懷苦的，易怒的，憂鬱病的深思，你的神色却顯出青

春雲的遐想，當青春的精神用樂意的翅膀追隨着希望上飛，直飛到理想的天上的時候。費爾肥太太在大廳裏向一個僕人說話的聲音驚醒了你：你怎樣奇怪的向你自己微笑，而且笑你自己呵！在你的微笑中有着許多的見識：他是非常伶俐的，他似乎輕視你自己的意思。他似乎說：「我的美的幻象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一定不能忘記牠們是絕對不真實的。」在櫃子裏我有玫瑰色的天空，和綠的蘭花的樂園；但是我十分知道，在外面，我腳前有一片不平的曠地要跑，而且我周圍有黑暗的暴風雨要應付。「你跑下樓，向費爾肥太太找點事情作：算第一週來家底用費賬，或是類此的事情，我想。我惱你走開使我看不見了。」

「我不耐煩的等着夜曉，那時我可以叫你到我面前。在我看來，你的性格是異乎平常的，十分新穎的：我想更往深處探求牠，要更爲知道牠一些。你帶着既畏羞而又獨立的臉色和神氣進到屋裏來：你的穿着頗有異趣：很像你現在的樣子。我使你談話：不一會我發現出來你充滿了奇異的矛盾。你的服式和態度受着規律約束；你的神氣常是不自信的，爲自然所陶冶過，却完全沒有怕於社交，很怕因爲不當的舉止和大錯，使自己顯得很不好；可是向你說話的時候，你對着和你談話的人的臉面，抬起鋒銳，大胆，發光的眼睛：你每一看望中都有着諷見和力量；拿箭要問題迫問你的時候，你有迅速完滿的答話。你似乎很快就和我很慣了：我相信你覺得在你和你的嚴厲壞脾氣的主人之間有着同情存在，箇；因爲你令人吃驚的看出

一種愉快的輕舒迅速的使你的態度變安閑了；雖然我發脾氣，你對於我的粗暴並不顯出吃驚，恐懼，煩惱，或不高興，却時時帶着一種我不能描寫的，單純但卻聰慧的大方，向我微笑。我所見到的使我又滿意又興奮；我歡喜我所見到的東西，而且我願意多見。可是恰好長時期中，我生疎的對待你，而且不常找你到一塊兒。我是一個聰明的享樂主義者，願把這種新奇又有愉快刺激的結識朋友的歡喜延長；而且有一時我被一種擾人的恐懼所苦；我怕我若隨使拿這個花架，牠會凋謝，甜蜜的新鮮魔力也就要離開了。那時我並不知道他不過一朵片刻即謝的花，却是輝煌的如花類似，用毀不了的寶石刻成的。而且我願看一看我應酬你時，你是否要找我——你並沒有；你安安靜靜的在教堂裏，像你的青檸和木架一樣；我總偶然遇到你，你只不失恭敬的表示見到我，迅速的脫過去了。這些時你的通常的表情都是有所思的神色；並不喪氣，因為你沒有病；却也並不快活，因為你希望與少，又沒有實在的歡樂。我不知道你怎樣想我，或是否會想到我過，於是我就必須要查明這事。

「我又來留意你。在你談話的時候，你的眼色裏有些歡喜的，你的態度上有些懇敬的神氣；我看出你有一顆合羣的心；使得你愛憐的，是那沉靜的教堂，是你生活的無味。我讓自已享受這種歡樂，就是對你仁慈；仁慈不久就激發你的感情了；你的臉面在表情上變為溫柔，你的聲調變成溫存的了；我歡喜我的名字從你唇上說出，或對我的聲音說出。在這時候，我

時常有和你偶然相遇的快樂；簡；在你——總上——帶着一種無微的不安——
 上一種彷彿的猶豫看望我：你不知道我的無常的心——這——是製作三人而且嚴肅，這
 是製作朋友而且慈悲。我這時太歡喜你了，不致時常裏有一種空頭；而且在發熱誠的握手
 來時，你那年青滿臉的臉上有那樣花和光和幸福：我常常要費大力才可以避免不即到你拉
 向我的心。」

「不再談這些時日了，先生，」我插口說，「面偷偷從眼睛上揮去幾滴淚；他的氣對於
 我是一痛苦楚；因為我知道我必須存什麼——而且即刻——這些回憶，這些感情的表露，
 只使我的工作更難罷了。」

「不，簡，」他回答：「現在既然準定得多，將來既然光明得多，老是談過去有什麼必
 要？」

聽到這種志迷滅的斷言，我發抖了。

「你看見現在情形是怎樣了——不是嗎？」他接着說。「青春和成年時期半在說不出的
 不幸，半在無聊的孤寂中度过之後，我第一次找——我——能愛的人——我找到你了。你是我
 的同情——我的更好的自我——我的好天使。——你——總是在我轉到你身上了。我以
 為你善良，有才，可愛：一種懇摯莊嚴的熱情——我——你，吸引你到我生命

的源泉和中心，使我的生活繞着你的周圍，下……
一體。

「因為我覺得而且知道這個，所以我決心娶你。告訴我我已經有了妻子，是無意義的嘲笑：現在你知道我只有一個令人憎惡的惡魔。想要驅逐你，是我錯了；但是我怕你性格中所有的固執性。我怕早年注入的成見；我想要在冒險告訴你感愛之前，先把你安穩的得到。這是怯怯：我應當首先訴於你的高貴和寬宏，如我現在所作的一樣——坦白的向你公開我的苦惱生活——向你訴說我要求更高尚，更有價值的生活的飢渴——向你表明要在我們人好的，忠實的愛着時，去好好的，忠實的愛人，不是我的決心（這字眼太弱），却是我的無可抵抗的意向。隨後我應當請求你接受我忠實的保證，並把你的保證給我。簡——現在給我。」

一陣停頓。

「你為什麼沉默，簡？」

我在經歷着一種嚴厲的試驗：一隻鐵腕的手抓住我的要害處。可怕的瞬間：充滿了掙扎，黑暗，和燃燒！沒有人能夠希望比我更爲人所愛；沒有人能比這個人又是我絕對崇拜的：可是這却要變成愛與偶像呵，一個悽慘的……「走！」

生」。

「簡，你明白我要求你什麼嗎？只是這個允諾：——我願意成爲你的，羅契司特爾先生。」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不願成爲你的。」

又是長時的沉默。

「簡！」他又說，帶着一種溫存，這用悲傷把我折倒了，而且使我懷着預兆的恐怖覺得冰冷——因爲這安靜的聲音是要起來的獅子的哮喘——「簡，你的意思是說你要在世間自走一條路，讓我另外走一條路嗎？」

「我是這意思。」

「簡，」（彎身向我而且擁抱着我）「現在有這意思嗎？」

「是。」

「現在嗎？」他輕輕的親我的前額和面頰。

「是，」我迅速的把自己完全從約束中擺脫。

「哦，簡，這是悽苦的！這是——這是罪過的。愛我並不是罪過。」

「服從你却是罪過的。」

凶野的神氣使他的眉毛豎起——經過了他的臉面：他站起來；可是他還忍耐着。我把手

放在椅背上扶持住：我發抖，我害怕——但是我下了決心了。

「片刻時間，簡。你走了時我的可怕生活，你看她一眼。一切幸福都要隨着你走失了。留下什麼呢？作妻子的只有遺上的瘋人：你也可以向我提那邊墓場裏的屍身。我將怎麼辦呢，簡？到什麼地方尋求一個伴侶，尋求一些希望呢？」

「照我一樣作：信賴上帝和你自己。相信天。希望在那裏再見。」

「那末你不願讓步了？」

「不。」

「那末你判定我活着不幸，死了被詛咒了？」他的聲音高起來。

「我勸你活着無罪，願你死去安寧。」

「那末你從我把愛和無罪奪走了？你逼我去以肉慾作酬報——以惡行作畢業了？」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不向你指定這種命運，就如同不拿這來作爲自己的命運是一樣。」

我們生來是鬥爭，忍受——你並無異於我：那就這樣作好了。你曾在我忘記你之前就忘記我。」

「你這話使我成爲撒謊的人了。你侮辱了我的榮譽。我宣言我不能改變：你却當面告訴，我，我不久就改變。你的判斷上有怎樣扭曲，你的思想中有怎樣悖謬，由你的行爲證明了。」

使一個同伴人對絕望地，會比犯一條一頓的具文好嗎？破壞這具文又沒有人受損害，因為你沒有親屬和相識，你害怕和我同住會開罪他們呵。」

這是實情；而且在他說話時候，我的良心和理智都變成我的陷賣者，說我反抗他是有罪的。牠們說話幾乎和感情一般高聲；感情是凶猛的喧鬧着。「哦，答應罷！」牠說。「想想他的不幸；想想他的危險——看看他獨自留下時的情形；記住他的暴躁天性；考慮絕望以後的不順利等——安慰他；救他；愛他；告訴他你愛他而且願屬於他。世間有誰關心你？你所作的事會使誰受損害？」

仍然不能克服的是這箇答語：「我關心我自己。越孤獨，越沒有朋友，越沒有人幫助，我越要自重，上帝所頒，人所認可的法律，我要遵從。我並不瘋狂（我現時是瘋狂的）而清醒着的時候所接受的原則，我要堅守。法律和原則並不是爲了沒有誘惑的時候而設：是爲了現在這樣時候的，這時肉和靈都起來反抗牠們的嚴格；牠們是嚴格的；是不能破壞的。若是爲了我自己方便我可以破壞牠們，那牠們有什麼價值呢？牠們是一種價值的——我總是這樣相信；若是我現在不能相信了，那是因爲我自己不健全——十分不健全；血管裏流着火，心跳得快，我都勢不及數。預先想好的意見，過去的決心，是我所要堅守的一切：我在這裏立穩腳。」

我這樣作了。羅契司特爾先生在研究着我的臉面，看出我是這樣作了。他的盛怒到了最高點；他一定要讓隨發作一時，無論以透發生什麼事；他從地板上走過，抓住我的胳膊，攔住我的腰。他似乎用他發光的眼神要吃我；在身體上這時我覺得無力，彷彿受旱和靠近爐火的草根一樣；在心理上我仍然主宰着我的靈魂，並深信得到最後的平安。幸而靈魂在眼睛中有一個解釋者——常常是無意的，但却是忠實的解釋者。我抬眼看他的眼；在我看着他的凶暴臉面時，我不由己的嘆息一聲；他的抓握是苦痛的，我的負擔太重的力量幾乎窮盡了。

「沒有過，」他切齒時這樣說，「絕沒有過什麼東西，既這樣脆弱，却又這樣難以制服。在我手裏，她只是一根蘆葦罷了！」（他用他抓握的力量搖幌我。）「我用兩個手指就可折了她；不過我即使折了她，拔了她，壓碎了她，又有什麼益處？看那個眼睛：看從眼裏向外望的那堅決，自由，凶野的東西，她不僅是帶着勇氣——却是帶着一種嚴厲的勝利向我挑戰。我對於他的籠牢無論可以怎樣，我却不能從他——那個野蠻美麗的東西！若是我把這不結實的牢獄撕毀，打破，我的暴行也不過把俘虜放鬆罷了。我可以成爲驅趕的克服者；但是，未能自命爲土屋的佔有人之前，裏面的住者就要逃到天上去了。我所要的是你呵，你的意志，力量，美德，和純潔；並不只是你的易碎的外架。你願意，你自己可以輕輕飛飛飛着我的心；違反你的意志去強抓你，你會和馨香一樣迷脫——我還沒有吸進

你的香氣，你就消失了。哦，來罷，簡！來！」

他說這話的時候，他鬆開手放了我，僅只對我看著。這眼色比瘋狂的用方更難抵抗了；不過，只有白癡會在這時候屈服。我已經冒過而且挫折了他的盛怒了；我必須閃過他的悲哀；我退到門跟前去。

「你要走嗎，簡？」

「我要走，先生。」

「你要離開我嗎？」

「是的。」

「你不願來嗎？你不願作我的安慰者，我的救星嗎？我的深愛，我的強烈的悲苦，我的瘋狂的祈求，對你全不算什麼嗎？」

他的聲音中有何等形容不出的至情！堅決的再說「我要走」是何等困難呵！

「簡！」

「羅曼司特爾先生！」

「那末，走罷，——我答應；不過記住，你留我在這裏苦痛着。上樓到你自己屋裏去；把我所說的話全想一番，而且，簡，對我的痛苦看一眼——想想我。」

他轉身走開；他臉朝下的撲到沙發上面。「哦，簡！我的希望——我的愛——我的生命！——他嘴裏痛苦的迸出這話來。以後是深沉有力的啜泣。

我已經到了門了；但是，讀者，我走回來——和我退去時一樣堅決的走回來。我在他跟前跪下；我把他的臉從墊子轉向我；我吻他的面頰；我用手理平他的頭髮。

「願上帝祝福你，我的親愛的主人！」我說。「上帝使你離開傷害和過錯——指導你，安慰你——為你過去對我的仁慈好好報酬你。」

「小小的簡的愛，是我的最好的報酬，」他回答；「沒有這，我的心碎了。不過簡是要把她的愛給我的——既高貴，又慷慨。」

血衝上他的臉；火從他眼裏閃出來；他跳起直立着；他伸出他的胳膊；但是我避免了擁抱，即刻走出了屋子。

「別了！」是我離開他時內心的叫喊。絕望又添加道：「永遠別了！」

那一夜我沒有想睡覺；但是我一輪到床上，就微睡了。我在思想上轉變到童年情形上去了；我夢到我在革特謝德睡在紅房裏面，夜是黑暗的，奇怪的恐懼壓着我的心。好久以前使我昏迷的光，在這夢中回想起來，似乎滑動的上了牆，顫抖的在朦朧的天花板中心停住了。

我抬頭看望：屋脊鎔化成雲彩了，又高又暗；這光彷彿像是月亮對於她所要分開的煙霧所給的光輝。我看看月亮來——懷着最奇怪的預想看望着：彷彿在她的圓體上要寫出決定我命運的話一樣。她從雲中露出，以前還未曾有過月亮這樣露出來的：一隻手先穿透黑暗的雲層，並且把牠們撥開；隨着不是一個月亮，却是一個白色的人形在碧藍中閃耀，一個高貴的前額向地上偏斜着。牠老是凝視着我。牠向我的精神說話：聲音是無限的隱約，不過是這樣靠近，牠在我心裏低語着：

「我的女兒，逃開誘惑。」

「母親，我要逃開。」

我從神魂出體似的夢中醒來之後，這樣回答。還在夜間，不過七月的夜是短的：中夜之後不久，黎明就到了。「開始我所必須完成的工作不會太早的，」我想。我起來；我已經穿好了衣服；因為我除了鞋什麼東西也沒有脫。我知道在抽屜裏什麼地方去找我的幾件襯衣，一個小盒，一個戒指。在找這些東西的時候，我碰到幾天前羅裏司特爾先生勉強我接受的珍珠項鍊的珠子。我把這留下來；這不是我的；却是在空氣中化了的幻象新婦的東西。別的東西我束成一包；我的裝着二十先令（是我所有的全部款子）的錢袋，我放到口袋裏去；我戴緊草帽，尾針別好圍巾，拿了包和拖鞋（這我還不穿上），偷偷從我屋裏走出來。

「別了，仁慈的費爾肥太太！」我低聲說，當我輕輕從爐門旁走過的時候。「別了，我的親愛的阿戴列！」我向着青嬰房看望的時候說。進去擁抱她的念頭是不准有的。我必須敷衍一個銳敏的耳朵：他大半是在傾聽着罷。

我原要一停不停走過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房子；但是在那門檻跟前，我的心一時停止了跳動，我的脚也被迫停住了。那裏並沒有睡眠：住那房的人不安的從這頭牆走到那頭牆；而且在我傾聽時一再嘆着氣。我若是願意，在這屋子裏有着爲我的天國——一個暫時的天國；我只消進去說道：

「羅契司特爾先生，我要一生愛你和你同住，一直到死，」就會有狂歡的源泉湧到我嘴唇上來。我對這思索着。

那仁慈的主人，現在不能睡覺，在不耐煩的等着白天。他會在早晨去叫我；我已經走了。他會搜尋我；狂然。他會覺得被窺；他的愛憎被拒絕了；他會吃苦；或者到絕望地步。我也想到這個了。我的手向鎖那裏動；我把手縮回來，繼續向前走。

我淒慘的輾轉下樓：我知道我必須作什麼，我機械的那樣作。我在廚房找到旁門的鑰匙；我也找到一個油瓶和一枝羽毛；我把門鎖和鑰匙上了油。我弄了一點水，一點麪包：因爲我或許要走得遠遠；我的力量近來很受震動，一定要使支持得住。我沒出一聲作完了這一切

事。我開開門，走出去，又輕輕把門關上。朦朧的黎明在院裏發亮。大門都是關鎖着的。但是其中有一道小門却只上了門。我從那裏走出去，這我也給關上了；現在我出了桑恩費爾得

一哩以外，田地那邊，有一條道路，向米爾口特反對的方面去；這是我時常留意到，却不會走過的路，不知經過到什麼地方；我的脚步就順那條路去了。這時是不容有思索的；不能回顧一眼；甚至前看一瞥也不能夠。對於過去或對於將來，都不能思想。過去的一真是這樣天國般甜蜜——這樣極度的憂傷；讀輔一行就會消滅我的勇氣，挫折我的力量。將來是一個可怕的空白；有些像洪水經過的世界一樣。

我順着田地，籬笆，和小徑的邊上走，一直到日出以後。我相信是可愛的夏季的清晨；我知道我離開屋子時穿上的鞋，一會就給露水濕了。但是我不看升起的太陽，不看微笑的天空，也不看醒來的自然。被帶着經過美麗風景去上清頭臺的人，不去想在他路上微笑的花，却想着木槌和斧刃；想着骨與血管的分離；想着終場殘關的墳墓；我想着淒慘的逃亡和無家的流浪——而且苦痛的想着我所遺留下來的東西。我制止不住。我想着他這時在他屋裏望着日出；希望着我去說願和他住在一塊地且爲他所有。我渴望屬於他；我急切的想回去；還不過晚；我還可以免去他失戀的劇烈的痛苦。我深信，這時我的逃亡是還未被發現的。我

以回去作他的安撫者——他的驕傲；救他脫離不幸，或者救他脫離毀滅。哦，對於他自棄的恐懼（這比我的自棄要更糟），是何等刺激我呵！這是我胸中一個倒鉤的箭頭；我要拔出牠時，牠撕裂我；回憶使牠更向裏進的時候，牠使我病了。鳥開始在叢林矮叢中歌唱；鳥對於牠們的伴侶忠實；鳥是愛的象徵。我是什麼呢？在我的心靈和爲倫常的瘋狂努力之間，我憎惡我自己。我不能從自讚中，甚至不能從自尊中得到慰安。我損害了，傷了，離開了我的主人。在我自己的眼光中我是可厭惡的。然而我不能回去，不能回走一步。一定是上帝領導我前去。至於我自己的意志和良心，一個被劇烈的悲苦壓斃，一個被悶死了。我順着孤寂的路前走時，我凶猛的哭泣着：像一個發瘋的人一樣，我迅速的，迅速的前走。從內心開始的軟弱，蔓延到四肢，抓住我，我跌倒了：我在地上躺了幾分鐘，把臉壓在一塊濕草泥地上。我有點害怕——或是希望——我會在這裏死去；但是一會我起來了；用手和膝向前爬，以後又站起來——和以前一樣熱切而且堅決的，要上上天路。

我到了路上時，不得不在綠色下面休息；我坐着時，聽到車輪聲，看見有一輛車子前來。我站起來舉手；車停住了。我問是上哪裏去的，車夫說出一個很遠的地方，我深信羅契可特爾先生在遠地方沒有關係人。我問他多少錢可以把我載到那裏；他說三十先令；我回答我只有二十；好的，他就取二十也就行了。他又允許我進到車裏去，因為車是空的；我進

了車，開起來，車於是又滾滾前進了。

溫存的讀者呵，我那時所感覺的，願你永不要感覺！願你的眼睛永不要像我的眼睛一樣，洒那種火性的，燙人的，絞心的眼淚！願你對天的祈禱，不要像我那時候嘴中所發的一樣絕望而且苦惱；因為我願你永遠不要像我一樣，催恐對於你完全愛着的人，會成爲使他犯罪惡的工具。

第二十八章

兩天過去了。是夏日的傍晚；車夫在一個叫作白十字的地方使我下車；我所付的車錢使他不能再送我前去，而我却沒有一個先令了。這時車已經離開一哩；我是獨自一人。我爲了安全，把我的小包放在車內袋裏，這時我發現我忘記把他取出來了；牠留在那裏，再也離不開那裏了；現在我完全空無所有了。

白十字不是一個市鎮，甚至也不是一個小村；只是四路交叉地方的一個石柱；這是塗了白色的，我想是爲着要使牠在遠處或黑暗中更爲清楚。柱頂上有四枝；按照上面所刻的文字，各枝所指的最近市鎮離這裏十哩，最遠的離二十哩以外。從這些熟悉的市鎮的名子，我知道我到了什麼州；是北部中心的一州，澤地使牠發黑；山使牠隆起；這是我可以看出的。在我的後面和各方，都有着大片的澤地；我腳前的深谷那邊，有層層起伏的山。這地方居民一定稀少，在這些路上我沒有見到一個行路人；路向東南西北伸展——發白，寬，孤寂；牠們

都穿過澤地，野草又深又荒的都生到路邊了。可是也許會有一個偶然的行路者從這裏經過嗎；我這時却是不願給人看見的：在路標柱這裏留連着，顯然無目的而且失了路，陌生人會要奇怪我在這裏作什麼事。我也許要被詢問：我所能給的答語只有令人不相信而且引人懷疑。這時候沒有一種關係使我和人類社會相連——沒有一種魔力或希望叫我到同類所在的地方去——看見我的人沒有一個會對我有種仁慈的思想，或良好的願望。我除普世的母親大自然之外，沒有親屬；我要到她的胸懷裏去請求安息。

我一直鑽進野草裏去；我見到一條深溝深深陷入褐色澤地，我就向那裏前進；我在那沒膝的黯黑的生長物中跋涉；我到了轉彎的地方就轉彎，在一個隱蔽的角落找到一塊苔蘚叢蔽的花崗石絕岩，我就在那下面坐下。澤地的高岸在我周圍；絕岩保護着我的頭，天空在絕岩上面。

就是在這裏我也過些時才覺得安寧：我懷着渺茫的恐懼，怕會有野獸在我跟前，怕有獵人或不法的獵戶會發現我。假如有一陣風掃過荒原，我就向上看，怕是雄牛前衝；若有鳥餵鷓鴣叫，我想像那是一個獵人。不過，我的恐懼沒有根據，而且到晚上，那統治着的深沉靜默使我安下來，我就有了信心了。這以前我還沒有思想；我只傾聽，觀察，恐懼；這時我失去了沉思的力量了。

我怎麼辦呢？到什麼地方去呢？哦，這是受不住的問題！在我無辦法，無處去的時候；在我到人類住處之前，我的缺乏與索的肢體還要走很遠路的時候；在我記得到住處之前，必須請求冷語的慈善的時候；在我的故事能有人聽，或我的需要能有一種得到滿足之前，必須懇求不出本心的同情，差不多一定引起厭惡的時候！

我摸觸野草：草是幹的，可是夏日的熱還使她溫暖着。我看見天空；天空是清淨的；一顆慈愛的星正在深構的頂上閃着光。露水降了，但很是輕柔；沒有微風發響。我覺得大自然仁慈而且善良；我想她愛我，雖然我是被驅逐出的人；從人只能預期到疑惑，拒絕，和侮辱的我，懷着孝心的愛緊依着她。至少今夜我要作她的客人，因為我是她的孩子；我的母親不要金錢，不要代價，會收容我，我還有一口麵包；我用一個零便士（我的最後的錢）午間從一個市鎮經過時，所買的一塊麵包剩餘下來的。我看見野草中像黑玉珠子一樣，這裏那裏有成熟的漿果閃耀着；我採摘了一把，和麵包同吃。我的原是鋒銳的饑餓，這騎士的食物若是沒給滿足，也給減輕了。吃完時我說了晚間的新禱，於是就去選擇我的床。

靠絕岩旁邊野草是很深的。我躺下時，腳被埋住了；草在身兩邊都很高，只留下一個窄狹的地方讓夜晚空氣侵進來，我雙摺起我的圍巾，當作被鋪蓋在身上，一塊長苔蘚的低低隆起的地方是我的枕頭。這樣住下來，我是並不冷的，至少在夜開始的時候。

我的安息是可以十分幸福的，只有一顆憂傷的心打破他。心怨訴他的張口的傷痕，他的內心的流血，和轉動了的心絃。祂爲羅契司特爾先生和他的命運發顫；祂帶着悽苦的憐憫哀嘆他；祂懷着無盡的渴望要求他；而且雖然像雷震都折斷的鳥一樣無能，祂還顫動着軀折斷的羽翼枉然的想要找他去。

這種思想的苦楚使我疲倦，我跪下來。夜來了，祂的行星出來了；是平淡沉靜的夜；太靜了，恐懼不能隨來的。我們知道上帝是無處不在的；但是實在的，當他的作品在最宏大的範圍中開展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們最覺到他的存在；而且在無雲的夜間天空上，在他的世界默默旋轉的地方，我們最清楚的體會到祂的無限，他的全能，他的無處不在。我跪着爲羅契司特爾先生祈禱。向上看，我用淚水迷濛的眼，看到偉大的天河。記起天河是怎樣的——那裏有怎樣無數的星系像一道道輕微的光痕一樣從空間掃過——我覺到了上帝的權輿力。我爭知道他有力拯救他所創造的東西，我深信地球和祂所珍藏的靈魂，都不會毀滅的。我把祈禱變成謝恩了：生命的源泉也就是靈魂的救星。羅契司特爾先生是平安的：他是屬於上帝的，他要被上帝保護。我又緊靠着小山的胸懷；不久又在睡眠中把悲哀忘去了。

但是第二天，一需要「蒼白而且光光的向我走進來了，鳥老早就離開了巢；蜜蜂在露水未乾之前，老早就來到甜蜜的晨曦中採取野草；蜜了；這時清晨的長影已經縮短，太陽已經

充滿了天空和大地：我起來，向周圍看望。

是怎樣熱而安靜的完全的白天呵！這廣大的澤地是怎樣一片金色的沙漠呵！到處都是陽光。我願我能夠在陽光中以陽光爲生。我看見一條蜥蜴從岩石上跑過；我看見一隻蜜蜂在甜的山桑子中間忙碌着。這時我願變成蜜蜂或蜥蜴，可以在這裏找到合適的養料，永遠的住所。但是我是一個人，而且有人類的需要；不能供給這些需要的地方，我一定不能在那裏留連。我站起來；我回顧我離開的床。對於將來的無望，我只願我的創造者昨夜認爲最好在我睡時向我索去靈魂；我的疲倦的身體，被死亡救出，不再與命運衝突，現在能安安靜靜的在這裏面腐爛，和和平平的與這荒野的土壤混合。但是生命現在還爲我所呵，還有生活的需要，痛苦，和責任。厄運必須負擔；需要必須供給；痛苦必須忍受；責任必須盡呵。我起身。

又到了白十字，我順着背太陽的一條路走，太陽現在是又高又熱了。我沒有意志力量憑了別的情況決定我的選擇。我走了好久，我以爲我差不多用盡力量了，可以問心無愧的向就了勝過我的疲倦屈服——可以弛懈這種勉強的動作，坐在眼前的石頭上面，對於妨礙身心的草木不加抵抗的屈服——這時候，我聽到鐘聲——禮拜堂的鐘。

我對着聲音所從來的方向轉過身，在那如畫的小山中間（一點鐘前我對山的變化和景象就不注意了），我見到一個小村莊和一個尖閣。我右手的全山谷中，充滿了牧場，穀田，和

森林：一條閃光的溪流，蜿蜒的在程度不同的綠色，熟穀，黑暗的森林地，和清朗的草原中流着。被隆隆的車輪聲喚醒，注意我眼前的路，我看到一輛重載的貨車吃力的上山；那邊不遠，有兩匹牛和牧者。人類的生活和勞作是靠近的了。我必須往前掙扎；像其餘的人一樣專心勞作，努力生活。

大約在下午兩點鐘，我進了村莊。在街道盡頭有一個小舖，窗子裏有幾塊麵包。我渴望得到一塊麵包。有這食品，我或者可以恢復一點力量；沒有牠，是難得前進的了。我一到同類人之間，願有力量和精神的願望就來了。我覺得在小村落的右路上受饑餓倒，是丟臉的。我身上沒有東西可以拿來換一塊麵包嗎？我考慮。我頸上結着一塊小綢手帕；我有手套。我不知道人們在極窮窘時怎樣作法。我不知道這些東西是否有人接受；大概是沒有人要罷；但是我一定要試一試。

我進了舖子；裏面有一個婦人。看見一個服裝可敬的人，她料想是一位小姐。她便有禮貌的走向前來。她問，她怎樣可以爲我效勞？我害起羞來了；我的舌頭不願吐出我所準備的請求。我不敢獻給她我的半舊的手套，摺縐的手帕；而且我覺得，這樣作是胡塗的。我只求讓我坐一會，因爲我累了。她失望我不是一個主顧，冷淡的答應了我的請求。她指給我一個座位；我一下坐下去了。我很想哭；但是明白這樣表示是何等不合理，我約束住了。過一會

我問她：「村裏有成衣匠或作粗活的婦人嗎？」

「有；有兩三個。人數夠作所有的事了。」

我思索。我現在到了本題了。我是面對着必需了。我到了沒有辦法，沒有朋友，沒有一文錢的地步了。我必須作一點事。什麼事呢？我必須到一個地方找事。什麼地方呢？

「你知道鄰近有什麼需要僕人的地方嗎？」

不知道；她說不清。

「這地方的主要生意是什麼？多數人作什麼事？」

「有些是作莊稼的；許多人在阿立夫先生的製針廠，和在鑄造廠作工。」

「阿立夫先生僱用婦女嗎？」

「不僱；那是男子的工作。」

「那末婦女們作什麼呢？」

「我不知道，」是她的答語。「有人作這事，有人作那事。窮人必須盡他們的力量謀生用。」

她似乎對於我的問題厭倦了：實在，我有什麼權利煩瀆她呢？有一兩個隣人進來了；顯然需要我的椅子。我告別了。

我順着街前走，走時看着兩邊所有的屋子；但是我找不出借口，也看不到引誘，使我可以到任何屋裏去。我繞着小村莊漫步，有時走開一點，於是又再回來，走了一點來鐘。很疲倦，沒有食物也顯吃着苦，我轉進旁邊一條小徑，在籬笆下坐下來。不過沒有過幾分鐘，我又站起來了，又要去尋求點什麼——一點接濟，或至少一個指示的人。小徑的盡頭有一所美麗的小屋，屋前有一個花園，極乾淨而且輝煌的開着花。我在那裏站下了。我走近那白門，摸那發光的叩門環，有什麼事？這屋的居住者怎能有興趣來幫忙我？可是我走到跟前，叩了門。一個面貌溫和，衣服乾淨的年青婦人把門開開。我用了無望的心和發軟的身子所能發出的聲音——一種低微發抖的聲音——問這裏是否需要一個僕人。

「不，」她說；「我們不用僕人。」

「你能告訴我從什麼地方找事作嗎？」我繼續說。「我是一個陌生人，在這裏沒有相識。我需要工作，無論是哪一種的。」

但是爲我設想，或替我找個地方，並不是她的責任；而且在她眼中，我的品格，地位和故事，都顯得怎樣可疑呵。她搖搖頭，她在抱歉不能告訴我什麼消息，一於是白門關起來了，十分輕緩而且有禮；但却把我關在外面了呵。假如她把門再開一會，我相信我要乞求一籠麵包了；因爲我現在已經卑屈下來了。

回到那卑微的村舍我是受不了的，何況那裏也看不到得助的希望。我看見不遠有一座森林，林的濃密的陰影顯得可以給我一個引人的藏身處，恐倒是寧願到那裏去的；但我是這樣病，這樣弱，自然的渴求這樣咬着我，本能使我在有機會找到食物的住所周圍漂流。饑餓那驚厲這樣把啄與爪深入我身體內的時候，孤寂將不成爲孤寂——安息也不成爲安息了。

我走近房屋；我離開，走回，又復離去：我沒有權利請求——沒有權利希望人對我孤獨的命運有趣味，這博意識使我走開。在我這樣像一條瘦家的餓狗發聲的時候，下午漸漸的過去了。在從一塊田經過時，我見到前面有一個禮拜堂尖頂：我趕快向那裏走。靠近墓場，在一個花園中間，有一所雖然小，却建得很好的房子：我相信這是牧師住宅了。我記得陌生人到了沒有朋友的地方，需要作事，有時可以請求牧師介紹和幫助。牧師的功用是要幫助願意自助的人，至少用指導。我似乎有點權利到這裏來請教。重振了我的勇氣，聚起我所剩的力量，我向前推進。我到了這房屋，叩廚房門，一個老婦人開了門：我問這是牧師的住宅嗎？

『是。』

『牧師在家嗎？』

『不在。』

『一會就回來嗎？』

「不，他離家走了。」

「到遠處去了嗎？」

「不怎樣遠——有三哩路。他因為父親突然死了去的；他現在正在澤邊（Marsh End）

，多半要覓住兩星期。」

「家裏有婦女嗎？」

「沒有，」只有她一個，她是管家；讀着呵，向她要求救濟物（沒有她我就要倒了）我忍受不了；我還能乞求；我又緩緩走開了。

我又去下我的手帕——我又想到小舖裏的麵包。哦，但只願能得到一片，但只願能得到一口，來遏止飢餓的劇烈痛苦！我本能的又把臉轉向村落；我又找到那個舖子，走進去，雖然除了那個婦人之外還有幾個人，我也大胆說出這個請求來；她願為這個手帕給我一塊麵包嗎？

她帶着顯然的猜疑看着我：「不，」她從來沒有這樣賣過東西。

幾乎絕望了，我只要半塊；她又拒絕。她哪裏說得了我從什麼地方弄到這手帕？——她

說。
她願意要我的手套嗎？

「不！」她要那有什麼用？

讀者，老敘這樣瑣細事是不愉快的。有人說，回顧過去的痛苦經驗，有一種歡樂；但是我所提到的這時期，我就在現在還不敢重溫；道德的墮落和身體的苦痛混合起來，成爲一種太痛心的回憶，我永遠不會樂意常常去想牠。拒絕我的人我並不苦惱。我覺得這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是沒有辦法的；普通的乞人都常是令人猜疑的目標，衣服穿得好的乞人更無可避免的如此了。不錯，我所求的是工作；但是供給我的工作，又干什麼人事呢？當然不是第一次見看我，不知我品格的人的事情。至於不願收我的手帕換她麵包的婦人，她是對的，若是在牠看來這交換是欺詐或無利。我現在來刪繁就簡罷。我憎惡這題目了。

天黑前不久，我經過一個農家，在開着的門那裏坐着一個農人，正在吃麵包乾酪的晚餐。我停住腳說：

「你願給我一片麵包嗎？因爲我很餓。」他吃驚的看我一眼，但是沒有回答，從麵包上切了一厚片給我。我想他不以爲我是乞人，只是一種怪女子，歡喜他的褐色麵包罷了。一走到看不見他的房屋，我就坐下來吃。

我沒有希望在屋宇下找到住處，我就到以前提到的森林裏去了。但是我的夜晚是悽慘的，我的休息被打斷了；地是濕的，空氣是冷的；而且，闖入的人不僅一次從我身旁過去，我

一再不得不換地方：沒有安全或寧靜的感觸光顧我。天要亮時下雨了：第二天整天都是陰霾的。讀者呵，不要叫我把那一天詳細敘述；和以前一樣，我求工作；和以前一樣，我被拒絕；和以前一樣，我受餓；不過我吃了一次食物。在一個茅舍的門旁，我看到一個小女孩，就要把搖搖的冷粥倒進豬槽。「你願把那給我嗎？」我問。

她凝視着我。「媽媽！」她叫，「有一個女人要我這些粥給她。」

「孩子，」裏面一個聲音回答，「她若是要飯的，就給她罷。豬並不需要。」

女孩把硬凝的粥倒在我手裏，我高興的吃掉了。

陰濕的暮色加深了，我在一個孤寂的跑馬道上停住，在那上面我已經走了一點來鐘了。「我的力量完全不行了，」我自言自語的說。「我覺得我不能再走多遠了。今夜我又要作一個被逐出的人嗎？雨這樣下着輪時候，我必須把頭放在又冷又濕的地上嗎？我怕我只有這樣作：因為誰願收容我？懷着受餓，無力，受冷的感情，和這種孤苦——這種完全無望的感觸這一定是很可怕的。不過，多半在天未亮前我就要死去。爲什麼我不能對於死任命呢？爲什麼我要掙扎着保持這樣沒有價值的生命？因爲我知道，或是相信。羅契司特爾先生在活着；而且死於寒冷缺乏，不是人性所能安然屈服的命運呵。神呵！再支持我一會罷！幫助！——指導我！」

我的透深的眼睛在朦朧模糊的景物上搜尋着。我看出我已經離開村莊後邊：完全看不見牠了。村莊周圍的農作也不見了。我從別徑和小路，又走近了一片澤地；現在只有幾塊田，和野草地差不多一樣荒蕪而且沒有生產，橫在我那昏暗的小山之間。

「我甯願死在那邊，不死在街上或常有人走的路上，」我想。「讓鳥鴉——若是這樣地方有鳥鴉的話——從骨頭上把我的肉啄去比裝在貧民工廠的棺材中，在叫化的墳墓裏爛爛，要好得多了。」

於是我向看小山轉過身。我到了那裏。現在只消找一個溝，我可以在那裏躺下，不覺得安全，至少也覺得隱蔽了。但是荒地的面上看來都是平的。除了顏色不同之外別的沒有變化；燈心草和苔蘚遮住澤地的地方發綠；乾土上只有野草的地方發黑。雖然天漸漸黑了，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變化，不過只是光與影的不同罷了；因為顏色已經隨白日的光消失了。

我的眼睛仍然在陰暗的突起地上面，並且順着在荒野景物中消失的澤地邊沿漫無目的的看望時，在一個朦朧的地方，遠遠的在濕地和山脊之間，出現了一個亮光。「那是燐火，」是我第一個思想；我料想牠一會就不見了。但是牠隱隱的繼續燃着，既不後退，也不前進。「那末這是剛點着的野火了？」我問。我看牠是否擴大；並不；牠沒有減小，也沒有加大。「也許是屋裏點的蠟燭罷，」我於是猜想；「但即使是，我也絕對不了那裏呵。那難得太遠

了：而且即使離我一碼，又有什麼用處？我叩門不過是再使門當我面關起來罷了。」

在我所站的地方倒下來，把臉靠着地躺起。我靜靜躺了一會：夜風從山上和我的身上刮過去，呻吟着在遠處消滅了；雨急落着，使我又濕到皮膚了。我若是能僵硬到靜止的冰霜一樣——像死一般麻木——雨可以繼續落打下去，我不會覺到；但是我的還活着的肉，對於牠發涼的影響却不免戰慄。我不一會就起來了。

亮光還在那裏，在雨中朦朧但却不斷的發着亮。我又努力行走：我拖着疲乏的兩腿緩緩向那裏去。這亮光引我斜着走過一個小山，經過一片寬廣的濕地，這若在冬季許會走不過去的，而且正在夏中，也是泥濘發軟。我在這裏跌倒兩次；我也兩次立起來，振作我的力量。這亮光是我死裏求生的希望：我必得達到牠。

過了濕地，我看見澤地上有一條白痕。我走近去；是一條路或車軌：牠一直通到那光亮。這時亮從一個小山崗，一叢樹中發着光——從我在暗中所能分辨的樹形和葉子看來，顯然是杉樹。我走近時，我的星不見了；有種阻礙隔在我和牠之間了。我伸出手去摸前面的黑堆：我辨出一堵矮牆的粗石來——上面有近似鐵欄的東西，裏面是一道高而有刺的籬。我向前摸索着。又有一種微白的東西在我眼前閃光：是一個門——一個小套門；我摸到時，他在籬上動了。兩邊都是黑臺——冬齊我扇拍。

進了門，經過矮桌，房屋的側面現在眼前；黑，低，頗長；但是傾導我的光却並不在屋裏照耀。一切都是黑暗的。住的人安歇了嗎？我怕一定是安歇了。找門時我轉過一角：從一個很小的格子窗的菱形玻璃裏，反射出那友愛的光亮來。這窗子離地一呎，正被藤籬或其他爬牆植物使得更小了；牠們的葉子厚厚的攀在開窗子的這面牆上。窗子是這樣被遮而且狹小，簾和護窗都認為是不必要的了；我彎下身拉開窗上的蕨葉枝時，裏面的一切我都可以見到。我清清楚楚見到一間沙石地板拭得淨淨的房屋；一個胡桃樹的食器櫃，裏面放着一排一排的白鐵盤碟，反映着煤熊士煤火的紅與光。我看到一座鐘，一張白松木桌，幾把椅子。光亮作了我的引路燈的燈燭，在桌子上點着；靠着這燭光，有一個年長的婦人，面貌有些粗陋，但和周圍的一切一樣，特殊的乾淨，正在織着一雙襪子。

我只匆匆的瞥意到這些東西——這些並沒有什麼特出處。更有趣味的一幕却是在爐火跟前，靜靜的在玫瑰色的和平，同散布在和平中的溫暖裏面坐着。兩個文雅的年青女子——在各方看來都是閨秀——一個坐在低矮的搖椅上，一個坐着更低的凳子；兩人都穿綉綉和羽紗的正式喪服，這種嚴肅的衣服特別襯出她們的非常漂亮的頸子和臉面。一匹大獵狗把龐大的頭放在一個女孩的膝上——在另外一個女孩的衣兜裏伏臥着一匹黑貓。

這樣簡陋的廚房對於這樣的居住者，是一個奇怪地方！她們是什麼人呢？她們不儘是桌

彎身矮婦人的女兒；因為她看來像一個鄉下人，她們却是非常優雅文明。我無論在什麼地方沒有見過她們這樣的臉面；可是在我凝視的時候，我彷彿對於每個臉面都熟識似的。我不能說她們美；用這個字來形容，他們是太蒼白而且莊嚴了；因為她們都彎身讀一本書，她們臉面上多思想的樣子幾乎到了嚴厲地步了。她們中間一個凳子上另有一支蠟燭，和兩本大書，這些們常去參考，彷彿是和她們手裏拿的小書比較，像作翻譯工作的人查字典一樣。這場面是這樣沉默，彷彿所有的人都是影子，這住着火的房子是一張圖畫；是這樣靜寂，我可以聽到灰從爐欄上落下，聽到時鐘在黑暗的角落的達的達響響；我甚至幻想我能辨出那婦人編織的針聲。因此有聲音終於打破這奇怪的靜寂時，我足以聽得到。

「聽着，狄安那，」一個用心的學生說；「佛倫慈和老丹尼爾夜間在一處，佛倫慈在說他懷着恐怖離來的一場夢，聽！」於是她低聲讀一點東西，我連一個字也不懂；因為這是我所不知道的語言——不是法文，也不是拉丁文。是否希臘文或是德文，我說不清。

「這是有方的，」她讀完時說；「我歡喜。」另外一個女孩，抬頭聽了她妹妹在看着火的時候，背出她所讀過的一行。以後我知道了這語言和這本書；因此，我願在這裏引下這一行來：雖然在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對於我只是在發響銅器上打一下，一點意義也沒有：

「Da trat hervor Einer amusehen wie die Sternen Nacht, (忽然顯出一位婦人，

面如繁星之夜。)好!好!」她叫道，這時她的深陷的黑眼睛發着光。「一個朦朧的有力的天使長適當的現在你的眼前了!這一行紙得上一百頁自命不凡的文章。Ich wage die Gedanken in der Schule meines Zornes und die Werke mit dem Gewichte meines Grimms.」在我憤怒的秤錘中，我秤你們思想的重量，並用憤怒的秤錘，秤你們的作業。(我歡喜!)」

兩個人又都沉默起來。

「有像那樣談話的國度嗎?」那老婦人從她編織工作向上看寧，問。

「有，渡那——是一個比英格蘭大得多的國度，那裏的人就只這樣談話的。」

「喔，實在的；我不知道他們彼此怎麼明白：你們倆要有誰到那裏去時，我猜想可以懂得他們說什麼了?」

「他們所說的我們或者懂得一些，但是並不全懂——因為我們並不像你所想的聰明呵，渡那。我們不會說德語，沒有字典幫忙，我們也不能讀。」

「這對於你們有什麼好處?」

「我們想將來教德文——或者至少如他們所說，教初步的東西；那我們就可以比現在掙更多的錢了。」

「大半可以：不過不要再讀了！你們今晚已經讀夠了。」

「我想我們讀夠了：至少我是累了。瑪利，你累了嗎？」

「很累了：沒有教師，只憑一本字典去苦學一種文字，畢竟是艱苦的工作。」

「是的，尤其是德文這樣高貴但却難懂的文字。我奇怪聖約翰什麼時候才會來家。」

「現在一定快回來了：正是十點鐘（她看着從腰裏掏出的小金錶）。下着急雨，漢那：

你願意去看看客廳裏的火嗎？」

那婦人起來了：她開開一扇門，從那裏我朦朧的看見一個過道：不一會我聽到她撥動內室的火；她不大一會工夫就回來了。

「唉，孩子們！」她說，「現在到那間屋裏去很使我苦惱：那一張椅子空着，放在屋角的屋子看來是那末淒涼。」

她用圍裙擦眼：原是莊嚴的兩個女孩，現在顯得是憂傷的了。

「但是他現在到了更好的地方了，」漢那接着說：「我們不應當希望他再到這裏來。而且，他死得不能再安靜了。」

「你說他沒有提到我們？」她們中有一位問。

「他沒有時間，孩子：他一分鐘就過去了，你們的父親。他和頭天一樣，有點小不舒服

，但是並沒有什麼大了不得；聖約翰先生問你可願把你們找一個回來的時候，他笑他；第二天——個星期之前了——他又開始覺得頭有點沉重，於是他去睡覺，就沒有再醒過來了；你們哥哥到他屋裏看見他的時候，他幾乎硬了。唉，孩子們！他是考派人中間最後一個——因為你們和聖約翰先生好像是和過去一輩不同的一種人；雖然你們母親和你們很相像，幾乎讀書一樣多。她就是你的孿子，瑪利；狄安那更像你父親。」

我看她們這樣相像，我說不清這老僕人（我現在推論她是）在什麼地方看出不同來。兩個人都是面白，身體苗條；兩個人臉面都是特出而且智慧。不錯，一個人的頭髮比另一人要黑一些，她們頭髮所梳的式樣也不同；瑪利的淺棕色頭髮，分成髮辮平正的編起來；狄安那那的黑些的頭髮却成爲濃厚的髮髮蓋住她的頸子。鐘打十點了。

「我準信你們要用晚飯了，」漢耶說；「聖約翰先生進來時也是要吃的。」

她下手去預備飯。兩位小姐起來；她們似乎要到客廳裏去。直到這時，我是這樣專心觀察着她們。她們的外表和談話引起我這銳敏的興趣來，我把自己不幸的情形一半忘去了；不過現在這又現到我的心頭了。因爲對照的關係，似乎比以前更爲孤獨絕望了。要感動這屋裏的居住者關心我；使她們相信我的需要和悲苦的真實；引勸她們允許我在流浪之後得到安息——顯得是怎樣不可能呵！我摸到門，遲疑的叩門的時候，我覺得最後的念頭不過是一種幻

「這罷了。漢那兩開門。」

「你要什麼？」她用吃驚的聲音問，當她借着手裏的燭光打量我的時候。

「我可以和你的女主人們說話嗎？」我問。

「你最好告訴我要和她們說什麼。你從什麼地方來？」

「我是一個陌生人。」

「你這時刻到這裏有什麼事？」

「我要在外間屋裏或什麼地方住宿一宵，並且要一口麵包吃。」

「漢疑，我所害怕的感帶，在漢那的臉上現出來。『我給你一塊麵包，』停了一會她說；

「但是我們不能讓一個流浪人住宿。那是不行的。」

「請你讓我和我的女主人們說話。」

「不，我不讓。她們能爲你作什麼？你這時不應當到處漂流；這很不好。」

「不過你若把我趕開，我上哪裏去呢？我怎麼辦呢？」

「哦，我担保你知道上哪裏去，怎麼辦。留心不要作錯事，那就得了。這裏是一便士；

現在去罷——」

「一便士我不能吃，我沒有力量再向前走了。不要開門：——哦，不要開，爲了上帝的

緣故！」

「我必得關；兩向屋裏刮——」

「告訴小姐們。讓我見她們——」

「實在的，我不願。你不是照你應有的樣子，不然你不會這樣吵鬧。走開。」

「不過要把我趕開；我一定要死的。」

「你不會。我怕你在打着什麼壞主意，使你在夜裏這樣時候到人家來。若是你有同夥——強盜或這等人——在附近什麼地方，你可以告訴他們，我們家裏不僅是我們自己；我們有一位男子，狗，和槍。」這時這個誠實但固執的僕人，急忙關起門來，從裏面上門。

這是頂點了。一陣極端苦楚的劇痛——一種真正絕望的極疼，使我的心腫脹，碎了。我實在是精疲力竭了；我不能動一步。我倒在濕的門階上了；我呻吟——我扭手——我悽苦的哭泣。哦，這個死的幽靈！哦，這最後的時候，在這樣恐怖中漸漸來到！唉，這樣孤獨——這樣從我的同類那裏被驅逐！不僅希望的柱石，却連堅毅的立場也沒有了——至少在一個短詩中；但是後者我一會就努力恢復了。

「我只有死了，」我說，「我相信上帝。讓我默默的等候他的意旨。」

這些話我不僅想，却也說出了；於是把所有的不幸強回自己心裏，我努力強迫牠隱默

靜靜在那地方。

「一切人都必死，」一個十分靠近的聲音說：「但是，一切人並非像你一樣，命定要遭逢一種淹淹的早熟的死亡，假如你在這裏因為缺乏死去了。」

「是誰或是什麼東西在說話？」我問，這意外的聲音使我恐怖，而且我現在無論從什麼事中，也得不到有幫助的希望了。有一個形狀——近在跟前是什麼形狀，漆黑的夜和我微弱的眼力使我辨別不清楚。這新來者高聲長時的叩門。

「是你嗎，聖約翰先生？」漢那呼。

「是——是：快開門。」

「喔，這樣壞天氣的夜，你一定是怎樣又濕又冷啊！進來——你的姊妹們為你十分不安，而且我相信附近有鬼人。來了一個討厭的女人——我敢說她還沒有走哩！——在那裏繪下來了。起來！羞呵！走開！」

「不要做聲，漢那！我有一句話要向這個女子說。你盡了趕出她的責任，現在我要盡我讓進她的責任了。我是在跟前的，你和她的話都聽見了。我想這是一個特殊情形——至少我要考察考察。年青婦人，起來，在我前面走，到屋裏去。」

「我好不容易服從了他。」會我站在乾淨，明亮的廚房裏面——站在爐火邊上了——抖索

着，發着病；意識到我有一種最可怕的，極興奮的，和風雨摧殘的表情。兩位小姐，她們的哥哥聖約翰，和老僕人，都在凝視着我。

「聖約翰，這是誰？」我聽到一個人問。

「我說不清；我在門跟前發現她，」是答話。

「她臉色發白，」漢那說。

「白得像土或死，」回答說。「她要跌倒：讓她坐下。」

我的頭實在旋轉；我倒下去了，但是一把椅子接住了我。我還有知覺，不過這時我不聽說話。

「或者給一點水可以使她恢復。漢那，拿點水來。不過她消腫得沒有什麼了。怎樣消瘦，怎樣無血呵！」

「不過是一個幽靈罷了。」

「她病了，這只備是餓？」

「我想是餓。漢那，那是牛奶嗎？給我，來一片麵包。」

狄安娜（她俯身就我的時候，我看見她的長髮低垂在我與火之間，從這我知道是她）弄碎一點麵包，浸在奶裏，放到我的唇上。她的臉靠近我臉；我看見她的臉上有憐憫，我覺

得她緊閉的呼吸中有同情。在她簡單的語中，同樣應安品似的情緒也表露着：「試試吃。」

「是的——試試，」瑪利輕輕的重述；而且瑪利的手去掉我濕了的帽子，扶起我的頭。

我管她們給我的東西；一上來微微的，一會就熱心的吃了。

「一上來不算太多——約束她，」哥哥說；「她所吃的已經夠了。」他把牛奶杯和麵包盤拿定。

「再給一點，聖約翰——看她的眼裏那貪餓樣。」

「現在不再多給了，妹妹。試試她現在能否說話——問問她的姓名。」

我記得我能夠說話，我回答道：「我叫簡。以利阿特。」和以前一樣急於避免發現，我早就決定了用一個假名字。

「你住在哪裏？你的朋友們在哪裏？」

我沉默着。

「我們可以找一個你所認識的人來嗎？」

我搖搖頭。

「你對自己能有什麼述說呢？」

我一進了這房子的門檻，我一和房主人們見了面，我就覺得不復是被逐者，流浪者，和

「我自己了；在聖約翰先生要我述說自己的時候——這時要述說我是太無力了——我經過短暫停頓之後，說道：

「先生，我今晚不能向你細說。」

「那末，」他說，「你希望我替你作什麼事呢？」

「什麼也不希望，」我回答。我的力量只能夠說出短的答案。狄安那接着這話說：

「你是說，」她問，「我們已經給了你所需要的幫助了嗎？我們可以把你趕到濕地和雨夜中嗎？」

我看着她。我想她的臉面是特出的，又有力量又慈善。我突然有了勇氣。用微笑回答她慈悲的凝視，我說：「我願相信你們。假如我是一條無主失路的狗，我知道你們今夜也不會把我從爐旁趕出去；像現在的情形，我實在沒有恐懼。隨你們心意對待我，爲我作事，不過請恕我不多說話——我的呼吸短促——我說話時覺到痠痛。」三個人全看着我，三個人全沉默着。

「漢那，」最後聖約翰先生說，「現時讓她坐在這裏，不要問她問題；再過十分鐘，把那剩下的牛奶和麵包給她。瑪利，狄安那，我們到客廳裏去，談談這件事。」

他們退去了。不一會一位小姐回來——我說不清是那一個人。我在如意的火旁一坐下，一種愉快的昏迷就偷偷來到我的身上了。她低聲吩咐了燙那一些事。不一會，由僕人扶助着，我勉強上了樓房；我的襯衣服脫去；不一會就睡在溫暖的乾床上面了。我感謝上帝——在說不好的夢境中經歷到一種感謝的溫馨——於是我就睡着了。

第二十九章

這以後三天三夜的回憶，在我心裏是很模糊的。我還能回想起來這期間所感到的各種感覺；但是思想少有，沒有作什麼動作。我知道我是在一間小屋裏，睡在一個狹窄的床上。我似乎長在那個床上了；我睡在上面一動不動好像一塊石頭；而且要使我從這裏離開，幾乎就等於殺我一樣。我不留意時間的過去——不留意從早變到午，從午變到晚。有什麼人進屋或離屋的時候，我觀看；我甚至可以說出是誰；說話人站在我跟前時，我明白所說的話；但是我不能回答；張開嘴唇和動我的肢體，是同樣不可能。僕人漢那是最常到我那裏去的。她本來倒擾了我。我覺得她願意我走開；她不明白我或我的景況；她對我懷着成見。狄安那和瑪利一天到屋裏來一兩次。她們會在我床邊低聲說這樣話：

「我們收容她進來是很好的。」

「是的；若是把她終夜留在外邊，早晨一定要見到她死在門跟前。我不知道她吃了怎樣

「誰去？」

「我想是驚人的艱難困苦——可憐的，消瘦憔悴的流浪人！」

「從她的談吐上看來，我想她不是一個沒有受教育的人；她的語音十分純正；而且她脫去的衣服雖然沾泥濕了，却是好好的，沒大穿過的。」

「她有一個特別的臉面，雖然沒有肉而且憔悴，我倒是頗為歡喜她；在健康活潑的時候，我幻想她的面相是合人意的。」

在他們的對話中，我沒有聽到過有一個字音是悔恨她們對我的厚情，或是對我有什麼猜疑或憎惡。我感到安慰了。

聖約翰先生只來了一次，他看着我，說我的手腫狀態是過度的，長期的疲倦所生的結果。他說請醫生沒有用；他準信，聽着自然，她會應付得最好。他說每根神經都過度緊張了，全神經系統要一睡一時。沒有病。他想我的復原一開始，就會很迅速。這些意見他用低靜的聲音，不多的話說出來；在停一會之後，他用不慣於發長篇大論的口氣加上說：「面相有些特別；確不表示俗氣和墮落。」

「遠不如此，」秋安那回答。「說老實話，聖·約翰，我的心對這個可憐的小人是頗為謙誠的。我希望我們永遠對她有交誼。」

「這多半是不行的，」是答語。「你將來可以發覺她是一位小姐，和雜朋友們有什麼誤會，或許不謹慎的離開了她們。若是她不固執，我們或者可以把她送回她們那裏去；但是我在她臉上看出力量的痕跡，這使我對於她的馴服懷疑了。」他站着考量我幾分鐘，於是加上說：「她看來是明達的，不過一點也不美麗。」

「她是這樣病着，聖約翰。」

「無論是好，她總是不美的。在她臉面各部上完全缺乏美的優雅與和諧。」

「第三天上我好些了；第四天我能說話，動，在床上起來，轉身了。在差不多吃中飯的時候（我料想），漢那給我拿點稀的食物和乾的烤麵包。我高興的吃了：食物是好的——以前弄壞了我所吃食物的那種熱燥氣味是沒有的了。她離開我的時候，我覺得比較有力而且精神恢復了；不一會，過度的休息和要動的慾望激動我。我要起來；但是我穿什麼呢？只有我的泥污的濕衣服；我穿來睡在地上，跌在濕地裏的。穿着這樣衣服到我的恩人面前去，我是害羞的。不過我沒有受到這屈辱。」

床旁的一把椅子上放着我所有的東西，乾了而且潔淨。我的黑綢外套掛在牆上。濕地痕跡從上面除去了；水濕留下的褶縐平復了；她是十分整潔了。我的鞋襪也都洗乾淨，可以見人了。屋裏有洗臉的東西，有梳和刷，可以梳平我的頭髮。經過了累人的程序，每五分鐘休

「惠一下，我把自己散束好了。我的衣服寬鬆；因為我消瘦多了，但是我用圍巾補充不足——又乾淨體面起來，我所憎惡的，那樣屈我身分的紊亂痕跡，和污穢痕跡，都一點沒有了；我扶着欄杆爬下石梯，到了低狹的過道，一會到了廚房裏了。」

廚房裏充滿了新麵包的香味，和旺火的溫暖。漢那在烘麵包。大家都知道，在沒有受過教育耕培的心田裏，成見是最難消滅的；他們在那裏生長，如同野草在石頭中間一樣。實在，漢那一上來是冷淡古板的；後來她寬和一些；她看見我乾乾淨淨穿好衣服進來的時候，她甚至微笑了。

「怎麼，你起來了！」她說。「那末你好些了。你若願意，你可以坐在火爐旁我的椅子上。」

她指着孫椅；我坐下來。她忙來忙去，時時用眼角看看我。她從櫃裏拿出麵包時，轉身向着我，唐突的問道：

「你到這裏之前，討過飯嗎？」

我憤怒了一會；但是記起生氣是不成的，而且我確實像個乞丐樣到過她跟前，我就安安靜靜的回答，不過仍然不免有些顯明的負氣：

「你以為我是乞丐，你錯了。我並不是一個乞丐，就如同你或你的小姐們不是乞丐一樣。」

停了一下，她說：「這我不明白：我猜想，你沒有房屋，沒有銅罷？」

「沒有房屋或銅（我想你的意思是說錢罷），也不見得就成了你所謂的乞丐呵。」

「你讀過書嗎？」她隨即問。

「讀過很多，很多。」

「不過你沒有上過寄宿學校罷？」

「我在寄宿學校上過八年。」

她大睜她的眼睛。「那爲什麼不能養活自己呢？」

「我以前養活了我自己；我相信，將來還能養活自己的。你拿這些漿菓作什麼？」我問

，因爲她拿出一籃漿菓來。

「拿來作點心。」

「把牠們給我罷，我來擇。」

「不；我不要你作什麼事。」

「但是我必須要作點事。把牠們給我。」

她答應了；她甚至給我拿了一塊乾淨手巾鋪在衣服上，因爲如她所說，「怕我要弄髒了



衣服。」

「我從你手上看來，你沒有作慣僕人的工作，」她說，「你許是一個裁縫罷？」

「不，你錯了。不要管我，以前是什麼人；不要爲我發腦子罷；告訴我這屋子的名字。」

「有人叫他澤達，有人叫他澤地房。」

「住在這裏的先生叫聖約翰嗎？」

「不；他不住在這裏。他只是在這裏住一時。他在家的時候，那是在莫爾頓他自己的教

區。」

「離這裏幾哩遠的那村子嗎？」

「是。」

「他作什麼事？」

「他是一個牧師。」

我記起我請見牧師時，牧師宅的老管家的答話了。「那這是他父親的住處了？」

「是的；老里弗爾司先生住在這裏，以前他父親，祖父，曾祖父也住在這裏。」

「那位先生的姓名是聖約翰·里弗爾司了？」

「是；聖約翰像他祖父的名字。」

「那兩姊妹叫秋安那和瑪利。聖弗爾得？」

「是。」

「他們的父親死了？」

「三星期前中風死了。」

「他們沒有母親嗎？」

「女主人死了多年了。」

「你和這一家過得很久了嗎？」

「我在這裏住了三十年。我餵了他們三個人奶。」

「這證明你一定是一個誠實忠心的僕人。我對你願說到這樣地步，雖然你對我無禮，說我是一個乞丐。」

她又帶着吃驚的凝視看着我。「我相信，」她說，「我對於你的念頭完全錯了；但是到處有很多的騙子，你必須原諒我。」

「雖然你在遼狗也不應關在門外的夜晚，你要把我從門那裏趕走，」我有些嚴厲的繼續說。

「是，那是極糟的；但是人有什么辦法呢？我對孩子們比對於自己還關心，可憐的東西

「除了誰沒有人照料她們。我是要讓她們活下來。」

我保持了幾分鐘莊嚴的沉默。

「你不能把我想得太苛刻呵，」她又說。

「不過我要苛刻想你的，」我說；「而且我要告訴你為什麼緣故——因為你不給我住處，或認我是一個騙子，倒不如因為你剛才還拿沒有『銅』，沒有房屋，來推為一種責難哩。有些頂好的人和我是一樣貧窮；你若是一個基督徒，你就不應當認貧窮是一種罪過。」

「我也一樣不應當，」她說；「聖約翰翰先生也這樣告訴我；我看出來是錯了——我對你的觀念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你看來是一個直率恰禮的小人兒。」

「那就罷了——我現在原諒你了，握手罷。」

她把滑麵的硬手放到我的手裏；另一個更熱誠的微笑使她粗皮的臉上發起光來；從這時起我們就是朋友了。

漢那顯然是歡喜談話的。在我擇菓子，她作包點心的麵團時，她關於她死去的男女主人，關於孩子們（她這樣叫年青人），繼續給我說了好些瑣瑣細細的事。

她說老里弗爾司先生是一個十分樸實的人，但却是一位紳士，而且出身於很奮的老世家。漢邊一處威羅子的時候，就屬於里弗爾司家；而且她斷言「他有二百來年的歷史了——雖

然看來是這樣小而卑陋，和下面莫爾頓谷裏的阿立夫先生的大宅比較起來，算不了什麼。但是她還記得比爾·阿立夫的父親是一個出了師的製鈔匠；而里弗爾司家在舊時亨利時代，就已經是鄉紳階級了，這是在莫爾頓教堂的記載上，誰都可以看見的。」可是，她承認，「老主人像別人一樣，不出世俗的常態；瘋狂的愛打獵，作莊稼，和這類的事。」女主人就不同了。她是一個很能讀書的人，很用過功；「孩子們」是像她的。在這一帶地方沒有像他們的，以前也沒有；他們三個人幾乎從一能說話的時候起就全歡喜讀書；而且他們總「自成一種風氣」。聖約翰一成人的時候，就要上專門學校，作牧師；女孩們一離開學校就要找位置作保姆；因為她們告訴過她，她們父親爲了所信託的人破了產，損失很多錢；既然他不能給她們財產，她們一定要自己謀生了。她們好久就少住在家里了，現在只爲了她們父親死的緣故，來住幾星期。但是她們很歡喜澤邊，莫爾頓；和這周圍的澤地和小山。她們到過倫敦，和許多其他的大城市；但是她們常說沒有一個地方能像家裏；而且她們彼此是這樣相投——就沒有意見不說或「吵罵」過。她不知道什麼地方有這樣聯成一體的和睦家庭。

擇漿菓的工作作完，我問她兩位小姐和她們的哥哥到那裏去了。

「到莫爾頓去散步；不過半點鐘之內就回來用茶點。」

她們在溪那派處的時間內回來了；她們從廚房門進來。聖約翰先生看見我時，只聽了兩

就過去了；兩位小姐結婚；瑪利用不多的話，仁慈而且安靜的表示出來，她看見我從下樓所感到的歡樂；狄安娜拿住我的手，對我點頭。

「你應當等候允許才下來，」她說。「你看來還是這樣蒼白——這樣消瘦！可憐的小孩——可憐的小孩！」

在我聽來，狄安娜的聲音說起話來像是鴿子叫。她眼睛那的凝視我是歡喜遇到的。她的全臉在光看來充滿了一種魔力。瑪利的面貌也是同樣聰明——她的容顏同樣美麗；但是她的表情比較堅持，她的態度雖然溫存，却更爲疏遠。狄安娜在神氣和說話上都有一種權威；顯然她有意志。屈服於她那樣的權威；在良心和自尊心容許的地方，對於一種積極的意志低首——我天性上會感到歡樂。

「你在這裏有什麼事？」她接着說。「這不是你的地方。瑪利和我有時坐在廚房裏；因為在家裏我們歡喜隨便，甚至放肆——但你是客人呵，一定要到客廳裏去的。」

「我在這裏很好。」

「讓那忙來忙去，使你身上滿是麵，一點也不好的。」

「而且火對你也太熱了，」瑪利插嘴說。

「實在的，」她的姐姐加上說。「來，你必須服從。」她仍然牽着我的手，使我站起來

引我到內室裏去。

「坐在那裏，」她說，把我扶到沙發上，「等我們來脫去東西，預備茶點；這是我們在小小的澤地的家庭裏所運用的另一種特權；在漢那烘麵包，釀酒，洗衣，或熨衣的時候，我們若高興，就來預備自己的食物。」

她關住門，留下我獨自和聖約翰先生在一塊，他坐在對面，手裏拿着一本書或報紙。我先考察客廳，以後考察裏面坐的人。

客廳是頗小的一間屋子，設備很簡陋，可是却舒服，因為整潔。舊式的椅子是非常光亮的，胡桃木的桌子像鏡子一樣。過去時代男女的奇張奇古怪的畫像，裝飾着污穢的牆；一個有玻璃門的櫃檯裏面裝着幾本書，和一套古兵器。屋裏沒有一件多餘的裝飾品——沒有一件近代傢具，除了一張紅木的婦女的書案（在一張邊桌上）和一對工具箱之外；一切東西——包紮着地氈和帳幔——都看來是適用而且用得經濟。

聖約翰先生像牆上畫像的畫一樣安靜的坐着，眼睛釘在他所讀的書頁上，嘴脣默默緊閉着，是容易觀察的。他若不是一個活人，却是一個雕像，他也不能再安閉了。他年青——或者二十八到三十歲——高瘦身材；他的臉面吸引人眼睛；像一個希臘人的臉面，輪廓很純正；十分平直的古希臘型鼻子；完全雅典人似的嘴和下巴。國人臉面這樣接近古代人模樣的

實在是少有。他自己的臉面這樣和諧，對於我臉面的不——是滿可以吃驚的。他是藍色的大眼睛，淺色的睫毛；他的高高的前額和象牙一般白，一部分被金黃頭髮中未梳好的髮辮遮蓋着。

讀者呵，這是一幅溫存的寫真，不是嗎？可是繪成這寫真的人，却並不使我們有一種觀念，以為他是一個溫存，服順，易感，或甚至恬靜的天性。雖然他現在安靜的坐着，可是在他的鼻孔上，嘴和前額上，却有種東西，憑我的觀念看來，表示着內部不安的，嚴厲的，或渴望的成分。直到他的妹妹們回來的時候，他沒有向我說一個字，甚至沒有向我看一眼。狄安那在預備茶點時走進走出，給我拿來一塊在爐頂上焙的小餅。

「現在吃罷，」她說：「你一定餓了。漢那說你早飯之後除了稀粥之外沒有吃什麼。」我沒有拒絕，因為我的食慾被引動了，而且頗利害。里弗爾司先生這時闖起書來，走近桌子，在他坐下時，將他那靈意的藍眼睛全神釘着我。在他的凝視中有一種不拘禮貌的直率，和探視的，決心的穩定，這表示出來以前使他眼睛迴避生人的，不是不自信，却是存心。

「你很餓了，」他說。

「漢那，先生。」永遠以禮相待的漢那，以率直美坦白，是我的辦法——常是憑本能的

辦法。

「過去三天害着精神不振的熱病，勉強使你節制，對於你很好：一上來就放任食慾的渴求，是會有危險的。現在你可以吃了，不過仍然不能過度。」

「我相信我不致於吃你很久，先生，」是我的很拙劣無飾的答語。

「不致於，」他冷然的說：「你向我說明了你朋友的住處時，我們可以給他們寫信，就可以把你送回家了。」

「我必須明白告訴你，這不是我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我絕對沒有家和朋友。」

三個人看着我，不過並非不相信；我覺得他們的眼色中沒有猜疑；却有更多的好奇。我特別是說的兩位小姐。聖約翰的眼睛雖然對字面的意義說是十分清楚的，就譬喻的意義說卻是難測。他似乎用眼睛作為表白自己思想的工具，倒不如是作為探求別人思想的東西；一種銳敏和矜持相混合，窘迫人的多，鼓勵人的少。

「你的意思是說，」他問，「你是完全離開一切關係的嗎？」

「是這意思。沒有一種關係使我 and 任何生物相連；我沒有一種權利可以進英格蘭任何屋裏去。」

「在你這樣年歲是一種頂特別的地位！」

這時我見他的眼色注意到我放在面前桌上的手。我奇怪他在那裏找什麼；他的話一會就給解釋了。

「你沒有結過婚？你還是一個閨女？」

狄安那笑了。「噯，她過不了十七八歲，聖約翰，」她說。

「我近十九歲了；但是我沒有結婚。沒有。」

我覺得臉上有一種發熱的感觸；因為提到結婚，引起悽慘激動人的回憶來。這窘迫和感動他們都見到了。狄安那和瑪利把眼睛從我發紅的臉上轉到別處，使我寬了心；但是那更冷酷，更嚴厲的哥哥却繼續凝視着；直到他引起的苦惱不啻使我臉紅，却也逼我流了淚。

「你最後住的是什麼地方？」這時他問。

「你太好問了，聖約翰，」瑪利低聲說；但是他靠在桌子上，用第二次穩定刺人的眼色要求一個答語。

「我所住的地方，以及和我同住的人，是我的祕密，」我準確的回答道。

「你若樂意，我的意見以為你有權利保守這祕密，對於聖約翰和其他問話的人，」狄安那說。

「可是關於你或你的歷史，我若是什麼也不知道，我不能幫助你呵，」他說。「你是需

要幫助的，不是嗎？」

「我需要幫助，而且在找求，先生，只要有慈善家使我能得我所能作的工作，報酬只要能养活我，即使只是生活必需品也罷。」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真正慈善家；不過在這樣誠實的目的上，我願意盡力幫忙你。那天先告訴我你一向慣作什麼事，你能作什麼事。」

這時我嚥了我的茶。這飲酒很使我很有精神；如同酒對於巨人一樣：牠給我緩弛的神經一種新的情調，使我能夠穩重的向這位見解深透的年青裁判官說話了。

「里弗爾司先生，」我說，轉身向他，而且如他看我一樣，坦然自信的看着他，「你和你的妹妹爲我作了一件大事——是人對於同類所能作的最大一件事；你們用了高貴的厚情，把我從死亡中救出了。你們所給予的這種恩惠，使你們有無限的權利要求我的感謝，而在某種限度內，有權利知道我的祕密。只要不影響我自己心灵的安甯——不影響我自己和別人的道德的和身體的安全，關於你們所收容的這流浪人的歷史，我願儘量告訴你們。」

「我是一個孤女，一個牧師的女兒。我並不能認識他們時，我的父母全死了。我是依賴別人扶養起來的；在一個慈善機關受教育。我甚至願意告訴你這個機關的名字——羅沃德孤兒院；在X那；我在那裏作了六年學徒，兩年索員。你曾聽說過罷，里弗爾司先生？——洛

比特·布魯克爾哈斯威收師是會計。」

『我聽人說過布魯克爾哈斯威先生，而且我見到過這學校。』

『我差不多一年以前離開羅沃德，去作私人的保姆。我得到一個好位置，而且是快樂的。我來到這裏四天以前，我不得不離開那個地方。我離開的理由，我不能也不應解釋：解釋是無用的，危險的，而且不會使人相信。我沒有過錯：我沒有罪過，就和你們三人中任何一個是一樣。我是不幸的，而且這當這難過一些時候；因為我認爲那人本是樂園，趕我離開那地方的災難，性質是既奇怪又可怕。在計畫離開時，我看出兩個要點來——迅速，秘密：要達到這兩個目的，我除了一個小包之外，所有的東西都要丟下；這小包，因爲我匆忙和心裏苦惱，忘在鐵我到白十字的車裏了。因此，我完全空無所有的來到這鄰近。我在露天中睡了兩夜，我到處漂流，兩天沒有經過一個門檻；但是在這時間中，我嘗了兩次食物；是在飢餓，疲乏，和絕望使我幾乎要絕的時候，你，里弗爾司先生，不讓我在你門前餓死，把我收容到你屋裏來。以後你的妹妹們爲我作的事我全知道——因爲我在表面的昏睡中並沒有不省人事——我對於她們這種天然流露的，真誠懇切的憐憫所負的債，如同對於你的福音的慈善所負的債是一樣大。』

『現在不要使她再多說話了，聖約翰，』狄安娜在我停住的時候說；『她是顯然還不懂

驚異的。真涉獵這裏來，坐下罷，以利阿特小姐。」

聽到這個假名，我不由己的有幾分吃驚；我把我的新名字忘記了。似乎沒有事可以逃過里弗爾司先生的眼，他立時注意到了。

「你說你叫簡·以利阿特？」他說。

「我這樣說過；我想現在叫這個名字是方便的，不過這不是我的真名字，我聽到的時候，覺得生疏。」

「你不願說出你的真名字了？」

「不：我最怕被發覺；會引人發覺的一切吐露，我都避免。」

「我相信你是完全對的，」狄安那說。「哥哥，現在讓她安靜一時罷。」

但是聖約翰沉思了幾分鐘之後，又和以前一樣沉靜而且銳敏的開始了。

「你不願長期依賴我們的招待——我看出了，你願儘快擺脫去我妹妹們的憐憫，尤其要擺脫開我的慈善（我十分明白你所劃出的區別，這我並不厭惡——這是正當的：）你希望脫離我們獨立？」

「我希望：我已經說過了。指示我怎樣工作，或怎樣找工作：我的請求不過如此；以後就讓我走，即使是到這貧賤的茅舍也好；不過在這以前，允許我住在這裏：我怕再管無家無

依的苦痛了。」

「當然你要住在這裏，」狄安娜說，把白手放在我的頭上。「你要，」瑪利亞述，用一種真誠不露於外的聲調，這在她似乎是很自然的。

「你看，我的姊妹們是歡喜留你在這裏的，」聖約翰先生說，「彷彿一隻被冬風從窗子刮進的半凍死的鳥，她們歡喜收留餵養牠一樣。我覺得更願使你獨立生活，而且要努力這樣作；不過留意了，我的範圍很窄狹。我只是一個窮鄉僻壤的牧師；我的幫助一定是最不足道的。若是你心裏看不起小事，那就去找點比我能給的更有效的幫助罷。」

「她已經說過，她願意作任何種她所能作的誠實工作了，」狄安娜替我回答；「而且你知道，聖約翰，對於幫助她的人無可選擇；她不能不忍受你這樣嚴刻的人呵。」

「我願作裁縫；我願當作粗活的女工；我願作僕人，作看護，假如沒有更好的事件，」我回答。

「是了，」聖約翰先生十分冷淡的說。「你的精神若是這樣，我答應隨時用我自己的方式幫助你就是了。」

他這時又讀起他茶點前所讀的書。我一會就退去了，因為我談話之多，坐的時間之長，已經盡我現在力量所能支持的極度了。

第二十章

我越和澤地房的居住人相識，我就越發歡喜他們了。在幾天中，我的健康恢復到這樣地步，我可以整天坐着，有時還到外面散步。就安那和瑪利所做的一切事，我都可以加入；照她們的願望和她們多談話，只要何時何地她們答應我，我就幫她們忙。在這種交接中，有令人振作的歡樂，這是我第一次嘗到的一種——是從趣味，感情，和行為原則完全相同所發生的歡樂。

555
我歡喜讀她們所樂讀的書；她們所享樂的，也使我歡喜；她們所贊成的，我也敬重。她們愛她們的幽靜的家。這個灰小的古屋，有低矮的屋脊，格子窗，霉污的牆頭，多年杉樹的蔭道——杉樹受山風影響都斜長着；園子被扁柏和冬青隱蔽，裏面只能開最粗種的花——我也在這裏找出一種有力的而且永久的魔力。她們依戀着住宅後面和周圍的紫色澤地——依戀着她們門前卵石道所通到的深谷；那條道光禿禿經過風是厚的灘地，再穿過一些最荒蕪的小

牧場——牧場裏着一片野草荒地的邊，給一整塊地的灰羊和小羔羊供給食料：——她們帶着十分留連的熱誠欣戀着這地方。我能瞭解這感情，而且也感到牠的力量與真實。我看出這地方吸引人的力量了。我感覺到這地方孤寂的靜謐；我的眼睛享受這高起與平鋪的輪廓——享受鈴形花，散佈着花的草泥，鮮亮的鳳尾草，溫柔的花崗石等等對於山脊和深谷所賦給的天然的顏色。這些小地方對於我正同對於她們一樣——是許多純潔甜蜜的歡樂的來源。強有力的大風和溫柔的輕風；嚴酷和甯靜的天氣；日出和日落的時候；月夜和陰雲的夜，在這些地方對於我如：對於她們一樣，發生一種吸引性——用迷了她們天靈的同樣魔力圍繞着我的天靈。

在戶內我們是同樣相識。她們兩個——比我讀書多，學業好；但是她們在我前面所踏出的知識的路，我熱心的隨着走。我專心讀她們借給我的書，晚間和她們討論白天所讀的東西，是一種充分滿意的事。思想相投，意見一致；簡單說：我們完全相合。

假如在我們三人中有一個超群者和領袖，那就是狄安娜了。就身體上說，她比我強得多；她是健美的；她是有精神的。在她活潑的精神中有一種生命的充實和不移的愉快，這不是我所能了解，却引起我的驚奇來。在晚間一上來我可以談一會話，但是頭一陣力量和言辭一過，我就樂意坐在狄安娜那腳跟前的凳子上，頭放在她膝上，輪流的聽着她和瑪利，而她們却

澈底高談着我不過剛接觸到的題目。狄安那提議教我德文。我就喜從她學習：我看出女教師的地位使她高興，而且對她適宜；作學生也同樣使我高興，而且適合我。我們的天性彼此適合：最強的相互的愛，是結果。她們發現了我會畫：她們的鉛筆和顏色盒立刻就拿給我用。我的本領在這一點上比她們大，使她們驚喜。瑪利成鐘點的坐着我：於是她要學習；她是一個剛良，聰明，勤苦的學生。這樣忙着，彼此消遣，幾天像幾點鐘，幾星期像幾天似的過去了。

至於聖約翰先生呢，我和他妹妹們間自然而且迅速發生的這種親密，並沒有擴展到他身上。我們間還保持着這種距離的一種原因是，他在家的時候比較少：他的大部時間，似乎都用在拜訪他教區內零散居民中窮人和病人身上了。

似乎沒有什麼天氣能妨礙他去盡這些牧師的職務：無論是下雨或天晴，他早晨讀書的時間一過，他就娶拿了帽子，讓他的父親的老獵犬卡羅跟着他，出去盡愛或義務的使命：我不大知道他用什麼眼光看這種事。有時候，天氣非但不好，他的妹妹們就對神阻他。他就要帶着莊嚴多於愉快的，一種特殊的微笑說道：

「我若讓一陣風或一陣雨使我離開這些容易的工作，這種懶惰對於我自己規定的將來，能有什麼標準呢？」

狄安那和瑪利對於這問題的通常答語，總是一聲嘆息，和幾分鐘顯然的憂思。

但是除了他常不在家之外，還另有一種和他發生友誼的障礙：他似乎是一種矜持的，無心的，甚至深思的性情。在他的牧師的工作上盡誠，在他的生活和習慣上無可疵議，可是每個真誠的基督徒和實行的慈善家所應有的報酬——那種心理的安甯和內心的滿足，他顯得却並沒有能享受，常常在晚間，在他靠窗子坐下，寫字臺和紙放在面前的時候，他曾停止寫讀，下頰放在手上，去從事我不知道是何種的思想去了；但是這種思想是不安的，興奮的，可以從他眼睛常常閃爍和睜大上看出。

而且我想，自然界對於他，不像對於他姊妹們一樣，是一種歡樂的寶庫。有一次，不過是我只聽到過一次，他對於小山的崎嶇美，表示出有力的感受，並且表示對於他稱為家的暗黑屋頂和灰白牆頭有一種天生的愛；但是在表示這感情的言語和口氣中，憂鬱却比歡樂多；而且他絕沒有爲了澤地裏安穩人的靜默到那裏去漫遊過——對於澤地所能給予的千種的快樂，他也絕不去尋求或留連。

像他那樣不愛交談，我過了些時才有機會測量他的心。我第一次對於他的心力有一種觀念，是在我聽他在莫爾頓自己的教堂內說教的時候。我願我能夠描寫那個說教詞；但那不是我的力量所能作到的。他在我身上所生的效力，我甚至也不能忠實的寫出來。

開始時談話——而且就說式和聲音的高低說，實在至終也還是鎮靜的：一種迫切感覺到，可是却嚴格約束着的熱誠不久就滲進了清亮的語音，提高了他的有精神的語言。這增長成力量了——堅實，緊密，有約束。說教人的力量震動了人的方寸，驚了人的心神：兩者却都沒有柔和。始終有一種奇怪的辛辣；缺乏慰安的溫存；嚴厲的加爾文（Calvin）教義的提示——上帝選救善人呀，定數呀，上帝的譴懲呀——是常有的；而且每提到這些點上的話，說出來像定案的判詞一樣。他說完的時候，我不但沒有爲他的話覺得更好，更安靜，更明白，我却經驗到一種說不出的憂傷；因爲在我看來（我不知道在別人是否如此），我所聽的動人言詞是從這樣一種深處發出來的：那裏有着渾濁的失望沉渣——那裏有未滿足的渴求和不安的貪望這樣擾人的衝動在活動着。我華信，聖約翰先生雖然是生活純潔，有良心，而且熱誠，他還沒有找到那種無人能理解的上帝的和平；我想他沒有找到牠就同我是一樣的；我對於我的破壞了的偶像和失去了的樂土，懷着私心的，令人痛苦的惋惜——這些惋惜近來我避免提到，但却仍然主宰着我，而且無情的虐待我。

這樣一個月過去，欲安那和瑪利不久就要離開澤地房，回到等候着她們的不同的生活和地方，在英格蘭南部時髦的大城南中作保薦，她們在那裏的人家各有一個恆產，那些有錢高傲的人們只把她們看作卑賤的依賴者，既不知道也不探求她們天生的優點，只重視她們舉

得的成績，就印成重慶廚子的手藝，和侍女的風趣一樣。關於他替誰為我找的事，在約翰先生還沒有提過；但是我要找一種事作，却變成迫我的了。一天早晨，獨自和他往客廳裏有幾分鐘，我大胆走到寫字桌的處去——他的桌椅和寫字桌把這作成一種讀書室——就要說話，雖然還不太知道用什麼話發問——因為要打破費蓋在他這樣天性上的若持的冰層，在什麼時候都是困難的——這時他開始談話，免去了我的慮煩。

我走近時他向上看——「你有問題要問我嗎？」他說。

「是的；我願知道，你是否聽到什麼我能去作的事情了？」

「三星期前我為你找到，或想出了一種事作；但是你似乎在這裏又有用又快樂——因為我的妹妹們顯然歡喜你，而且和你交接使她們異常的愉快——我認為不等她們要離開澤邊，使你也不得不離開的時候，來打斷你們彼此間的安樂，是不合宜的。」

「她們三天內就要走了？」我說。

「是的；她們走時，我要回到莫爾頓牧師宅；漢那和我回去；這老屋裏關閉起來。」

我等了幾分鐘，指望他要繼續開始所說的問題；但是卻彷彿另有一種思路了；他的神色表示離開了我和我的事。我不得不使他回到我所不能不密切關心的題目。

「你心裏所想到的是什麼事呢，里弗爾可先生？我希望這種耽擱沒有增加得對這件事的

困難。」

「哦，沒有；因為這是一件要我給予，要我接受的事。」

他又停下了，彷彿不樂意續說下去。我不耐煩了：一兩種不安的動作，熱切苛刻的在他臉上釘視一眼，就和語言同樣有效，但却少些麻煩，把這感情傳達給他了。

「你不用忙着要聽，」他說：「我坦白的告訴你，我並沒有什麼合宜或有用的事向你提示。在我解釋之前，請記住我清清楚楚說的警告：若是我幫助你，那一定就和瞎子幫助跛子一樣。我是貧窮的：因為我發覺我付了我父親的債後，祖產遺留下來給我的，只是這座要倒的鄉間房屋，後面一排頹壞的杉樹，和前面一塊澤地，以及扁柏和冬青樹。我是卑微的：里弗爾可是一個古舊的姓；但是僅有的三個後裔，有兩個在陌生入中間作依賴人混飯吃，另一個認為他自己已離開故土的路人——不傳終身，死亡時也是這樣。是的，認為，而且勢必認為，自己是被命運厚遇的，他只渴望着一個日子，在那時分開肉世關係的十字架要放在他的肩頭。而教堂戰士們（他是最卑微的人員之一）的首領要說出這話來：『起來，跟着我！』」

聖約翰說這些話，就如同他說教一樣：用一種清沉安靜的聲音；面頰並不發紅；眼色中有一種發火的光輝。他又說：

「因為我貧窮卑微，所以我只能給你一件貧窮卑微的事。你，許認為這是屈身分的！因為我看出你的習氣是世間所謂文雅的；你的趣味是偏向理想的，而且你所接觸的至少是受過教育的人；但是我認爲能夠改善我們種族的事，沒有什麼是屈身分的。我主張基督教勞動者所要耕種的土壤越窄，越不生產——他勞作的報酬越少——他的榮譽就越高。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的命運是先驅的命運；最初的福音先驅是使徒們——他們的首領便是耶穌，救主。」

「喔？」我說，因為他又停住了——「往下說吧。」

他往下說之前先看着我；實在的，他彷彿從容的讀着我的臉，好像臉上的各部組織是一頁書上的文字。從這種詳細觀察所得的結論，他一份份在下面的說話中表示出來。

「我相信你願接受我給你的位置，」他說，「而且作一個長期，不過並不是永久的；我也同樣不能永久不離開病疾而且使人褻薄的——安靜隱匿的英國鄉村牧師的位置；因為在你的天性中，有種不利於安息的成分，如同在我的天性中一樣，不過是不同的一類罷了。」

「請解釋，」我催促道，在他又停住的時候。

「我要；你會聽到我的提議是何等不足道——何等瑣細。現在我父親死去，我是自主了，我在莫爾頓住不久。我或許在一年內離開這地方；但是在我住着沒有走的時候，我要盡力

改善牠。莫爾頓，在我兩年前來的時候，沒有學校；窮人的孩子完全沒有進步的希望。我爲男孩們設了一個學校；現在想再給女孩們開一個。我爲這目的租了一所房屋，接連着有兩間茅屋，給女校長居住。她的薪水一年三十鎊；她的屋子賴了阿立夫小姐的好意，已經設備好了，很簡單，但是夠用了。阿立夫小姐是我教區內唯一的富人，山谷裏針廠和鑄造廠主人阿立夫先生的獨生女。這位小姐也擔負一個工廠裏孤女的衣服和教育費，條件是要她幫助女校長作點家裏和學校的僕役的事，因爲她忙教書，沒有工夫自己作。你願作這個校長嗎？」

他有些倉卒的發出這問題，他似乎有幾分料想他要得到一個憤怒的，或至少是輕視的拒絕：不知道我全部的理想和感情（雖然猜着一些），他說不清這命運在我要顯得怎樣。實在是卑微的——可是却有住處，我是需要平安的寄身所的；這是勞苦的——可是和富家的保姆位置相較，而且獨立的；而且爲生人作僕役的恐懼，像鐵一樣注入我的靈魂裏；這不是下賤的，不是無價值的，不是心理上使人墮落的。我決心了。

『謝謝你的提議，里弗爾司先生，而且我滿心願意接受。』

『不過你明白我嗎？』他說。『那是一個鄉村學校：你的學生只是窮女孩——村人的孩子——最好的是農家的女兒。編織，縫紉，讀，寫，算，是你所要教的一切。你的學業你怎麼辦？你最大部份的心神，感情，和趣味，你怎樣處置呢？』

「儘以待用罷。他們會保存着的。」

「那你知道你所承擔的事了？」

「我知道。」

他現聲發笑了：不是淺薄或愛情的微笑，却是十分歡喜而且深為滿意的。

「你願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呢？」

「我願明天就到我的任上去，你若歡喜，下星期開學。」

「很好；就這樣。」

他站起來，在屋裏散散步。靜靜站着，他又看看我。他搖頭。

「你不贊成我什麼，里弗爾司先生？」我問。

「你不會在莫爾頓住久；不會，不會！」

「爲什麼？你這樣說有什麼理由？」

「我從你眼睛裏看出來的；你的眼睛表示你不能在生活上保持平穩的進程。」

「我不是有野心的。」

他對「野心」這字吃驚。他重複說，「不是。什麼使你想起野心來？誰是有野心的？我知道我是；不過你怎樣看出來的？」

「我是該我自己。」

「喔，假如你不是有野心的，你是——」他停住了。

「什麼？」

「我是要說，動情的：不過或者你會誤解這字眼，而且不高興的。我意思是說，人類的
情愛和同情，對於你有一種極有力的影響。我準信，把閒暇在孤寂中度過，把作事時間用在
全無刺激的單調的工作上，你不願長此滿足：就和我一樣。」他加重的補充說，「不願安心
住在這裏，埋在澤地裏面，給山關閉起來——我的天性，上帝給我的：是廢弛了；我的能力
，上天賜予的，是癱痿了——使得無用了。你現在聽到我是怎樣自相矛盾了。我勸人滿意卑
微的命運，我以替上帝服務為理由，為砍柴人和起水人的職業辯護，——我是他的在職的牧
師，却幾乎在不安中發了瘋。喔，性癖和原則必須用什麼方法調和一下。」

他離開屋子。在這短短的一點鐘內，我對他的了解比在過去一個月還多；可是他仍然使
我迷惑。

要離開她們的哥哥和家庭的的日子來近了，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變得更为憂傷而且沉
默了。她們兩個都努力要顯得和平常一樣；但是她們所要抗拒的悲哀，是不能完全克服或隱
藏的。狄安那暗示着說，這次離別會和以前她們所知道的離別不同。拿聖約翰說，這或許是

一別數年，也許是終身的離別。

「他要爲他長期計畫的決定犧牲一切，」她說：「現在天然的情愛和感情仍然更有力。聖約翰看來是安靜的，簡；但是在他的內臟中他隱藏着一種狂熱。你許會以爲他溫存，但是在有些事情上他像死樣的鐵面無情；而最壞的是，我的良心不會允許我勸他拋開他嚴肅的決定；實在的，我不能爲這責難他一下。這是正當的，高貴的，基督教的；但是這碎了我的心！」於是眼淚湧上她的好看的眼睛。瑪利低低的俯首去作活計。

「我們現在沒有父親了；我們不久也要沒有家和哥哥了，」她低聲說。

在這時，一件小事又接着發生了，似乎命運故意拿他來證明「禍不單行」這諺語的真實，而且在她們的悲苦中又加上惱人的一種：到嘴的食物又失去了。聖約翰讀着一封信從窗前進過，他進來。

「我們的舅父約翰死了，」他說。

兩姊妹都似乎楞住了；並沒有吃驚和恐慌；這消息在她們看來，與其說是苦痛的，倒更爲是重要的。

「死了？」狄安那跟着唸道。

「是的。」

她探詢的釘視着她哥哥的臉面。「後文怎樣呢？」她低聲問。

「後文嗎，狄？」他回答，保持着大理石般不動聲色的面貌。「後文嗎？唔——什麼也沒有。讀罷。」

他把信扔到她的裙兜裏。她看了一遍，遞給瑪利。瑪利默默的看過，把信又遞給她哥哥。三個人彼此相看，三個人都微笑了——是十分憂悶愁苦的微笑。

「亞們！我們還可以活，」最後狄安那說。

「無論如何，這並不使我們比以前更窮苦，」瑪利說。

「不過這將可以發生的情形頗強的印在心上，」里希爾爾先生說，「而且和實際發生的情形太鮮明的反照起來了。」

他擡起脣，鎖在寫字臺裏，又走出去了。

幾分鐘沒有人說話。狄安那於是轉身向我。

「簡，你要奇怪我們和我們的神祕罷，」她說，「而且以爲我們對於這樣近親的死不更爲感動，是薄情的人罷；但是我們並沒見過他或認識他。他是我母親的兄弟。我父親和他在老早以前爭鬧過。是聽了他的勸告，我父親拿大部份財產去作使他破產的投機事業。兩方面互相控告：他們生氣離開，永遠沒有和解。我舅父以後作更爲興旺的商業：似乎他得到兩萬

鎊的財產。他沒有結過婚，除了我們和另外一個人之外沒有近親，那人比我們的關係也不更近。我父親常懷着一種念頭，以爲他要把財產留給我們，彌補他的錯誤；那封信告訴我們，他把財產全遺贈給另外一個親屬了，只有三十吉尼（guineas）給聖約翰，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均分，買三個誌喪的戒指。自然他有權利照他所高興的作；可是得到這樣消息，使我們的精神不免悵鬱一時。瑪利和我一人若有子鎊，我們就會自認是富足了；對於聖約翰，這樣一筆款子也是有價值的，因爲能使他作些好事。」

給了這個解釋之後，就放下這個題目，里弗爾司先生和他的妹妹們都沒有再提了。第二天我離開譯邊到莫爾頓去。下一天狄安那和瑪利離開到遼遠的B地去。一星期後，里弗爾司先生和漢那回到牧師宅：所以古舊的田莊是被入廢棄了。

第三十一章

我的家——在我終於找到一個家的时候——是一個茅舍；一間白粉牆和沙石地的小屋，裏面放着四張漆椅和一張桌子，一個鐘，一個櫃檯，兩三個碟盤，一套土制的陶茶具。上面是一間廚房次小的屋子，有一張松木架床，和帶抽屜的櫃子，小小的，但裝我的不多的衣服却已經太大；雖然我的温存慷慨的朋友們一片好心，給了我些必需的東西，使衣物的分量增加了，也還太大。

是晚間了。用一個橘子的代價，我已經叫充當使女爲我作事的小孤女走了。我自己獨自坐在爐火旁。早晨鄉村學校開了學。我有二十個學生。只有三個人能讀；沒有一個人能寫算。有幾個人會編織，少數人會一點縫紉。她們說話帶着最強的本地音。在目前，我們難得彼此瞭解所說的話。她們中有幾個是無禮貌，粗鄙，不馴，而且無知；但是別的人却是馴良的，有求學的願望，而且表示出使我歡喜的性格來。我一定不能忘記：這些粗衣的小農人是血

肉長成，就和出身最高貴的望族的孩子們是一樣；在她們心中，無異於在身世最好的人們心中，有着天然的優美，智力，和仁慈感情的胚種存在。我的責任是要發展這些胚種；在盡這責任時，我一定會找出些快樂。對於眼前展開的生活，我並不希望許多的享樂；可是我若照我應作的樣子，運用我的力量，節制我的心，這種生活所給予我的東西，無疑的也夠我一天天生活下去了。

今天上午和下午，我在那邊摸索簡陋的教室中度過的幾點鐘之內，我是很快樂，安定，滿意的嗎？不欺騙我自己，我必須回答——並不；我覺得有些無聊賴。我覺得——是的，我是個白癡——我覺得屈了身分了。我懷疑我所取的步驟，在社會生活上沒有使我上進，却使我下沉了。在我周圍見到聽到的無知，貧窮，和粗鄙，使我軟弱的覺得喪氣。不過讓我不要爲這些感情太憎惡輕視我自己；我知道這些感情是錯誤的——這就是一大進步；我要努力克服牠們。我相信明天我就可以戰勝一部份；幾星期之內，或者就可以把牠們完全克服了。在幾個月中，在學生身上看出改善，看出進步的快樂，或許就可以拿滿意代替情厭了。

這時，讓我拿一個問題自問：究竟怎樣比較好？——屈服於誘惑；聽憑熱情；不作苦痛的努力——沒有掙扎；却墮入溫柔的陷阱；在蓋着陷阱的花上熟睡；被娛樂別墅裏的奢侈品圍繞，在南方的天氣中醒來；現在住在法國，作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情婦；一半的時間都被他

的愛情鬧得迷迷糊糊——因為他會——他是會很愛我一時的。他是愛我過的——絕沒有人再像那樣愛我。對於美麗，青春，和文雅所奉獻的溫柔的虔誠，我是永遠不會再知道的了——因為絕不會再有什麼人看我有這些魅力。他欺害我，以我為驕傲——再沒有別人會這樣的。

——不過我迷到什麼地方了，我在說什麼，尤其是，我在有怎樣的感覺？我是要問：是在馬賽愚人樂園裏作個奴隸，頭點鐘被騙人的幸福激動得狂熱，第二點鐘被悔恨和羞辱的苦淚悶看氣好呢，——還是在健康的英格蘭中都，在和風吹拂的偏僻的山角，作一個自由誠實的鄉村女校長好呢？

是的；我現在覺得，我遵守原則和法律，輕視而且壓下了瘋狂時的不健全的衝動，我是對了的。上帝指導我有了正當的選擇，我為這領導感謝天佑！

我的黃昏的沉思到了這一點，我便站起身來，走到門跟前，看着收成期的落日，看着茅舍（這和學校離開村子半哩路）前面的安靜的田野。鳥雀在唱着牠們最後的歌詞：

「空氣是溫和的，露水是止痛膏。」

在我看望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快樂的，不久却發現自己在哭著的時候，我不免吃驚——為

了什麼呢？爲了逼迫我不能依戀主人的命運；爲了我不能再見的他；爲了因我離去而引起的絕望的悲苦和致命的憤怒——這或許現在使他離開正路，到了無希望再回歸正路的地步了罷。想到這裏，我把臉從可愛的晚空，和孤寂的莫爾頓谷轉開——我說孤寂，因爲在我所能見到的山谷的一邊，除了半隱在樹間的教堂和牧師宅，以及有鏡的阿立夫先生和他女兒所住的靠近谷邊的谷府屋頂之外，沒有什麼可見的建築。我遮住眼，頭靠在房門的石框上；但是不一會，把我的小園從草場隔開的小門跟前，有輕輕的聲音，使我向上看。一隻狗——我一下就看出是里弗爾先生的獵犬老卡羅——在用鼻子推大門，聖約翰抱着臂在臺門站着；他的眉頭皺着，他的眼色幾乎莊嚴到不高興的地步了，穩穩的看看我，我請他進來。

『不，我不能滯留；我只是給你拿來我妹妹們給你留下的小包。我想裏面裝着一個顏色盒，鉛筆，和紙。』

我走向前去接受：這是一份受歡迎的禮物。我走近的時候，我想他是帶着嚴厲神氣看視我的臉：臉上的淚痕無疑是很容易見到的。

『你看出你第一天的工作比你所預料的艱苦嗎？』他問。

『哦，不！正相反，我想過些時我就可以和我的學生相處得滿好了。』

『不過你的設備，你的茅屋，你的用具，或者使你失望罷？牠們實在太少；可是——』

我打斷他的話：

「我的茅屋乾淨，不透風雨；我的用具足夠，方便。我所看見的一切都不使我喪氣，却使我感謝。我絕對不是一個愁人或肉體享樂者，會爲了缺乏地氈，沙發，銀盤而嘆息；何況我五個星期以前什麼也沒有——我是一個被逐的人，一個乞丐，一個流浪者；現在我却有朋友，有家，有事了。我對於上帝的善心，朋友們的慷慨，命運的恩惠，是驚嘆的。我並不抱怨。」

「不過你覺得孤寂是一種壓迫罷？我身後的小屋是黑暗而且空虛的。」

「我連享樂寧靜感覺的時間都還不大，在孤寂感覺之下着急的時間更是沒有的了。」

「很好；我希望你感受到你所表示的滿足；無論如何，你的朋達會使你知道，向命運之妻的躊躇的恐懼表示屈服，現在是爲時過早了。我見到你之前，你所離開的是什麼，自然不知道；但是我勸你；引你回顧的各種誘惑，你都要堅決的抵抗；穩定的作現在的事，至少作幾個月。」

「這正是我想要作的，」我回答。聖約翰接着說：

「轉變天性的傾向，管理性情的活動，是困難的工作；但這是可以作到的，我從經驗上知道。上帝給我們一些力量，創造我們自己的命運；當我們的精力似乎要求一種得不到的東

西，我們的意志要走不准我們走的道路時，我們既不用因缺食餓死；也不用絕望的站住；我們只消爲心靈尋求另外的滋養品，這和絕望餓味的禁食一樣有效——或者更爲純潔；只消爲冒險的腳開出一條道路，這和命運對我們斷絕的道路是同樣寬直，即使是不平一些。

「一年以前，我自己是極悲慘的，因爲我以爲作教師是我的錯誤；這種千篇一律的責任使我厭倦死了。我熱望更活動的人世生活——我熱望着文學專業的更使人興奮的勞作——熱望着藝術家，著作家，演說家的命運；除了牧師的專業什麼都好。是的，政客，軍人，熱誠的榮耀追逐者，變名的人，貪權的人——這些類人的心，在我牧師的臺衣下面跳動。我思量；我的生活是這樣不幸，必要改變軌，不然我一定要死。經過一季暗黑與掙扎之後，光明露出，慰安來到了；我的受壓制的的生活突然展開成一片無垠的平原了——我的力量聽到天上升的呼喚，叫他起來，振起全份神氣來，展開翅膀，飛升到不可見的地方。上帝給我一個使命；要把這載遠，好好傳播，本領和力量，勇氣和言辭，軍人，政治家，和演說家的最好的條件，都是需要的；因爲這一切都集中在好傳教士身上。

『我決心作一個教士，從那時起我的心境改變了；桎梏從我的各種天靈上分散落去了，除了惱人的苦痛之外，什麼約束也沒有遺留——那苦痛只有時間可以醫治。我的父親實在是在反對這個決定的，但是在他死後，我沒有什麼合法的阻礙要克服了；幾件事情安排好，替真

爾頓找個接替人，一兩種感情糾葛打破或砍開——這是最後的和人類弱點的衝突，我知道在這上我將佔勝利，因為我起了誓我要勝利——我就離開歐洲到東方去。」

他用他所特有的，低抑但却加重的聲音說出這些話；他停住說話時，却看着夕陽，我也對夕陽看望。他和我都背對着從田野通到小門的路。我們沒有聽到那長草的道路上有腳步聲；谷裏流着水是此時此地唯一的催眠的響響；所以我們是滿可以吃驚的，當一種銀鈴似的可愛的歡快聲音叫出：

「晚安，里弗爾可先生，晚安老卡羅，你的狗認識朋友比你還要快，先生；我在田地邊上的時候他就豎起耳朵，搖尾巴，你却現在還背對着我。」

這是真實的。雖然里弗爾可先生一聽到這音樂的聲音就吃驚，彷彿一陣雷劈開他頭上的雲彩一樣，他在她的話說完的時候，還用說話人初使他吃驚時同樣的態度站立着——胳膊放在門上，臉對着西方。最後他帶着有分寸的審慎轉過身來。在我看來，在他身旁出現了一個幻象。離他三尺之內，現出一個穿著純白的人形——一個年青雅麗的人形；輪廓豐滿但却秀氣；她轉身撫摸了卡羅，抬起頭來，把長面紗向後一扔的時候，在他眼下閃出十分美麗的臉面來。十分美麗是一種有力的說法；但是我不過更或修正她：阿爾賓的溫和天氣所鑄製的最可愛的而貌；此地的陰濕的暴風和多汽的天空所產生保育的玫瑰和百合般的顏色，證明我在這

個例子上運用這樣形容辭是對的了。什麼美點都不少，什麼缺點都見不到；這個年青女孩有嬌正細嫩的臉面，眼睛的樣式和顏色如同我們在可愛的畫中所見到的一樣，黑大豐滿；清淡而長的眼毛帶一種溫柔的處方繞着她的美眼；鉛筆畫的眉那樣清秀；白而平滑的前額，使光彩的活動的美上，添上一種甯靜；面頰是橢圓的，新鮮的，平滑的；嘴唇也是新鮮的，玫瑰色的，健康的，長得可愛的；平整明亮的牙齒沒有瑕疵；小小的帶笑靨的下頰；豐滿髮辮的裝飾——簡單說，合起來足以實現美的理想的一切優點，都完全為她所有。我看着這個美人的時候，我驚異了；我滿心崇拜她。大自然真是懷着一種偏愛的心情創造她；而且忘記了她平常客套的繼母的恩惠，用了閻夫人的慷慨，賦給她這愛女一切了。

聖約翰·里弗爾司先生對於這個地上天使是怎樣想法呢？看見他向她轉過身，望着她的時候，我自然的問了自己這個問題；而且同樣自然的，我在他臉面上尋求問題的答語。他的眼睛已經離開這仙女，看着小門旁生長的小小一束雛菊了。

「是很可愛的夜晚，但是妳一個人出來却是太遲暮了，」他用腳踏那合起來的花的白頭時，說。

「哦，今天下午我才從S地。」她說了二十哩外一個大地方的名子。「回到家裏來。爸爸告訴我，你開了學校，女校長來了；所以我在茶點之後戴上帽子，跑上山谷來看她；這就

是她罷？」她指看我。

「是，」聖約翰說。

「你覺得你會歡喜莫爾頓嗎？」她問我，聲音態度都是直率而且單純，雖然孩子氣，却是令人歡喜的。

「我希望我會歡喜。有許多誘因使我這樣作。」

「你覺得你的學生們如你所希望的注意嗎？」

「十分注意。」

「你就喜你的房子嗎？」

「很歡喜。」

「我把他設備得很好嗎？」

「很好，實在的。」

「讓阿麗思·渥德伺候你，選得很好嗎？」

「你實在選得好。她是可教而且敏捷的。」（我想這是阿立夫小姐了，是財繼承人，在財產和天賦上都是得天獨厚的！我奇怪，什麼樣福星一同關照她的誕生呢？）

「有時我要師來幫助你教書，」她接着說。「時時訪你，在我是一種變化；我是歡喜變

化的。里弗爾司先生，我住在S。地是這樣快樂。昨夜，或不如說今早晨，我跳舞一直到兩點。第X團在變亂之後就駐紮在那裏；軍實們是世界間最合意的人了；他們使我們所有年青的磨刀人和剪刀商遜色。」

在我看來，似乎里弗爾司先生的下嘴唇突出，上嘴唇翹了一會。他的嘴實在看來是緊閉了好些，他臉的下部異常嚴肅板正，當笑着的女孩告訴他這消息的時候。他的眼光也離開了雛菊，轉到她的身上。是並不微笑的，探視的，有意義的眼光。她報以第二次的歡笑；歡笑對於她的青春，她的玫瑰面頰，她的笑靨，她的明亮的眼，都是很適宜的。

在他沉默莊嚴的站着的時候，她又去撫慰着卡羅。「可憐的卡羅愛我，」她說。「他對他的朋友是不嚴厲疏遠的；而且他若能說話，他也不會不作聲。」

在她撫摸着狗，帶着天生的優美在他嚴厲年青的主人面前變身的時候，我看見那主人的臉上發了一陣紅。我看見他莊嚴的眼睛被突然的熱愛所鎔化，而且帶着抵抗不了的感情閃光。這樣動情發紅，就一個男子說他看來美麗，幾乎就和她作為一個女子說是美麗的一樣。他的胸膛膨起了一次，彷彿他的廣大的心，厭倦了專制的約束，不願意志而擴大起來，並且有力的跳躍，要得到自由，但是他制止他的心，如一個堅決的騎者制止他的立起的駿馬。這種溫存的向他進攻，他不用話，也不用動作報答。

「爸爸說現在你完全不去看我們了，」阿立夫小姐接着說，向上看着。「你在谷府完全成了陌生人了。今晚他只有一個人，而且不很舒服：你和我一同回去拜望他嗎？」

「現在去攪擾阿立夫先生是不合宜的時候，」聖約翰回答。

「不合宜的時候！不過我斷言是合宜的。這正是爸爸最需要有人伴的時候：這時工廠關了，他沒有事情忙了。里弗爾司先生，千萬去罷。你爲甚麼這樣矜持，這樣憂鬱？」她用自己的答話，喚起他的沉默所留下的空快來。

「我忘記了！」她叫，搖着她的美麗的髮辮的頭，彷彿對她自己驚異似的。「我是這樣輕浮而且沒有思想！千萬原諒我。我竟沒有記住，你有不願和我亂談的好理由。狄安那和瑪利離開你了，澤地房圍閉起來了，你是很孤獨的。我準信我是可憐你的。請你去看爸爸去。」

「今晚不去，羅賽蒙得小姐，今晚不去了。」

聖約翰先生彷彿像一架自動機一樣說話：這樣拒絕要費他怎樣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若是你這樣固執，我說要離開你了；因爲我不敢再停留：露水已經降落了。晚安！」她伸出手來。他只摸到手。「晚安！」他重述，聲音又低又空洞，像是回音一樣。她轉過身去，但是一會她又轉回身來。

「你健好嗎？」她問。她滿可以問這個問題；他的臉面和她的衣服一樣發白。

「十分健好，」他說；於是鞠了一躬，他離開大門。她走一條路；他走另外一條。轉個女似的輕輕走下田野的時候，她回頭向他看望兩次；他在堅決的大步走過田野的時候，却一點也沒有回頭。

「看見別人吃苦犧牲的情形，我的思想就不再完全沉思着自己的犧牲和痛苦了。狄安娜·里弗滿可憐過她哥哥是『像死一樣鐵面無情』。她並沒有誇張。」

第三十二章

我盡力忠實而且積極的繼續鄉村學校的工作。一上來確實是艱辛的工作呀。我費盡全力，過了些時才能明白我的學生和她們的天性。全沒有受過教，天靈十分麻木不仁，她們在我看來，是笨得沒有希望了；而且上來一看，全是同樣笨；但是不久我就發現我錯了。她們之間有一種區別，就如同在受教育的人之間一樣；在我漸漸知道了她們，她們知道了我的時候，這種區別就迅速發展起來了。她們對於我，我的言語，我的規律，和我的習慣的驚美一減少，我發覺這些笨樣的，張着嘴的鄉下人中，有幾個倒覺悟過來，成爲十分伶俐的人了。有許多顯出自己是殷勤的，也可愛；我在她們之中所發見的天然有禮貌，生動自信，以及有很好的能力的例子也不算少，這得到我的好意和崇拜。這些人不久就歡喜作好功課。保持自身清潔，按規律學習課程，學到安靜整齊的態度。他們在有些方面進步的迅速。善於驚人；我對這有種誠實快樂的驕傲；而且，我個人開始歡喜幾個最好的學生；他們也歡喜我。我的學

生中有幾個農人的女兒；幾乎都是長成的青年婦人了。這些都已經能讀，寫，縫；我教她們初步的文法，歷史，地理，和比較細的針線活。我在她們間找到好些可敬重的人——希求知識，願有進步的人——我在她們家裏和她們度過許多愉快的晚間的時光。她們的父母（農人和他的妻子）對我大獻殷勤。接受他們單純的仁慈，用一種體貼——謹慎的尊重他們的感情——來回報，其中有一種快樂；這種體貼他們或許是一向不慣的，使他們歡喜，也對他們有益處；因為這在他們自己眼中提高了他們的身分，使得他們爭着要值得這種敬重的待遇。

我覺得我成為四隣所歡喜的人了。我無論什麼時候出去，從各方面聽到誠心的致敬，而且被友愛的微笑歡迎。在一般的敬重中過生活，雖然只是勞動者的敬重，也像一坐在安靜而且可愛的日光中」一樣；寧靜的內心感情，在光線下萌芽，開花。在我的這段生活中，我心被悒鬱沉悶，遠不如被感謝之情澎湃的時候多；可是，讀者呵，把一切告訴你罷，在這種安靜，這種有用的生活中——在學生間作着可敬的工作及過一天，獨自滿意的讀書繪畫度過一晚之後，在夜間我却常常闖入奇怪的夢境：夢是多種色彩的，興奮的，充滿了理想的，激動的，舉凡有的東西——夢到在異常的景物之間，在充滿冒險，充滿興奮的危機和傳奇的機會那樣地方，我仍然一再遇到羅賓司特魯先生，常常在刺激人的，千鈞一髮的時候；於是在他懷裏的感覺，聽到他的聲音，遇到他的眼睛，摸着他的手和面頰，愛着他，被他愛着——

在他身旁過一生的希望，會帶着最初的力量與火，復活起來。於是我會醒來。於是我想起我在什麼地方，處境是怎樣。於是我在無帳的床上坐起來，戰慄抖索着；於是靜默的黑夜會見到絕望的聲響，聽到熱情的發作。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我按時打開學校門；甯靜，鎮定，準備着作白天按部就班的工作。

羅賽蒙德·阿立夫遵守着她的讀來訪我。她這學校總是在她早晨騎馬的時間中。她騎着小馬不太快的跑到校門前，一個騎馬穿說衣的僕人跟隨着。穿着紫色衣服，在那吻着她面頰披到肩上的髮髮上面，雅緻的戴着一頂武勇女子的黑絨帽，再不能想像出有什麼外表，比這更為美麗了。她就這樣進那簡陋的房屋，在迷感住了的一排排鄉下孩子中間輕緩的走過。她來的時間，總在里弗爾司先生忙上逐日的教義問答課的時候。我怕這女客的眼睛鋒利的透穿了這年青牧師的心罷。一種本能似乎將她的進來警告他，甚至在他還沒有見到的時候；假如總在門跟前現出，他雖然完全不向着門看望，他的面頰也要發紅，他的大理石似的面貌，雖然不願寬鬆，也不可形容的改變了；而在那甯靜中，表示出一種被壓抑的狂熱，比活動的筋肉或凝視的眼色所能表示的還要有力。

自然她知道她知道的力量：實在他也沒有——因為他不能——對她隱秘。雖然他有基督教的淡泊思想，可是在她走向前來，對他說話，當他面歡談的，鼓勵的，甚至瀟灑的微笑的

時候，他的手會戰慄，他的眼會發火。用他發傷而且堅決的眼色，假如不是用他的嘴唇，他似乎說，「我愛你，我也知道你對我好。不是成功無望使我沉默。假如我奉獻我的心，我相信你會接受。但是那顆心却已經放在神聖的祭壇上面了；周圍已經安置了火。牠不久就不過只是火焚了的祭品罷了。」

她於是就會像失望的孩子一樣撅看嘴；一陣愁雲會緩和她喜氣澄淨的活潑神氣；她會匆匆的把手從他手裏拿開，而且暫時輕怒的轉開身，不看他那既英雄氣又殉道者似的臉面。她這樣離開她的時候，聖約翰無疑的要費盡全力去追隨，挽回，留住她；但是他不願拋開一個天國的機會，或是爲了她的愛情藥土，放棄了真正永久藥土的希望。他不能在一種熱情的範圍之內，包括他天性中的一切——浪遊者，貪高者，詩人，牧師。他不能——而且不願——爲了谷府的安甯及客應，拋棄他傳道戰爭的荒野。雖然他吟詩，有一次我却大胆侵犯了他的心腹，從他聽說許多關於他自己的事。

阿立夫小姐已經多次惠臨我的茅舍。我研究了她的全性格，她是沒有神祕或假裝的：她是有些風騷的，但是並不謹慎；苛刻，但不毫無價值的自己。她有生以來就受寬縱，但是沒有完全姑息壞。她是急躁的，但是脾氣好；虛榮（在鏡中每一盼顧都顯出可愛的光輝來，她是難免如此的），但是並不裝模作樣；慷慨；不知以有錢爲驕傲；坦白；頗算聰明；歡快，

體操，不用思想；簡單詩，就是在我這樣和她同樣的冷靜的旁觀者看來，她也是引人愛的；但是她並無深趣，或激動的動人。她的心和聖約翰的妹妹們就是不高的一種。可是我歡喜她幾乎就和我歡喜我的學生阿戴列一樣；不過，對於我們所教導薄照料的孩子，比對於同樣令人愛的成年的相識，我會發生一種更親切的愛。

她突然對我懷着一種和悅的歡喜。她說我像里弗爾司先生，不過實在的，她承認我「不如十分之一美麗，雖然我是一個十分乾淨的好人兒，他却是一個天使。」不過我是善良的，聰明的，鎮靜的，堅決的，像他一樣。她斷言，作一個鄉村的女校長，我是一個極變常的天然產物；她深信，我以前的歷史若是被人知道的話，一定會成一篇愉快的傳奇。

一天晚上，和平常一樣孩子似的活潑，而且帶着無思想却並不冒犯人的好奇心，她搜尋我小廚房裏面的櫃子和桌抽屜，她先發現兩本法文書，一卷席勒，一本德文文法和字典；以後又發現我的圖畫材料和幾張畫稿，其中有一張是我的一個學生，一個天使似的美麗小女孩的鉤筆畫的頭，有幾張是自然風景畫，在莫爾頓谷和周圍澤地裏取景。她一上來驚住，以後又大喜起來了。

我畫的這些畫嗎？我懂法文和德文嗎？我是怎樣可愛——怎樣的奇蹟呵！我比S地第一等的學校裏，她的畫師畫得還要好。我願給她畫一個像，拿給她爸爸看嗎？

「樂意，」我回答；想到從這樣一個完全的，美麗奪目的模特兒寫生，我覺到一種藝術家歡樂的震顫。她那時穿一件深藍色綢衣；她的胳膊和頸子都裸露着；她的唯一的飾品是她栗色頭髮，這帶着天生鬚髮的自然雅美，在她的肩上飄動。我拿出一張精細的厚紙，畫了一個細心的輪廓。我樂意給上顏色；因為那時天已經晚了，我告訴她必須改日再來，坐下給我畫。

她向她父親這樣報告我的事情，第二天晚上阿立夫先生自己伴着她來了。他是一個大臉的，中年的，頭髮灰白的高人，在他旁邊，他的可愛的女兒看來像是灰色小塔跟前一朵鮮亮的花一樣。他顯得是沉默的，而且或許是驕傲的人物；但是他對我非常仁慈。羅賽蒙德畫像底稿很使他歡喜；他說我必須把他完成為一張畫。他也一定要我第二天到谷府去過一晚。

我去了。我看那是一座漂亮的大住宅，有許多證明表出屋主的財富。我在那裏的時候，羅賽蒙德都很歡喜愉快。她的父親是和藹的；茶後他和我談起話來的時候，他用有力的話表示他贊成我在莫爾頓學校所作的事，並且說從他所見所聞的看來，他怕我對這種地方是太好，不久便會離開到一個更合宜的地方去。

「實在的！」羅賽蒙德叫，「她聰明得足可以在闊人家作一個保姆，爸爸。」

我想我到雷頓住現在這地方，不到什麼闊人家去。阿立夫很嚴重的談到里弗爵士先生，

里弗爾司家人。他說里弗爾司是隣近很老的姓氏；這家的祖上是有錢的；全裏爾頓有一時都屬於他們；就是現在，他認為那家的代表若是樂意的話，也可以和最好的人家結親。他以為這樣有才幹的好青年要決心出去作傳教士，是可惜的；這完全是把一個有價值的生命拋棄了。這顯得她父親對於羅賽麥得和聖約翰先生的結合，是不會有什麼阻攔了。阿立夫先生顯然認為這年青牧師的好出身，舊家世，和神聖的職業，足以彌補財產的不足了。

是十一月五號，是一個假日。我的小孩人，幫忙我收拾乾淨房子之後，走掉了，一便士的酬資很使他滿足。我周圍的一切都是無污而且明亮的——拭淨的地板，擦光的爐欄，擦好的椅子。我也把自己收拾乾淨了，有一個下午可以照我自己心願度過。

翻譯幾頁德文。佔去了一點鐘；以後我就拿了調色板和畫筆，去作那更惹人，因為是更容易的，完成羅賽麥得·阿立夫小畫像的工作。頭已經完成了；只有背景要着色，衣物要加陰影；也要在那豐滿的紅唇上加上一點深紅——在髮上隨處加上一點輕柔的髮髮——藍眼皮下面的睡影上加一點更深的顏色。我正在專心作這精細的小事，一聲急急的輕微扣門聲之後，我的門開了，聖約翰·里弗爾司進來。

『我是來看你怎樣度過你的假日，』他說。『我希望不是用思想罷？不是，這很好；你繪畫的時候，你不會覺得寂寞。你看，我這不相信你哩，雖然你已經很好的作了這些時了。』

我給你帶一本書來晚間消遣，「他放倒桌上」一本新出版物——一篇詩：是「當惠施給那時代」（近代文學的黃金時代）的幸而大家「真正作品之一。唉！我這時代的讀者們是幸甚差池的。不過，不要再氣！我不願停，來讀罷。」我。我知道詩裏有死，天才也沒有喪失；世俗的官人並沒有在他們上面佔領勢力，亦尚未發警告；他們有一天還真爭取他們的生存，牠們的存在，牠們的自由和力量。有力的天使！牠們是平平安安在天上的。卑下的僥倖勝利，弱者為牠們的毀滅哭泣時，天使們微笑。詩被毀滅？天才被驅逐嗎？不會！庸人呵，不會的：不要讓嫉妬鼓勵你有這樣思想。不會；牠們不僅活着，却統治而且拯救；沒有牠們神聖的勢力傳播到各處，你們就要進地獄了！——你們自己的卑污所造成的地獄。

在我熱心看瑪米昂——因為書是瑪米昂——的鮮亮書頁的時候，聖約翰轉下身來看我的畫。他的高身材一驚又直起來：他沒有說什麼。我向上看着他，他躲避我的眼睛。我很知道他的思想，我能明白的理解他的心；在這時我覺得比他鎮定冷靜：所以我暫時比他憂鬱，而且我覺得有必要對他有點仁慈，若是我能夠。

「用他今份的壓殺和自制，他太重壓他自己了，」我想：「把各種感情和痛苦都鎖在心

瑪米昂 (Marmin) 是英國小說家兼詩人司各得 (Walter Scott, 1771-1832) 所著的長詩。(譯者。)

裏——什麼也不表現，自白，或吐露。我深信，關於他以為不應姿的這個可愛的羅囊袋得，要和他略談一談，對於他會有益；我要使他談話。」

我先說一聲，「坐下，里弗爾可先生」。但是他和平常一樣回答說，他不能停留。「很好」，我心裏回答，「高興站就站着罷！但是你這不能就走，我決定了：孤寂對於你至少是和對於我一樣糟糕的。我要試試我能否發現使你吐露真心的秘密機簧，並且在你那大理石的心胸上找出一個隙孔，我可以滴進一滴同情的止痛膏去。」

「這個畫像像嗎？」我唐突的問。

「像！像誰？我並沒有過細看。」

「你過細看了，里弗爾可先生。」

他對於我的突然的，奇怪的唐突，幾乎驚跳起來了；他驚異的看着我。「哦，這還沒有什麼。」我內心低語。「我不太敢去碰一點，我發誓；我預備願要和你周旋一下哩。」我繼續說，「你過細而且清淨的看過嗎？但是若這不成對你再看，」我站起來，把畫放回池的手裏。

「畫得很好的畫，」他說；「很柔和清透的顏色；很優雅正確的描繪。」

「是的，是的，這我全知道。不過這在的地方怎樣呢？這像誰呢？」

我看見李滙德先生微笑，同時又皺皺眉頭。「鬼！你畢竟還是一個嬰兒，你怕鬼嗎？」

「我怕皇德先生的鬼：他死在那屋，在那屋裏停的屍。能夠避免的時候，柏西和別人在夜間是都不到那屋裏去的；不點一支蠟燭把我一個人關在那裏，是殘酷的——是這樣殘酷，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胡說！是這使你這樣不幸的嗎？現在白天裏你還害怕嗎？」

「不：但是夜間不久又要來了；而且，——我不快樂，——很不快樂，因為其他的事。」

「什麼其他的事？你能夠告訴我條件嗎？」

我何等願意充分地回答這問題呵！作客是何等困難呵！孩子們能夠覺到，但却不能夠分析他們的感情；即使分析在思想上一部份成功了，他們也不知道怎樣用話把這結果表現出來。不過這是第一次的唯一機會，使我可以吐露這傷求得慰藉，我恐怕將牠失去了，就在粉畫的停滯之後，盡力造出一個貧弱的——不過所說盡屬實情——容話來。

「第一件，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也沒有姊妹。」

「不過你有善心的舅母和表兄弟姊妹嗎？」

我又停住了；於是我又啞然的說——

「約爾皇德把我打倒，是我的舅母把我關在紅房子裏面的。」

李滙德先生二次拿出他的鼻匣盒。

這時他已經坐下了；他把書放在桌子上自己的面前，兩手支撐着前額，溫存的看着她。我看出他對於我的大膽並沒有生氣，也沒有吃驚。我甚至看出，他認為無法談起的話題被我對他這種坦然的說起——聽到這樣隨便談及——倒使他感到一種新的歡喜——一種沒有希望到的慰藉。矜持的人比較開暢的人，時常更真正需要坦白的討論他們的感情和悲痛。外表最嚴肅的淡泊者，也畢竟是有人性的；帶着大膽和好意「闖入」他們靈魂的「默海」，時常是給他們最上的恩惠。

「她歡喜你，我是準知道的，」我站在他的椅後時，說：「她的父親也敬重你。而且，他是一個可愛的姑娘——有點沒有思想；不過你的思想足夠你自己和她用的了。你應當愛她。」

「她歡喜我嗎？」他問。

「毫無疑問；歡喜你勝過任何人。她不斷談論着你；沒有什麼題目她常常談到，或者更使她歡喜了。」

「我聽着這話是很愉快的，」他說：「很愉快；再說一刻鐘。」他果真拿出錶來，放在桌上，計算時間。

「你也許在準備看反駁的鐵錘，或作新的鎖鑰來管理你自己的心時，再繼續說下去有什麼

麼用處呢？」我問。

『不要想像這樣嚴刻的事情。幻想我屈服而且軟化，像我現在一樣：凡類的愛像新開的源泉一樣在心裏湧起來，我那樣細心勞力所籌備，將善心和克己計畫的種子辛勤播種上去的田地，那裏甜蜜的洪水氾濫了。這田地現在是被仙露的洪水淹埋了，「幼芽看不見了」！美味的毒物腐蝕了牠們；現在我看見我自己躺在谷府客廳裏一張褥榻上，靠著我的新婦羅賽得·阿立夫的腳；她在用溫柔的聲音向我談着話——用你能幹的手畫得那樣好的眼睛向下凝視着我——用那珊瑚似的嘴唇向我微笑着。她是我的——我是她的——現世的生活和就要過去的世界，在我就足夠了。靜默！不要說什麼——我的心充滿了喜悅——我的感官被迷住了——讓我劃出的時間和平的過去。』

我任着他：他的達的達的響着；他的呼吸又快又低；我默默站着。在這樣沉寂中，一刻鐘迅速過去了；他把錢又裝起來，放下書，站起來，站在爐旁。

『這一點時間是給瘋狂和盡頭的。我把太陽筋安放在誘惑的胸膛上，自願的把頸子放在她的花籃下面；我嘗了她的毒。枕頭是燒灼的；花園裏有一條毒蛇；酒有一種苦味；她的允諾是不實的——她的雙動是虛假的；——看那而且知道這一切。』

手驚異的凝視着他。

「這是奇怪的，」他接着說，「這種發狂的羅賽蒙得·阿立夫——它在懷着初戀的熱烈，愛的對象又是那樣極美麗，雅秀，而且吸引人——我却同時感覺到一種安靜正常的意識：她不會作我的好妻子；她不是適合我的伴侶；結婚後一年中我會發現這種情形；十二個月的狂歡之後，接着是終身的懊悔。這我是知道的。」

「實在奇怪！」我不禁叫道。

「我心裏有種東西銳敏的明白她的可愛處，」他繼續說，「可是另外有種東西同樣深切地感到她的缺點：她不能對我所渴求的奉同情——不能在我所作的事業上合作。羅賽蒙得作一個吃苦的人，一個勞作的人，一個女性的使徒嗎？羅賽蒙得作傳教士的妻子嗎？不會的！」

「不過你用不着作傳教士。你可以取消那個計劃呵。」

「取消！什麼！取消我的使命？我的偉大的工作？我在地上為天國住宅所築的基礎？我加入那末一羣人的希望？——他們把一切野心都埋沒在一種光榮的野心中。就是要改善他們的種族——要向無知的領域傳播知識——要以和平代戰爭——以自由代束縛——以宗教代迷信——以天國的希望代地獄的恐懼。我必須取消這個嗎？這比我血管裏的血還更親切。這是我所要求的，是我要為牠而生活的。」

嗎？」

經過了頗長的停頓之後，我說：「阿立夫小姐呢？她的失望和悲哀對於你是沒有趣味的嗎？」

「阿立夫小姐是永遠被求婚的獻媚人圍繞着的；不到一個月，我的影像就要從她心裏消滅了。她將忘記我；或者要嫁一個人，比我會使她幸福得多。」

「你說話十分冷淡；但是在衝突中你吃苦呵。你在消耗着。」

「不。若是我瘦了一點，那是爲了我焦心我的前途，現在還沒有定——焦心我的起程，不斷的延了期。就在今天早晨，我得到消息，我早就盼望到來的接手人，三個月以後才能替代我；三個月也許會延長到六個月的。」

「阿立夫小姐每一進教室的時候，你就抖索臉紅呵。」

驚訝的表情又經過他的臉。他沒有想到一個婦女會敢這樣向一個男子說話。在我，對於這類談話是處之泰然的。和強有力的，聰慧的，有修養的心靈交接，無論對男性的或女性的，我若不超過世俗矜持的外優，經過推誠相見的門檻，在他們心的內層達到一個地位，我絕不能安然。

「你是特出的人，」他說，「而且不服法。你的精神中有些勇敢的東西，你的眼睛中有見識；但是允許我向你確說，你部份的誤解了我的感齋。你想得比他們實際上更深刻，更有

方。你所認爲我的同情，比我實際所有的大。我在阿立夫小姆爾白發抖，紅臉，我並不可憐我自己。我輕視這種軟弱。我知道這是卑下的：只是一種肉體的狂熱；我敢說不是靈魂的抽搐。靈魂正像巖石一般穩定，堅樹在不安海洋的深處。要知道我是什麼樣子——一個冷酷無情的人。」

我不相信的微笑。

「你猛攻到我的心腹，」他繼續說，「現在是處置你你了。在我本來的情緒中——把基督教用來遮蓋人類缺陷的血衣剝去——我不過是一個冷酷，無情，野心的人罷了。在一切情感之中，只有天然的情感對於我有永久的力量。我的引導是理智，不是感情；我的野心是無限的：我的要升高，要比別人多作事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耐苦，堅毅，勤勞，才幹，是我所重視的；因爲這些是人達到大目的，升到崇高地位的工具。我懷着趣味觀察你的事業，因爲我認爲你是一種勤勞，有條理，有精力的婦女；並不是因爲我深切憐憫你的經歷，或你現在還吃着的苦。」

「你會把你自已描寫成一個異教的哲學家了，」我說。

「不然。在我和自然神教的哲學家之間有這種不同：我相信；而且我深信福音。你把你的形迹歸用錯了。我不是一個異教的，却是一個基督教哲學家；是耶穌教派的信徒。作

他的弟子，我愛他純潔的，他的優美的，他的慈悲的教義。我擁護這些；特別宣傳這些。青春時期我崇敬衣服，她這就培養了我所有的性格：——從小小的脈膊，天然可愛，她發展出一根被崇拜的樹木——福音。從上國中我愛那愛他的時候，她培養一種適當的拜聖正義的觀念。用那聖潔自己得權求生的時候，她培養另外一種野心：要愛我，我對他是者的王國，要為十字架的旗幟得勝利。宗教就培養了這些多事；把那有為材料得是應用，修飾而且訓練了我的天性。但是她不能磨滅天性；天性磨滅不了，「直到此生被永生覆蓋的時候。」」

說完這話，他拿起放在案上我的藍色板旁邊的帽子。他又看着畫像。

「她是可愛的，」他低聲說。「她被人稱作世界的玫瑰，實在稱得好！」

「我可以為你畫一張相像的嗎？」

「爲什麼目的？不用。」

我爲避免把畫紙弄髒，畫畫時常把手放在另一張薄紙上面，他把這張紙拿來蓋在畫上。在這白紙上他突然看到了什麼，我是說不清的；不過他是看到什麼東西了。他一把抓起來；他看看紙邊；突然猛看我一眼，特別得無法形容，而且十分不可理解；這一眼似乎是有到並注意我的形狀，臉面，和服裝的每一點；因爲他像電光一樣迅速而且銳敏的看過一切。他的

嘴唇分開，彷彿要說什麼話；但是不論他要說什麼，他把那要說出口的話嚥住了。

「什麼回事？」我問。

「什麼事也沒有，」他回答；把紙放回原處時，我看見他靈巧的從邊上撕去牽牽的一條。這被放在他手套裏了；於是匆匆點下頭，道聲好，他就不見了。

「喔！」我叫，用一句當地話，「這真令人不解！」

我轉過來細細看那紙；但是除了試畫筆顏色的地方有幾點色污之外，上面什麼也沒有。我對這種神祕思想了一兩分鐘；但是覺它是解決不了的，而且準沒有什麼大關係，我就不去想他，一會就忘記了。

第三十三章

聖約翰先生走時，天開始下起雪來；迴旋的暴風雪繼續終夜。第二天，鋒利的風又刮來新的盲人眼目的雪；到黃昏時，山谷被雪擁滿，幾乎是不能進行的了。我們起謹密，門上舖下一塊席，防止雪從下面吹進來，收拾了火，在爐旁坐了約一小時，聽着那悶聲的暴風的狂嘯，之後我點了一支蠟燭，拿下瑪米昂，開始教：

「在諾罕穆有城堡的絕巖上，

在深而寬的塔蓋得江上，

和孤寂的契費阿特山巔，白日下沉了；

廣大的塔，城堡的高閣，

圍繞着他們四旁的牆，

我一會就在音樂中把暴風忘記了。

我聽到聲音；我想是風吹動門。不是；是聖約翰·里弗爾司，他拉起門，從凍死人的颶風——從極端的黑暗中走進來，站在我面前，罩着他高身材的外套，全像冰川一樣白了。我幾乎驚恐起來，我很少料到今晚從封閉的谷裏會有什麼客人來。

「有什麼壞消息？」我追問。「可發生了什麼事了？」

「沒有。你怎麼這樣容易驚訝？」他回答，一面脫去外套，掛在門上，他進來弄亂的簾，他又冷然的推回到門那裏去。他把雪從靴上踩下來。

「我凍僵了你的乾淨地板了，」他說，「不過你必須原諒我一次。」於是他走到火跟前。「我到這裏頗經了困難，我告訴你罷，」他說，當他在火上暖自己手的時候。「一堆雪把我陷到腰深；幸而雪還十分軟。」

「但是你為什麼來呢？」我制不住說出來。

「向一個客人問，這一個頗無地主之誼的問題；不過你既然問了，我就簡簡單單的回答，照和你談一談；不說話的書籍和空屋子使我厭倦了。而且昨天我經驗到這末一種興奮，仿

佛是一個聽了一半故事，急於要聽下文的人。」

他坐下來。我記起他昨天的奇怪行爲，真正開始怕他的意志有什麼毛病了。不過，若是他瘋了，他的瘋狂也是很冷靜鎮定的：我再沒有看過他的美麗臉面比現在更像彫刻的大理石了，當他把雪濕的頭髮從前額理向一旁，讓火光自由照射在他的蒼白前額和面頰上的時候——在那前額上面，我傷心的看出，現在清楚的刻劃着焦心或悲哀的痕跡。我等候着，希望他會說出至少我能理解的話；但是這時他的手扶着下頰，放一個手指在嘴唇上；他在思想。使我吃驚，他的手看來和臉一樣消瘦。一陣或者無用的憐憫來到我的心頭：我被感動了說：

「我願狄安那或瑪利會來和你同住：你完全一個人是太不好了；你對自己的健康又是漫不經心的。」

「一點也不，」他說：「必要時，我是照料自己的。我現在健好。你看我有什麼不好呢？」

這話是用精心而不在意的淡淡說出來的，這表示我的關切至少依他的見解看是多餘的了。這使我沉默了。

他的手指仍然緩緩的在上唇上動着，他的眼睛仍然迷茫的釘視着發紅的爐欄；我想必顯些什麼，然而他身後的門有冷風吹進來。

「沒有，沒有！」他遲疑地回答。

「喔，」我想，「假如你不談話，你可以安靜着；現在我聽隨你去，要回到我的書上了。」

所以我就剪了燭心，重來讀瑪米昂。他一會動了；我的眼睛即刻就去着他的動作；他僅只拿出一個摩洛哥皮的皮夾，從那裏拿出一封信，默默的讀過，摺起來，放回原處，又去沉思。這樣不可解的固定物在面前，要想讀書是枉然的；在不耐煩中，我也不能啞默；他若高興他可以阻攔我，但是我却要說話。

「你近來接到狄安那和瑪利的信了嗎？」

「除了一星期前給你看的信之外，沒有。」

「關於你自己的計畫沒有什麼改變罷？召你離開英格蘭不會比你預料的早罷？」

「我怕不至於，實在的：這樣機會太好了，我不會遇到。」我到這樣的挫折，我變更了我的立場。我想到談學校和我的學生。

「瑪利·加里特的母親好些了，瑪利今早晨回到學校來；下星期我要有四個從鑄造廠區來的新學生——不是下雪，她們今天就來了。」

「果真嗎！」

「阿立夫先生担負兩個人的費用。」

「是嗎？」

「他要在聖誕節請全校。」

「我知道。」

「是你提示的嗎？」

「不是。」

「那是誰呢？」

「是他的女兒，我想。」

「倒像是她：她是那樣天性善良。」

「是的。」

又停下來了：鐘打了八下。這使他覺醒；他分開腿，坐直身，轉向我。

「把書放下一會，到火跟前來一些，」他說。

我驚奇着，又無可驚奇，我聽從了。

半點鐘前，「他接着說，『我對自己急着要聽一個故事的下文；思索了一下，我覺得我亦非遠說者，把這話聽進去，事情倒更好辦。在開始之前，整書你這個故事在妳耳來

裏難求會有什麼濫調，是公平的；不過陳腐的事經過新鮮的嚼磨，時常恢復一點新鮮味。再說，無論是陳舊或新穎，這故事並不長。

二十年前，一個窮牧師——現時不要管他的名字——戀愛一個富人的女兒；她愛了他，嫁了他，這反了她所有朋友的勸告，因此他們在結婚之後就不承認她了。沒有過兩年，這對舊葬的夫妻都死了，安安靜靜的並葬在一塊石板下面。（我看見過他們的墳墓；在X州一個發展過度的工業城市中，一個煤污的古舊大教堂周圍的大墓場裏。）他們留下了一個女兒，初生就被慈善機關收容了——像我今晚幾乎陷進的雪堆一樣冷酷。慈善機關把這沒有朋友的東西送到有錢的母系親戚家裏去；被一個舅舅收養，她叫（現在我要提名字了）革特謝德的里德太太。你驚訝了——你聽到什麼聲音了嗎？我敢說那只是老鼠舐着隔壁教室的屋椽爬着罷了；我沒有修理改變之前，那教室原是倉房，倉房總是老鼠常去的地方。——說下去罷。里德太太收留這孤女十年；她和她過得是否幸福，我不知道，因為我沒有聽說；但是十年終了，她把她送到一個你所知道的地方——就正是羅沃德學校，你自己在那裏住過那樣久，似乎她在那裏所作的事是很榮譽的；從學生發作教員，和你一樣——實在使我吃驚，她和你⁽¹⁾的歷史有些共同點——她離開那裏去作保姆；這又是你們命運相似的地方；她教一位羅契可特爾先生所保護的人。

「里弗爾河先生！」我插入。

「我猜得到你的感情，」他說，「不過你約束一會：我就快完了，聽我到底。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品格，我一點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實：他自說是向這個青年女子提出合禮的婚約，可是墮臺前她卻發現他有妻子，這活著，不過是一個瘋人。他以後的行爲和求婚是純粹猜想的事；但是發生了一件事實，必得打聽這保姆的時候，却發現她已經走了——什麼時候走，到什麼地方，怎樣走的，誰也說不清。她夜間離開桑恩費爾特，尋找她走那一條路而努力，都是枉費；鄰間搜尋的範圍又遠又寬廣；關於她一點消息線索都得不到。但是必須找到她，却成爲嚴重的緊急事件了；所有報紙都登了廣告；我自己也收到一個律師布里格斯先生的一封信，告訴我剛說的一些事。這不是一個奇怪故事嗎？」

「請你就告訴我一件事罷，」我說，「你既然知道得這樣多，你一定能夠告訴我，羅契司特爾先生下文如何？他怎麼樣，在什麼地方？他在做什麼事？他好嗎？」

「關於羅契特爾先生的事我全不知道：信上就沒有提他，只敘了我已經說到的那極惡不法的嘗試。你倒是更應當問那保姆的名字——問必須要她出面的那事情的性質。」

「那沒有人到桑恩費爾特去了？沒有人看見羅契司特爾先生了？」

「我料想沒有。」

「不邊他們給他寫信了罷？」

「當然。」

「他說了什麼呢？誰接到他的信呢？」

「布里格斯先生提到，回答他詢問的不是羅契可特爾先生，却是一位婦人；署名愛麗思·費爾肥。」

我覺得冰冷而且喪胆；我的最壞的恐懼或能是真實的了：他多半離開英格蘭，在不順利害的絕望中，跑到大陸上他以前常去的地方了。他在那裏，爲他嚴酷的痛苦能找到什麼麻醉劑——爲他強烈的熱情能找到什麼對象呢？我不敢回答這問題。哦，我的可憐的主人——一時幾乎成了我的丈夫——我常叫他「親愛的愛德華」呵！

「他一定是一個婊子，」里弗爾可先生說。

「你不知道他——不要對他表示意見，」我激昂的說。

「好罷，」他安靜的回答：「實在我的頭並不在忙着他，倒是在忙着別的事；我要說完我的故事。你既然不問我那保姆的名字，我得自動告訴你了。不要慌！名字在這裏哩——看着重要點黑白分明的寫下來，總是要更滿意的。」

他又細心的拿出皮夾，打開，尋找；從皮夾的一角，他拿出匆匆撕下來的，一條破爛的

紙：我從紙質和深藍，重紅，鮮紅的色污上看來，顯出是被撕的畫畫紙的邊。他站起來，把他送到我眼前：我讀到用黑墨水自己親手寫的「簡·愛」兩個字——無疑是我心神不在的時候所寫的。

「布里格斯先生向我寫信提到一個簡·愛：」他說，「廣告要找一個簡·愛：我知道一個簡·以利阿特。」——我承認我有些猜疑，但是只在昨天下午猜疑才突然證實了。你取消假名，承認這個名字嗎？」

「承認——承認：不過布里格斯先生在哪裏呢？他或者比你多知道羅契司特爾先生的事情。」

「布里格斯在倫敦。我不信他知道什麼關於羅契司特爾先生的事；他所關心的並不是羅契司特爾先生。同時，你忘記了重要點，追問起瑣事來了：你不問布里格斯先生爲什麼找你，他要你作什麼。」

「喔，他要什麼呢？」

「只是告訴你，你的叔父，瑪德拉的愛先生，死了；他把全份財產留給你，你現在富了。只此而已，別的再沒有什麼事了。」

「我——富了？」

「是時，你富了——完全成財產繼承人了。」

以後是沉默。

「自然你必須證明你是本人，」聖約翰一會又接着說：「這一步驟是沒有什麼困難的；之後你即時就可以有所有權了。你的財產投資在英國公債上面了；布里格斯那裏有這屬和必需的文件的。」

這又是新的一葉了！讀者，一瞬間從貧窮升為富有，是一件好事——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却不是人即刻可以瞭解，或者隨即可以享樂的事。而且生活中有些其他的機會，比這使人煩顛，使人狂歡得多；這件事却是切實的，是實際世界的事，沒有什麼理想的東西；在牠的一切關係都是切實平靜的，牠的外表也是相同。聽到得看一份財產，人並不跳躍歡呼；却要開始考慮責任，思量事終了；在穩定的滿意基礎之上，起了些嚴重的焦慮，而且我們拘束自己，現出嚴肅的眉頭沉思我們的幸福。

而且「遺產」「遺產」這樣字眼，是和「死」「葬」等字並行的，我的叔父，我的唯一的親屬，我聽說是死了；以前一知道他存在，我總懷着有一天能見到他的希望；現在是絕不會的了，現在財產只留給我；不是留給我和快樂的家庭；却只留給孤獨的自我呵。無疑的這是一樁大恩惠；而且獨立是光榮的——是的，這我盡到了——這念頭使我心滿意足。

「你終於讓這羅漢了。」里弗爾先生說。「我以爲米爾沙看了你，你要變成石頭了。或者現在你要問你值多少錢了？」

「我值得多少錢？」

「哦，一筆小款——沒有什麼值得談——我想他們說是二萬鎊——不過這有什麼？」

「二萬鎊？」

這又是一件令人吃驚的事——我只估計着有四五千鎊。這消息實在使我停了一會呼吸；聖約翰先生我從來沒有聽他笑過現在却笑了。

「若是你犯了殺案，」他說，「我告訴你，你的罪案發覺了，你也不見得會神色比這更恐慌。」

「這是一筆大款——你不以爲有什麼錯誤嗎？」

「一點錯誤也沒有。」

「或許你把數目字讀錯了——也許是兩千鎊！」

「是用文字寫出，不是用數字，——二萬。」

我又覺得彷彿像一個普通飯量的人，獨自坐在可供百人食用的筵席前一樣。里弗爾司先

● 此處是神話中三女妖之一，以註釋美，人若被牠看空，就變爲石頭。——譯者。

生這時站起身，穿上外套。

「若不是這樣不好的夜晚，」他說，「我要讓漢那來陪伴你了：把你一人留下，看來你是太可憐了。但是漢那，可憐的婦人！她不能像我一樣會走積雪呵：她的腿沒有這末長：所以我不得不聽你自受悲哀了。晚安。」

他正在拉門，一個突然的思想現到我的心頭。

「停一分鐘！」我叫。

「喔？」

「我急於要知道，爲什麼布里格斯先生向你寫我的事：他怎樣認識你，他怎樣會想到你一個住在這樣偏僻地方的人，會有力幫助發現我。」

「哦！我是一個牧師呀，」他說：「常有奇怪事情找到牧師幫助的。」門又響。

「不：這不使我滿意！」我大聲說；實在，在這匆忙而並未解釋的答話中有點隱情，不但沒有減輕，却比以前更激動我的好奇心了。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加上說：「我一定要多知道一些。」

「下次罷。」

「不：今晚！——今晚！」在他從門轉過身的時候，我便站在他和門之間。他漸漸有

些客。

「你不把事情全盤告訴我，你一定不能走，」我說。

「我倒不願現在說。」

「你要——你一定要說！」

「我甯願狄安那或瑪利告訴你。」

自然這推諉把我的熱切激到頂點了：這必須得到滿足，而且不容耽擱；我這樣告訴他。

「不過我告訴你，我是一個強硬的男子，」他說，「是難得說服的。」

「我是一個強硬的女子——不能讓步。」

「而且是冰冷的，」他繼續說，「沒有熱可以影響我。」

「我是火熱的，火可以解冰呵。那邊的火焰融化了你外套上所有的雪；而且地流到我的

地板上，使得地板像一條被踏的街。你要希望我原諒你弄髒了鋪沙廚房的大罪和惡行，里弗

爾司先生，就把我所願意知道的事告訴我。」

「那末，我屈服了；」他說，「若不是對於你的熱誠，也是對於你的堅持；不斷的滴水

可以穿石。而且有一天你要知道的——現在和以後是一樣。你的姓名是簡·愛？」

「當然：這以前都已經說定了。」

「你或者不知道我和你有一名親戚——我受洗的教名是聖約翰·愛·里弗爾可罷？」

「不，實在的！現在我記起來了，在你幾次借給我的書中，所寫的名字裏面有一個吧；但是我從未問過那字母代表什麼。那又怎樣呢？實在——」

我停住了。有一個念頭猛然現到我的心，具體了，而且一秒鐘內就成爲有力切實的可能性；我既不能信任自己來懷這種念頭，更不敢表現了。各種情形組合起來，配造起來，成爲一種條理；以前只是一堆無組織的環所成的鏈，現在扯直了，——每個環都是完全的，接連也是完整的。不用聖約翰再發一言，我已經知道事情是怎樣的了；但是我不能希望讀者有同樣直覺的觀念，所以我還必須重述他的解釋。

「我的母親姓愛；他有兩個兄弟，一個是牧師，娶了革特謝德的簡·里德小姐；另一個是商人約翰·愛先生，生前在芬卡，瑪德拉。布里格斯先生是愛先生的律師，他去年八月寫信告訴我們，我們的舅父死了，把財富留給他哥哥牧師的孤女，忽略了我們，因爲他和我父親起過一次爭吵，沒有和解。幾星期之前他又寫信來，說女承繼人不知下落，問我們是否知道她一點消息。無意間寫在一片紙上的名字使我能夠找出了她來。其餘的事你知道了。」他又要走，但是我用背虛住門。

「讓我說話，」我說：「讓我有機會去吸口氣，想一想。」我停住了——他站在我面

前，帽子拿在手裏，看來十分鎮靜。我又說起來：

「你的母親是我父親的姐姐？」

「是的。」

「那末是我的姑母了？」

他點頭。

「我的叔父約翰，是你的舅父約翰了？你，狄安娜，瑪利，是他姐姐的孩子，我是他哥哥的孩子了？」

「無可否認。」

「你們三位是我的姑表；我們一半血統是同出一源了？」

「我們是姑表；是的。」

我潤看他。彷彿我找到了一個哥哥；是我能引為驕傲，能愛我的哥哥；找到兩個姐姐，他們的品格就是在我作為陌生人認識她們的時候，已經引起我純真的愛和崇敬了。跪在濕地上面，從澤地房屋的矮窗窺裏，我懷着興趣和絕望兩相混合的悽慘感情凝視着的女子，却是我的近戚；發現我幾乎死在他門前的莊嚴的年青紳士，却是我的血親。在一個孤獨的不幸人，是一種快樂的發現！總實是財富！——是內心的財富！是純潔懇切的愛的礦穴！這是一種

光明，活潑，令人歡躍的幸福；——不像笨重的黃金贈品；這種贈品固然是十分豐富而且受歡迎，但是因為重量却使人嚴肅。我這時懷着突然的歡樂敲着手——我的脈膊跳躍，我的血管顫動了。

「哦，我歡喜！——我歡喜！」我叫。

聖約翰微笑。「我不是說過你的賭要命，追求小事嗎？」他問。「我告訴你得到一份財產時，你板起臉來；現在為了一件無關重要的事，你却興奮了。」

「你能夠是什麼意思？這對於你也許是無關重要；你有兩個妹妹，你不在乎一個表妹；我一個人也沒有；現在却有三個親戚——若是你不願計算在內，就是兩個——成了幸降生到我的世界中了。我再說，我歡喜！」

我快步在屋裏走；我停住了，被我不及接受，了解，安排的思想，半闔住了氣；思想可以作，能作，要作，應作，而且不久就作的寧。我看着空白的牆；牠彷彿是密佈着上升的星星的天空一樣，——每顆星都為我啓發一種目的或歡樂。救了我的生命，我直到這時只能空空愛着的人們，現在我可以對他們有好處了。他們是受約束的，——我可以使他們自由；他們是沙散的，——我可以使他們歡喜。我的獨立和富裕，也可以成爲他們的。我們不是四個人嗎？二萬鎊公分，每人得五千鎊——足夠而且有餘；公平可以達到，——彼此的幸福也獲

得了。這時財產不重壓着我了：這不僅是錢財遺物，——却是有生命，希望，和享樂的遺產了。

這些思想狂擊着我的精神時，我的神色怎樣，我說不清；但是我知道不一會聖約翰先生放一張椅子在我身後，溫和的要我坐下來。他也勸我鎮靜；這暗示我軟弱昏亂的意思我看不起，我擺開他的手，又開始走起來。

「明天給狄安那和瑪利寫信，」我說，「告訴她們即刻回家來。狄安那說她們若有一千鎊就可以爲是富足的了，所以有五千鎊她們是滿可以的了。」

「告訴我從什麼地方可以給你拿杯水來，」聖約翰說：「你實在要努力鎮靜自己的感情。」

「胡說！這樣饋贈對於你會有什麼樣影響？這會使你離開英格蘭，引你娶阿立夫小姐，像一個普通世俗人一樣安住下來嗎？」

「你神經錯亂了：你的頭腦迷糊了。我傳達這消息太唐突了；把你興奮得超過你的力量了。」

「里弗爾可先生！你完全使得我不耐煩了：我是十分有理性的；是你誤解，或者故作誤解。」

「你若把自己的意思解釋得更充分，或者我可以更瞭解。」

「解釋！有什麼解釋的？你不會明白，所說的兩萬鎊款子，由一位外甥，兩位外甥女，和一位姪女四個人來公分，一個人要得五千鎊罷？我所要的是，你寫信給你的妹妹們，告訴她們所得到的財產。」

「你的意思是說你得到的罷。」

「我已經提示到我對於這事的意見。我再不能有別樣意見了。我並不是殘忍的自私，盲目的不公，或極惡的忘恩負義。而且，我決心要有家和親戚。我歡喜擇地房，我願住在那裏；我歡喜狄安那和瑪利，我願終身依戀她們。有五千鎊，使我歡喜，對我有益；有兩萬鎊，却要苦痛我，壓迫我；而且這錢在法律上雖然可以歸我，在正義上却是絕不應當屬我的。我給你們的，是在我絕對多餘的。對這不要有反對，不要有爭論；我們彼此同意，即刻決定這事情。」

「這是憑着一上來的衝動作事；要認為你的話有效，你要用幾天時間考量這樣一件事情。」

「哦，假如你所懷疑的只是我的誠心，我是安心的；你看出這事的公平來了？」

「我看出一些公平了。但這是和一切慣例相反的。而且，這全份財產是你的權利；我的

覺愛護自己的權力呢？他這話聽起來可以自由的論說：他這話給你了。總之，公平也承認你保有這財產；你可以良心毫無所愧，認這財產完全屬你。」

「在我，這是良心也同樣是實際的問題；」我說，「我必須寬縱我的感情；我很少有機會這末作。即使你辯論，反對，麻煩我一年，我已經看見一眼的那快意的歡樂，我也不能放過——這歡樂真是一部份報答一種深恩，並且替自己得到終身的朋友。」

「你現在這樣想，」理約翰回答，「因為你不知道有錢是怎樣的，因此也不知道享受財富是怎樣的；你不知道百萬鎊會使你怎樣重要；他能使你在社會上佔怎樣地位；他能給你開展怎樣的前途：你不——」

「你，」我插入說，「一點也不想不出我對於兄弟姊妹的愛是怎樣的渴望。我從來沒有家，從來沒有兄弟姊妹；我現在必須有，願意有這些；你不拒絕容許我，承認我罷？」

「簡，我願作你的哥哥——我的姊妹們願作你的姐姐——並不要你犧牲你正當的權利。」

「哥哥？是呀；相隔千萬里！姐姐？是呀；在陌生人中作奴隸！我有錢——塞滿了我既沒有掙、也不應得的黃金！你們分之後沒有！光榮的平等和博愛！親密的結合！親切的相愛

！

「不遲，儘，你對於家庭關係和家庭幸福的渴望，可以用和你所想的不同方法來實現；你可以結婚哪。」

「又胡說了！結婚，我不願結婚，而且絕不結婚。」

「這說得太過火了；這種冒然的斷言，是你所受的興奮的明證。」

「這並沒有說過火；我知道我的所感，知道一遇到結婚我的心意便怎樣厭惡。沒有人願爲了愛娶我；我又不願只被人作爲金錢的投機事業看待。我也不願要一個陌生人——和我外表同情，生疏，不合；我要和我性近的人；我對他充分友情的人。再說你願作我的哥哥；你說那話的時候，我是滿意的，快樂的；再說一遍，假如你能夠，真誠的再說一遍。」

「我想我能夠。我知道我愛自己的姊妹們；而且我對於她們的愛很確什麼，——敬重她們的價值，崇拜她們的才氣。你也有天資和心智；你的趣味和習慣像狄安娜和瑪利；看見你常是合我意的；在你的談話中，我已經有些時候找到一種有益的安慰了。我覺得我可以輕易而且自然的在我心裏爲你留出地位，作我第三個最年輕的妹妹。」

「謝謝你；這使我今晚滿意了。現在你不如走罷；因爲假如你再停一會，你或看又有什麼不相信的猶豫來激怒我。」

「學校呢；愛小姐？現在必須關閉了；我想？」

「不。我願意作女校長，直等到你找着接替人的時候。」

他微笑贊可：我們握手，於是他告別了。

爲了使遺產照我的心願處理，我所用的辯論和我更進的掙扎，我也用不着詳述了。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因爲我絕對堅決，因爲我的姑表們最後看出對於公分財產，我的真心真正無可更改了，因爲他們的心裏也覺得我的心意是公平的，而且天然的覺到若處在我的地位，他們也準要像我所願作的去作，所以他們至終讓步到這樣：答應把這事付之公斷。所選的公斷人是阿立夫先生和一位能幹的律師：兩人都和我意見相同：我達到我的目的了。遺產的契約草定了：聖約翰，狄安那，瑪利，和我，一人有一份財產。

第二十四章

一切事情都安排定了的時候，近聖誕節了：一般休假的季節快到了。這時我關閉了莫爾頓學校，留心這離別在我的方面不能沒有一點表示。好運氣開暢了心，也使手大方了；而且收入很多的時候，給出去一些，只是給異常沸騰的感覺找一個出口。我早就高興地感覺到我的許多鄉下學生歡喜我，離別時，這種感覺證實了：她們坦率而且有力的表示她們的愛。看我在她們無偽的心裏真正有一個地位，我深為滿意：我答應將來每星期必來拜訪她們，在她們學校裏教她們一點鐘。

里弗爾司先生走到跟前時，我已經看着學生（這時已有六十個女孩）在我前面魚貫出去，鎖起門來，手裏拿着鑰匙站立着，和約有半打最好的學生彼此說幾句特別的告辭話：這些學生是在英國農民階級中所能找到的最有禮，可敬，謙遜，有知識的年青婦人。這就是很大的輝耀了：因為在全歐洲，英國的農民階級是教育最好，態度最好，最自尊的：這時期之後

，我見到德法兩國的女學生；其中最好的要拿來和莫爾頓的女學生相較，我看還是無知，粗鄙，愚笨的。

「你以為忙了一季，得到報酬了嗎？」他們走了時，里弗爾司先生問。「覺得在自己的時代和一聲中作了些真正好事，這種意識不給人快樂嗎？」

「無疑的。」

「你只工作了幾個月！一生從事改良你的種族的工作，豈不是把一生好好度過了嗎？」

「是的，」我說；「但是我不能永遠繼續着這樣：培植別人的性靈，我也要享受自己的性靈。現在我就要享受；不要把我的身心或身體醒到學校；我離開那裏了，要過完全的假日。」

他神色莊嚴了。「現在這是什麼回事？你所表示的突然的熱望是什麼？你要作什麼事？」

「要活動；盡我的力活動。第一我必須求你放漢那自由，找別人伺候你。」

「你要她嗎？」

「是的，和我一陣到掃地房。狄安那和瑪利一星期就要到家了，我要把一切收拾整齊等她們來到。」

「我明白了。我原以為你要急忙去旅行哩。這樣倒更好；漢那要和你一同去。」

「那告訴她明天準備齊罷；這是教堂鑰匙；我明早晨才把我茅屋的鑰匙給你。」

他拿了鑰匙。「你很高興的把鑰匙交出來，」他說：「我不十分明白你心裏怎麼這樣輕快，因為我不知道你現在擁有的事情，你自己要拿什麼來代替。你現時在生活中有什麼目的，什麼宗旨，什麼野心呢？」

「我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把淨地房從各房到地窖拭刷得乾乾淨淨（你明白這句話的全力嗎？）——拭刷得乾乾淨淨；第二個目的是用蜜蠟，油，無蓋的布，來擦靴，直到牠再發起光來；第三個目的是要用數學的準確，把每個椅，桌，床，地氈，都安排好；以後我要用煤炭和泥煤在各屋裏生起好火來，使你近乎破產；最後，你妹妹們到來的前兩天，漢那和我要拿這時節用來打雞蛋，櫻荷菊，麝香料，糖和薑餅，割斷心餅，和舉行其他的某國祭典——對於你這樣嬌羞的人，說話只能傳達給你一種不切當的觀念。我的宗旨，簡單說，是要在下星期四之前，使一切東西都為狄安娜和瑪利完完全全準備好；我的野心是要在她們來到時，給她們一種最高理想的歡迎。」

聖約翰輕輕的微笑；可是他還沒有滿意。

「這對現在是很好的，」他說：「但是正經說，我相信這第一陣活潑輕快一過，你要看

到比家庭親熱和享樂稍高的地方罷。」

「那兩件是世間最好的東西！」我插入說。

「不然，簡，不然：這世界不是享樂的場所；不要使牠變成這樣；也不是休息的地方；不要變懶惰了。」

「我的意思和這相反，却是要忙碌。」

「簡，現在我請客你：我給你兩個月時間讓你充分享樂你的新地位，爭新近發現親戚的喜悅，自己高興；但是以後，我希望你所見的要超過澤地房和莫爾頓，超過姊妹的團聚，自私自私的安靜，和文明富裕的肉體的舒服。我希望你的精力那時再用你的力量保護你。」

我驚異的看着他。「聖約翰，」我說，「我想你這樣說話幾乎是壞心腸。我願像女王一樣滿意，你却挑動我不安！爲什麼目的？」

「目的是要將上帝交付給你的天才變成有用；有一天他準要你對這有個確切的呈報。簡，我要密切而且焦心的觀察你——我向你警告。你投身在普通家庭快樂中所懷的不適當的狂熱，要努力加以約束。不要太堅持的執着於肉界的關係；把你的恆心和熱誠供應一種適當的動機；不要把這些浪費在尋常的，短暫的東西上面去。你聽着嗎，簡？」

「聽了；正如你在說希臘文一樣。我感得我有適當的動機來快樂，而且我要快樂，再

見一

我在澤地房是快樂的，而且勤苦工作：漢那也是這樣：她看見在弄得七亂八糟的房子中粉忙，我能夠怎樣快活——我能夠怎樣刷，揮，清洗，烹調，使得她高興了。在一兩天思緒的紛亂之後，從我們自己造成的混亂中漸漸整理出頭緒來，實在是愉快的。以前我曾經到S地買了些新傢具：我的姑表們給我多權照我所歡喜的去改變屋裏，而且爲這目的留下一筆錢來。普通的接待室和臥室，我多半仍舊；因爲我知道狄安那和瑪利從最華麗的革新，倒不如再見到舊的家常的桌椅和床，會得到更多的歡樂。要使他們的歸來，有所願放入的刺激性，新穎一些還是必要的。暗色美麗的新地氈和幃幕，一套細心選擇的幾件古磁和古銅的裝飾品，新的蒙蓋物，梳妝臺上的鏡子，梳妝盒，都可以適應這個目的了：這些看來新鮮却不耀眼。一間未用的客廳和臥房，我用老桃花心木和紫紅的傢具重新佈置：好在過道裏掛上畫，樓梯上鋪了地氈。一切完了的時候，我想澤地房就內部說，堪稱中庸的堂皇舒適的模範，就如同在這季節，在外面卻是冬日的荒蕪和沙漠的淒涼的模型是一樣。

重要的星期四終於來到了。我預料她們在天要黑時到來，黃昏前上下都生了火；廚房裏是十分整潔；漢那和瑪利穿了衣服，一切都齊備了。

瑪利幹首先到。我請滾過他在一一切都安排好的說，完全不要到傢裏來；真正，想到房內

又醜陋又瑣細的雜氣，漸漸地纏繞得他不能透氣了。他漸漸地感到疲勞，漸漸地感到疲勞，漸漸地感到疲勞。他走近火爐，俯身，想是否終於對家庭工作滿足了？我的回答是請他和我一塊兒繼續檢閱一下我的勞作的結果。費了些困難，我使他在屋裏走了一遭。他只向我打開的門裏看一看；在樓上樓下漫步過之後，他說在這樣短的時期之中實行了這樣可觀的改變，我一定受了許多的疲倦和麻煩；但是對他住所改良的情形，他未發一言表示歡樂。

這種沉悶使我擔憂了。我想或者這些改變擾動他所重視的舊時聯想了。我問他是不是這樣情形；無疑的是用了有些不高興的聲調。

一點也不是；正相反，他看出我倒更細心的尊敬了每種聯想；他實在怕我在這事上所費的思想，比值得費的要多。例如研究這間屋的佈置，我就要費多少分鐘？——順便問一聲，我能否告訴他有一本書在什麼地方嗎？

我指給他看書架上的一本書；他拿下來，退到他慣坐的窗戶處，開始讀起來。

讀者，這我是不歡喜的。聖約翰是一個好人；但是我開始覺得，他說他是冷酷無情的時候，他說了實話。人情與生活的安寧對他沒有吸引——生活上的和平的享樂對他沒有魔力。按字面解，他活着只是渴望——渴望偉大和善良的東西，確乎不錯的；但是他絕不安息，也不被或別人在他周圍安息。我看着他的高前額，靜而蒼白有如一塊白石——看着他定神讀書

的美臉面，這時候我突然間體會到：他很難成爲一個好丈夫，作他妻子會是一件難辦的事。彷彿過了靈感一樣，我明白了他對阿立夫小姐愛情的性質；我和他同意，那是一種感官的愛。我明白爲了這愛——對他陌生的狂熱的影響，他要怎樣輕視他自己；他怎樣願意闕殺毀滅她；他怎樣不相信，她會永久使他或她幸福。我看出造成他的材料，是大自然用以彫刻英雄——基督教和真教的——立法家，政治家，征服者的：是一種大專業建築在上面的穩固的堡壘；但是在爐邊，却是一個冰冷緊密的柱石，幽暗而且不合地方。

『這客廳不是他的地方，』我想：『喜馬拉雅山峯，或加夫里（Cafre）叢林，甚至多瘴疫的基內亞（Guinea）海岸濕地，會更適合他。他滿可以遠避家庭生活的安樂；因爲那不是他的場所：在這種地方他的天靈停滯——他們不能發展或顯出特長。在鬥爭和危險的地方——在那裏勇氣要受試驗，精力要運用，剛毅要受積壓——他纔能有言有行，作領袖和居上的人。在爐火旁，一個快活的孩子也可以勝過他。他選定了傳教士的事業是對的——現在我明白了。』

『她們來了！她們來了！』漢那叫，一面推開客廳門。同時老卡羅嚇快的吠叫。我跑出去。這時天黑了；但是車輪轉動的聲音可以聽得到。一會漢那點着了一個燈。車在小門跟前停住，趕車人開了門。兩個熟悉的人形，被運走出來。一盞燈我的臉放在她裙襠下了，先被

個了瑪利溫柔的面頰，後接個了狄安那飛舞的髮髮。她們笑——吻我——又吻漢那；感撫卡羅。歡樂樂得半狂了；她們熱切的問是否一切都好；得了都好的答話，便趕忙進到屋裏去。

從白十字坐車到這里，又頗緩，路又長，使得她們僵硬，酷寒的夜晚空氣使得她們發涼；但是她們的快人意的臉面，帶着歡欣的火光喜笑顏開了。車夫和漢那拿進箱子來的時候，她們要見聖約翰。這時他從客廳裏走來。她們都突然抱住他的頸子。他靜靜的親了每人一下，低聲說幾句歡迎話，站着聽她們向他談一會，於是提到她們不久總要到客廳他那裏去的，就彷彿到一個避難所去似的退走了。

我已經給她們點了蠟燭到樓上去，但是狄安那先要關於車夫有幾句厚道的吩咐：這事作完，她們都跟着我。她們屋裏的革新和裝飾使她們歡喜；也歡喜着幃幔，新地氈，和鮮豔顏色的磁瓶；她們不吝嗇的表示她們的滿意，我歡喜的覺得，我的布置正合她們心意，而且我所作的事，對於她們快樂的歸家，又增一番暢快的魔力。

那一晚是甜密的。我的表姐妹們滿心歡喜，善於敘述和評論，她們的多言竟掩了聖約翰的沉默；他真心歡喜看見他的妹妹們；但是對於她們的熱烈和歡樂的流露，却不能表同情。

這一天的事——狄安那和瑪利的歸來——使他高興，但是隨着這事發生的快活的吵鬧，喧嚷的接待的喜悅，却使他煩惱；我看他願安靜的明天來到。當夜睡寧樂最高潮的時候，並不多

茶點後一點鐘，門上有輕輕的敲門聲。漢那急急來說：「有一個窮孩子在這樣不適當的時間來了，請里弗爾司先生去看他母親，她就要過去了。」

「她住在什麼地方，漢那？」

「就要到白十字崖了，差不多有四哩遠，沿途都是荒地 and 淨地。」

「告訴我去。」

「我準信你不如不去，先生。天黑後走，那是最壞的道了：淨地上就沒有一點路。而且又有這樣嚴寒的夜——風是最鋒利的了。你最好給他一句話，說明早晨到那裏去。」

但是他已經到了過道，在穿外套了；沒有一點反對，沒有一點怨聲，他走了。那時九點鐘：他夜半鐘才回來。他是十分疲倦飢餓；但是看來他比起身時快樂。他盡了一份責任；作了一件事；覺到了他自己作事克己的力量，他對他自己的感情好些了。

我怕以後的整整一星期，是頗使他不耐的。這是聖誕節週：我們不作什麼固定的工作，却在一個愉快的家庭繞圈中把牠度過。淨地的空氣，家庭的自由，幸福的黎明，像賦給生命的長壽液一樣，影響了狄安那和瑪利的精神：她們從早到午，從午到晚歡欣。她們能不斷的談話；她們的特出的警句舊語對於我有這樣魔力：我比較作別的事，更願傾聽和參加。聖約翰沒有責難我們的活潑歡快；但是他却逃開；他在索的時候少；他的教區大，入口稀散，

他到各地去拜望華人病人，天天有事件。

一天吃早飯時，狄安那在顯得深思了幾分鐘之後，問他，他的計劃是否還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而且無可改變，」是他的答語。他接着告訴我們，他現在確定了下年離開英格蘭。

「羅賽費得·阿立夫呢？」有利問道，他的語氣，是不由己的從嘴唇裏流露出來；因為她剛一說出，就作了一個手勢，彷彿想從他口裏問一樣。聖約翰手裏拿一本書——在吃飯時看書是他不合羣的習慣——他翻起書來，向上看。

「羅賽費得·阿立夫，」他說，「就要嫁荷蘭比先生了，他是S地闊親最多，最受人敬重的居民之一，是佛蘭得力·葛蘭比爵士的孫子和財爺繼承人；我昨天從她父親聽到這個消息。」

他的妹妹們彼此相看又看着我；我們三人又全看着他；他像玻璃一樣平靜。

「這婚姻成全的一定匆忙，」狄安那說：「他們彼此相識不會久。」

「只兩個月；他們十月間在S地別那跳舞會見面。但是對於結合既沒有什麼阻礙，如現在這樣情形，聯婚在各方面又都是合意的，也沒有延擱的必要；佛蘭得力爵士給他們的房子只要裝修好，能去住了，他們就結婚。」

說了這話之後我第一次和聖約翰獨自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要問一問這件事是否使他苦痛。但是他顯得並不需要同情，我不但不敢再進一步向他表示，連那已經冒險表示的想起來也覺害羞。而且我又不慣於和他交談了：他的矜持更凍結住，我的坦率在下面凝結了。他沒有守約繼續地對待我；他不斷在我們間表示出小小的令人寒心的區別來，這一點也沒有發展深切感情的趨勢：簡單說，我現在被承認是他的親戚了，而且和他住在同一所房屋裏，但是我覺得我們間的距離，比他只認識我是鄉村女校長的時候，要大得多了，記起我有一時怎樣深知他心腹事的時候，我不大能明白他現在的冷淡。

情形既然這樣，我覺得吃驚不小，當他從寫字臺抬起頭來，說出下面話來的時候：

「你看，簡，仗打過，勝利得到了。」

「我這樣向我說話驚住，我沒有即刻回答：遲疑了一會我才答道：

「你準信你所處的地位，不和冒很大犧牲才得到勝利的克服者一樣嗎？再有一次這樣勝利不會毀了你嗎？」

「我想不一樣；若是我與他們一樣的話，也沒有大關係；絕不會再要我打仗求這樣勝利了。這次衝突的結局是決勝；我的道路現在清楚了；我爲這謝上帝！」這樣說着，他又回到他的紙張和沉默。

在我們彼此的（狄安那，瑪利和我的）快樂成爲比較安靜的性質，我們又恢復了平常的習慣和規律研究的門徑，聖約翰在家的時候更多；他和我們坐在一間屋裏，有時一坐幾點鐘。在瑪利晝夜，狄安那讀自己規定的百科全書的課程（這使我敬覺吃驚），我苦讀德文的時候，他研究着他自己的一種神祕的學問：是一種東方的語言，他以爲會這個對於他的計劃是必要的。

這樣忙着，坐在他自己的幽靜地方，他顯得是十分安靜而且用功的；但是他的藍眼睛常常離開那奇怪樣子的文法，漫然顧盼着，有時帶着奇怪的密視觀察，釘視着我們，他的同學的人：若是被人看見，立刻就轉過眼去；可是他又時時探視的轉回到我們的桌子上。我奇怪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每星期到莫爾頓學校去，在我看來是一件沒有大關係的事，他却每次都一定表示出滿意，也便得我奇怪；而更使我迷惑的是，若是天氣不好，若是有雪雨或刮大風，他的妹妹們力勸我不要去，他總不免輕視她們的關切，鼓勵我不願風雨完成我的工作。

「你不是你們要使他變成的那樣的弱者，」他要說：「她和我們一樣受得住一陣白風，一陣急雨，或一片雪。她的體質是健全而且有伸縮性的；——比許多更爲強壯的人，更能忍受各種的天氣。」

我回來有時便很疲倦，甚堪爲風雨所侵，我却絕不耽擱，因爲我看出他總會使他不高

與：無論什麼時候，惡苦都使他歡喜；反之則是特別的煩惱。

不過有一天下午我請假在家裏沒有去，因為我實在受了涼。他的妹妹們到裏爾頓去替我；我坐着讀席勒；他在翻解他的難懂的東方書籍。在我放下翻譯換作練習的時候，我偶然向他那邊看；我發覺我是在他的好觀察的藍眼睛之下受着監視。他澈底反覆的察看了我好久，我說不清：他的眼睛是這樣鋒利，又這樣冷酷，這時我覺得迷信起來——彷彿我在和幽靈似的東西坐在屋裏一樣。

「簡，你在作什麼事？」

「學德文。」

「我要你拋開德文，學印度文。」

「你不認真罷？」

「很認真，我一定要這樣；我願告訴你為什麼緣故。」

他於是繼續着解釋說，印度文是他現在正學的語言；說他向前進行的時候，容易把開始的忘記了；說若是有個學生和他反覆溫習初步的東西，把這些完全記在心裏，對他很有幫助；說他在我和他妹妹們之間選擇不定了一些時候；但是現在他選定我了，因為他看我在三人中能對一件工作堅持最久。我願為他行這個方便嗎？這當然或者不會長久，因為去他離開

的時間不過三個月了。

聖約翰不是一個能輕輕加以拒絕的人；你覺得留在他身上的每一印象，無論是苦痛或是歡樂，都是深刻而且永久的。我答應了。當狄安娜和瑪利回來的時候，前者看見她的學生變成她嚮慕的了；她笑了，於是她和瑪利表示同意，聖約翰絕不會勸動她們走這一步的。他安安靜靜的回答道：

「我知道。」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耐心，很忍性，然而很苛刻的教師；他希望我學得很多；我滿足他希望的時候，他在他那方面，也充分表示出他的稱讚。漸漸他在我身上有一種影響，使我失去心的自由；他的誇獎和注意比他的談話更爲約束人。他在跟前的時候，我不能再隨便談話或笑了，因爲有一種糾纏得厭人的本能提醒我：活潑輕快（至少在我身上）不合他的脾味。我是這樣充分的覺得，只有正正經經的心情和工作是可以承受的，在他面前要允許或從事別樣心情和工作的努力，是枉費；我陷在一種使人冰冷的魔力下面了。他說，「走」，我就走；「來」，我就來；「作這個」，我就作。但是我並不愛我這種奴役；好多次我都願他繼續忽略我。

有一晚要睡覺的時候，我的姊妹們和我站在他周圍，向他道晚安，他照他的習慣吻了她

們兩人；也同樣照他的習慣，把他的手給我。狄安娜，適逢在好開玩笑的時候（她並不苦痛的受他的意志管束；因為在另一方面，她的意志和他是一樣強），叫道：

「聖約顛！你時常叫簡做三妹妹，但是你不那樣對待她呵；你也應當吻她。」

她把我推向他。我以為狄安娜那很令人生氣，而且覺得不舒服的不知所措；我這樣想着，感覺着的時候，聖約翰彎下頭來；他的希臘式的臉和我的臉平行，他的眼睛深入的叩問着我的眼睛——他吻我。沒有大理石吻或冰吻這樣的東西，否則我要說我的教會的表兄的吻，是屬於其中的一類了；不過初試的接吻許是有的，那他的接吻就是一種初試的接吻。吻後他觀察着我看結果怎樣；並沒有什麼特出；我準信我沒有羞紅；或者我許變蒼白一些，因為我覺得彷彿這接吻是加在我措徑上的封蠟。以後他沒有忽略過這禮節，而且我接受時的莊嚴與沉靜，似乎使他覺得其中有一些魔力了。

在我呢，我每天願更討他歡喜；但是這樣作時，我天天越來越覺得，我必須把自己的天性拋開一半，必須把自己的性靈闕死一半，努力把自己的趣味從原本的趨勢改變，勉強自己作並非天性愛好的事。他要把我訓練到我不能達到的高超地位；渴望達到他所高舉的標準；是每點鐘使我受酷刑。這種事情的不可能，如同要把我不規則的面貌塑成他那端正的，希臘的形式，要把他眼睛中深邃的顏色和嚴肅的光輝，給予我那變化的藍色眼睛一樣。

不過也不僅是他的控制使我現時不能自由。顯得憂傷近來在我是十分容易的：一種毀人的病存在我的心裏，從根源中沒盡了我的幸福——一種猜疑不定的病。

讀者，你或者以為在這些地方和命運的變遷中，我忘了羅契司特爾先生了。一分鐘也沒有忘。對於他的思念我還保持着，因為他不是日光所能驅散的水汽，也不是風暴所能刮去的沙所積成的形像；他是石板上所刻的名字，所經的時間命定和名字刻在上面的石一樣久長。要知道他下落的渴望隨地跟着我；在莫爾頓時，我每晚回到我的茅屋想這件事；現時我在澤地房，我每夜到臥房對這件事沉思。

在關於遺囑我必須和布里格斯先生寫去的信中，我問他是否知道點羅契司特爾先生的現在住址和健康狀況；但是如聖約翰所猜的一樣，他對於他的事一點也不知道。我於是寫信給費爾肥太太，請問關於這些的消息。我準確估計這個步驟可以達到我的目的：我覺得這準可以早早得到回信。兩星期過去沒有回音，我吃驚了；但是兩月過去，一天一天郵件到來，却沒有給我帶來一點消息，這時候我最關切的焦慮起來了。

我又寫信：我第一封信有失去的總會。新生的希望隨着新的努力：像以前的希望一樣，她閃爍了幾星期，於是和以前一樣，她黯淡了，消滅了：我沒有收到一行信，一個字。半年在無用的期待中過去之後，我的希望死滅了，我實在覺得悽傷。

我周圍閃耀着美麗的春日，但是我不能享受。夏季近了；狄安那努力使我歡喜；她說我現病象，願意陪我到海邊去。這事聖約翰反對；他說我不需要快樂，我需要作事；我現在的生活太沒有目的了，我必須有一種目的；而且，我料想，爲供給這種缺乏，他更把我學印度文的課程延長了，更迫切的要和牠們讀好；我呢，像一個傻子一樣，絕沒有想到抵抗他——我不能抵抗他。

有一天我來學功課時，精神比平常更不好；這種現象是一種痛切感到的失望使然的。早晨漢那告訴我有一封信，我下去拿時，幾乎準以爲是久望的消息終於惠顧我了，我却只見到布里格斯先生寄來的，關於事務的一封信不重要的信。這種悽苦的挫折使我流了幾滴眼淚；在我坐下閱讀印度文難解的字和花的象形字時，我又眼淚盈眶了。

聖約翰叫我到他眼前去讀；試要讀時，我的聲音失敗了；字在喉泣中聽不出了。客廳裏只有他和我；狄安那在接待室裏練習音樂，瑪利在種園子——是很好的五月天，清明，晴朗，有溫和的風。我的同伴對於我的情感並沒有表示吃驚，他也沒有追問原因；他只說：

「我們等幾分鐘，簡，到你更爲安靜的時候。」我趕忙壓抑這悲憤的情緒時，他鎮靜而且耐心的坐着，靠着他的寫字臺，看來像是一個醫生，用科學眼光觀察着病人疾病中一種料到了的，完全了解的危急徵候。闔住我的喉嚨，拭了我的眼睛，低聲說了些早晨不很舒服

的話，我來作功課，而且作完了。聖約翰把我的和他的書放在一旁，鎖了寫字臺，說道：

「簡，你要去散散步；而且和我一塊兒。」

『我要叫狄安耶和瑪利。』

「不要；今早晨我只要一個同伴，而且必須是你。穿上衣服；從廚房門出去；走到澤地谷頂去的那條路；我一會就到你那裏。」

我不知道折衷辦法：和與我自己性格相反的果決嚴刻的人物相處，在絕對服從與決然反抗之間，我一生從不知道有什麼居中之道。我總忠誠地遵守前者一直到爆發成（有時帶着火山似的猛烈）梭著的時刻；現在的情形既不許可，我這時的心情也不願意反抗，我就細心遵守了聖約翰的命令；十分鐘內，我就靠在他旁邊，在那山谷的荒道上走着了。

微風從西方吹來；牠經過山上來到，野草和燈心草的香味使牠甜蜜；天空是無瑕的碧藍；順山谷流下的小溪，過去的春雨使得水漲起來，豐沛而且清亮的傾注下去，從太陽映來金光，從天宇映來鮮藍的顏色。我向前行，離開小路的時候，我們踏上一片柔軟的草地，苔蘚一般美，碧玉一般綠，細微的裝飾着一朵白色的小花，閃耀着一顆星似的黃花朵；同時小山把我們完全圍繞起來了；因為山谷裏到最上的時候，蜿蜒到山中心去了。

「我們在這裏休息罷，」聖約翰說，這時我們到了第一層分層的岩石，守衛着一種險阻

經過這以後溪水急流下去成爲瀑布；從這地方再往前一些，山上就沒有草泥地和花了，只以野草作衣服，以巖巖作寶石——這裏荒蕪變成僻野，新鮮的變成幽暗的了——在這裏牠守着孤寂的決死隊，沉默的最後藏身處。

我坐下，聖約 站在我跟前。他向上看着隘口，向下看着山谷；他的眼順着溪流漫覽，又轉回看那使溪流着色的無雲的天空；他取下帽子，讓微風吹動他的髮，吻他前額。他似乎和這地方的靈通聲氣，他用眼睛和一種東西告別。

「在夢中，我睡在恆河岸的時候，我將再見牠；」他高聲說：「還有在更遼遠的時刻——另一種微睡克服了我——在更暗黑的河流岸上的時候！」

奇怪的愛所發出的奇怪的話，嚴厲的愛國者對於他祖國的熱情！他坐下來；半點鐘我們沒有說話；他沒有向我說，我也沒有向他說。這時間一過，他又開始：

「簡，我六個星期裏就要走了；我已經在六月廿日開航的東印度人號上定下了艙位。」

「上帝將保證你；因爲你作了他的工作，」我回答。

「是的，」他說，「這裏有我的榮耀和快樂。我是一個毫無錯誤的主人的奴僕。我不是受着人類的領導走出去，受同類微弱蛆蟲的缺陷的規律和錯誤約束。我的王，我的立法者，我的領袖，是一切完全的。我覺得奇怪：我周圍的一切人不急於這同一旗幟之下從軍——加

「這同一的事業。」

「不是一切人都有你的力量，弱者要想和強者同走，也是胡塗。」

「我不是向弱者說話，也沒有想到他們：我只是向配作這工作，有能力完成這工作的人說話。」

「這樣人少有，而且難得發現呵。」

「你說得對；但是找到的時候，就應當鼓勵他們——敦促規勸他們從事這種努力——指示他們有什麼天賦，為什麼有這些天賦——向他們耳朵裏宣傳上天的使命，——直接從上帝將選民中間的一個地位獻給他們。」

「若是他們真有作這種工作的資格，他們自己的心不會首先告訴他們這種事情嗎？」
我變得彷彿有種可怕的壓力集聚在我的周身：我戰慄着怕聽到說出致命的話來說明和凝定這魔力。

「你的心說什麼呢？」聖約翰追問。

「我的心是無聲的，——我的心是無聲的，」我回答，震驚發楞了。

「那我必須爲什麼說話了，」深沉無情的聲音接着說。「簡，和我一塊兒到印度去：去作戰的內助和一同勞作的人。」

山谷和天空震盪；山巒起來了！彷彿我聽過從天上來的呼喚——彷彿有一個幻象的使者，像墨西多尼亞（Macedonia）的使者一樣，宣布道：「來幫助我們！」但我並不是使徒，——我看不到先驅，——我不能聽他的呼喚。

「聖約翰！」我叫，「慈悲些罷！」

我向他陳訴的人，在盡他自信是他的責任時，既不知慈悲，也不知憐憫。他繼續說：

「上帝與自然要你作一個傳道士的妻子。他們所給你的不是身體的，却是心理的天賦；你是爲了工作而創造的，不是爲了愛情。你將要——你必要作一個傳道士的妻。你要成爲我的：我要求你——不是爲了我的歡樂，却是爲了我的統治者的工作。」

「我不適於這種工作；我沒有要傳教的感覺，」我說。

他已經估量到這些一上來的反對了；他並沒有被這些激怒。實在，當他背靠在後面的峭崖上。胳膊抱在胸膛上面，板起臉容的時候，我看見他對長時爲難的反對已有準備，而且頗具耐性以便使自己支持到底——不過決定了，到底應當是他克服。

「簡，謙虛是基督教美德的基礎，」他說，「你說你不適於這種工作，是說對了。誰又適於這種工作呢？真正被神呼喚的人，誰又相信配受這呼喚呢？例如我，不過是塵灰罷了。和摩探羅一同，我承認自己是最大的罪人；但是我不能這種自覺辜污的感覺使我辯與。就

知道我的領袖：知道他是有力的，也是公正的；他選了一個微弱的工具去作一件偉大工作的時候，他要從他無限的神力之中，來補充達到這目的手段之不足。像我一樣想，簡——像我一樣信。我請你依靠的，是時代的岩石：相信他能擔負你人類軟弱的重擔。」

「我不明白傳教的生活：我沒有研究過傳教的工作。」

「我雖然卑微，還可以給你幫助：我可以規定你每點鐘的工作；常常扶持你；時時幫你忙。一上來我能這樣作：不久（因為我知道你的力量）你就可以和我一樣有力敏捷，不需要我的幫助了。」

「不過我的力量——我作這樣事情的力量在哪裏呢？我沒有覺到。你談話的時候，沒有什麼在我心裏作聲或活動。我覺得沒有光亮點燃——沒有生命加速——沒有聲音規勸或鼓舞。哦！我願我能夠使你看見，我的心這時是怎樣像一個無光的地窖，在深處鎖着一種畏縮的恐懼——怕你勸說我嘗試我所不能作的舉！」

「我對你有一個答話——聽着。我們第一次相遇以後，我就觀察你：我拿你作我的研究有十個月。在這時期中我用幾種試驗測驗你：我見到和推論出的是什麼呢？在鄉村學校中，我看你把和你習慣天性不合的工作，能夠規律的，忠實的，作得很好；我看見你有能力和手腳作這樣事；你約束的時候，你可以得勝利。從你聽到你突然發覺當時那種鎮靜中，我見到你

的心沒有底馬的難過：——利在你身上沒有不適當的力量。你決然把財產分作四份，你自己留一份，其餘的三份却爲了空洞的正義給了別人，從這點我看出一種靈魂，在犧牲的興奮與熱情中大爲歡欣。爲了我的願望，你拋棄了自己有趣味的研究，來研究別種東西，因爲我對他感趣味——在這種馴良上；在你自折不回來研究牠的不惜的勤懇上；在你應付困難的不竭的精力和不的性情上——我承認我所尋找的特質都完全了。簡，你是馴良，勤苦，無功利，忠實，有恆，勇敢；很溫存，又很英勇；不要不相信自己了——我可以無保留的相信你。作一個印度學校的女管理，作一個印度婦女中的幫助人，你的幫助對我是無價的。」

我的鐵護身衣在我周圍緊縮了；說服緩緩準確的進步。我雖然願閉起眼來，他的最後的話，却使得原似禁閉的路比較清楚了。我的工作原顯得那樣不明瞭，那樣無望的紛亂，在他往下說的時候却凝結起來，而且在他塑型的手下成爲一種明確的形式了。他等候着答語。我要求在我冒然回答之前，給我一刻鐘想一想。

「很願意，」他答；於是站起來，他大步向隘口走開一點，在一片高高的野草上睡下，靜靜的躺在那裏。

◎底馬 (Damas) 是和聖保羅一同工作，以後曾愛現世而放棄了保羅的人。見紐約提摩太後書
 第十章。——譯者。

「我能夠作他要作的舉：這我不得不明瞭而且承認，」我沉思，——「是說，若是我還能夠有生命的話。不過我覺得，我的生命在印度的太陽下面是不會久長的。那又怎樣呢？這他是不關心的；我死的時刻到來時，他會泰然而且神聖的把我交付給賜我生命的上帝。這情形在我目前是很明白的。離開英格蘭，我是離開一個心愛但却空虛的地方——羅契司特爾先生不在這裏了；即使他還在，無論現在或將來，那對我能有什麼呢？我的責任現在是要沒有他過生活；一天天拖着過，彷彿在等着不可能的環境變遷，使他可以和我再結合——沒有什麼比這再胡塗，再軟弱的了。自然（如聖約翰有一次所說）我必須在生活上另外找出一種趣味，來代替已失的趣味；他現在獻給我的事業，在人所能選取或上帝所能指定的事業中，豈不真正是最榮耀的嗎？有高尚的焦慮和崇高的結果，這事業豈不是最適於填補被除的愛和毀滅的希望所留下來的空虛嗎？我相信我必須答應可以——可是我戰慄。唉！若是我與聖約翰在一塊，我拋棄一半自我；若是我到印度去，我是向早熟的死中走。離開英格蘭到印度，離開印度到墳墓，這其中的空間怎樣充實呢？哦，我很知道！這在我眼裏看來也是很清楚的。我若努力使我的肌肉都發疼以求滿他意，我是可以滿他意的——到他所期望的內心的極中點和外邊的極外圍。若是我要和他一同去——若是我冒他所要求的犧牲，我就絕對的作；把一個心，生命的要素，整個的犧牲品，都拋到祭壇上面。他絕不會愛我；他却會贊成我；

的心沒有底馬的難過：——利在你身上沒有不適當的力量。你決然把財產分作四份，你自己留一份，其餘的三份却爲了空洞的正義給了別人，從這點我看出一種靈魂，在犧牲的興奮與熱情中大爲歡欣。爲了我的願望，你拋棄了自己趣味味的研究，來研究別種東西，因爲我對他感趣味——在這種馴良上；在你自折不回來研究牠的不惜的勤懇上；在你應付困難的不竭的精力和不的性情上——我承認我所尋找的特質都完全了。簡，你是馴良，勤苦，無功利，忠實，有恆，勇敢；很溫存，又很英勇；不要不相信自己了——我可以無保留的相信你。作一個印度學校的女管理，作一個印度婦女中的幫助人，你的幫助對我是無價的。」

我的鐵護身衣在我周圍緊縮了；說服緩緩準確的進步。我雖然願閉起眼來，他的最後的話，却使得原似禁閉的路比較清楚了。我的工作原顯得那樣不明瞭，那樣無望的紛亂，在他往下說的時候却凝結起來，而且在他塑型的手下成爲一種明確的形式了。他等候着答語。我要求在我冒然回答之前，給我一刻鐘想一想。

「很願意，」他答；於是站起來，他大步向隘口走開一點，在一片高高的野草上睡下，靜靜的躺在那裏。

◎底馬 (Damas) 是和聖保羅一同工作，以後曾愛現世而放棄了保羅的人。見紐約提摩太後書
 第十章。——譯者。

他搖頭。「義兄妹在這種情形下是不行的。若果你真是我妹妹，那就不同了；我會帶着你，不找妻子。但是實在情形這樣，我們的結合三期用結婚變成神聖固定的，一則就不存在；實際的阻礙不准有其他任何計畫。你不明白嗎，簡？考量一會——你的有力的見識會引導你的。」

我考量了；可是我的見識只指示我這種事實：我們不會像夫婦所應有的樣子相愛，因而推論到我們不應當結婚。我這樣說了。「聖約翰，」我回答，「我看你像哥哥，你看我像妹妹；讓我們還繼續這樣。」

「我們不能——我們不能，」他回答，帶着簡捷嚴厲的決然神氣：「這是不行的。你說過你要和我到印度去：記住——你說過這話。」

「附帶條件的。」

「喔——喔。對於主要點——和我離開英格蘭，在我將來的工作上和我合作——你並反對。你已經算等於要開始這種事業了；你是太堅定了，不會又撒身回去。你心目中只要有一個目的——你所從事的工作你怎樣能作得最好。把你的複雜的興趣，感情，思想，願望，目的，加以簡單化；把一切考慮都放在一種目的裏面；這目的就是要有有效的完成你的偉大創造者的任務。要這樣作，你必須有一個合作的人：不是一個哥哥——那是一種疏遠的關係

係——却是一個丈夫。我也不需哪一個妹妹；一個妹妹哪一天都可以離開我。我需要一个妻子；在生活上我能有效的影響她，直到死我都能絕對保持的唯一助手。」

他說話時我戰慄了；我覺得他的影響到我的骨髓——他約束住我的肢體了。

「不要在我身上，在別處找來罷，聖約——找來一個適合你的人罷。」

「你是說找來一個適合我的目的——適合我的職務的人罷。我再告訴你，不是作為無關重要的私人——一個有人的自私意念的人——我願結婚；却是作為傳教士。」

「我願把我的精力結傳教士——他所需要的只是這些——却不願把我自己給他；那樣只不過是在核肉上加幾罷了。殺對於他是無用的；我保留着。」

「你不應當。你以為上帝對於一半犧牲就會滿足了嗎？他會接受殘缺的犧牲嗎？我所擁護的是上帝的意旨；我是在他的旗幟之下徵募你的。我為上帝不能接受分開的忠誠；牠必須是完整的。」

「哦！我願把我的心給上帝。」我說著——你不需要這種。」

讀者！我不願重說，在我說這話的聲調中，和稍帶的威脅中，沒有有些暗含的諷刺味。直到這時我都默默的怕着聖約翰，因為我不了解他。他把我籠罩在敬畏中，因為他把我籠罩在懷疑中。他有好大部份是聖者的，好大部份是俗人的，這以前我說不清；但是在這次會談

中有了顯示了；他講天性的分析在我眼前進行着。我看到他的迷誤處；我了解這些，我明白了，在野草岸上舉着，前面有一個美麗的形狀，我是坐在一個人的脚旁，他和我是一樣犯錯的。聽從他的熱情專橫上落下來。覺得他心中有這些性質存在？我覺到他的熱點，而且有了勇氣了。我是和一個平等人在一塊走着，我可以和他辯論着。對於他，若是我認為妥當，我是可以反抗的了。

「這是我說了最後一句話之後，他沉默着；我於是冒險向垂看着他的臉面，他的眼睛俯視着我，同時表示出嚴厲的驚異和鋒利的詢問。『他是熱烈的嗎？而且是對我亂刺嗎？』他似乎說『這道是什麼意義？』」

『我們不要忘記這是一件莊嚴的事件，』他亦只會他說：『這事件我們不能輕浮的思想或養論而不犯罪過。簡，你說你把你的心給上帝時，我相信你是認真的。我所需要的只是這樣。把你的心一從八勉強拉開，固定在你的創造者面前，在世上促進創造者精神的王國，便說罷你的主要的職業和努力；促進這種目的的一切要素，從都會即刻作。你將可以看出，我們在結婚中身體與心理的結合，對於你我的努力要給予怎樣的推動；這是使人類的命運與計畫有一種永久相依性質的唯一結合，而且忽略過一切不重要的條件反覆。』一切瑣細的感情的嬌嫩與困難——一切僅關乎個人愛好的溫存，力量，種類，程度等的吹求——你會立刻加入總

結合。」

『我會嗎？』我簡短的說；於是，我看看他的險面，和譜中顯得美麗，俱是在安靜的嚴厲中却是奇怪的難覓；看着他的前額，威嚴却不寬坦；看着他的眼睛，明亮，嚴敏，深入，但是絕不溫存；看着他的莊嚴的高身材；而且存思想中幻想自己是他的妻子。噫！這絕不行！作他的副牧師，他的同志，一切都很好；我願拒負這樣職務和他渡過重洋；任這種職務和他在東方的太陽之下，在亞洲的沙漠中勞作；崇拜他的勇氣，虔誠，和力量，並且與之競賽；安然的遷就他的統管；對於他的磨滅不了的野心不顯露色的微笑；藉基督徒從普通人分開；深敬前者，大度的原諒後者。無疑的，只任這種職務和他在一起，我要常常吃苦；我的身體要受很嚴厲的約束，但是我的心靈却是自由的。我仍然可以沒有受挫折的自我可皈依；有我自然的，未被奴隸的感情，在孤寂的時候與之往還。我的心裏會有一個幽密的地方，這只屬我所有，他絕不到這裏來，而且情感在這裏又新鮮又有遮蓋的生長着，他的嚴厲絕不能摧毀，他的武士的步伐也不讓踐踏；但是作為他的妻子——常在他身旁，常受約束，常被渴餓——不得不使我天性的火永遠低燃，勉強地在內心燃燒，絕不發一聲叫喊，驟然關起的火焰把生機一一消滅了——這是受不了的。

『是的，我想到這裏的時候，說道。

「嗚？」他冰冷的回答。

「我重說，我自由答應作你的傳教伴侶和你同去，但不是作的妻子；我不能嫁你，成爲你的一部份。」

「你必須變成我的一部份，」他穩定回答；「不然全盤都是空。我一個還沒有到三十歲的男人，怎麼能帶一個十九歲女孩到印度，除非她嫁了我？我們怎能永遠在一塊——有時在孤獨中——有時在野蠻部落中——而不結婚呢？」

「在這樣情形下，」我即時回答，「滿可以彷彿我是你的真妹妹，或像你一樣的男子和牧師。」

「人知道你不是我的妹妹；我不能作爲妹妹介紹你；要想這樣作，就是引人對我們懷有損的猜疑。至於其他辦法，雖然你有男子的強健腦子，你却沒有婦女的心——這不行。」

「這行，」我帶着些輕視斷言，「十分好的。我有婦女的心，但不在關乎你的地方；對於你，我只有同志的恆心；同事兵士的坦率，忠實，友愛；新入教人對於牧師的敬重與服從；再沒有別的了——不要害怕。」

「這是我所要的，」他說，向着他自己；「這正是我所要的。道路上有阻礙，必須砍倒。簡，你不會後悔嫁我——這你要準備了；我們必須結婚。我重說：沒有別的路；而且無疑

的，結婚以後會有充分的愛，使這結合在你眼裏看來也是正當的。」

「我看不起你的愛情觀念，」我胸不住說，當我立起來站在他前面，背靠着巖石的時候。『我看不起你的不真的感情；是的，你奉獻這種感情時，我看你不起。』

他固定的看着我，看時緊閉他那長得好的嘴唇。他是生氣，吃驚，或是怎樣，不容易說。他帶完全緊束着他的面貌。

「我沒料到從你聽到這樣話，」他說：「我想我沒有作出什麼事，說出什麼話，應當受輕視。」

他的溫和的聲音感動我，他的崇高鎮靜的態度使我驚懼了。

「別講我的話，聖約翰；但是激動我這樣不留心的說話，是你自己的過錯。你提起一個題目，我們天性在這一點上是不同的——是我們絕不應當討論的題目：一提到愛情，就是我們間意見不同的材料；若是要看實，我們怎麼辦？我們要怎麼感覺！親愛的表哥，拋棄了結婚計畫——忘記了牠罷。」

「不，」他說：「這是我久懷的計畫，而且只有牠可以達到我的偉大的目的：不過現在我不往下方勸你了。明天我要離家到劍橋去；那裏有許多朋友，我願向他們告別。我要離開兩星期——在這時間考慮我的結婚；不要忘記，你若拒絕，不是拒絕我，却是拒絕上帝。藉

書我，我向你開闢一種高貴的事業；只有作我的妻子，你才可以作。拒絕作我的妻子；你是永遠自限於自私的安逸和無足道的道路上。你要戰兢恐懼，若到那種情形，你要被列入拒絕信仰的人中，而且比不悔改的人還壞！」

他說完了。從我轉過身，他又去——

「看山望水。」

但是這一次他的感情都關閉在心裏；我是不配聽他們說出的。在他身邊走回家的時候，我在他那般的沉默中理會出他對我的一切感想：一種嚴厲專制的天性所受的失望，她在預料屈服的地方却遇到反抗了——一種冷峻固執的見解所表示的責難，這見解在別人身上發現出他不能表同情的感情和意見來；簡單說，作為常人，他原會勉強我服從的；只是作為一個誠實基督徒，他才耐心忍受我的梗頑，並且給我這樣長的時間讓我思索，悔過。

那晚上他吻了他妹妹們之後，他以為遠和我握手的舉也應忘記掉，默默的離開了屋子。我對他雖然沒有愛，却很有友誼，被這樣顯明的忽略所傷；眼淚竟到我眼裏來了。

「在澤地散步的時候，簡，我看你和聖約翰口角了，」狄安娜說。「不過跟着他去；他還在逼逼裏逼你——他要同你和解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並沒有什麼驕傲；我總寧願快樂，不願尊嚴；我跑去追他——他站在樓梯脚下。

「晚安，聖約翰，」我說。

「晚安，簡，」他鎮靜的回答。

「握手罷。」我加上說。

他放在我手指上的是怎樣冷淡輕鬆的一觸呵！白天的事使他很高興，親熱不會溫暖，眼淚也不會感動他。和他不能有快樂的和解——不能有令人歡喜的微笑，或寬宏大度的話：可是基督徒的他是忍耐而且溫靜的；在我問他是否原諒我的時候，他回答說他不慣於懷着苦惱的記憶；說他無可原諒，因為他就沒有生氣。

簽下這話，他離開我。我倒更願他把我打倒。

第三十五章

他沒有照他所說，第二天離家到劍橋去。他行期整整延緩了一星期，在這時期之中，他使我覺得：一個善良但却嚴厲，公正但却不肯寬恕的人，對於開罪他的人能加以怎樣苛刻的處罰。沒有一件公然仇對的行動，沒有一句責難的話，他時時使我有這樣信心：我是被放在他寵愛範圍之外的了。

並不是聖約翰懷着一種非基督教的復讎精神——並不是他會傷我一根頭髮，即使他有全力那樣作。在天性和原則上，他都超過卑下的復讎的滿足：我說我輕視他和他的愛情，他原諒我，但是他沒有忘記那句話；而且在他和我活着的時候，他絕不會忘記。他轉向我時，我從他的神色看出，那句話常常寫在他和我之間的空氣中；我什麼時候一說話，我的聲音裏就有那句話向他的耳朵發響，他給我的答語中也有那句話所生的回音調和着。

他沒有避免和我談話：他甚至和平常一樣每早晨屢叫我到他書桌跟前；但是我怕他內心

裏的境人有一種快樂，不是他內心裏痛苦徒所參與承受的，——這快樂就是：在言行表回如常的時候，他顯出能用怎樣的技巧，將以前使他的言語態度有一種嚴肅善的那種讚揚和有起的精神，從他的三言一行中都抽除。對於我，他實在變成不是肉，却是大理石了；他的眼睛是冷亮的藍寶石；他的舌頭是說話的機器——不過這樣罷了。

這一切在我都是苦楚——一種精鍊的，綿延的苦楚。他保持着一種憤怒的徵火和戰慄的煩惱，迫害我而且完全把我壓倒了。這時我覺得：如果我是他的妻子，這個像不見陽光的源泉一般潔淨的好人，不從我血管裏吸取一滴血，不在他水晶似的心上留一點最輕微的罪痕，不久就能夠把我殺死。在我要試與他和解的時候，我尤其覺得這樣。沒有悔恨對待我的悔恨。他並沒有經驗到生疏的苦痛——並沒有要和解的渴望；雖然多次我的急流的淚污了我們一同俯首看書的書頁，這對於他並沒有影響，彷彿他的心裏是石或鐵屬的東西一樣。同時他對於他妹妹們比平常要仁慈一些；彷彿怕他是冷淡不足使我相信我是怎樣完全被禁逐，還要加上反襯的力量一樣；這我相信他不是出於惡意，却是根據律條原則的。

當他在她離家的前晚，我適逢見到他太陽快落時在園裏散步，而且看看他時記起，這個人現在雖然生疏了，却有一次救了我的性命，我們又是近鄰，我就決心要最後試一試恢復他的友誼。他據小門站着的時候，我走出去詢他眼病；我即刻就說到要點：

「我不快樂，聖約翰，因為你仍然和我生氣。我們作朋友罷。」

「我希望我們現在就是朋友，」是不動心的答語；他仍然觀望着好出，這是我到跟前時他就在作的事。

「不，聖約翰，我們現在不像以前那樣是朋友了。這你知道。」

「不是嗎？這是不對的。在我這裏我不願你不好，却願你全好。」

「我相信你，聖約翰；因為我準知道，你不會願作什麼人不好；但是，因為我是你的親戚，我希望你對我比對路人那種一般的慈善，有更多的愛。」

「當然，」他說。「你的願望是合理的，而且我遠不把你認爲一個路人。」

這種話用冷淡安靜的聲調說出來，是十分屈辱人，捕人與的。我若聽從驕傲和憤怒的提示，我會立時就離開他；但是有種東西比這些感情更強的在我心裏活動。我深爲敬重我表哥的才氣和道義。他的友誼對於我是有價值的；失去輔太使我難受了。對於重新得到這友誼的嘗試，我不願這樣快的就放棄。

「我們一定要這樣分離嗎，聖約翰？你到印度去的時候，就這樣離開我，不說一句比剛纔說過的更仁慈的話嗎？」

這時他完全離開了月臺，轉臉對着我。

「我到印度去的時候，簡，我要離開你！怎麼！你不到印度去嗎？」

「你說我不嫁你就不能去。」

「那你不願嫁我了！你堅持那種決定了！」

讀者呵，你像我一樣知道，冷酷的人們在他們所發問題的冰中，能放進好多恐怖嗎？知道他們憤怒時的冰塊崩塌中有好多，他們不高興時的凍海濤聲中有好多恐怖嗎？

「聖約翰，我不願嫁你。我堅持我的決定。」

冰塊動搖而且向前滑了一些；但是還沒有壓下來。

「再問一次，爲什麼有這拒絕？」他問。

「以前，」我問答，「因爲你不愛我；現在，我回答，因爲你幾乎憎恨我了。若是我嫁你，你會殺死我。你現在正殺着我呢。」

他的嘴唇和面頰變白了——十分白。

「我會殺死你——我正殺着你？你說的是不應當使用的話：凶暴；不女性，不真實。這些話表示出不幸的心境；應當受嚴厲的責備；似乎是不可原諒的；但是人的責任是原諒他的同輩，即使到無數次的時候。」

現在我完了事了。熱誠的要從他心上去掉我以前冒犯他的痕跡時，我在那因熱的表面上

又印上另一更深的痕跡了：我把這痕跡烙印上了。

「你實在要憎惡我了，」我說。「要想同你和解是沒有用的；我看出我使你成爲永久的仇人了。」

這些話又加上一個新傷；而且更糟，因爲說到真實情形了。那無血的嘴唇顫抖着癢擊一時。我知道我所激動的鋼似的暴怒。我絞心的難過。

「你完全誤解了我的話，」我說，立刻抓住他的手：「我沒有心要使你哀愁痛苦——實在，我沒有。」

他頂悽慘的微笑——頂堅決的把手從我手裏拉走。「我料想，現在你取消你的允諾，一點不顧到印度去了？」在頗久的停頓之後，他說。

「我願去，作爲你的助手，」我回答。

以後是很長時間的沉默。這其間他心裏人性與神恩有着怎樣的衝突，我說不清楚；只有奇異的光在他眼中閃耀，奇怪的陰影經過他的臉面。他終於說話了。

「你這樣年歲獨身的女子，要和我這樣年歲獨身男子一同出國，這胡鬧我以前已經向你證明了。我用這樣的言辭向你證明，我以爲會防止你不再提到這計畫了。你竟提到，我覺着遺憾——爲了你的緣故。」

我打斷他。實際責難似的話，使我即刻有了勇氣。「要有常識，聖約翰；你要到胡鬧的地步了。你裝着對於我的話吃驚。你並不真正吃驚：因為有你這樣高明的才智，你不會那樣愚妄，至於誤解我的意思。我再說，若是你樂意，我願作你的副牧師，但絕不作你的妻子。」

他又變成死白的顏色了；但是和以前一樣，他完全約束住他的火性。他加重語氣但却沉靜的回答：

「一價不是我妻子的女性副牧師，絕不適合我。那末，和我，你似乎是不能去的了；若是你的提議是誠心的，我到城裏的時候，和妻子需要助手的已婚牧師說一說。你自己的財產可以使你不受教會幫助；這樣還可以免你不違約者，拋棄答應加入的團體這種恥辱。」

讀者知道，我絕沒有給什麼正式的約言，也沒有答應加入什麼；這樣話在這種場合上說，是太刻薄，太苛斷了。我回答：

「在這種情形上，沒有什麼恥辱，沒有什麼不違約言，沒有什麼拋棄。我一點也沒有到印度去的義務，況其和陌生人。和你一塊兒，我願冒險多險，因為我崇拜你，相信你，而且作爲一個妹妹，我愛你；但是我深信，無論和什麼人同去，什麼時候去，我在那樣天氣中也

活不長久。」

「呀！你害怕你自己了，」他說，翹起嘴唇來。

「我害怕。上帝給我生命不是讓我扔棄的；照你希望我的去作，我開始以為，是幾乎等價自殺。而且，在我明確決定離開英格蘭之前，我要要知道，我留在英格蘭比離開是否能有更大的用處。」

「你是什麼意思？」

「要解釋是無效的；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久忍着苦痛的懷疑，不用什麼方法把這種疑去掉。我什麼地方也不能去。」

「我知道你的心向着哪裏，依戀什麼。你所懷的情感是不合法，不神聖的。老早以前你就應當把牠壓毀了：現在提到，你應當害羞。你想念羅契司特爾先生？」

這是真的。我沉默表示承認。

「你要去找羅契司特爾先生嗎？」

「我必須打聽出他的下落。」

「那末，」他說，「我要在祈禱中記起你，而且熱誠的為你求上帝，你可以不至變成被逐的人。我原以為我在你身上看出了一個上帝的選民。但是上帝和人所見不同：願成全他的

意志。」

他離開門，出去，漫步向山谷下走去了。一會就看不見他了。

回到客廳，我見狄安那站在窗子跟前，很有所思的神色。狄安那比我高得多，她把手放在我肩上，彎下身，看我的臉。

「簡，」她說，「你現在常是不安着白。我準信有什麼事。告訴我。聖約翰和你在一起什麼。我從窗子觀看了你們半點鐘；你一定要原諒我作這樣偵探，但是好久我就幻想着我不知是怎樣的事。聖約翰是一個奇怪人——」

她停住了，我沒有說話；一會她又接着說：

「我那位哥哥關於你懷着些特別的見解，我準信；他老早就對你特別有一種注意和興趣，這是他對什麼人都絕沒有表示過的——有什麼目的！我願他愛你——他愛嗎，簡？」

我把她的涼手放在我的熱的前額上面；「不，狄；一點也不。」

「那他眼睛為什麼那樣追隨着你，為什麼那末常常單獨和你在一塊兒，而且那樣使你不斷在他跟前呢？瑪利和我都推論他要愛你。」

「他要——他請求我作他的妻。」

狄安那拍手，「這正是我們所希望思案的！你願嫁他了。簡。不嗎？那他就要住在英格

「……」

「這不是這樣，狄安娜；他向我求婚的唯一念頭，是要得到一個適當的共同工作的人，到印度去工作。」

「什麼！他希望我到印度去嗎？」

「是的。」

「瘋狂！」她叫。「我準信，你在那裏活不了三個月。你絕不要去；你沒有答應罷，答應了嗎，簡？」

「我拒絕嫁她——」

「因此使他不高興了？」她提示。

「復使他不高興；我怕他絕不會原諒我；可是我提議作爲他妹妹陪他去。」

「這樣作是極胡塗的，簡。想想你要作的工作——那是不斷疲倦的工作；在那裏，像把強壯的人也難得死，你又是軟弱的呵。聖約翰——你知道他的——要力勸你作不可能的事；和他住一塊兒，炎熱的時候也不准休息；不幸我也看出，他所要索的事，你都勉強自己作。我驚異你竟有勇氣拒絕他的求婚。那是你不愛他了，簡？」

「不是作爲丈夫。」

「可是他是一個漂亮人啊。」

「我是這樣不漂亮，狄，你看。我們絕不合適。」

「不漂亮！你嗎？一點也不。你是太美，太好了，不能在加爾各塔活活的燒死。」她於是又熱誠鄭重的請求我把她哥哥同去的念頭全拋開。

「我實在得拋開，」我說；「因為我剛才重提替他作副牧師的時候，他表示對於我的有失端莊吃驚。他似乎以爲我提議不和他結婚伴他去，是犯了非禮的事；彷彿我不是一上來就希望他作我哥哥，而且一向就這樣看待他的。」

「什麼事使得你說他不愛你呢，簡？」

「你應當聽聽他自己說說他對於這事的意見。他一再解釋，不是他自己，却是爲他的任務他要結婚。他告訴我，我是爲工作，不是爲愛情而創造的；這無疑是真實的。但是依我的意見說，如若我不是爲愛情而創造，那也就不是爲結婚而創造的了。終身被縛於只認自己是有了具的男子，狄，那豈不是一件奇事嗎？」

「難辦——不自然——不成問題！」

「現在我對他雖然只有妹妹的愛，」我接着說，「可是我若被迫作了他的妻子，我可以想像到，對他可能懷一種難免的，奇怪的，令人苦痛的愛情；因爲他很有才幹；而且他的神

色，態度，和談話中，常常有一種英雄的威嚴。在這樣情形中，我的命運就說不出的不幸了。他會不要我愛他；我若表示這種感情，也會使我明白這是一種多餘，在他不需要，在我不合適的。我知道他會這樣。」

「不過聖約翰却是一個好人，」狄安那說。

「他是一個好人，而且偉大；但是在追求他自己的偉大的時，他無情的忘記了小人物的感情和要來了。因此，無關重要的人離開他的道路，不然而他進行時踐踏了他們——那倒是更好。他要到這裏來了！我要離開你，狄安那。」我看見他進園子時，便趕忙上了樓。

但是吃晚飯時我不得不再見他。吃飯時他顯得和平常一般鎮靜。我以為他不大會向我說話，而且準備他不再提起結婚計畫來說了；以後的事顯得我在兩點上都錯誤了。他用正和平常一樣的態度向我說，或不如說這是他近來的平常態度——拘謹的有禮貌。無疑的他求助聖靈，來壓抑了我在他心裏引起的憤怒，而且相信他又原諒我了。

晚禱前的夜晚讀經，他選了啓示錄二十一章。他嘴裏讀出聖經文字的時候，聽起來總是愉快的；沒有什麼時候能夠如在他宣讀上帝的啓示時一樣，他的美妙的聲音聽來那樣溫柔而又學滿，他的態度在高貴的單純上變得那樣動人；今晚他的聲音中有種更莊嚴的音調——他的態度上有種更震動人的意味——當他在家人間坐着的時候（五月的月流從無窗的窗子照進

來，使桌上的燭光幾乎是不必要的了；他坐在那裏，俯身看着大本的舊聖經，從那書頁上描述新天新地的幻象——說上帝怎樣要來和人同住。上帝要怎樣從人們眼上擦去一切的眼淚，而且應允將來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任何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

以後的話他說時很使我震驚；尤其因為我覺得，從他輕微的，描寫不出聲音改變上覺得；說這話時他的眼睛轉到我身上了。

『得勝的必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兒子。惟有——』他緩緩清楚讀出來，『膽怯的，不信的，……他們的份就在燃着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從此以後，我知道聖約翰替我所害怕的命運了。

一種靜沉着的得意，混和着一種渴望的熱誠，在他誦讀這章書最後幾節時表示出來。讀的人相信他的名字已經寫在耶穌的生命書上了，他只渴望着那個時候到來，可以讓他進到地上國王們把光榮與名譽都帶到那裏去的城市；那城市不用日月在裏面照耀，因為上帝的榮光照亮他，而且耶穌就是那城裏的光。

在這一章以後的祈禱，他的所有力量全集中起來——他的嚴厲的熱誠全覺醒了；他是非

常聽見的，和上帝競爭着，而且決心要克服。他爲必軟的人求力量；爲從羊羣裏迷路的求領導；爲那些被世俗和肉體誘惑引出窄路的人們請求回轉，即使是到了最後的時刻也能。他請求，強求，要素，天賜的降臨從靈中奉賜。熱誠永遠是很莊嚴的：一上來，聽着這祈禱的時候，我驚異他的熱誠；在他繼續增高的時候，我被感動；終之使我敬畏了。他是這樣真誠的覺到他目的的善良與偉大；別人聽到他這樣祈求的時候，也不禁同樣覺到。

祈禱完了的時候，我們向他話別；他早晨很早就起身走。狄安那和瑪利吻了他，便離開屋子——我還是聽從他低聲的暗示；我獻出我的手，願他旅途愉快。

「謝謝你，簡。我已經說過，我兩星期中從劍橋回來。這時期是留作你思索的。若是我聽從人類的驕傲，我就不再向你說和我結婚的事了；但是我聽從我的職責，而且堅定的看着第一個月的——作一打事奉耀上帝。我的主人是長期吃苦的；我也要這樣，我不能任你受咒詛，作一個應受咒詛的人：悔過——決心，在還有時間的時候。記住，我們受了吩咐，在白天天工作——受了警告。」我晚到來時，沒有人工作了。」記住那世俗富人的運命，他有現世生活中的好東西。上帝給你力量選取那更好的一部份，這不會從你拿走！」

他說最後的話時，把手放在我頭上。他說着熱誠溫和；他的眼色，確實不是愛人看着他情婦的眼色，却是教帥喚回失路羊羣的——或不如說，是守護天使看顧和負責保衛的靈魂的

那種眼色。所有有天才的人，無論他們是感情的人不是；無論他們是狂熱者，實望者，曠專制者——只要他們是真誠的——都有他們崇高的瞬間，這時他們克服而且勝了。我對聖約翰覺到崇敬——崇敬是這樣強，他的推動力即刻把我推到我所久避的一點上了。我被引動要停止和他鬥爭了——要順着他的意志的急流，衝進他生活的深淵裏去，把自己的意志在那裏喪失。我這時被他緊緊圍困，幾乎和以前有一時我被另一人用不同方法圍困一樣。兩次我都是胡塗人。那時候要屈服是一種行為原則的錯誤；這時要屈服是一種評斷力的錯誤。現在我從安靜的已逝時間中回顧那時危機的時候，我是這樣想：我在當時却並不覺得胡塗。

受牧師的觸摸，我站着不動。我的拒絕忘記了——我的恐懼克服了——我的掙扎癱瘓了。不可能的事——我和聖約翰結婚——迅速變成可能的了。一切都突然改變着。宗教召喚——天使招呼——上帝命令——生命像書卷一樣捲起來——死亡的門開着，顯示那邊的永生：似乎爲了那邊的平安與幸福，這裏的一切都可以在一秒間犧牲，朦朧的屋裏充滿了異象。

『你現在可以決定嗎？』傳教士問。這詢問是用溫存聲調發出的，他也同樣溫存的把他身前拉。哦，那溫存！比強力要有力好多呵！我能夠拒絕聖約翰的憤怒；在他的仁慈之下，我却柔軟得像蘆葦了。可是這些時候我全知道，若是我現在屈服了，他要同樣有一天使我後悔我以前的反抗。一點鐘莊嚴的祈禱不能改變他的天性；他只是崇高些罷了。

「若是我知道，若是我深信，我應該你是上帝的意思，」我回答，「我可以決定，我可以起誓立時嫁你——無論以後發生什麼事！」

「我的祈禱有效了！」聖約翰叫。他的手更緊的壓着我的頭，彷彿是要我歸他一樣：他用一種瘋狂的，幾乎彷彿他是愛我（我說幾乎——我知道這差別——因為我覺到過被愛是怎樣的。但是像他一樣，我當時已經把愛放在問題之外，只想著責任了。）我對我心視覺的隱隱爭鬥——那感覺前邊有雲彩塗抹着。我真誠的深刻的，熱烈的渴望着要作正當的事；而且只作正當的事。」指示我，指示我道路！」我向天祈求。我比以前什麼時候都更興奮；以後的事是不是興奮的結果，讀者去評判罷。

全屋都是安靜的；因為我相信，除了聖約翰和我之外，別人都去安息了。一支蠟燭將近熄滅，屋裏滿是月光。我的心跳動急速；我聽到心跳。突然一種形容不出的感覺刺透了心，使牠停止跳動，於是立刻感到我的頭和四肢。這感覺不像電的震驚，但却是同樣的，奇突，驚人；牠影響我的感覺，彷彿他們以前的極度活動都不過是昏睡，現在要從這昏睡狀態被召喚並強迫叫醒了。他們起來等待着；我的耳目都在等候，內在骨上戰慄着。

「你聽到什麼了？你見到什麼了？」聖約翰問。我沒有見到什麼，但是我聽到有種聲音在什麼地方叫：

「簡！簡！簡！」——再沒有別的了。

「哦！這是什麼？」我喘氣。

我原可以說，「這在什麼地方呢？」因為這聲音似乎不在房內，——也不在這所屋裏——也不在園裏；不是從空氣中來的——不是從地下——也不是從頭上。我聽到牠了——在什麼地方，或從什麼地方來。是永遠不能知道的！這是人的聲音——是熟悉的，心愛的，很記得的聲音——是愛欽華。費爾肥·羅契司特魯的聲音；是在痛苦與悲傷中，凶猛，奇異，而且迫切說出來的。

「你來了！」我叫。「等待我！哦，我要來！」我飛奔到門那裏。向過道裏面看：那是黯黑的。我跑到我園子裏：園子是空的。

「你在哪裏呢？」我叫道。

澤地谷那邊的山輕微的送回答話來：「你在哪裏呢？」我傾聽。風在杉樹間低低的嘆息；只有澤地的幽靜和中夜的沉寂。

「打劍送信！」我評斷，在那裏的幻象繞着大門跟那黯黑的扁柏起來的時候。「這不是你的好計，並不是你的巫術：這是大自然的工作。她覺醒了，並且作出——不是奇蹟——却是一切工作的最好的專。」

聖約翰跟着我，而且還攔我，我脫離他。這是我要佔上風的時候了。我的力量要活躍有勢了。我告訴他不要發「題或議論；我希望他離開我；我必須而且願意孤獨。他立刻就服從了。有力幫命分得好的時候，一定會得到服從的。我上樓到自己屋裏去；鎖起自己來；跪下；於是用自己的方式祈禱——和聖約翰的方式不同，但却自有效力。我似乎很密切的接近一個有力的靈；我的靈魂感謝的出來到他脚前。我謝恩後起來——有了一種決心——於是躺臥下去，不驚恐，心裏明白了——只渴望天亮。

第三十六章

天亮了。我黎明醒起來。我忙了一兩點鐘，照我短期離開所願佈置的樣子，把我房裏，抽屜裏，衣櫃裏的東西收拾好。同時，我聽到聖約翰離開他的房子。他在我房門跟前停止：我怕他要叩門——沒有，却從我門下塞過一個紙條。我收拾起來。紙上有些字：

「你昨夜太突然的離開了我。你若再停一會，你就會把手放在基督徒的十字架，和天使的冠冕上了。我兩星期後回來時，希望你有明白的決定。這時期，你注意而只祈禱不要陷入誘惑：我相信靈是願意的；但是我看肉是微弱的。我將再點鐘為你祈禱。——聖約翰。」

「我的靈是願意作正當事的，」我心裏回答：「我的肉，我希望，強健得足以完成上帝的意志，只要那意志被我清清楚楚地認識了。無論如何，他強健得足以探求——詢問——從這疑雲中摸索一個出路，找到確定的開朗的白日。」

是六月一日；可是早晨是多雲而且寒涼；雨急打着我的窗。我聽到前面大門開了，聖約

轉走出去。從窗子看罷，我看他走過園子。他要走過朦朧的澤地，向白十字那方走——在那裏等車。

「再遲些點鐘，我要隨在你後走那條路，表哥，」我想：「我在白十字也有車要等。我在去送離開之日，在英格蘭也有人要等候。」

離家幾時間還有兩點鐘。這時調子我在屋裏輕輕散步，沉思着把我的計畫有現在這樣轉向的奇事。我記起所經驗的那內心的感覺：因為我能記起他，以及他的一切說不出的奇異。我記起我所聽到的聲音；我又問他是從什麼地方來，但是和以前一樣茫然：這聲音似乎是在我的心內——不是在外面世界裏。我問這像是一種神靈的印象——一種錯釋嗎？我不能這樣設想感情：他更像是一種靈感。那種奇異的感情變動，彷彿是聖靈保羅和西拉（*Timothy*）牢房裏聽的地震一樣；他打開靈魂牢房的門，解開了牠束縛——他使靈魂從睡眠中醒來，戰慄着，傾聽着，而且驚異的從睡眠中跳起；於是在我吃驚的耳朵裏，我顫抖的心裏，在我的靈魂中，將一種喊聲波動了三天——我的靈魂並沒有恐懼或驚駭，却彷彿對於脫離了肉體，自己努力的成功歡躍。

「不要過幾天，」我沉思終止的時候說，關於似乎在昨夜用聲音召喚我的人，我就可以知道一些消息了。看看這週是輪回的时候了——要用親身的探詢來代替。」

吃早飯時我向狄安那和瑪利說，我要出門一次，至少要離開四天。

「一個人嗎，簡？」她們問。

她們原可以說出，因為我相信她們心裏這樣想了，她們相信我除她們之外沒有朋友（我實在向她們這樣說）；但是，有着真正天然的體貼，她們避免發言，只有狄安那問我，我是否進信自己已經好，可以旅行。我的神色很蒼白，她說。我回答說，除了焦急之外，我沒有什麼病，這我希望不久就可以痊癒了。

作更進的準備是容易的；因為沒有詢問——沒有猜想擾亂我。向她們解釋了關於我的計畫現在不能明說；她們仁厚而且聰明的接受了我對她們的沉默；依我看，在同樣環境下，我也要給她們這樣行動自由權。

下午三點鐘我離開澤地房，四點鐘過不久，我就在白十字路標柱下站着了，等待車子到來，就我到桑恩費爾得去。在這些孤路荒山的靜默中，我聽到車從很遠的地方來近了。這是一年前，一個夏天夜晚，我就在這地方下來的同一輛車——那時我是多末孤苦，多末絕望，多末無目的呵！我招手時車站住了。我進了車——這時不必拿全財產作坐車的代價了。再上到桑恩費爾得去的路，我覺得像信鴿飛着回家一樣。

這是三十六點鐘的行程。我是一個星期日下午從白十字起身，星期四一清早車停在那旁

旅店那裏給馬飲水，這旅店是在好風景中間的，那綠的顏色，巖的窟窿，低窪的濱海小山和那嚴肅的莫爾頓北都中心的澤地相較，外表是多末溫和，顏色是多麼濃艷（！）在我眼睛裏看來，彷彿像是一時相熟的面容一樣。是的，我知道這地方的特性：我準備我們是離我的目的地不遠了。

「桑恩登爾得府離這裏多遠？」我問馬夫。

「整二哩路，小姐，過了田場就是。」

「我的行程完了，」我自己想。我從車裏出來，把一個箱子交給馬夫保管，留着等我來領取；付了車費；賞了車夫，就要走了；贈明的白日照耀着旅館招牌，我看見用金字寫的：「羅察司特爾灣旅館。」我的心跳起來：我已經到了我主人的地土上了。心又落下來了，這種思想刺激他：

◎「你的主人大半已經過了英國海峽了；而且即使他在你忙着到那裏去的桑恩登爾得，除他以外還有誰在那地方呢？有他的遺妻；你和他沒有關係；你又不敢向他說話或去見他的面。你枉費了勞力——你最好不要再前去了，」我的勸戒者力說。「向旅店的人打聽消息；你所要打聽的他們都可以告訴你；他們可以立刻解決你的疑惑。起來到那個人跟前去，問問羅察司特爾灣他住是否在家。」

這提示是明透的，可是我不能勉強自己照着作。我很害怕答謝會用失望壓住我。延長懷疑就是延長希望。我還可以再見星光之下的宅邸。我的眼前就是界塔——就是我還不大瞭然我決心走什麼路，窺探到其間的田野；在我逃開索恩費爾得的早晨，一種幽暗着我的復讐的憤怒使我發狂，又盲又聵，我就往這田野中匆匆去。我走得何等快！我有的是怎樣跑着呵！我是怎樣期待着第一眼見到熟悉的森林呵！我懷着怎樣感情，歡過我所熟悉的單株的樹，和熟悉的樹間的草原和小山呵！

最後森林出現了；烏鴉窠黢黑的密佈在上面；一聲烏鴉的高叫打破了清早的沉默。奇異的歡快感動我：我趕忙向前走。經過一片田野——穿過一條小徑——看到了院牆——和後面的房屋；宅第的本身和烏鴉窠仍然被遺棄着。「我第一眼要向宅第的前面看，」我決定，「前面明顯的雉塔會立刻高貴的刺激我的眼，而且從那裏我可以辨出主人的窗子來；或者他這時正在窗子那裏站着——他起得早；或者他正在墓園或屋前的鋪道上散步。但只願我能見到他！——就只一會也罷！若是這樣情形，我準會不發瘋跑到他跟前嗎？我說不清——我拿不定。假如我跑去了——那又怎樣呢？上帝祝福他！那又怎樣呢？我再嘗味一次他的異色所能給予我的生活，又會傷害到誰呢？我精神錯亂了；或者這時候他正在看底里尼斯山上的日出，或在看南方無邊海洋上的日出罷。」

我沿着菓園的更低矮的牆邊走——轉了拐角——正在那裏有一個大門，從牆上有石球的兩根石柱中間，通到草場。從一個石柱後面，我可以靜靜的窺視宅第的前面全部。我小心的向前探頭，想要看看可有臥室的護窗拉了起來；雉塚，窗子，和長的房屋前面，從這隱蔽的地方都聽憑我隨意看望。

在我這樣測看時，我頭上飛着的烏鴉或者在窺望我罷。我不知道牠們想什麼，牠們一定認爲我一上來很細心胆怯，漸漸我大胆而且無忌了。窺看之後隨着是長時的凝視；於是離開我的隱蔽處，漫步走到草場；再就突然在大宅第前面站住，向牠繼續持久的釘視着。「一上來是何等裝模作樣的謙虛？」牠們可以這樣問，「現在是何等笨拙的魯莽？」

聽一個比喻，讀者。

一個愛人見到他的情婦在生苔蘚的岸上熟睡；他並不驚醒她看一看她美麗的臉面。他輕輕的偷偷從草上走過，留心不鬧出聲音來；他停住——幻想着她動了；他退去，他無論如何不願給她看見。一切都沉靜；他又向前走；他在她上面俯下身來；她臉上蒙着一層輕紗；他揭起來，更彎下身子去；這時他眼睛料想要見到美的幻象正溫暖，健壯，可愛的休息着。第一眼是何等匆促慌張！但是以後他眼睛何等呆死！他是怎樣驚跳！一分鐘前他不敢用手指觸

瘦的形體，現在他是何等突然而且凶猛的緊抱在懷裏呵！他怎樣高聲叫着一個名字，放下他所抱的形體，一旦發狂的凝視着他呵！他這樣擁抱，喊嚷，凝視，因為他所能發的聲音，他所能作的動作，他不怕會使她醒來了。他以為他的愛人甜蜜的睡着了；他發現她却已經僵死了。

我懷着胆怯的歡樂向一所莊嚴的房屋看察；我看見一處暗黑的廢墟。

用不着爬伏在門柱後面，實在的！——用不着向上窺着格子窗，怕那後面有生命活動着！用不着聽候門開——幻想鋪道或沙石道上有步聲了！草地和散步場被踐踏而且荒蕪；門道空空地敲着嘴。屋前面如我有一次在夢中所見的一樣，只是一堆殼似的牆，很高而且看來很不結實，有許多無玻璃的窗洞；沒有屋頂，沒有雉塔，沒有煙突！——本場陷進去了。

周圍有死一般的靜寂；有荒涼曠野的冷落。寄給這裏人們的信總得不到回答，如同帶信寄到禮拜堂過道的地穴裏一樣，那是無足驚奇的了。石頭的暗黑說明了使這宅第塌毀的是什麼劫數——火災；但是怎樣起的火呢？這災難還附屬有什麼事故呢？除了磚瓦木石之外，還有什麼損失呢？有生命和財產一閃喪失嗎？若有，誰呢？可怕的問題：這裏沒有人回答——連號記臨號也沒有。

燒着破裂的牆，從燒壞的內部徘徊了一遭，我得到證明，這災患不是最近發生的。我想

，冬季的雪從那空的拱環中飄過，冬季的雨也從那些空窗眼下進來了；因為在濕的廢物堆中，春季已經培養了植物了；在石頭和塌下的屋椽間，到處已經生着草了。哦！這廢墟的不幸的主人這時在哪裏呢？在什麼國土？受什麼保證呢？我的眼睛不由自主的看到大門跟前灰教堂的尖頂，於是我問，「他走和得來嗎。得·羅契司特爾一塊兒，受那狹窄的大理石小屋庇蔭嗎？」

對這些問題一定要有個回答。除了在旅店那裏，沒有地方可得回話，不一會我就回到那裏去了。店主人自己把我的早餐拿進客廳來。我請他關住門坐下；我有這個問題要問他。但是他答應了的時候，我不大知道要怎樣開始了；我對於可能的答語懷着這樣的恐怖。可是我剛離開的荒涼景象，使我對這不幸的故鄉已經有些準備了。店主人是一個外表可敬的，中年的人。

「自然你知道桑恩費爾得府了？」我最後勉強說出。

「知道，小姐；有個時期我在那里住過。」

「你嗎？」不是我在的時候，我想；你是不認識的人。

「我是已故的羅契司特爾先生的管事，」他加上說。

已故的！我似乎受到我盡力避免的打擊了。

「已故的！」我喘着說。「他死了嗎？」

「我是說現在的愛德華先生的父親，」他解釋。我又呼吸了；我的血液又流動了。這些話完全保證了愛德華先生——我的羅契司特爾先生（上帝祝福他，無論在什麼地方！）——至少還在活着：是「現在的先生」。令人歡喜的話！似乎我可以比較平靜的聽以後的一切事了——無論說出些什麼。既然他未入墳墓，我想就是聽說他在地球的那一邊，我也受得住。

「羅契司特爾先生現在住在桑恩費爾得府嗎？」我問，自然知道要得到怎樣的答話，可是我想避免直據問到他實際在什麼地方。

「不——哦，不，小姐。沒有人住在那裏了。我料想你是漸到這一帶地方的人，不然你會聽說去年秋天的事了，——桑恩費爾得府全是一廢廢墟了：正秋收時被火燒了。可怕的災患！那樣多有價值的財產被毀了：傢具幾乎都沒有救出。火是深夜起來的，救火機還沒有從米爾口特來到，建築就成一團火焰了。是可怕的景象：我自己是親眼見到的。」

「在夜深時！」我低聲說。是的，這總永遠是桑恩費爾得遭劫的時刻。「有人知道是怎樣起的火嗎？」我追問。

「他們猜想，小姐：他們只猜想。實在，我願說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你或者不知道，」他繼續說，把椅子緩緩拉向桌子一些，說時聲音放低，「有一個婦人——一個——一個瘋子

「我在這裏？」

「我聽說過一點。」

「她是很嚴密被禁錮起來的，小姐；一般人幾年中對於她的存在甚至都拿不定。沒有人見過她；他們只憑流言知遶，宅裏有這樣一個人；至於她是什麼人，那就難得猜想了。他們說羅契司特爾先生把她從國外帶來，有些人相信他是他的情婦。但是一年前發生一件怪事，一件很怪的事。」

這時我怕聽我自己的故事。我努力把牠提醒到主要的事實。

「這個婦人呢？」

「這個婦人嗎，小姐，」他回答說，「結果卻是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妻子！這事實是用一種最奇怪的方式發現的。宅裏有一個年青女子，一個保姆，羅契司特爾先生和她——」

「火災呢，」我提示。

「我要說到的，小姐——愛德華先生和她戀愛。僕人們說沒有見過什麼人像他那樣迷戀；他不斷追隨着她。他們常常觀察他——你知道，僕人們是愛這樣的，小姐——他重視她勝過一切；雖然除他之外，沒有人以為她是很漂亮的。他們說她是一個小小的人，幾乎像是一個孩子。我自己沒有見過她；但是我聽使女里亞說到她了。里亞是十分歡喜她的。羅契司特

爾先生差不多四十歲，這個程度不到二十；你知道，他這樣年歲的紳士們要戀愛少女，他何時當像是中了魔一樣。喔，他要娶她。」

「下次你再告訴我這部份故事罷，」我說：「但是現在我有一種特殊的理由，要聽到關於火災的一切事。有人猜疑瘋人，羅契司特爾太太，對這件事有關係嗎？」

「你說對了，小姐；才發覺是她放的火，除了她沒有別人。她有一個叫作波兒太太的婦人照管她——在她的事情上是一個能幹婦人，而且非常可靠，但總有一種缺點——許多看護和老媽子沒有缺點——她自己更下藏一瓶酒，時時不免多喝一口。這是可以原諒的，因為她過一種艱苦的生活；不過這卻是危險的；因為在波兒太太喝下對水的酒醒熱的時候，那瘋婦人像女巫巫一樣發滑，她會從波兒太太口袋裏掏出鑰匙，放自己從她房裏出來，在家裏到處跑，鬧出她所想到的任何大亂子。他們說她有一次幾乎把她丈夫在床上燒死；但是這事我不知道。不過在這一夜，她把她的壁屏裏帷帳放了火之後，她到下一層樓，找到保姆所住的房——（彷彿她知道點事情是怎樣，對她懷着仇恨似的）——點着那裏的床，但是幸而那床上沒有人睡。保姆兩月前就跑了；雖然羅契司特爾先生找尋她，彷彿她是在世間所有的最珍貴的東西一樣，他也不能聽到她一點消息；於是她變成囚徒了——在失望中十分凶暴；他以前並不是——個凶野的人，但是丟了她之後，却變成危險的了。他就要孤獨。他把管家費爾

肥太太送到遠處她的朋友那裏；不過他作得很慷慨，因為他給她一份終身的年金；她是應該得到的——她是一個很好的婦人，阿戴列小姐，他所保護的人，送到學校去了。他和鄉間紳士全斷絕往來，自己像隱士一樣在家裏關起來。」

「怎麼！他沒有離開英格蘭嗎？」

「離開英格蘭！我，沒有！除了在夜晚，他不願出門檻；夜晚他在散步或在菓園裏像鬼一樣散着步，彷彿他發了瘋——我的意見以為他是瘋了；因為在遇到那個小保姆之前，你還沒有見過比他更有精神，更勇敢，更靈敏的紳士了，小姐。他不像有些人一樣，是好吃酒，耍牌，或跑馬的人，他也不是很漂亮的；但是他自有一種勇氣和意志。他小孩時我就認識他；在我，我常常希望愛小姐在來到桑恩費爾得府之前在海裏淹死。」

「那末着火時羅契司特爾先生是在家裏了？」

「是，他確是在家裏的；上下都着了火的時候，他到頂樓上去，使僕人們離開床，自己幫助他們下來，又回去使他的瘋妻子從小屋裏出來。他們向他叫，她已經到屋頂上了；她是站在那裏的。在雉塚上面搖動着胳膊，大聲叫嚷，一哩外都聽得到；我聽到她而且親眼看見她。她是一個高大的婦人，長長的黑頭髮；她站着時，我們可以看見她的頭髮對着火焰飄動着。我，還有好幾個人都親眼見到羅契司特爾先生從天窗上到屋頂；我們聽到他叫『白沙！』

「我們看見橋走到她跟前；她於是大叫起來，向下一跳，下一分鐘她就跌碎在鋪道上了。」

「死了？」

「死！唉，她的頭腦和血撒在上面的石頭一樣的死。」

「阿呀！」

「你可以這樣說，小姐：這是可怕的！」

他打戰。

「以後呢？」我緊問。

「以後屋子被燒到地上了，小姐：現在只有幾塊牆立在那裏了。」

「還有其他的生命喪失嗎？」

「沒有！——有或者更好。」

「你這是什麼意思？」

「可憐的愛德華！」他叫，「我沒想到會看見這樣的事！有些人說，他把第一次結婚保守祕密，要在有一個妻子活着時另娶一個妻子，這是對他的公平裁判；但是在我，我是可憐他的。」

「你說他在活着了？」我叫。

「是的，是的；他在活着；但是許多人以為他不如死了。」

「爲什麼呢？怎麼呢？」我的血又發涼了。「他在什麼地方？」我追問。「他在英格蘭嗎？」

「是——是——他在英格蘭；他不能走出英格蘭了，我想——他現在安住下來了。」
這是何等的苦惱！而這個人似乎決心要把她延長。

「他全瞎了，」最後他說。「是的，他全瞎了，愛德華先生。」
我怕比這更壞。我怕他瘋了。我發起力量來問這不幸的原因。

「這全是爲了他自己的勇敢，也可以說是爲了仁慈，小姐；非到每個人都在他之前出來，他不願離開屋子。羅契斯特爾太太從雉堞上跳下之後，他終於從大樓梯上走下的時候，有一次大塌陷——全屋落了架。他是從火爐裏弄出來的，活着，但是受了重傷；有一根屋樑是這樣落下來前，一部份保護住了他；但是一隻眼睛被打出來了，一隻手壓碎到這樣地步，外科醫生加特爾先生不得不把他立刻割去。另外一隻眼也發了炎；那隻眼口魔力也失去了。他現在實在是無助的了——又瞎又殘廢。」

「他在什麼地方？現在他住在哪裏？」

「在芬丁，他自己田地上的一個宅子，離這差不多三十哩；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

「誰和他在一塊兒？」

「老約翰和他的妻；他不願要別人。他們說，他的健康是完全毀壞了。」

「你們有無論哪一種車嗎？」

「我們有一輛二輪單馬車，很漂亮。」

「立刻備好；若是你的車夫能夠在今天天黑以前，把我送到芬丁，我願付你和他平常所
要的那倍車錢。」

第三十七章

芬丁住宅是一所頗古的建築，大小中庸，建築上沒有什麼足誇的地方，深深的埋在一座森林裏面。以前我曾經聽說過這個住宅。羅契司特爾先生時常提到，並且有時候到那裏去。他父親買了這份田產，爲贖儲野味。他是願把這房子租出去的，但是因爲地點不合宜，不衛生，找不到租戶。所以芬丁是沒有人住，沒有設備的，只有兩三間屋子收拾好了給老先生應用，在他到那裏去打野味的時候。

在一個有憂鬱的天空，寒冷的大風，和侵人的濛濛細雨的黃昏，天黑前我到了這所房子。最後一哩路我是步行的，出了我所允許的兩倍車錢把馬車和車夫打發走了。就是離住宅很近的時候，也還看不見一點房子；周圍陰暗森林的樹木生得是這樣黑暗而且稠密。石柱中間的鐵門指出我可以從什麼地方進去，過了門後，我發現自己立刻走進緊排着的樹間的暮色中了。從這林間過道往下，在蒼老多結的樹幹之間，和樹枝的拱環下面，有一條生草的小路。

我順着這條路走，希望不久就可以到了住所；但是路老是延長，越轉越長：一點住處或宅園的痕跡也見不到。

我以爲我走錯了方向，迷了道了。天然的以及林間的黑暗籠罩在我的上面。我四面看，想找出另外一條路。沒有；所有的只是交織的樹枝，柱似的樹幹，和稠密的夏季叢葉——任何處都沒有開闢的地方。

我往前走：最後我的道路開展了，樹比較稀些；一會我見到柵欄，見到房子——憑着朦朧的光輝看起來，不易和樹木區別：牠的頹敗的牆是這樣陰濕發綠。進了一道只上一門的門道，我站在一片四周圍圍起來的地方中間了，樹林從這裏成爲半圓形被關閉。沒有花，沒有花壇；只有一條寬的沙石道繞着一片草地，四周用森林裝成笨重的框架。房屋前面有兩塔三角的山牆；窗子是有方格的，窄狹的；前面的門也窄狹，只有一級的臺階。全盤看起來，如羅契可特爾灣旅店主人所說，「是十分荒涼的地方。」沉默得像平常日子的禮拜堂一樣：樹葉上浙瀝的雨是四周唯一可以聽到的聲音。

「這裏能有生命嗎？」我問。

是的，這裏是有某種生命的；因爲我聽到一個動作——那個窄狹的前門在開啓，有人形就要從這房裏出來。

門緩緩開了：一個人走出到暮色中；站在臺階上面；是一個沒戴帽子的男子；他伸出手來彷彿試試天是否在下雨。雖然黃昏了，我還認出他來——是我的主人，愛德華·費爾肥·羅蒙司特爾，並非別人。

我停止脚步，幾乎止住呼吸。站在那裏等他——察看他的別人看不見我，唉，在他是不能看見我的了！這是突然的相遇，在其中我彷彿可以把我約束住了。約束我的聲音不發狂呼，我的脚步不急忙前進，我並沒有什麼困難。

他的身體在階梯上還是同樣結實有力；他的體態仍然挺直，頭髮依然烏鴉一般黑；他的臉面也沒有改變或陷下；在一年的時間之中，無論怎樣的悲哀，也不能壓服他體育家的力量，或挫折他精壯的青春。但是在他的面貌上我看出一種變化；他看來是絕望而且憂思——使人想起被虐待和受精悍的野獸鷓鴣的神氣，在他狠狠的悲苦中，接近他是危險的。這個被籠子圍住的鸚鵡，殘酷已經將牠全環的眼睛毀掉了，看來還可以和那盲目的參孫 (Samson) 一樣。

讀者，你以為他在這樣盲目凶暴的情形中，我害怕他嗎？——你若以為這樣，你就不大知道我。一種溫柔的希望和我的悲哀混和；不一會我就要大胆去吻那岩石的前額，和前額下面那樣嚴肅緊閉的嘴唇了；但是暫時還不。我還不忙開始和他談話。

他下了那一層臺階，緩緩的摸索着向草地前進。他的勇敢的大步現在哪裏去了？於是她停住了，彷彿他不知道向哪方面轉。他舉起手，擋開眼皮；努力茫然的凝視着天空，並且向着那層圓環看望；我們看得出來，一切在他都是空虛的黑暗。他伸出右手（左邊的殘廢胳膊他總藏在懷裏）；他彷彿要摸一摸，以便對周圍的黑暗有一種觀念；他碰到的只是沉默的空虛；因為樹木離他所站的地方有幾碼遠，他放棄了這努力，抱着胳膊，靜默的站在雨裏，兩邊時迅速的看到他沒有戴帽的頭上。在這時候約翰從什麼地方走到他的身側。

「你扶我的胳膊嗎，先生？」他說；「天就要下大雨，你進去不好些嗎？」

「不要管我，」是他的答語。

約翰沒有看見我，退去了。羅契斯特爾先生這時想要四周散散步；枉然，——一切都是太不準定了。他摸索着回屋，進去了，鎖起門來。

我走到跟前去叩門；約翰的妻替我開門。「瑪利，」我說，「你好嗎？」

她驚慌得彷彿見了鬼；我使她安靜下來。對她匆匆問出的，「這真是你嗎，小姐，在這樣連的時候到這樣孤僻的地方來？」我握住她的手作為回答；於是我跟着她到廚房裏去，約翰正在那裏一盆火旁坐着。我用不多的話問他們解釋，我離亂乘恩費爾特之後所發生的事情我都知道，我是來看瑪利特爾先生的。我請約翰到旅館去取我的衣箱，這是我在那

裏邊開馬車時存放的：在我去匣子和匣車的時候，我問瑪利是否能爲我找到必需的東西給我
在這裏住一夜；知道這樣事雖然困難，却還不是不可能，我就告訴她我要住下。正在這時客
廳裏的鈴響了。

「你進去的時候，」我說，「告訴你主人說有一個人願和他說話，不過不要說出我的名
字。」

「我不以爲他會見你，」她回答：「他什麼人都不見。」

她回來時，我問他說了什麼話。

「你要通知你的名字和事務，」她回答。她於是倒滿一杯水，放在托盤上，還帶着蠟
燭。

「這是他按鈴要的東西嗎？」我問。

「是的：他常常在天黑時要拿蠟燭去，雖然他瞎了眼。」

「把托盤給我；我願意拿他進去。」

我從她手裏接過托盤來：她指給我客廳的門。我拿着時，托盤搖動；水從杯子裏潑出來
；我的心高聲迅速的打着肋骨。瑪利爲我開開門，我進去後又關起來。

客廳看來是幽暗的；一團沒有人過問的火在爐欄裏低燃着；這屋裏的盲目的居住者，倚

在爐上，頭靠着舊式的高爐架。他的老狗皮勞特在一旁捲臥着，躲開走道，彷彿怕人粗心踩到牠一樣。我進去時皮勞特豎起耳朵，於是哼叫一聲跳起來，並且向着我跳；他幾乎把托盤從我手裏撞掉了。我把托盤放到桌上；於是撫摸着牠，輕輕說道，「躺下！」羅賓司特爾先生機械的轉身來看這紛亂是什麼回事；但是沒有看出什麼，他轉回身去嘆氣。

『給我水，瑪利，』他說。

我拿了現在僅有半杯水的水杯子到他跟前；皮勞特跟着我，仍然興奮着。

『是什麼一回事？』他問。

『躺下，皮勞特！』我又說。他停喝要到嘴唇的水，似乎在傾聽；他喝了水，把杯子放下。『這是你罷，瑪利，不是嗎？』

『瑪利在廚房裏，』我回答。

他用迅速的手勢把手伸出來，但是沒有看見我站在什麼地方，他沒有摸到我。『這是誰？這是誰？』他追問，彷彿要用他那沒有視力的眼睛看。——無益而且苦人的嘗試啊！『答應我——再說話！』他專橫的高聲命令。

『你再要一點水嗎，先生？我把杯裏水灑去了一半，』我說。

『是誰？是什麼？是誰說話？』

「皮勞特認識我，約翰和瑪利知道我到這裏來了。我今天才到了這裏，」我回答。

「天呵！——我有了怎樣的錯覺？怎樣甜蜜的瘋狂就服住了我？」

「沒有錯覺——沒有瘋狂：你的心智太強了，不會有錯覺，先生；你的健康太好了，不會有瘋狂。」

「說話人在什麼地方？只是一種聲音嗎？哦，我不能。看，但是我必須觸摸，不然我的心要停住，我的腦子要炸了。無論你是什麼東西！——或是什麼人！——讓我可以觸摸，不然我不能活！」

他摸索；我抓住他茫然亂摸的手，用雙手緊握住。

「正是她的手指！」他叫；「她的小而細的手指！若是這樣，她還不僅只有這些呀。」

他的有力的手掙脫了我的交纏；我的胳膊被他抓住了，於是我的肩——頸——腰——我被抱住，拉到他的身邊去。

「是簡嗎？是什麼呢？這是她的體形！——這是她的身量！——」

「這是她的聲音，」我加上說。「她不在這裏；她的心也在！上帝祝福你，先生！又這樣接近你，我是歡喜的。」

「簡·愛！——簡·愛，」是他所說一切。

「我的親愛的主人，」我回答，「我是簡·愛：我找到你了——我回到你這裏來。」

「實在嗎？——肉體的簡嗎？我的活着的簡嗎？」

「你觸摸我，先生，——你抱着我，而且十分緊；我不像死尸一樣涼，我也不像氣一樣空，我像嗎？」

「我的活的可愛的人！這確是她的肢體，這確是她的臉面；但是在我經過一切不幸之後，我不能有這樣瀟灑。這是一場夢；是和我夜間曾經作過的夢一樣，在那樣夢中，如同現在一樣，我又把她緊抱到我的胸前；而且像這一樣吻她——覺得她愛我，相信她不會離開我。」

「從今天起，先生，我是絕不願離開的了。」

「絕不願，幻象說的？但是我常常醒來，看出這是空空的玩笑；我是孤獨而且被棄——我的生活黑暗，孤苦，無望——我的靈魂發渴，但却不准飲水——我的心飢餓，但却絕沒有東西吃。溫存柔和的夢呵，現在你風在我的懷裏，你定要像你以前的姊妹們一樣飛去的：不過在走去以前親吻我——擁抱我，簡。」

「是了，先生——是了！」

我把嘴唇貼在他從前明亮，現在無光的眼睛上——我把頭髮從他前額上弄開，我也在上面吻了。他突然似乎振作起來：他對於這一切的真實有了信心了。

「這是你——是嗎？簡？那你是回到我這裏來了？」

「是的。」

「你沒有死在什麼河溝裏面了？你不是在路人中作憔悴蒼白的被送者了？」

「不，先生！我現在是一個自立的女人了。」

「自立！你是什麼意思，簡？」

「我那個在瑪德拉的叔父死了，留給我五千鎊。」

「呀！這是實際的——這是真實的！」他叫：「我絕不會夢到這樣事。而且這是她的特殊的聲音，這樣興奮人，刺激人，同時又溫和；她使我枯萎的心高興；使我的心裏有生命，——怎麼，簡！你是獨立的婦人？是一個有錢的婦人了嗎？」

「很有錢了，先生。若是不讓我和你同住，我可以緊靠着你的門自己蓋一所房，你晚間需要伴侶的時候，可以到我的客廳裏坐。」

「不過你既然有錢了，你現在當然有朋友來照顧你了，他們也不准你來當我這樣盲人，殘廢人養心了？」

「我告訴你了，先生，我是有錢的，也是獨立的。我是自己的主人。」

「你要和我住在這裏了？」

「當然——除非你反對。我願作你的隣人，看護，管家。我看你是孤獨的——我願作你的伴侶；為你讀書，和你同去散步，和你同坐，侍候你，作你的眼和手，不要再受傷了，親愛的主人；你不會被孤苦零丁的遺棄，只要在我活着的時候。」

他沒有答話；他似乎嚴肅了——出神了；他嘆息；他半張開嘴唇彷彿要說話；他又閉起嘴唇來。我覺得有一點窘。或者我太魯莽的跳過世俗的習慣了；而且他像聖約翰一樣，在我的輕率中看出非禮來了罷。我這種提議實在是因為我想他願意並要請我作他的妻子；一種期望，並不因為沒有表示而欠準確，使我有勇氣；他要即刻要求我為他所有。但是他沒有露出這樣暗示，而且他的面貌更受傷了，我才突然記起我許是完全錯誤了，而且或許愚笨的作了傻子；於是我輕輕的要從他的懷抱中擺脫——但是他熱切的緊緊抱着我。

「不——不——簡；你一定不能走。不能——我觸摸你，聽到你，覺得你在身前的安慰——你的安慰的甜蜜了；我不能放棄這些快樂。我自己是所餘無多了——我必須有你。世人可以笑我——可以說我胡塗，自私——但是這沒有關係。我的靈魂要求：要得使他滿足，不然牠對於身體要有致命的報復。」

「那末，先生，我願和你住在這裏，我已經這樣說了。」

「是的——不過你所謂和我住在這裏是一件事；我的意思是另外一件事。你或者可以決

必在我的手和椅子跟前——像一個仁慈的小看護一樣服侍我（因為你有熱愛的心和高貴的精神，鼓勵你對於所憐憫的人犧牲），而且這無疑的就應當使我滿足了。我想我現在對你只顯着父親的愛了：你以為這樣嗎？來——告訴我。」

「我願照你所歡喜的想，先生：我願意只作你的看護，若是你以為這樣比較好。」

「你是你不能當作我的看護，簡：你年青——你一定有一天要結婚的。」

「我不關心結婚。」

「你應當關心，簡；若是我以前一樣，我要使你關心的——但是——」一個瞎眼的木塊！

他又瑟瑟起來，相反的，我倒變得更加愉快，而且有了新的勇氣了；他最後的話使我看這困難在什麼地方了；因為在我這不是什麼困難，以前的窘我覺得完全沒有了。我又拿出更活潑的談話口氣來。

「現在是要有人來使你再變為人的時候了，」我說，一面分開他的濃厚的未剪的長頭髮；「因為我看你要變形為一個獅子或這一類的東西了。你有戰場上奈布卡羅奈亞的「假神氣，」那是確定的：你的頭髮使我想起鴉鷹的羽毛來；你的指甲是否長得像鳥爪了；我還沒有

○Nebenhandwerk 是武功特著的巴比倫國王。——譯者。

留意到。」

「在這隻胳膊上，我沒有手，也沒有指甲了，」他說，「你從懷裏拿出殘廢的肢體，給我看看。」這只是一隻殘缺肢體罷了——看起來是可怕的！你以為這樣嗎，簡？」

「看這是可憐的；看你的眼睛也是可憐的——看你前額上的水泡也是這樣；但是最糟的是，雖然有這一切，人還有太愛你的危險；有太重視你的危險呵。」

「我以為你見到我的胳膊和我有水泡的臉時，你要討厭的，簡。」

「你是這樣想嗎？不要告訴我這樣——不然恐怕我要說出些貶抑你評判力的話了。現在讓我離開你一會，把火生好些，把爐子掃刷乾淨。有一盆旺火時你能知道嗎？」

「知道；用右眼我看到紅光——一片朦朧朦朧的紅光。」

「你也看得對嗎？」

「很模糊——一支蠟燭像一片明亮的雲。」

「你能看見我嗎？」

「不能，我的袖袋；但是能聽到你，摸到你，我也就很感謝了。」

「你什麼時候吃晚飯？」

「我不吃晚飯。」

「但是今晚你要吃一點。我餓了；我敢說你也餓了，只是你忘記了。」

叫來瑪利，我不久就把屋裏收拾得更爲歡快整齊；我也爲他預備了舒服的晚餐。我的精神興奮起來了，吃晚飯時我歡喜而且隨便和他談話，飯後又談了好久。和他在一塊沒有使人難受的約束，快樂活潑不至於受壓抑；和他我是完全無拘束的，因爲我知道我適合他；我所說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安慰他，或使他有生氣。令人高興的意識！這使我的全部天性有生命有光；在他前面我澈底的生活着；在我面前他也是這樣。雖然盲目，微笑還在他臉上活動，歡樂還照耀他的前額；他的面貌柔和溫暖了。

晚飯以後，他關於我到了什麼地方，作了什麼事，怎樣打聽出他來，問了我許多問題；但是我只給他很不完全的答話：那晚要說詳情天是太晚了。而且，我不願觸到太深處的心絃——不願在他心裏打開新的情泉來；我現在唯一的目的要使他高興。如我所說，他是高興的了；但是只是突然間這樣。若是有一會的沉默打斷了談話，他就要不安，摸我，說道，「簡。」

「你完全是一個人嗎，簡？你難道知道這件事？」

「我本心這樣相信，羅契司特爾先生。」

「可是怎麼，在這黑暗淒傷的夜晚，你能突然來到我的孤寂的爐邊？我伸手去從一個用

人手裏接一杯水，你給了我了；我問一個問題，指望約翰的妻子回答我，你的聲音却在我耳邊說了話。」

「因為我代替瑪利拿了托盤進來。」

「在我現在和你度過的時刻中，就有看邪術在。過去幾個月中我苟延着怎麼淒慘，黯淡，無望的生活，有誰說得了？不作什麼，不希望什麼；日夜不分；只在讓火熄滅了的時候覺到冷，忘記吃飯的時候覺到餓；再就是一種不斷的悲哀，有時是一種瘋狂的慾望，要再見到我的簡。是的：我渴望着要得到她，遠勝過我渴望恢復已失的目光。簡和我在一塊，而且說她愛我，這哪能夠？她不會像來時一樣突然的走去嗎？明天，我怕我就不能再找到她了。」

一個普通的實際答語，和他自己紛亂的念頭不相干，在他這樣心境中，我確信是最好的，最能使他再安下心來，我手指撫摸他的眉頭，說道眉毛被燒焦了，又說我要給敷上些東西，會使他們生得和以前一樣寬而且黑。

「好心的精靈呵，在一種命定的時刻，你又要拋棄我——從一個陰影樣的過去，到哪裏去和怎樣去法我不知道，以後我也發現不出，——那對我作好事又有什麼用處？」

「你有懷爐的梳子嗎，先生？」

「作什麼用，簡？」

「只是梳好你的蓬鬆的鬚髮。我靠近看你的時候，我看出你有些惡人：你說我是一個仙女，但是我相信，你倒更像一個替人作好事的妖精。」

「我討厭嗎，簡？」

「很討厭，先生：你一向是這樣的，你知道。」

「哼！無論你住在什麼地方，模樣總沒有脫掉的。」

「可是我是和好人在一起一塊兒的；比你好得多；好百倍的人；他們所有的思想和見解，你一生就沒有懷過；他們更有修養，更為崇高。」

「你有些什麼鬼東西在一起？」

「你若是那樣扭頭，你會使我從你頭上掉出頭髮來了：那我想你就不再懷疑我的實在性了罷。」

「你和哪些人在一起，簡？」

「今晚你從我耳聽不出來了，先生；你一定要等到明天；你知道，把我的故事說完一半，就是一種保證，我要來到早餐桌上把牠說完。順便說一下，我必得留心不僅拿一杯水到你爐前來；我至少必須帶一個雞蛋，不用說燉火腿了。」

「你這個仙生俗言的，讓請人的被妖醫換了的人！你使我有年來沒有過的感覺。若是

掃羅 (Saul) 能夠有他代替他的大衛 (David)，那就不用豎琴幫助，也可以把魔驅除了。

「呀，先生，你現在是乾淨而且健康了。我要離開你了：我過去走了三天路，我相信我是疲倦了。晚安！」

「只有一句話，爾：你在那裏的地方只有女人隨！」

我笑了逃開，跑上樓時還笑着。「好念頭！」我歡快的想。「我看在將來的短時期中，我有方法使他不要愛我了。」

第二天很早我就聽到他起來跑了，從這屋律價到那屋。瑪利一下去，我就聽到這個問話：「愛小姐這裏來了嗎？」於是：「你把她放在哪間屋裏？屋裏乾嗎？她起來嗎？去問她可要什麼：什麼時候下來。」

我一到有早飯可吃的時候就下來了。輕輕走進屋子，在他發現我來到之前，我看一看他。看見那樣強健的精神屈服於身體的衰弱，實在是慘傷的。他坐在他的椅子上——靜，但却不安；顯然期待着；瑪已慣有的皺紋，在他強健的臉面上表示出來。他的臉使人想起已滅的燈，等待着有光——但是，唉！不是他自己發出的光亮；他要依賴別人來作這件

●大衛與掃羅琴聲的故事，見舊約撒母耳記上第十六章十四至二十三節。、譯者。

事了！我原要歡快而且無憂，但是這個強壯人的無力深深動了我的心；可是我還盡力輕快的開始向他談話。

「是明亮晴朗的清晨，先生，」我說。「雨已經過去，停了，雨後是溫和的陽光：你等一會要去散步。」

我使他的熱情覺醒了，他的臉面發着光。

「哦，你實在在這裏了，我的雲雀！到我這裏來。你沒有走：沒有不見了？一點鐘以前，我聽到有你的——個同類，高高的在樹林上面歌唱；但是牠的歌對於我沒有音樂，如同上升的太陽對於我沒有陽光一樣。在我的耳朵（我高興這不是天生來就聾的）聽來，地上所有的佳調都集中在我的簡的舌上了：我所能感受得到的日光都在她的豐彩裏面。」

聽着他這樣直白自己的依賴，眼淚到我的眼裏來了；就如同高貴的鷹被纏縛在架上，不得不請求小麻雀作牠食物供給者一樣。但是我不願流淚；我急拭去淚珠，忙着預備早餐。

早餐的大部份時間都在露天中度過。我把他從陰濕荒野的森林領出到了愉快的田野；我向他描述田野是怎樣鮮綠；花和樺籬是怎樣新鮮起來；天空是怎樣發光的藍。我在隱蔽可愛的地方替他找到一個座位，是一個乾的殘樹幹；坐下時他讓我坐在他的膝上，我也沒有拒絕。我們靠近比芬關時兩方都更快樂，我為什麼應當拒絕呢？皮勞特臥在我們身旁：一切都是

安靜的。把我抱在懷裏時，他突然說出來：

「殘酷的，殘酷的棄人者！我發現你逃開桑恩費爾得，什麼地方都找不到你時；檢查了你的房子，準知道你沒有帶錢，而且沒有帶可以和錢相等的東西時；我有什麼樣的感覺呵！我給你的一串珍珠項鍊，你放在小匣子裏沒有動；你的箱子仍然綑繩加鎖，像準備新婚旅行時一樣。我問，孤苦零丁又沒有錢，我的可愛的人能怎麼辦呢？她怎麼辦了呢？現在說給我聽罷。」

被這樣逼促着，我開始敘述我過去一年的經驗。關於流落受餓的那三天，我極力敘得輕淡，因為全盤告訴他，只是給他不必要的痛苦罷了；我所說出的一點，已經比我所願意的更深的傷了他忠實的心了。

他說我不應當沒有走路的錢就這樣離開他；我應當把我的心意告訴他。我應當相信他；他絕不會勉強我作他的情婦。在絕望中雖然他顯得凶暴，實際上他是太溫存的愛我了，不致使自己成爲虛待我的人；他留願給我一半財產，不要求一吻作回報，也不願讓我沒有朋友走入寬廣的世界的他準知道，我所受的苦比我向他自己自白的多。

「喔，無論我吃的是怎樣苦，時間都是很短的，」我回答；於是我接着告訴他我怎樣在澤地房被收容；我怎樣得到女校長職務，等等。財產的獲得和親戚的發現，也都順序提到。

當然，我敘着故事時，聖約翰·里弗爾的名字常常出現。我說完的時候，他即刻就提起這一個名字來。

「這個聖約翰是你的表哥了？」

「是。」

「你常常說到他：你歡喜他嗎？」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先生：我不能不歡喜他。」

「一個好人？這是說，他是一個可敬，行為好，五十歲的人嗎？不然是什麼意思呢？」

「聖約翰只有二十九歲，先生。」

「*Jeune encore*（還年輕呢），」如同法國人所說。他是一個矮身材，冷淡，樸素的人罷？是一個好處只在沒有罪過，並不在富有美態的人罷？」

「他是不知厭倦的活潑。他活着是要作偉大崇高的事業。」

「不過他的腦子呢？或者有些衰弱嗎？他的意思好；但是聽他談話時，你要得肩罷？」

「他談話久，先生：他所說的永遠切中要害。他的腦子是第一等的，我想不容易受感觸，但却是健強的。」

「那他是一個能幹人了？」

「真正能幹。」

「是一個完全有教養的人？」

「聖約翰是一個有造詣的，深刻的學者。」

「他的態度，我想你說過不合你的脾胃——是自負的，牧師味的罷？」

「我就沒有提到他的態度；但是，除非我的脾胃很壞，不然一定適合；他的態度是文雅，沉靜，君子氣的。」

「他的外表，——我忘記你說他外表怎樣了；——是一種粗鄙的牧師，白頭巾半把他悶死，腳上穿着厚底的長統靴子罷？」

「聖約翰穿得很好。他是一個美男子：高，漂亮，藍眼睛，希臘人似的側面。」

（旁白。）「咒詛他！」——（向着我。）「你歡喜他嗎，簡？」

「歡喜，羅契司特爾先生，我歡喜他；不過這話你以前問過了。」

我自然想到了和我談話的人的用意。嫉妬制服住他了；她刺痛他；但是這種刺痛是有益的；這可以緩和凌傷的咬人的毒齒。因此我不願立刻制止他的嫉妬。

「或者你不願再坐在我的膝上了罷，愛小姐？」是他其次的我有什麼沒料到的說話。

「爲什麼不呢，羅契司特爾先生？」

『你剛才所描繪的這張圖畫，暗示着一種有些太壓人的反照。你的話很美的描寫出一個優美的亞坡羅^①。他在你的想像中出現，——高，漂亮，藍眼睛，希臘人似的側面。你的眼睛却看着一個弗爾坎^②，——一個真正的鐵匠，褐色，寬肩，而且又瞎又跛。』

『我以前絕沒有想到過；不過你確是有些像弗爾坎，先生。』

『那末，你可以離開我的，小姐；但是在你走前』（他比以前更緊的抱住我，）『你請回答我一兩個問題。』他停住了。

『什麼問題，羅契司特爾先生？』

『以下接着這詳細的查問。』

『聖約翰在知道你是他表妹以前，使你作莫爾頓的女校長嗎？』

『是的。』

『你常常見到他了？他有時到學校來了？』

『天天來。』

『他贊成你的計畫了，簡？我知道那些計畫會是聰明的，因為你是一個有才氣的人！』

① Apollo 是希臘神話中的日神，是男性的典型。② Vulcan 是羅馬神話中火與鐵工之神。——譯者。

「他贊成——是的。」

「他會在你身上發現許多東西，是他沒有料到會發現的罷？你的有些成就不是平平常常的。」

「這我可不知道。」

「你說靠近學校你有一個小茅舍：他到那裏去看過你嗎？」

「偶然去。」

「在晚間嗎？」

「有一兩次。」

停頓一下。

「在表親關係發現之後，你和他同他的妹妹們住了好久？」

「五個月。」

「里弗爾司和他家裏的婦女一塊的時間很多嗎？」

「是的；接客廳是他的，也是我們的讀書室：他靠近窗子坐，我們靠近桌子。」

「他讀書很多嗎？」

「很多。」

「讀什麼？」

「印度文。」

「你同時作什麼呢？」

「上來我學德文。」

「他教你嗎？」

「他不懂德文。」

「他不教你什麼嗎？」

「教一點印度文。」

「里弗爾司教你印度文嗎？」

「是的，先生。」

「也教他的妹妹們？」

「不。」

「只教你？」

「只教我。」

「你請求要學嗎？」

「不是。」

「他願意教你嗎？」

「是的。」

又停頓一會。

「他爲什麼要教你？印度文對你能有什麼用？」

「他要我和他到印度去。」

「呀！我探到事實的根源了。他要你嫁他能？」

「他請求我嫁他了。」

「這是杜撰……是要來煩惱我的大胆的捏造。」

「我請你原諒，這是真正的實話：他求我不僅一次，而且堅持他的要求，和你所能作到的一樣。」

「愛小姐，我再說，你可以離開我。這同樣的話我要說多少次？我通知你離開的時候，你爲什麼還固執的坐在我的膝上？」

「因爲我在這裏舒服。」

「不，簡，你在這裏不舒服，因爲你的心不在我這裏；他在你那位表哥——那位聖約翰

那裏。哦，直到這時，我以為我的簡完全屬於我！我原相信她就是離開我時也還愛我：這是許多苦中的一微塵甜東西。我們分離的雖久，我雖然為我們的離別流了許多熱淚，我絕沒有想到在我為她悲傷的時候，她在愛着另外一個人！不過這是無用的悲傷。簡，離開我：去嫁里弗爾司罷。」

「那末，先生，擺脫開我——把我推開罷，因為我不願自動的離開你。」

「簡，我永遠歡喜你的聲調：她仍然使希望重燃，仍然聽來很忠實。我聽到她時，使我回到一年以前去。我忘記了你有一種新的關係。不過我不是一個傻子——去——」

「我一定要到哪裏去呢，先生？」

「走你自己的路——和你所選的丈夫一塊。」

「丈夫是誰？」

「你知道的——那位聖約翰·里弗爾司。」

「他不是我的丈夫，將來永久也不會是。他不愛我；我也不愛他。他愛（因為他能愛，可是並不像你那樣愛）一個名叫羅賽蒙得的美麗年青的小姐。他想要娶我，只是因為他相信我。可以作一個適宜的傳教士的妻，她是不行的。他是善良而且偉大的，但是嚴厲；而且在我以為，像冰山一般冷。他不像你，先生：我在他身旁，靠近他，和他在一塊兒，都是不快樂的

。他對我沒有寬縱，沒有寵愛。他在我身上看不出吸引他愛的東西；甚至青春也看不出——只看出一些有用的心理的特點。——既然這樣，我就必須離開他那裏去了嗎，先生？」

「我不由己的戰慄，本能的更緊附着我的目的，但却被愛的主人。他微笑。

「怎麼，簡！這是真的嗎？你和里弗爾再聞的情形真是這樣嗎？」

「絕對這樣，先生，哦！你不用嫉妬！我要逗你一下使你少些憂傷；我以為生氣比悲傷要好。但是假若你願意我愛你，那你只要能看出我是怎樣愛着你，你就可以驕傲滿意了。我的全心都是你的，先生；他屬於你；而且要留在你這裏，即使命運把我其餘的部份從你面前放逐走。」

在他吻我的時候，苦痛的思想又使他的面貌憂傷。

「我的枯萎的自力！我的殘損的力量！」他惋惜的低聲說。

我擁抱他，想要安慰他。我知道他在想什麼，想要替他說出來，但是又不敢。他把臉轉向一旁一會工夫，這時我看從他閉着的眼皮下流出一滴眼淚，流下他的男子氣概的面頰。我的心膨脹起來。

「我並不比桑恩費爾得萊園裏那棵被電打的老七葉樹好，」不一會他說。「那殘幹有什麼權利，要正發芽的金銀花用牠的新鮮遮蓋牠的衰敗？」

「你不是殘幹，先生——不是電打的樹；你是鮮血且健壯的。植物要在你的根旁生長，無論你是否要牠們如此，因為牠們歡喜你豐滿的樹陰；在牠們生長的時候，牠們要傾向你，繞在你，因為你的力量給牠們一種平安的支持。」

他又微笑了：我給了他安慰。

「你是說着朋友們罷？」他問。

「是，是說朋友們，」我有些遲疑的回答：因為我知道我的意思不止是說朋友，但是我說不清別的有什麼字可用。他幫助了我。

「唉，簡！但是我需要一個妻子。」

「你要嗎，先生？」

「要：這在你是新聞嗎？」

「當然：你以前關於這並沒有說什麼話。」

「是不歡迎的新聞罷？」

「這就要看情形了，先生——看你的選擇了。」

「這是要你爲我作的，簡。我願遵從你的決定。」

「那就選擇最愛你的人，先生。」

「我願至少選擇我最愛的人。簡，你願嫁我嗎？」

「願，先生。」

「一個可憐的盲人，你必須用手牽引着他的？」

「願，先生。」

「一個殘廢的人，比你大二十歲，你必得伺候他的？」

「願，先生。」

「真正願意嗎，簡？」

「最真不過了，先生。」

「哦，我的親愛的人！願上帝祝福你，酬報你！」

「羅契司特爾先生，若是我一生中作過一件好事——有過一次善念——有過一次真誠無過的祝福——有過一次正直的願望——我現在是得到報酬了。作你的妻子，在我就是享盡地上可能的幸福了。」

「因為你歡喜犧牲。」

「犧牲！我犧牲什麼？犧牲我餓得食物，犧牲期望得滿足。有權利抱我所重視的人，吻我所愛的人，依賴我所信託的人：這是犧牲嗎？若是，那我確是歡喜犧牲的。」

「忍受我的衰弱。簡：忽略我的缺陷。」

「這些在我是並不然的，先生。以前你在驕傲的獨立狀態中，除了炸給字者，保護者之外，你都看不起，現在我能對你真有用，我比以前更爲愛你了。」

「以前我憎惡受人幫助——被人領導：從此以後，我覺得不會再憎惡了。我不歡喜把手放在用人的手裏，但是覺得給簡的小手指握住，却是愉快的。我寧願完全孤獨，不願俟人們不斷的伺候；但是簡的溫存的服役却是永久的快樂。簡適合我——我適合她嗎？」

「適合我天性的最細的纖維，先生。」

「情形這樣，我們就沒有什麼要等待的了：我們一定要立刻結婚。」

他的神色和說話都熱切：他舊時的急躁又起來了。

「我們必須沒有耽擱合爲一體，簡：只須得到證書——我們就結婚。」

「羅賓遜特爾先生，我剛發現太陽已轉偏西不少了，皮勞特確是回家吃飯去了。讓我看看你的錢。」

「繫在你的腰帶上，以後就留着輔罷：我用不着他了。」

「近下午四點了，先生。你不覺得餓嗎？」

「後天是我們結婚的日子，簡。現在不要介意好衣服和珠寶了：那些都是一文不值。」

「太陽把雨滴全晒乾了，先生。微風是平靜的：火十分熱了。」

「你可知道，簡，我把你的珍珠項鍊，此刻還戴在我的頸巾下面，我的頸子周圍？我失去我的唯一寶庫之後我就戴着牠，作為對她的紀念品。」

「我們要從林裏回家，那是最隱蔽的路。」

他只繼續他自己的思想，沒有注意我。

「簡！我敢說你以為我是一條無宗教的狗；但是我的心對於此世的上帝這時却充滿了感謝。他不像人似的看，却要看得清楚多了；不像人似的裁判，却要聰明得多了。我作錯了：我會污了我的無辜的小花——在他的純潔上留下罪過；全能的神把牠從我奪走。我在強項的反抗中，幾乎詛咒了神的支配；我不對這命令屈服，却來反抗。神的正義前進，災難嚴重的落在我的身上；我被迫看經過死影的深谷。神的責罰是有力的；有一次譴責使我永遠屈服了。你知道我驕傲我有力量；現在這還算什麼呢，我的力量必須受外人領導，正如兒童的軟弱一樣。近來，簡——僅僅在近來——我開始看見而且承認上帝在我命運中的關係了。我開始覺到懊惱，悔恨；覺到要和我的創造者和解了。我開始有時候祈禱；是很短的祈禱，但却很真誠。」

「幾天前；不，我可以說出日數——四天前；是上星期的一夜間，我有一種奇特的心情

：悲痛代替了瘋狂——悲哀代替了怨恨。我好久就有這種印象，以為既然到處找不到你，你一定死了。那夜已晚的時候——或者在十一二點鐘之間——我去休息之前，我請求上帝，若是他聽爲好的話，可以快把我從這種生活中帶走，使我到未索的世界裏去，在那裏還有和簡重逢的希望。

「我是在自己房裏的，靠著開關的窗子坐着：覺到溫和的夜間空氣使我安慰；雖然我不見星星，而且僅憑了一片朦朧發亮的輕霧，知道月亮的存在。我渴望着你，簡！哦，我靈肉一同渴望着你！我又苦痛又謙卑的請問上帝，我孤零，受難，吃苦的時間是否夠長；可是不久再嘗一次安甯與幸福。所受的一切我都應該受，我承認——我不能再受了，我懇求；我心的全部願望，不由己的從我唇上用這樣話發出：「簡！簡！簡！」」

「你高聲說出這話嗎？」

「我高聲說出，簡。若是有人聽到我，他會以爲我瘋了：我用這樣瘋狂的力量說出這話來。」

「這是在上星期一晚，差不多靠近中夜的時候？」

「是的；但是時間沒有關係；以後發生的事是奇怪的地方。你要以爲我迷信，——我是有些迷信，以前也總有；可是，這是真實的事——至少我現在敘述的我所聽到的事是真實

的。

「在我叫「簡！簡！簡！」的時候，一個聲音——我不知道這聲音從什麼地方來，但是我知道是誰的聲音——回答，「我來了，等待我；」過了一會以後，順風低訴着這樣的話：「你在哪裏呢？」

「若是我能夠，我要告訴你這些話向我的心所開展的思想和憂鬱；但是我所要表現的却不容易表現。你看到了，芬丁是埋在濃林中的，在這裏聲音沉悶的落下，沒有反響就死去了。」「你在哪裏呢？」這話似乎是在山間說出來的；因為我聽到有小山反送的回音重述這句話。這時巨風似乎更爲冷靜新鮮吹到我的前額；我可以斷定，在什麼荒涼孤寂的場所，我們是相會了。在精神上，我相信我們一定相會了。在那時刻，你無疑的在無意識的熟睡着，簡；或者你的靈魂離了軀殼來安慰我的靈魂；因爲那是你的聲音——和我是活着的事一樣準定——那聲音是你的！」

讀者，是在星期一晚——靠近中夜——我也聽到那神秘的召喚；那正是我用來回答的話。我聽着羅契司特爾先生的敘述，但是沒有洩露出什麼話來回答。這種事使我覺得太可敬畏而且難解了，不能告訴他或加以討論的。假如我說什麼，我的故事一定要在讀者心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來；他的心因爲苦痛太容易憂鬱，不需要更深的超自然的陰影了。所以我沒有說出

這些事，只在自己心裏沉思着。

「昨夜你突然來到我這裏的時候，」我的主人繼續說，「我不容易相信你並不只是一個聲音和幻象，是一種會化爲沉默，化歸烏有的東西，和那中夜的低語與山間的回音一樣化去，那你現在是不會驚奇的了。現在，我感謝上帝：我知道不是那樣了。是的，我感謝上帝。」

他使我離開他的膝上，站起來，恭敬的從前額上舉起帽子，於是把無方的眼睛轉向大地，在沉默的虔敬中站立着。只有這膜拜的最後幾句話是可以聽到的。

「我感謝我的創造者，在裁判中他記得憐憫。我卑微的請求我的救主，給我力量，使我從今以後過一種比以前更純潔的生活！」

於是他伸出手來讓我引領他。我拿過那親愛的手，在嘴唇上放了一會，於是讓他藉過我的肩頭：比他身材矮那樣多，我可以既作他的扶手，又作他的領導。我們進了樹林，向家裏走去了。

第三十八章 結局

讀者，我嫁了他。我們舉行了安靜的婚禮：他和我，牧師和書記，是到場的全體。我們從教堂回來的時候，我到住室的廚房去，瑪利在那裏作午飯，約翰在磨刀，我說：

「瑪利，今天早晨我和羅德爾先生結婚了。」這管家和她的丈夫，都是有禮的冷淡的人，對他們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平安的告訴一件可驚的消息，引起銳聲的叫喊來刺人耳朵，和引起一套驚訝話來使人發聾，這樣危險都是不會有的。瑪利是向上看了，而且她是凝視着我了：她用夾向火上烤着的一對小雞鵝油的杓子，也有三分鐘停在空氣中沒有動；在同樣長的時間中，約翰的刀也停了磨；但是瑪利又彎身去烤小雞時，只說道：

「是嗎，小姐？喔，當然了！」

「短時以後她接着說：『我看見你和主人一同出去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你們是到教堂去結婚；』說完她又向烤雞上加油了。我轉身向約翰時，他正在兩邊顯露牙齒。

「我告訴過瑪利事情要怎樣了，」他說：「我知道愛德華先生所要作的事，」（約翰是一個老僕人，在他主人還是家庭幼子的時候就認識他，因此常叫他洗的教名）——「我知道愛德華先生所要作的事；而且我準知道他不會等久；他作對了，就我所見到的說。我願你快樂，小姐！」他有禮貌的拉他前面的頭髮。

「謝謝你，約翰。羅契司特爾先生告訴我，我把這個給你和瑪利。」我把一張五鎊的鈔票放到他的手裏。不等着再聽什麼話，我便離開了廚房。過些時從那屋的門經過，我聽到這樣的話：

「她對他要比什麼貴婦人都更好。」又說，「她雖然不算是很漂亮的人，她却並不是傻子，而且脾氣很好；在他看來已經是很美的了，這誰都可以看得出。」

我立刻就向澤地房和劍橋寫信，告訴我所作的事；充分解釋着我爲什麼這樣作。狄安那和瑪利無保留的贊成這步驟。狄安那說她給我時間度完蜜月，以後她就來看我。

「她最好不要等到那時候，簡，」羅契司特爾先生在我向他讀這信的時候說：「她若是等候，那就太遲了，因爲我們的蜜月要照耀一生；他的光輝只在你的墳墓，或我的墳墓上失明。」

羅契司特爾怎樣接受這消息，我不知道；我報告這消息的信，他就沒有回答；可是六個月之

後他給我寫信了，但沒有提到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名字，也沒有提到我的結婚。他的信是鎮靜的；雖然很嚴正，却也仁慈。這以後他和我按時通信，雖然信並不多；他希望我幸福，相信我不是沒有上帝生活在世間，只留心世俗東西的人。

你沒有完全忘記小阿戴列罷，讀者？我沒有忘記；我不久就求得羅契司特爾先生的允許，到他送她所入的學校去看她。她看見我時的瘋狂歡樂，又很感動我。她看來蒼白消瘦；她說她不快樂。我看出對於她這樣年歲的孩子，課程是太重了；我帶了她回家。我原想再作她的保母，但是我不久就看出這是不當實行的了；我的時間與注意被另外一個人所需要——我的丈夫需要一切。所以我就找到一個管理較寬的學校，離得近，我可以常去看她，而且有時帶她來家。我留心想可以使她舒適的東西都不欠缺；她住在新地方不久，在那裏就變得很快樂了，在功課上也有很好的進步。她長大起來的時候，健全前英國教育頗為改正了她法蘭的缺點；她離開學校的時候，我看她是一個令人歡喜的，有禮貌的伴侶；馴良，好脾氣，訓練好。她對於我和家人的憐恩的殷勤，早就好好報答了我力所能為的小小仁慈了。

我的故事就要完結了：關於我結婚生活的經驗說一句，對於這敘述中常提的人們的命運看一看，我就完了事了。

這時我結婚已經十年了。我知道和我在世間最愛的人同住，並且為他生活，是怎樣一個

事。我認爲我自己極爲幸福——幸福得不是言語所能表現；因爲我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同他是我的生命一樣。沒有婦女比我更靠近我的伴侶；更爲絕對的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我和我的愛德華在一塊不知有厭倦，他和我在一塊也是如此，這就如同我們對於彼此心的跳動不知有厭倦一樣；因此，我們永遠在一塊。兩人在一塊，在我們覺得有如在孤獨中一樣自由，同時有如在人衆中一樣歡快。我相信我們終日談話；彼此交談只是一種更活潑，和聽得到的思想。我的心腹完全交給他，他的心腹完全獻給我；我們的性格恰恰適合——結果是完全的和諧。

我們結婚的頭二年，羅素司特爾還是失明；或者是這種情形使我們這樣接近——把我們這樣密切的結合起來；因爲我那時是他的眼，如同我現時還是他的右手一樣。如字面所說，我是他的（他常常這樣叫我）眼裏的瞳人。他藉着我看見自然，看見書籍；爲他凝視，爲他將田野，樹，南鐵，江河，雲和日光——將我們眼前的風景，四周的天氣所給的印象變爲語言；將光不能印到他眼裏的東西，用聲傳到他的耳裏；——這種事情我絕不會厭倦的。對他誦讀，引他到他所願去的地方，我都絕不厭倦；我不厭作他願我作的一切事。在我的服役中有一種頂充實美妙的歡樂，雖然不免傷心——因爲他要索這些服役並無苦痛的害羞，或喪氣的厭辱。他這樣真實的愛我，受我的侍候所惠，他沒有不甘心樂意的地方；他覺得我是這樣

憐愛他的，纏繞我那樣侍候，或是滿足我最甜蜜的願望了。

在兩年終了有一早晨，我在寫他口述的信時，他走來向我彎下身去，說道：

「你頸上戴有一件發亮的裝飾品嗎，簡？」

我戴一個金鍊鍊；我回答，「有。」

「你穿的是淺藍色衣服嗎？」

我是穿了。他於是告訴我，有些時他以為一隻眼裏的蒙翳比較淺了，現在他準備是這樣了。

他和我到倫敦去。他請教一位著名的眼科醫生；最後恢復了那隻眼睛的視力。他現在還不能看得很清楚；他讀和寫都不能多；但是他不用手牽就可以走路；天空在他不再是一片空白——大地也不是一個空體了。他的頭生子抱在他懷裏的時候，他可以看見這孩子生着他以前一樣的眼睛——大，黑，而且明亮。在這時候，他又用他的全心承認上帝以憐憫調和了裁判。

愛德華先生和我因此是快樂的；而更為快樂的，是因為我們所最愛的人也是同樣快樂。狄安那和瑪利·里弗爾司都結了婚；她們輪流着每年來看我們一次，我們也去看她們。狄安那的丈夫是一位海軍上校，是一個義俠的軍官和好人。瑪利的丈夫是一位牧師，是她哥哥大

事裏的朋友，從他的成就和遺義上說，是配結這門親事的。費森傑姆上校和瓦爾頓先生都愛他們的妻子，也被她們所愛。

至於聖約翰·里費爾司呢，他離開英格蘭，到印度去了。他走上他自己劃出的路：現在還在繼續着。再沒有比他更果決，更不知厭倦的先驅，在岩石和危險中工作的了。堅決，忠實，虔誠，充滿精力，熱心，誠信，他為他的同類工作；他為他們開闢苦痛的進步之道；他像巨人一樣，砍倒累贅他們的信仰和階級的成見。他也許是嚴厲的；他也許是苛刻的；他也許還是有野心的；但是他的嚴厲是武士大心●的嚴厲。他保護着他的進香的同伴不受亞坡倫●突擊。他的苛刻是使徒的苛刻，使徒只為基督說以下的話：「要跟着我的人都棄拋開自己，拿起他的十字架，跟隨着我。」他的野心是高尚的偉大精神的野心，他的目的是要在那些被拯救離開世界，無邊的站在上帝的寶座前面；和耶穌共享最後的大勝利，獲神召選而且在忠誠的人們的第一排中，佔到一個地位。

聖約翰沒有結婚：現在他是絕不會結婚的了。在這以前，他自力就是劍這工作，而現在

●大心 (Greatheart) 是比務 (John Bunyan) 所著天路歷程 (Pilgrim's Progress) 中引

Christians 入天城的引導人。亞坡倫 (Apollon) 是傷害不信上帝的人的虛假之王，是無底

坑的使者，見新約啟示錄第九章。——譯者。

他的工作已經將近結束了：他的榮耀的太陽匆匆就要落去了。我從他接到的最後一封信使我眼裏流出人性的眼淚，可是使我的心裏充滿了神聖的歡樂：他預期着他的準定的報酬，他的不朽的王冠。我知道一個陌生人的手蹟下次要給我寫信說，這個誠實善良的僕人終於被叫到主的快樂那裏去了。爲什麼爲這哭泣呢？沒有死的恐懼會使聖約翰最後的時刻黯淡：他的記憶是明白的，他的心是沒有畏懼的，他的希望是準確的，他的信心是穩定的。他自己的話是一種保證：

「我的主人預先警告我了，」他說：「每天他都更清楚的說道：『我寧來得快！』我每點鐘都更熱誠的回答：『亞門；來罷，主耶穌！』」

